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26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26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哀矜行詮　三卷……［意］羅雅谷著　一
寰宇始末　二卷……［意］高一志撰　二五三
口鐸日抄　八卷（卷一至卷四）……［意］艾儒略等口鐸，［明］李九標等筆記　四〇九

哀矜行詮

三卷

〔意〕羅雅谷著

提要

《哀矜行詮》三卷，意大利羅雅谷著。明崇禎六年（1633）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1.14。

本書為天主教聖書類著作。其撰述時間，據卷首羅氏《哀矜行詮自敘》言『庚午（按，『午』誤作『于』）夏，予僑居中州，忽玄扈徐先生以修曆薦，奉命徵取入朝……兩年如一日，未遑他務也……余乃恍然悟，遂立意於公務外，減臥數刻，別誌教理一二，以副初志』，庚午為崇禎三年（1630），可見此書當撰於兩年之後的崇禎五年（1632）。本書卷首李祖白《哀矜行詮序》言羅氏『今年秋，著有《聖記百言》一帙』，而《聖記百言》卷首羅氏自序署『崇禎壬申』（即五年），益可證其成於崇禎五年冬。至崇禎六年秋，汪元泰從羅氏處得見此書，遂為之付刻。此時羅氏正在京城，故此本極有可能刻於北京。其之所以撰述此書，據羅氏《哀矜行詮自敘》，是由於『聖教喫緊處惟信與行』，而行尤為重。行有向主之祈、向己之齋、向人之施三端，而『十四哀矜之行則向人之明且備者也』，故特舉此端而詳述之。全書三卷，卷一為《形神哀矜之行總論》，言哀矜有愛慕、憐恤、仁慈三者，而可以『愛人如己』一言總括之。此最為德行之要，所謂『有之則他德有益，無之並他德無益』。卷二、卷三則分述十四種具體的哀矜之行，其中卷二為『食飢者』、『飲渴者』、『衣裸者』、『顧病者』、『舍

旅者』、『贖虜者』、『葬死者』，卷三為『啓誨愚蒙』、『以善勸人』、『責有過失者』、『慰憂者』、『赦侮我者』、『恕人之弱行』、『為生死者祈天主』。卷二之七端屬『形』，主要為救人肉體所需；卷三之七端屬『神』，主要為救人靈魂所乏。羅氏《哀矜行詮自敘》言，本書是其『取西本譯為《詮說》三卷』，可見多由西方典籍翻譯而來。而其中除引述經典、解說教理之外，還多舉寓言傳說以證成其說，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謂『每節解釋各題之意義外，舉出許多故事以闡明其事，故甚有趣味，閱之當能得神慰不少』。而其產生的影響亦較為明顯。明崇禎七年（1634），王徵撰成《仁會約》，於書前小引中王氏即明確表示，其撰述此書，即是『感於西儒羅先生《哀矜行詮》』。《哀矜行詮》之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本書開本26.9釐米×16.8釐米，版框高20釐米，寬13.8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卷前有崇禎六年汪元泰《引》、李祖白《哀矜行詮序》、羅雅谷《哀矜行詮自敘》。卷端題『極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著，星源後學程廷瑞潤、汪元泰較』。除梵蒂岡藏本之外，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亦均有收藏。其中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本卷首除以上三序之外，又有程廷瑞跋文一篇。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北京首善堂重刻本一種，又見於馮瓚璋《北平北堂圖書館暫編中文善本書目》，應為北堂舊藏。（謝輝）

十四

14

哀矜行詮

20.i Volum:
Tom: 14. De Operibus Misericordiæ, per P. Ja: cobum Rho.

III. 221 (Inv. 14)

引

余先君子生平敬修格致誠正之學而歸宗于事天愛人禔繕之餘旁究天官象數諸理尤喜接海內修儒名士要以廣集衆益涵葆性靈聞有西泰利子從歐邏巴航海

數萬里來我中土所談性理及星
曆家言率多剏見命余往訪焉而
卒未得間奄奄迄今廿餘年矣茲
謁選金臺會同邑程祝二友以訪
舉應脩曆之役稟受西法釐正訂
訛每與余言天人之學西儒得其

宗至曆數象緯罔弗精確特緒餘
耳余偕徃謁聆其教言原原本本
精詳切至令人有永思焉而未獲
時親炙也偶訪友過宣武忽墜馬
傷足遂扶祝友寓越四旬日蒙西
儒諸君子時惠顧問不啻若家人

之浹洽者且示以七克蠢勺畸人
諸刻助消病苦余潛心徧覽覺從
前所受教先君子者原自窾合憬
然悟克治之功眞有須臾不能離
者殆余對證之藥幸可藉以繼先
君之志者乎既而羅先生出其哀

矜行詮示余余受而卒業曰噫此
眞仁人用心盡事天愛人之實請
者哉凡此下民誰非大主之所子
雖有貴賤富貧壽夭智否種種不
齊正令彼此有無相通以相濟也
浸假已貴而賤人已富而貧人已

智而愚人任可哀可矜之狀種種
當前漫不動念則所稱昭事者將
何藉以爲獻而尊崇對越皆具文
矣夫世未有不愛人而能事天者
信乎西經有言所見之人不愛又
安能愛所不及見之主乎必時時

念念以六合爲家萬民爲體然後
俯可愜人乃能仰可愜天羅先主
著是書葢欲人盡樂郊合衆全力
補此有憾世界其用意弘遠矣余
念西方美人嘉惠後學忍或秘之
哉爰亟付梓以公同志

崇禎癸酉孟秋望日星源後學汪

元泰書

哀矜行詮序

余奉教於西君子有年矣其為教也理超義實而大旨則樞於仁仁尔二支一愛天主萬有之上一愛人如己而二支又滙為一原必克愛厥人始克愛厥主不則疎忽於鬼闢之衆而求其竭情致慎於不是不闢之中必不得矣是故愛人之功至急至重也乃其愛之實則在補其厥應有以

銷其所應無如飽煖康居等皆身所應有如舒泰貞淨等皆心所應有及是則皆所應無矣人苟不獲所應有而獲所應無種〻苦趣不可勝言凡觸於耳與目者能於弗惻於心乎弗惻於心而不見之於心乎弗惻於心而不見之行無濟於彼攜非仁也其必盡我能力銷之補之使之存以順殁以寧庶人之功其庶幾乎且造物主之畀人以富以智也

而又不人畀以富以智者何哉蓋謂世有富人力能不使同類愚惟有富者智者而後貧者愚者可以脫於貧愚也惟有貧者愚者而後富者智者可以拯其富與智也是困以此所有以補彼所應有用以此所無以銷彼所應無權衡精當義之盡仁之至矣然苟吾儕幸荷生成身心獲所豈可自享有餘不以閔

民窮而若　主命哉甚矣愛人之不容已也豈惟眾已於其心必將不已於其行嗚呼此十四袁矜之所繇別於教要也其可忽乎羅先生以脩曆餘晷譯詳其說稿成示余宮切而有義晰而徹予讀一過而知先生敏悟爽朗而自牧以謙胷中無所不有其自視直無一有至哭本愛　主之誠以愛人則有根於心達於面

見於語言筆墨之間而不可掩者今卒秋著有聖紀百言一帙修己格訓也茲後為是書誘人以愛以相率於仁繇先生之言推先生之心蓋不躋一世於定吉之上不出者先生真仁人哉是為序

後學李祖白

哀矜行詮自敘

按輿圖予家極西距中華最遠古不相通相通自　明朝肅宗年間始予兒時獲聞禮樂文章之盛私心輒向往之非一日矣至問所行教法則未有及於　造物眞主之教者　神祖朝予友西泰利先生偕會友二三輩來華倡傳　聖教一時翕然交

稱足徵心理之無異然華地廣遠利子數
輩足跡不能徧且久之壯者老老者歿懼
將來之難其繼也予乃浩然歎曰凡我同
類總　大主所生況此文敎宣達之邦忍
使　聖敎有不傳傳或中絕乎于是請命
於長者復偕友人數輩棄家航海而來越
三歲爲天啓甲子始抵嶺南隨習語習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兼習文義畢力歲月麤知大意庚子夏予
僑居中州忽玄扈徐先生以修曆薦奉
命徵取入朝陛見後孜孜測驗弗休日月
七政等書次第翻譯成帙蓋旦夕拮据喘
息靡寧閱兩年如一日未遑他務也既而
追惟八萬里東來本意所圖何事而今專
事此乎治曆與治人孰急明時與明道又

孰急然而膺有　成命罔敢懈弛用是兩念橫衷未決者久之忽護守天神默啟曰爾不憶聖保禄言乎　耶穌之門不一人有能行者有能言者有能文章而善著述者故其勸人也亦不一法或以身或以口或以筆皆救世法也盍擇一行之乎乃恍然悟遂立意於公務外減卧數刻別誌教

理一二以副初志因念　聖教喫緊處惟信與行行而不信如射無鵠信而不行如車無輪其敝一也聖雅谷曰人以聖功行其信乃爲獲義（義者全德無愆之謂）豈徒信能獲義哉又曰人身無神名謂死身信德無行亦名死信又曰惟不忘所聞而敏行不輟者必得眞福皆言信之不可無行也行不更

重乎顧行有三端曰祈曰齋曰施祈向主齋向己施向人各有本論而十四哀矜之行則向人之明且備者也予遂取西本譯爲詮說三卷首著哀矜之美次解形矜又次神矜條緒雖多其大旨總期愛人如己而已夫愛人如己則其先能愛己可知而愛人又爲愛主之實是盡向人之誠

而向已向　生義亦兼通矣儻我同信者得是說而力行之裨益匪小且亦不負遠人來賓之意云至若中西音阻辭未達意朴陋寡文所不能免幸諒我於語言文字之外可也

遠西羅雅谷識

哀矜行詮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
允付梓茲竝鐫訂閱姓氏于後

高一志

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　共訂
湯若望

哀矜行詮目録

卷一
形神哀矜之行總論
卷二
分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
一食饑者
二飲渴者
三衣裸者
四顧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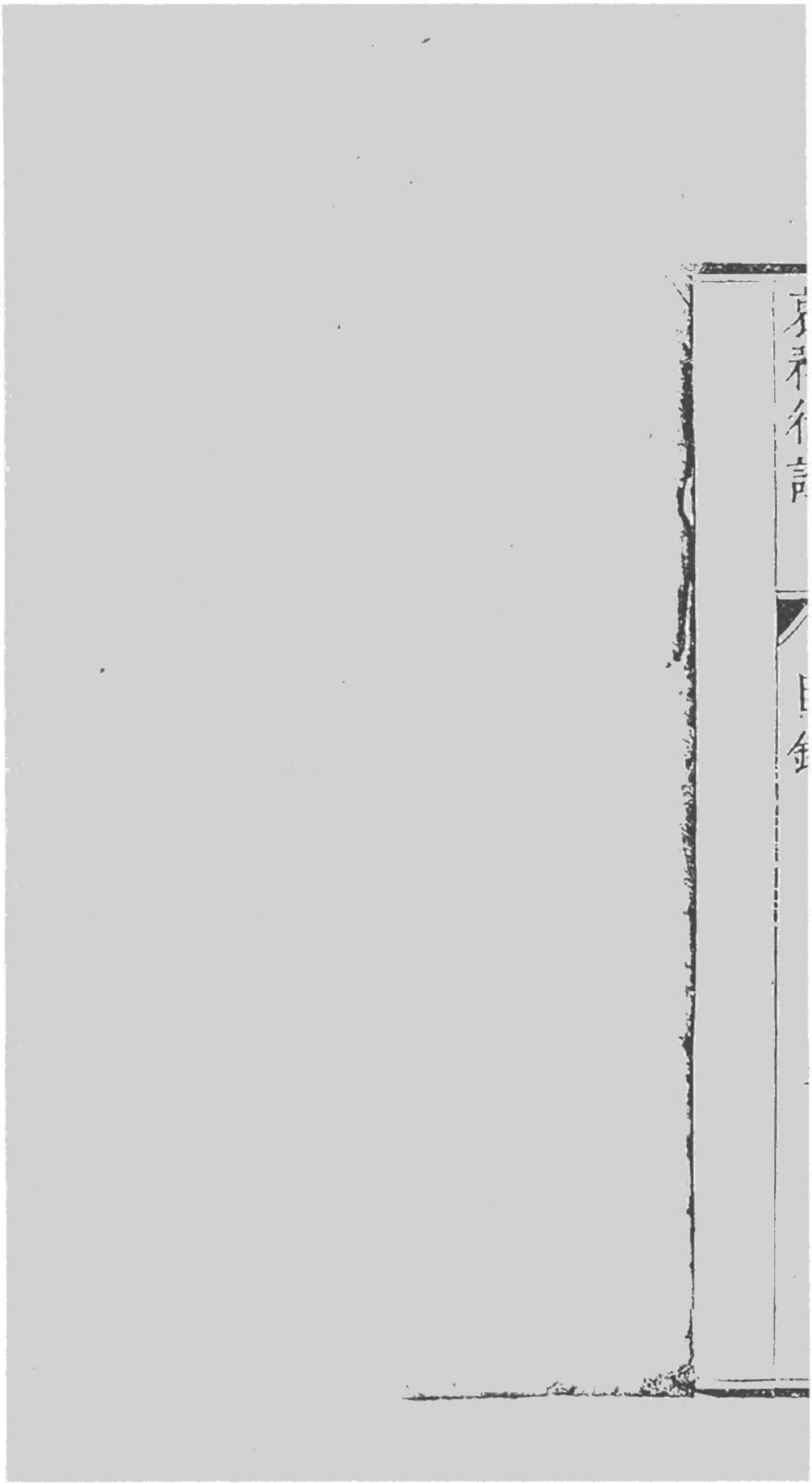
五舍旅者
六贖虜者
七塟死者

卷三

一啓誨愚蒙
二以善勸人
三責有過失者
四慰憂者
五赦侮我者

六恕人之弱行

七爲生死者祈天主


東西行記
目錄

哀矜行詮卷之一

極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著
星源後學　程延瑞潤
　　汪元泰較

形神哀矜之行總論

愛慕。憐恤。仁慈。三者。皆哀矜之事。總之以一言。曰愛人如己。愛者。并自居之德。從彼而生。還須向彼。自居之德。如克己苦己等行。他人不知。惟己獨知者是若愛德。則必見人有可慕可憐。然後慕之憐之。而此慕之憐之之心。必于彼見其用也。爲實行之德。愛者。必快所愛而後己。既愛則必行。

不以爲難。不厭其速。統以遂吾之愛。爲安。爲福。故曰實行。又愛德之心。爲二而一。蓋一心分注二身之中也。眞愛者。以我心爲彼心。以我所願。度彼所願。二身同體。是一非二。凡愛者。見其所愛。彼愉我愉。彼痛我痛。一切阨窮禍患。我所欲免。亦欲彼避而免之。一切安榮福樂。我所欲享。亦欲彼得而享之。又人躬自圖安。未有不預慮將來之苦者。必百計却之。于所愛。何獨不然。亦必計先除其苦。而畀之以甘。是愛生憐。憐生慈。三德有先後。根由一愛。故統之曰愛德。

哀憫之德雖根于愛然此德之施宜順而不逆乃稱其位如大于小上于下長于幼富于貧智于愚力能推及之是順也姑以貧富論惟富有餘方能周人之急若貧者縱有憐心無憐具矣故凡位居大者上者長與富與智者當順行其德且憐人以行毋徒以言言之不行虛憐也行之始實耳今有貧者病者愚者于此而我爲富者醫者智者雖有悲憫之詞絕不思所以濟之療之導之尚可謂有憐心乎故凡有施憐之位者又必實行其德斯稱其

位焉。

第一仁者爲誰。曰。惟天主。葢憫人之罪而赦之。軫人之危而援之。其施恩也。惟公惟溥。高卑善惡無擇無時無處不被焉。

耶穌訓宗徒曰。汝等欲行仁慈。宜法天上父。彼其造物養人。無不得養者。如日以照之。人炙其輝。雨以潤之。人濡其澤。奚分妍媸纖鉅乎。聖王達味德曰　天主功業甚大。乃其仁獨居萬蹟之上

古有二大郡名尼尼物其民積愆甚重　天主矜之。

欲俾遷善。乃詔聖人若納曰。爾往尼尼物郡講道。傳我所命爾之言。若納唯命往。入其城。大聲呼曰。四十日後。尼尼物其墜滅乎。郡之人聞之。心甚驚怖。咸謂 天主降罰因悔過遷善。其王亦修省自貶。下令與民更始。口絕芻豢。身衣粗惡。以灰土蒙面及身。用表負罪狀曰。或 天主憐而赦我乎。天主果赦之。若納見其言弗驗。弗審其故。愠于厥心。祈 主曰。吾主。我固知爾爲大仁者。真忍者。彼所獲罪。必赦之。我初不願來此。今請許我死。 主

曰。汝何慍乎。姑俟之。若納由城東。自結茅居。以觀城中人。尚蒙罰否。乃　天主忽生一大厄德臘。（草名。）（即中國蔓壁虎。）蔽其廬。濃陰密布。不受日色。若納甚喜之。至次日。主旋命蟲齧其根。又發旱風摧之。厄德臘枯死。若納益慍不欲生。主曰。爾何慍。此草之微。一日生。一日死。爾且甚愛之。彼尼尼物之衆。十有二萬。多有不識而罹罪者。今且知醒悔。可弗仁愛之乎。即此可知　天主之仁極大。既赦其罪。乃更加以恩也。

古有五府總名所多麻地豐富人每習穢行反人道好男色天主欲降罰遣二天神覈其罪天神立舉氣中化爲人身先降聖人亞巴郎家語之曰所多麻護罪天主甚重今往定其罰亞巴郎曰或有善者五十人亦並惡者罰乎曰不罰巴郎又曰我身微若塵何敢妄置喙然願再有請也或善者併不滿五十亦可蒙赦否乎曰亦赦復迎減若數以問下至十人曰亦可祈赦合府罪乎曰亦赦今并十人無之天主所爲重譴也即時降猛火人畜樹

本同燼嗟乎善者十人天主尚欲并五府之罪宥之詎非甚愛人類而憐恤之無已乎人奈何不以善自勗耶

聖達味德曰 天主開其慈仁之行如天距地不足度之天距地甚遠備言主仁之極大又曰天主仁慈充滿世界如天上多品天神天中日月星辰天下火氣土水及人與獸諸動植飛潛之物一一皆主所生非主大恩所包圃乎乃主一不自用悉以爲人非甚愛人憐人乎萬物咸被主恩而總又爲人生萬物則主

之大恩施于人者。眞萬萬難數矣。若欲數天主與人之恩。天下事事物物。皆可見其一端。即人一身。內而靈魂。外而軀殼。孰非主賦予者。又孰非主護衛者。然主初不論人認主與否。感恩與否。而惟以愛心普給之。人盡是則是效以廣其愛。奈何強生分別乎。子之于父。恒欲步其武。情也。乃主爲大父。人皆主之子。又何不體其仁愛之心。而倣其哀矜之行耶。

矜憐之德。天德中爲第一。達味德言。在人百行中。亦

爲第一。此德從人性本情而出。既屬同類。必有相愛相憐相惠之根。此根一萌諸善皆芽。試觀禽獸。非有靈性能別理序。然且同類中相愛相保。現有哀矜之影。如牛群有犢。不遇虎即會合成一圜陣。首各向外。圍衆犢其中。馬群有駒。遇虎亦然各以尾向外。圍衆駒其中。蓋牛恃能觸。馬恃能蹄。均以之禦虎。保其子。是亦衆相保也。又如鴉見人欲擊之。遽大聲而鳴。如呼群求救者。衆鴉聞聲而集。此非交相保愛之影乎。乃人具靈性。居禽獸上。豈反

無相愛相保之情耶。雖甚惡人良心具在。第惡者良心發。則撲而滅之。善者良心發則引而充之耳。同類相愛相保。性初自然之情也故虎不啖虎。獅不啖獅。乃人則或相殺。甚且相食。豈人性猛于獅虎哉。變其初耳。經曰。人見裸者而衣之。爲不賤已之膚一體之謂也。人實從一本生如木枝然。枝分上下。其根則一。嘗見人或同途。或同舟。猝遇患難。未有不互相保者。此是微自然之情矣。此情豈遇難則生。居常遂泯哉。聖葆璪曰。人身一肢痛。徧體全痛。

彼病者痛。我曷不與俱痛耶

古蓋有不知真福何在。身後何若。而萬以見前安樂爲真福者。然不知欲得世樂。亦必以相愛爲基。何也。他物僅顧一巳而巳。一馬食草。不問他馬得食與否。他馬不得。此馬自如。若人則不然。人適我適。人不適我不能獨適。故于彼所無。恒以巳有濟之。不惜也。我能濟人。人安得不濟我乎。世福尚以仁求。況天上真福乎。

主曰。我願人獻我莫獻牲。但敏我以仁心。又曰。仁慈

馨于祭物。然則人苟賤視同類。不賑窮乏之。雖祭祀豐潔。主弗享。蓋主爲矜憐之表。最喜人行於憐。人曷不以主所喜者獻之。

經言明知救窮乏之苦。乃眞福也。惡日必受全賞于天主。惡日。審判日也。是爲定罪罰之日。故名。耶穌列眞福第五端云。哀矜者乃眞福。爲其將蒙哀矜已也。聖葆琭曰。富者施與。必有與爾者。經曰。即捨與窮爾未爲乏。又曰。爾施與乏者。乃出貸于天上主。必百倍償爾。

凡人有罪。不敢求主。經曰。爾以財物貯貧者之胸。其

所施之物。即代爾求主。古有言。餽人物。柔人心。況天主之仁慈乎。爾有憐德主必鑒之。不汝棄也。

昔西國納佛多諾瑣耳王甚傲。天主定其罪。將降大罰。聖達尼厄耳謂王曰。王若以仁心。而行濟貧好施諸事。或可贖已罪。格主心。以息其罰矣。又撒臘茫曰。以所施之物滅罪。如水滅火。解曰。以水滅火者。必先滅火之質。若乃灑水。而旋加薪。火奚能滅乎。此言用手施恩。用心造罪也。故施恩須先滅罪。達味德曰。以財物散貧者。其義億萬世恒在。其角在

天堂真福中。必高樹焉。義者。全德之功也。角。譯言位也。不奉主教。不能行真善事。必不得天主寵愛。及天堂之福也。然或有哀矜之行。亦能動主默啓其衷。俾認主而欽崇之。古將谷耳搦罕者。其心仁善。每以濟窮爲務。忽見一天神。入其室。呼其名。搦罕聞而怖。曰。主。誰乎。天神曰。爾行仁功。已徹主臺前。今令我命爾。遣人往藥白府請伯多祿。從彼所訓行之。言訖。去。主爲行仁所感。故遣天神詔之。是亦哀矜獲報之一徵乎。聖伯多祿。乃宗徒之表。

聖路嘉記藥白府有婺婦曰大比達。慈仁無比。本府諸窮乏之者。咸沾其恩。迨病沒。衆聞往弔。會聖伯多祿亦臨其尸。衆哀哭如喪慈母。因各出所受衣。追念其德。告伯多祿。欲爲求復生。伯多祿亦惻然。即爲衆請命。主允之。達比大復活。衆大喜。合郡聞之。悉讚大主之憐善人。而以仁行相勸勉焉。

聖若望宗徒也恒謂門人曰。汝等功行。惟相愛而已。門人請曰。吾師奚諄諄以相愛爲訓乎。曰。此主命也。當守之。蓋愛主者。宜愛其同類。又常觧之曰。有人

自言我在光中。及察其人于同類。有惡無愛。是即仍在暗中。惟暗則行不知所往。如瞽目無見。雖具愛情。扃無所施。豈有在光中。而不愛及兄弟者哉。

在光。謂所行顯著。又指天主聖愛爲光明。兄弟。謂同類也。

又曰。有愛德者可從死得生。無愛德者。眞死也。蓋凡殺人者。必不獲恒生。而惡人之心。與殺人等。可不戒歟。

經曰。爾手以與。勿閉。以愛。勿開。聖保祿詳耶穌之言曰。與較受。更爲眞福。

古今聖人多自其貧儉或爲主鑿所有以行施濟甚至財不足而繼以力備工求直以賑窮乏者

意撒伯耳爲巴諾泥亞國女適于諸侯惟以濟貧爲快朝夕躬紡紝不倦以其值施捨常曰捐帑藏以與人不勞而得賤功耳惟所與從喘汗中來其功始貴葢不惜物更不惜勞聖人之施人類如此

凡富者見窮乏閉其愛而莫之救尚得謂我愛主乎

譬子愛父未有不愛其兄弟者必不徒言愛父而已今徒曰愛主愛主而實惡其同類豈真愛哉經

云。所及見之人不愛。又安能愛所不及見之王乎。窮乏者之本情。瑣屑難饜。一求再求。得而復乞。然仁者爲主而施。不厭其頻也。聖若望號好施者嘗施一貧人。再求再與。或問曰。某頃已蒙惠。何再與乎。曰。設吾主耶穌。假其像以試我。而我不與。可乎。蓋施與之功。不問受者之衆寡。惟以其心之樂與爲貴耳。又曰。所與之物。非物也。是愛之指。愛之影。愛之號。愛之跡也。

聖顯斯加利亞國王也。好施。一日有衆丐擁入王殿。

時侍從皆退王見之不待司施者至輒自便衣往取貲散之及還宮遇一士曰我王施多金真功矣王曰此衆我國之兵衛可不速予餉乎蓋言此舉非濟貧實自求天國之永久耳

聖經曰少種少收喻人身後福報視在世功行如農家秋收多寡即在播種日定之種少而欲收多必不得矣聖額我略稱人行仁爲後福種子信哉

聖良曰哀矜之行甚爲要德蓋有之則他德有益無之并他德無益聖樂尼木曰哀矜之行必有爲代

言代求者然則衆多之言與求不得不土聞于主也。

哀矜之功必合三物而成一窮者乏一富者與一所與之物葢無窮乏則富者之哀矜無自而見然哀矜而無濟于實終虛情也受人與者常感人乃若授者第求實有濟于人而已若以博人之感戢亦非眞哀矜矣故施與有四情曰樂曰提曰無疑曰不望報四情全具厥恩乃眞

餽遺交際從勢生情分大小貴賤不足爲推恩之則

葢哀矜者公德非私德也從愛心生愛情欲人如己必溥愛無分別聖經言天主愛獻者在樂施之情若以財物多寡爲意非出本情天主不享

耶穌在世時堂中多有獻黃白以充香蠟之用者獨一窮婺獻錢二文耶穌訓門人曰此献雖微其功爲最葢富者取于有餘此婦取于不足不足而獻眞矣彼以所餘者献安能勝之

古大士瑣加德一日受諸人贈遺獨厄斯竒搦甚貧亦往日甚家寒無所贈僅有一物幸弗鄙而納之

即我也。葢衆所贈。尚有未盡贈者。若我則全贈矣身之外無餘也。加德曰。爾或以爾身爲貴爲大乎。所惠止此耳。或自以爲賤且小。則爾餽正無價矣。葢言謙德無量也。是故與人者。不容有德色與傲心焉。

聖亞瑪斗西國王子也。以濟貧爲樂。日食多人。偶遇他邦使臣至。請觀國寶。訂以次日。及期。諸貧人來赴食。遽召使臣曰。次願見吾寶乎。衆人之腹皆吾庫也。他王諸寶藏諸庫。取以豢養犬馬諸獸爲娛。

我則不然念世人皆天主子皆我兄弟也別多糜費而坐視兄弟之凍餒忍乎吾之寶如是而已古西國王第多者每夕自考本日之行實偶一日未有施濟輒憮然嘆曰却失一日或問曰王曷失曰今茲之日非虛日大主賜我行仁之日也乃所爲者及私而已非失乎

西語有云人處世如在車輪或上或下或扉或高旋轉不定倏富倏貧倏得倏失倏生倏死今日明日揔不可知故曰遠提爲施恩第二勢謂遲或不能

待也故見人窮乏而濟之不速即爲不願濟。
又語云捷與與屢與等言人得用而功德若倍也蓋
施與原爲周彼之急與之遲則緩不及事無濟于
用于我無益于彼有害矣又曰惠人而緩必生疑
心疑則不果故曰疑情如蠅言恩本美德疑適黙
之也又遲緩之因有二非度彼訴省之情有眞僞
即所與不緣眞愛但要仁譽耳
凡推恩于人而生姑待心必漸吝不與矣抑或故遲
之俟求乞再三而後與是市恩非施恩不謂眞德

也求乞之言人所耻惜每觀告急時面必赧心必憂且有寧甘死而羞言乞者萬不獲已負慚而來一求之已難爲情況可再三乎必再三求而後與是以小物索重價非惡德哉惟未求而先與或一求而即與既濟其急且適其願功乃百倍矣

古亞日西老有友貧甚顧能恐不自給或有疾不言或無食亦不從人乞食西老然視之潛置金于枕下而去曰予友未求而得庶幾快心乎施予若西老善矣又凡人有急需求我我允之而不即

與彼必轉生觖望且將曰何如弗允令早他圖不至誤我事乎葢求而不得其情最苦怨心怨口我實致之西語云遲與之飯如沙石此之謂也喻難下咽若施而望報非恩主乃債主葢意原不在愛人特爲名或爲利如債主之權子毋然以小博大以寡博多殊非哀矜之行仁人之心也經曰愛人如己惟愛不從名利起實從人起則貞愛矣

耶穌訓門人曰凡行義事勿顯在人目前若顯于人目則天主罷德肋前無功可賞矣故施德須隱莫

圖令名虛牧上報經云爾右手施勿令左手知此甚言施恩者不宜自炫也葢在天大父無所不見果有功行其報不爽奚用自炫以來諛言乎陰施之恩有兩美一已不見德一令受者不知所謝且免其愧怍聖尼谷老彌臘府人有大德家頗豐贍鄰有一長者三女年及笄因乏奩具不敢議嫁本俗嫁女須多財娶者不費故貧家議嫁甚難且慮人行弱易墮魔誘或致喪貞獲罪心甚憂之聖人怜其情欲代爲謀而懼以虛聲貶實德乃計度其奩資若干乘夜潛擲其家詰

朝長者起見之。疑爲魔誘。諦視之。實金也。因謝主賜得嫁其長女。後谷老復如前擲金。長者復得嫁其次女。每感恩而莫知所自。一日自揣曰。我尚有少女欲嫁施者未倦。必復來。每夜隱身伺之。谷老果携金至。投擲如初。隨遁去。長者追及。跽而謝曰。如此重恩。莫知所報。願世世傳頌功德。谷老曰。爾勿我頌。是即報我矣。聖人爲主行隱德。懼得影報如此。

凡施恩宜先去傲。勿以惡情服德服。如富者見人求

彼輙動傲心或自尊而喜人乞憐或自重而令人久伺或以物予人而睥睨視之目若無人漫不加意凡此皆傲徵也致爲德累惟以謙心行仁德者最懋主心葢所與之物原非我物如以管吸水灌物自我吸之非我水也人之施財即入爲出原非我財又何傲乎

凡濟貧乏不宜分品類日不分世物之貴賤而並照雨不分善惡人之田而並濡我施人奈何擇人乎葢施恩者不須度彼之分量第須滿己之分量昔

歷山王賞有功者給食一郡。廝曰。王此恩過我分。王曰。不過我分。竟與之。若王者可謂善與矣。

聖額我畧訓人行哀矜事有九要。一曰謙。視所與者非我物。且視受者若實助我德焉。二曰真心爲主。不爲虛名。如此功屬天國。非復當世功矣。三曰發懽喜心。聖益薄西何曰。欲行善事宜以喜行爲本。

聖葆祿曰。我願行則有報。強而後行何功乎。四曰欲行即行。勿持兩可。人見父兄子弟有難。即時救之不能待。彼窮乏者皆同體。我見之何獨不然。聖

亞吾斯丁曰人欲曝日不待求而出物欲濡雨露不待求而墜凡物之于人多有不求而至者豈人于人而可俟其求乎且求之而緩以應乎五曰有倫有義何時可行何人宜先何物爲當裨行在前身行在後先者當先次者當次親及友親友及衆各依本願遂之六曰寬廣施最忌吝吝與仁反聖葆祿曰少種少收經言曰爾施時用度量報時亦如之欲獲厚報今何不厚施乎七曰所施宜慎所從來若攘物賑貧非功也葢物來非理即非爾

物須歸本主奈何代彼施而竊爲巳功乎八曰先宜洗心斯主歆爾獻洗心者何心無罪慝而獲存寵愛也益罪慝爲主之仇主仇未離我躬雖有微獻安望其享乎九曰所與之物用爾大願將之夫天國之價至重至貴爾所持物毫末耳爾願不到縱萬鎰無益若得爾願全注之杯水亦足蓋施與之願乃施德之本也

聖亞吾斯丁曰凡施與貧者勿想所與宜想所受蓋所與之物總繇土生以之與人是以土養土以土

補土人身之根土也乃所受則非土實萬物之尊高天主之聖愛也又設貧者對富者之言曰我雖受爾物我實爲爾恩主蓋我受爾下土有價之賤物天主定酬爾以天上無價之寶福

聖人若函號爲金口曰天主造人有富有貧所爲者何或曰爲貧造富不如說爲富造貧若無貧人富者無從施德徒擁朽腐將何以贖其愆乎又曰人生勢分多變難富易貧先富後貧者往往有之若爾富時不濟人乏當爾窮時曷望濟于人乎今何不以

所需。而推推之於彼哉

聖人雅谷默曰。富者宜涕宜泣。狠戾殷賑。慳不肯施。自生大患。益其財從辛力中蓄積兼多不義一旦敗壞。倉庾潰爛。金銀變色。蟲復嚙其衣。其告爾而爲爾不仁之證者。即蟲也。且末日得天主大怒而代所積之財受罰。可弗涕歟

耶穌勸人濟貧曰。爾等宜積其財而置之天上。盜不竊。蟲不嚙。永久不壞。或問何能置之天上。主解之曰。凡施物與窮者。與施與我等。施貧宜爲主。勿爲名也。

聖嘉祿西彌郎府人家甚富自幼喜施濟及長登仕兼有厚祿會本府有疫患死者日衆聖人憐之捐俸濟焉不足繼以家資鬻一莊獲價四萬隨手散盡他日又散二萬有奇後幷鬻衣衾其救患之切如此聖巴奴非阿年久苦修積多功行一日求主曰事主者衆矣如我可比誰歟主命天神諭之曰有伶人某汝足比之巴努非阿即往訪之曰汝何業答曰予伶人也曰汝行有德義事乎曰我罪人也嗜酒縱欲何德可言曰勿諱也請細核平生所作良久

曰予昔年曾作盜一日我伴虜一室女將欲汚之予見而救止之歸其女于本宅又一日遇一婦于林中其容甚蹙哭失聲詢其故曰予夫負債二百餘金家貧莫償債主送之獄酷刑幾斃近又拘去三子復將逮我我貧婦失夫與子無所依賴不如死逃伏此林已三日不食矣寧供猛獸啖忍就債主辱乎言甚哀聞之惻然因思救之即引之至寨給以衣食與金數百令還其家贖若夫及子餘尚俾資其生焉庶或有合于義乎巴奴非阿曰是矣

夫盜以殺害人爲本務乃能保人貞濟人危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始異德非恒德也復謂伶人目爾此功已在主前爲大獻主享而報爾更宜精心事主以備爾終之大事伶人如言遂棄其樂器隨巴奴非阿修後亦成聖噫伶人以行此二事其功得與久修者比矜憐之德顧不重歟

哀矜行詮卷之二

極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著
星源後學 程廷瑞潤
汪元泰較

分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

聖人多瑪斯天學大師曰。哀矜之行。皆以救他人之貧乏之也。然有爲肉軀所需者。有爲靈魂所需者。故又分形與神。各七端。

凡人保存肉軀。莫急于飲食。故第一曰。食饑者。第二

曰。飲渴者。寒暑風雨甚苦。肉軀宜以衣以室庇之。故第三曰。衣裸者。第四曰。舍旅者。疾病患難人所時有。凡自召之災。意外之變。無不望救于人也。故第五曰。顧病者。第六曰。贖虜者。肉軀有生必有死。死無所殯。倍爲慘傷。故第七曰。葬死者。此七端者皆屬于形。故稱形哀矜也。

凡人靈魂所乏。其在明悟司也。或暗蔽不通。則不能自取爲善之益。故首曰啓誨愚蒙。次曰以善勸人。其在愛欲司也。一有拂意之事。即憂鬱恐怖。非寬

解之。必不堪。故三曰。慰憂者。人有過不自知因而
冥行取戾。我不喻之省改。是坐視其陷于罪也。故
四曰。責有過失者。人或以非理加我。或弱行而不
能推情于我。均屬可矜。故五曰。赦侮我者。六曰。恕
人之弱行。若人生而艱難疾苦。及墮三仇誘感。死
無所恃。或歸煉獄。其提拔赦宥。非吾主不能。故曰。
七爲生死者祈天主。此七端者。皆屬于神。故稱神
哀矜也。

形之哀矜七端

一食饑者

人肉軀函有四情。熱冷乾濕是也。必四者和。而肉軀始安。因籍飯食補其乾熱則免饑。補其濕冷則免渴。夫饑之生有五。此古加朒諾醫學大師之言一曰人體百支尽虛。無以充之使實二曰欲火內熾無物供其銷鑠自不覺以口腹爲答三曰一身俱取給于飲食之麻所捄者衆。中自漸詘而竭四曰脾胃中有黃痰。能消一切諸物。久之外無所進則致內傷。五曰

臟腑以滋培爲本。一失其滋養之宜則吐納之官亂抑不但此也肉體常動不靜內勞其心外勞其形勞久氣傷呼多吸少出多入少凡此皆足以耗吾之精而損吾之元者也雖欲不饑也得乎故饑之徵聲細首暈目眩不辨色久之面黃皮枯肉減筋骨盡露脉絡俱焦五體羸弱五司不行外物侵擾惴焉莫必其命故餓死者比他死更苦彼死于火死于水死于刃與死于猛獸等皆不逾時惟饑者奄奄餘息延遲日久苦極萬狀甚可憐憫古言

饑者無所顧忌。不守規法。其狀可憎。又曰。饑無所不食。甚至或食人肉。不別長幼親疎。且弃及所生之子。實可憎也。于此足徵饑之難忍。見者不得不爲動念矣。

人孰無心。凡遇饑者。憐恤而思救之。必也。然知當救即宜速救。勿待再死。始與之食。再死。則氣欲絶。一時不能驟補其弱。故經曰何哉爾既有恤苦之心乃遲遲其與也。又曰。王之所愛。便捷心是也。又曰人以仁而哀人。憐人。速與之則稱神福。何者輟已

食而惡與之者故。

衛生之事莫惡于飲食。自始生以迄老死。並不得絕。然亦有量數。多則過。少則不及。皆足致害。但多者。僅一樽節。即免逃飲食之罪。少者苦難自給。勢不得不仰給于富者。富者能惡救之。以全其生命。仁莫大焉。天國路通。地獄免墮矣。蓋仁者延人生與父母生人。其功相等。

聖瑪竄訓門人以日後審判之事。曰第一即問爾等在世曾食饑者否。言富人原非主財者乃司財者

司財而私用之罪也。蓋帑臣爲國守府。原以給所應需之人。今固閉之。主寧無問乎。

耶穌曰。爾等以食救貧人。其功與救我等。蓋天主以大愛生人。初不願其有死。今瀕死而致之生。主曷不喜乎。

敬主以及僕。恒情類然。況人不但爲天主之僕。且爲天主之子。爲耶穌之兄若弟。恐慢視之。而不救其死耶。

聖經曰。凡汝從饑者之意。而滿其欲。必大黑中有大

光生焉。大黑喻世行實。大光是天主聖寵。此言能濟貧。必得主寵愛也。又曰。分已食與饑者。若有求于主。必允之

饑情爲盜賊之母。蓋人貧而乏食。或又不能爲傭。必仰資于富者。富者又不分其餘。則饑不能忍。勢必思亂而盜。盜則陷于刑辟矣。譬之猛獸腹餒。無從得食。出穴尋求。因墮機阱。然則盜賊之罪。豈非吝者致之哉。夫世人皆我兄弟。我自享肥甘。而忍使兄弟饑而爲盜爲僇。試一思之。能下咽乎。奈何不悔其吝之非歟。

經曰。時有一富人獲麥甚多。廩不能容。思別作大廩貯之。又言我恃此可無憂。足食數年。諸費不乏矣。主聞之曰。噫。此狂人也。若今夜斷其命。所積之物誰用乎。耶穌此言。蓋諭人宜賑饑濟窮。以立功天上耳。古今聖人。悉達此旨。奉而行之不怠。今畧譯取吾主耶穌。及往聖行實數端。以爲世表。

耶穌在世所行聖跡多端。於人無所不救。如命病者愈。即愈。命死者生。即生。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茲特舉食饑一端。一日偕宗徒郊行至一曠野。從之者

五千人。聽主講道。理優味永。樂而忘歸。越三日不食。主甚憫之。不待祈請。輒呼宗徒斐理伯曰。衆饑矣。何以食之。荅以人衆地曠。無從市易。安德勒忽曰。此中有童子。携得麪裹五枚。魚二尾。此外無有耶。蘇乃仰謝罷德肋。即取此二物授宗徒。剖分而散之。隨散隨長。愈分愈多。衆悉飽飫。尚餘麪裹十二器焉。此葢諭人有當即捨。勿俟彼求。雖少亦不宜吝。主有全能。能以爾至少變爲至多也。

耶蘇一再以少食飽數千人而有餘。見者聞者俱以

爲大聖跡。驚嘆不已。聖亞吾斯丁因乘此儆人曰。人日見大主養萬民。而不以爲異。何哉。母亦習視以爲常乎。

聖額我畧記。賢士傳泥發爵年幼時日入家廩中。取麥數升施貧者。久而番罄矣。一日其母入廩見之自掌其面。大聲而哭。悲之絕也。時傳泥發爵以婉言安母心。曰。吾母。不煩過慮。徒悲無益。請出。兒視之。母出。發爵入。真心求主。少頃。請母入見廩麥加多。于昔。母喜而自悔。知爲主之厚報也。因命其子

自後廣行施捨。曰。一時來者。宜一時捨去

聖若望者。上古全德聖教主也。愛主愛人。恒以濟窮爲務。故號好施者。一日在堂瞻禮。有一人來哀告曰。神父憐我。我昔富人也。多貲盡沒于盜。今甚饑寒。乞垂救我。若望聞而憐之。即語家幹取黃金十五斤給之。家幹以爲太多。僅給五斤去。是日有一富婺。欲以多金獻主贖已罪。遣僕致金五百斤于若望。聖人瞻禮畢。閱金數。便呼家幹問曰。爾今日給與某人金如數否。對曰。然。聖人曰。未也。若是爾

如我命而施十五斤則此婦所獻主必一千五百斤因覈籍實給幾何僅五斤聖人謂家幹曰爾何詒我也且命往詢娶婦元意如何其婦自來對曰我先手書一劄云獻主金一千五百斤置案上迨遣發時展先劄沒却一千二字因驚疑爲天主之意故僅以五百獻耳言畢家幹乃叩首服罪曰主翁眞得天主聖意僕輩今始知濟貧之功果大天主鑒享又所捨之多天主必以更多補之自今以後敢不聽命

伯多祿者。利未亞人也。富而甚吝。偶本府乞兒羣曝日。各舉富室相問。某喜捨。某畧捨。求主報之。有一丐舉吝伯多祿之名。衆詈曰。生平不拔一毛。何足道哉。丐曰。我能強得之。今往。彼必與我。衆尾之去。至門。伯多祿自外來。載有新造麪裹一駞。見丐者。便發怒叱逐。丐者不去。再四求乞。伯多祿愈怒。欲加毆擊。而無挺。即取一麪裹遥擲之。丐者急取以走。吝者度不可追。曰。捨爾。捨爾。衆丐共嗤笑焉。越二日。伯多祿忽大病幾死。夢在一官長前。取其一

生行實術之魔鬼舉其惡行寅左盤天神舉其善行寅右盤右輕天神念無可加者俄而曰曾強捨一麪裹矣以寅右即平焉天神謂之曰爾非此裹增重若干黑鬼必械爾去矣伯多祿驚醒自忖夢中所見曰此非夢實事也我見魔鬼盡露我一生之惡行而一麪裹且以怒心捨之猶足相抵況真心濟之焉得無大功乎自後專以廣施爲務至捨其身此正耶穌所謂若爲主捨冷水一杯必有其報者耶

窮之者之苦。幷動野獸之心。古史載北則諸府在慰大利亞省中特有我多地名蠻人入寇。攻刼甚慘。居民竄匿一姙婦走僻野。避難。忽產子。以布裹之。因懼甚。棄之而去。其子呱呱啼。有野羊聞而來。見之。遂卧其旁。乳哺之。守而不離。他獸來害。以角觸之。其子食乳。漸長大能行。乃復得與人居焉。夫獸類非有仁心。又不知義理。率其蠢動之性。尚施以乳哺之恩。乃人或見有委棄之子。不思收養之。曾獸之弗若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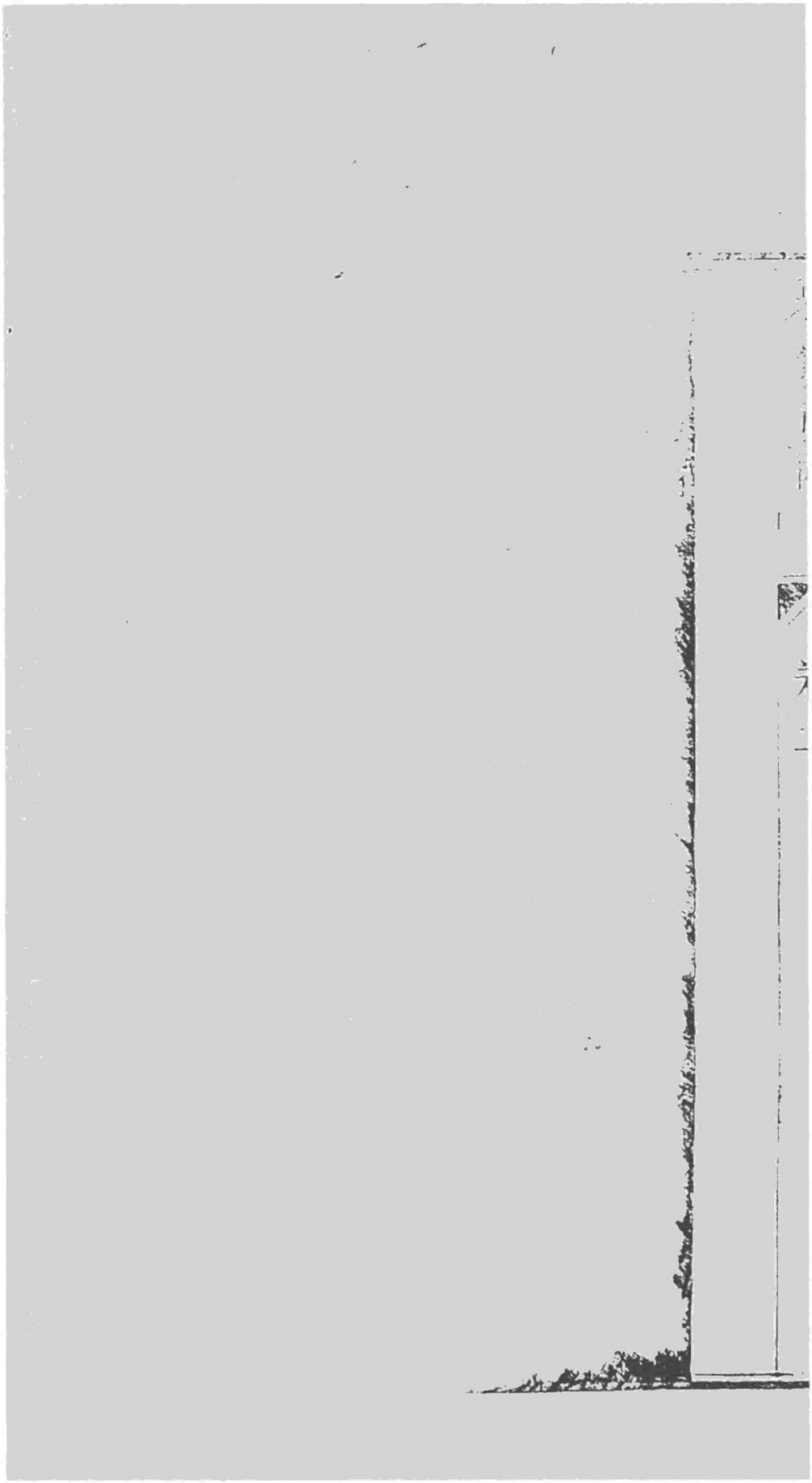
或曰。丐子之命非正命。不如死。與以飲食。非救其命。適長其苦。此非仁慈之言。凡吾人在世苦難之類極多。窮者有饑渴之難。富者有飽滿之病。喜旅。則一時能療兩疾。

一、富人甚吝。歲凶侵不入。人多饑死。乃曰此窮人如鼠。徒食粟耳。竟忍斃之。以此得罪天主。主即生大鼠無數以害之。富者無計可避。乘舟渡河。移居小島中。羣鼠亦即浮河至島。噉其肉而死。至今相傳爲鼠島。在谷羅尼亞府。其罰其罪。適相稱焉。

或曰不害貧者即不濟貧何罪乎　耶穌闡而諭之曰有甚富人日設大宴遇一極貧者曰臘沙祿身生毒瘡無以療饑乃伏其几下伺食其餘富者慢不與又縱犬來舐其瘡後臘沙祿死天神護其靈魂送亞巴即胸懷中古聖所及富者歿魔鬼拉入地獄受種種苦忽舉目見臘沙祿得受安息呼曰我父亞巴郎憐恤我請遣臘沙祿以水濕小指來涼我舌亞巴郎應之曰爾多受世福臘沙祿多受世苦爾向不肯與人今誰肯與爾乎觀此而知不濟

貧之罪大矣。

聖亞吾斯丁曰。人宜想窮者或從苦變樂。富者或以財變苦或美衣化火。或饜飫變饑。皆其應得之分數。若衡平不爽也。主有言。爾以此量授。即以此量受彼亞巴郎不聽富者之求。報應如是。



二飲渴者

渴者何也人之一身全賴元氣充滿元氣分爲二一濕氣一熱氣二氣均調乃無疾病若熱多濕少則濕爲熱所鑠其惡思潤濡之情曰渴養生之資飲食爲要故形哀矜食饑爲首飲渴次之渴之病與饑等葢飲與食相須如鳥必二翅以飛人必二足以行缺一不可試觀天下有生之物非水滋潤無繇長養昆蟲草木萬類皆然況人乎故造物者在在畀之以水大而江海小而泉壑使諸

物類資取不竭焉又人有殊方飲性不異故凡水皆可療渴無分山谷一而已

天主愛人無所不至如療渴以水此必用之法也至有渴甚一時乏水無以自活者天主每顯異蹟以救之古有勇士糸筭者當夏日偶遇敵便以驢臉骨爲械一日而勝千人渴甚氣不能舒乃祈主曰我勝爾仇今渴欲死請救我少頃其所持驢骨大齒中有水涓涓流出用解其渴

聖人美瑟嘗率天主所選衆民還本國行至沙礫之

地無水衆渴甚怨美瑟曰何引我衆至此絶地乎美瑟乃虔心求主主詔之曰用爾杖擊某石當得水美瑟如命果有水從中湧出衆及隨行諸畜盡足飲焉

凡人有大功德當報無疑若水則在在皆有渴時可以自給乃與人飲者何足言功亦論報乎曰不然耶穌有云如爾等飲渴者水一勺天上必報爾葢施舍不論物之貴賤惟在我所以施之之心又在彼所以受之之實我爲主而濟其渴彼得水以全

其生。一勺雖微。功亦甚鉅。何得無報哉。

洪水以前。人食土產自然之物。其觧渴者。獨水而已。後乃巧爲飲食之制。并有釀酒法。初用葡萄。漸及多類。諸方不同。至其功効。能補元初之濕氣。一也。又地寒處宜用酒。猶熱處宜用水然。經曰。酒能生人心之樂。葢酒能補血。血爲身之車。血多則體暢。暢則樂矣。然過其量。亦能殺人。酒之爲用。自有本論。但舉有無相通。是亦飲渴者之一端。

耶穌在世。第一聖跡。爲以水變酒。時有姻戚。以婚禮

宴耶穌與聖母及其門徒。席半酒盡。無處可沽。主人甚愧。密告聖母。（知爲矜憐之母）聖母求濟于耶穌。旋囑其姻之僕曰。須順耶穌之命。（知有全能）耶穌命設數甕滿注水。即令司席者掌之。其美異常酒。衆駭愕。因是知用水變酒。大顯靈異。共謝主恩。益加崇信焉。

益吾主所行聖蹟。不惟救人之命。兼亦救人之名。自如此者。

耶穌升天後。諸聖憐民疾苦。求以水變酒者恒有之。如聖多明我。盛德無比。從之者衆。一日將食。無酒。

本方冷飲水傷人。故每食須酒。依其全信。仰祈于主。足充衆用。此聖人爲人祈求之一端。亦足徵飲渴者之有功也。

天主欲顯飲渴者之功。每因聖人之信德。或使所施不匱。或默變少爲多。聖伯多祿達米盎。記有一教主渴甚。命僕進酒。本方無茶。亦不飲湯。但以酒解渴。時值酒罄。不滿爵。主將飲。而門外忽有乞人。呼渴甚哀。主聞之曰。我既以渴爲苦。彼寧與我異乎。因思曰。愛人如己。乃主之命。我自飲之非仁也。命以酒與乞者。而已渴轉甚。計無所施。冀主或見憐。復問尚有酒否。

僕曰無有曰試再視之僕實知其無有不欲去第恐主怒勉一往觀而酒已盈尊矣喜而復命其謝大主之恩因相勸以賑窮爲急蓋爲主好施主必補其所乏焉

得巴衣達古有依臘利盎者大德聖人也從學者衆夏月偕門人至村中衆渴聖人請一友家求葡萄解渴主人以人衆恐食罄無以釀酒辭焉聖人別詣一友求之友家視前友較貧而其人樂施見聖人與其徒至甚喜請入囿任採掇焉衆渴得解聖

人感其仁愛先謝是友後求大主加報是友當釀酒時所獲葡萄四倍往歲而前者所收較減耶鮓常曰爾與窮者別有與者與爾此類是也。

福泠多府名在葡大利亞省中教主博泥法爵者務施予所有諸物惟以濟貧有一小園植葡萄偶爲氷雹所損餘者無幾當番熟時法爵命從人多設酒器以待從人私議其迂勉遵主命及葡萄熟法爵密命其侄壓酒所得甚少即于諸器中各寘少許呼貧人分飲之殊不乏次閉酒庫門虔祈大主以濟貧人

缺页

地獄之苦莫甚于渴故富者求亞巴郎命臘沙祿以一指水爲凉其舌葢大渴難堪也或問富者在地獄其苦曷獨渴爲慘曰緣彼在世縱酒無度曾不以一滴施貧故報以地獄之苦適準其罪耳。

三衣裸者

人生需飲需食。與禽獸具生覺魂者無異。其所以異者。爲有靈魂耳。靈魂體近天神。具有主像。在肉軀中。實爲之主。其體爲尊。不欲受肉身之褻。必加掩覆。以免詬辱。故須衣以蔽之

造物主。始造人祖。亞當阨襪二人。付以良心。欲其肉身順靈魂之命。享天堂自然之樂。時雖無衣。不覺爲裸。如始孩然。乃二人叛主之命。于是奪其初心罰以諸苦。二人當即知罪痛悔。并以裸體爲羞。匿

深林中綴緝木葉爲衣。用掩其體。主憫之。即以二羊裘畀之。俾作模。此製衣之始。即衣裸之始。後世聖人。因取則立功焉。

或問造物主生禽獸。各畀之羽毛爲衣。以蔽其身。生水族。亦畀之鱗甲。使能禦患。甚至樹木。亦有厚薄二皮。以禦風霜。何獨于人。反赤身而生。寒暑風雨無所不畏。豈主愛人。反出諸物下乎。曰禽獸蟲魚等類不靈之物。故用羽鱗甲足衛其身。人則賦以靈魂。必能自作庇護。故雖罰以諸苦。却令其製衣

以飾備也抑衣有二用一以掩形。一以禦患。且麻縷絲絮皆衣之質。土實生之。何謂主干人不加愛乎。

或曰人之身。緣家居厚養以致脆弱。故不生毛。若生在僻野之地。則亦生毛。昔加利亞國。有熊攫一女孩入窟中不加傷害。日以果餅諸物食之。女在窟久。其父母以爲遭虎狼食矣。一日有獵人遇熊追至窟。殺之。入窟見女。遍身生毛。初以爲異獸也。及聞其語始信是人。乃知身惟有毛。始能當寒暑諸

患使人不以安養弱其質。天主亦必令生毛以補其缺。決不使其無庇而就死矣。

或曰。生人原爲事主。然無患難。不知求主煉罪立功。故天主畀以諸苦。寒暑其一也。然又生諸種草木蘭絲。獸皮鳥羽等類。以供成服之用。不至乏絕。是雖畀之苦患。仍加以仁愛。惟令從勤勞中得之耳。

但上古衣制質朴。後世用之過中。漸趨淫巧。則非大主賜衣之元意矣。

寒氣爲天災之一。與人生命爲讎。蓋人以元火保其

生遇冷徹膚滅火。生氣必斷。試觀冬月苦寒。草木枯稿。惟賴煖氣在中。故遇春即發。不則竟死矣。人無衣則不耐寒冷。手足僵頑。五體戰縮。膚革不澤。血脉不流。面見黑色。種種苦狀。莫可名言。仁人見之。能弗動念思拯救之乎。

馬耳丁。年十八。遇冬月甚寒。本地何北見一裸者乞衣。欠之不獲。垂死耳丁心動。而身無餘衣。遂割身上衣半給裸者。半留蔽身。畧不懼寒。見者或嗤其愚。乃天主實歆享之。至夜耳丁夢耶穌衣所施半衣臨

其前且謂天神偕來者言曰馬耳丁未入教時衣我此衣其功最大耳丁覺自思嚮者衣裸人蒙主鑒也乘此聖寵絕世精修終成聖者。

聖若望好施者常想裸者之苦所用衣衾自甚粗惡不求精美有客見之捐多金製衾襆贈焉若望念其情切不能却及夜就寢輒嘆曰弊利斯多之兄弟多有以無衾死者有衾單難以禦寒者而我獲溫暖又多枵腹受凍者而我獲醉飽又多奔走道塗棲止霜露者而我獲家居安枕主佑至矣忍獨

享此不推以與人乎因是竟夕不寐思售此以濟貧乏令均沾賜者之惠也次日鬻諸市原主見之償以直仍以衾襆歸若望若望不忍負初意再鬻之原主再償（再歸之如是者三若望謂其人曰我鬻以濟貧爾仍易以與我彼此授受誰先倦乎俱宜謝主益此有三益焉一爾富而立功二彼貧者獲濟三我于中喜其意之得行揔非主愛不及此噫聖人心想裸人之苦即不敢自享精美倘實見其形聞其聲其哀閔當何如故聖人慈心如鑑日照之

即柔也。

伯多禄富而好施。嘗遇一泛海人。舟覆赤身出水。向多禄乞衣。多禄憐之。即解裹衣授焉。貧者以衣美過分。不敢服。易諸市。伯多禄聞之以爲憂。掩戶而哭。曰。我罪我罪。貧者不受我衣。是我恩未至也。及寐。耶穌顯以大光之容。呼其名曰。爾何哭。我受爾情。欲公于人不肯自私耳。即褰其外衣。露裹衣。曰。爾識此乎。我用我酬爾願。蓋我寒而爾衣我也。伯多禄驚覺。曰。據此。吾主恒居窮乏之中。我必當其位

乃可因盡散家貲以濟貧爲福夫伯多祿以與人爲喜又以人不用爲憂乃今人既不樂與人卽與人更喜其不受何背馳甚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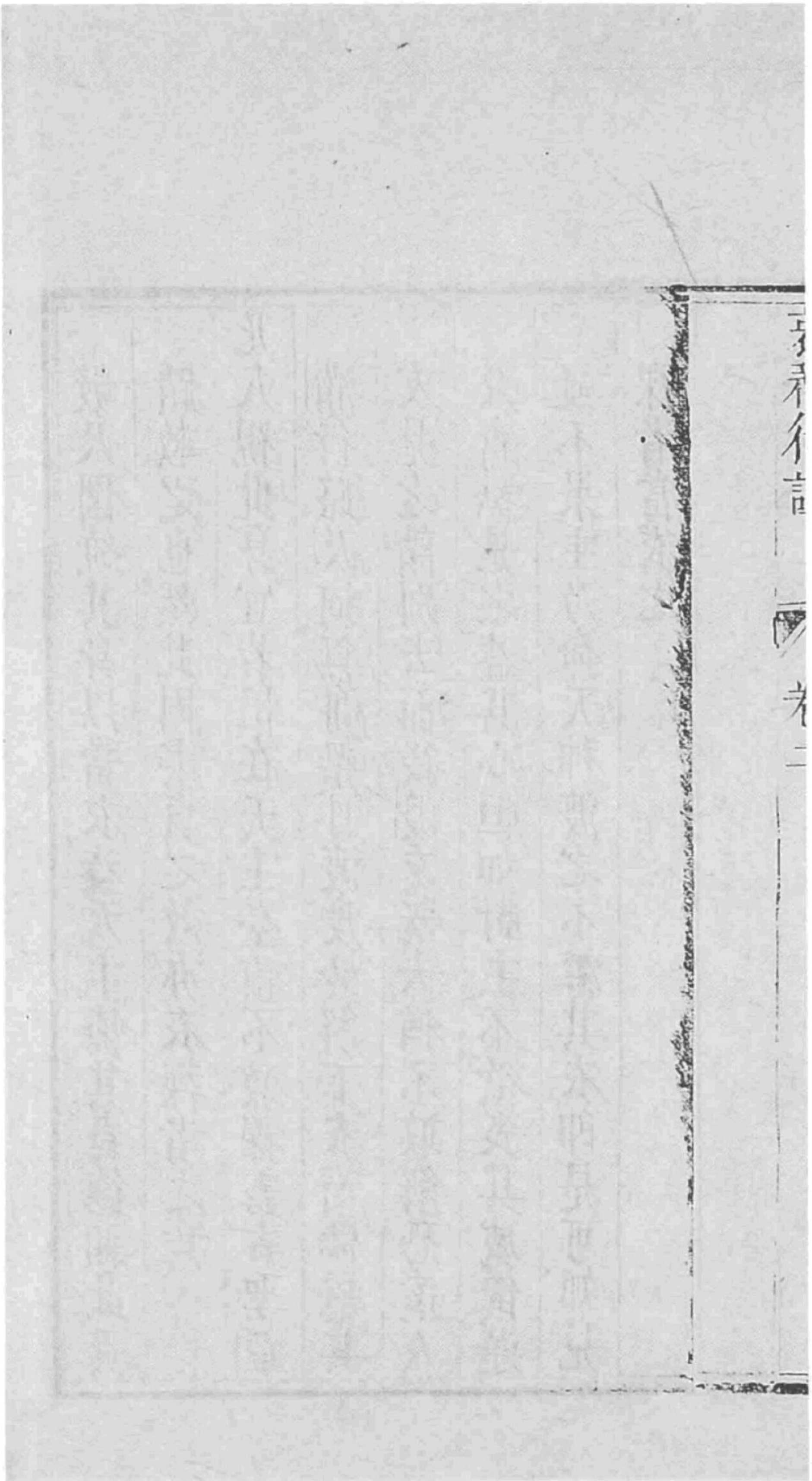
聖經紀天主以洪水罰天下止留諾厄及其妻與三子三子婦于櫝中以傳人類厥後諾厄躬習農事栽葡萄釀酒一日醉卧偶露其體次子剛見之笑而醜之奔告其兄生及弟雅弗得生與弗得深以爲耻又懟剛之不愛其父也取一大衣逆行至父旁掩之後諾厄嗔剛弗敬求主罰爲兄弟奴喜生

及雅弗得孝求主加佑焉。繇此推之。凡遇裸者。豈可輕視能解衣衣之。得無大報乎。

衣裸者之用意有二。一免其外害。一免其內愧。所以修德之士。必飾威儀。不敢少露其內體。避人目未已。并避己目。以全羞惡之心也。自待既爾。于人亦然。一遇裸者當前。即以耻己之心。代爲之耻。能弗衣之乎。

聖童女意溺斯有惡人撓其貞。不遂乃強剝其衣。置衆前辱之。意溺斯慚欲死。求主救其靈魂。忽長髮

數尺圍繞其身以當衣。葢天主憐其貞德。顯此異蹟救之也。然此固秉貞之效。亦衣裸者之意。凡人視此身宜若恒在天主臺前。不敢裸露。古聖剭滿行路及河。無舟梁可渡。度必解下衣而涉。慮其友見之。請別去而後渡。友既去。猶不敢解。恐遠人及禽獸見之。葢其心恒如對主。不欲喪其威儀。遲疑不果。主乃命天神渡之。不濡其衣。即是可知。凡裸者當衣之



四顧病者

病者人類原祖罪根之蔓也大主造人本欲貽以永安惟原祖初享安佚而即叛主命故諸患蔓焉病其一也此患不分貴富賤貧皆有之自幼而壯而老初末成一病局以故人生時墮地即哭異于他生以他生病少惟人病多蓋人有七情較他生易至失調無以四行所結或有偏毗寒暑饑渴內外相侵雖欲不病不得耳

病者之狀不一或熱而煩或寒而顫或無力而疲或

不喜飲食厭人言語種種苦趣是爲形病形既受病并病其神經曰肉軀損動靈魂益靈魂之役身如工人之運器工與器恒相須器不利雖良工亦拙以故人病時靈魂多不克自主縱邪情而拂正理不得稱全人半似之耳可不哀閔顧視乎

造物主之于人既以病苦其身而猶加矜憫欲全之乃生草木金石之類可爲藥以資療治是非憐人之弱而預設此救生之備哉

耶穌居世廣行聖蹟而救病者居多殆爲人立顧病

之表世人雖無殊能異德然知藥可療病或濟病者以財資其藥餌或自知醫察其證而授之劑皆仁事也若財與術兩無可施則扶之以心與方或爲之祈求主佑亦良心不容已之驗耳西國多有醫士自顧貧人之病而自施之藥者

古西王德阿多戍有聖德其后德亦如之謀以救病施惠因搆一大院召病人居焉延醫療治時躬往視之兼給以衣食嘗曰我王治國我以救病求主保國又曰我王以政保民命我惠病者獨非甦民

命乎又云耶穌定審判時語其一曰我病時爾曾顧我否乎蓋主視世人病猶已病也且我獲居王宮荷主殊佑無以酬主惟爲主愛民以尊而其服卑役庶少盡萬一乎仁哉后也無愧國母矣

憐病心不獨人類有之禽獸中亦然嘉納達上世有學之士曰昔有人家畜二犬一偶傷其股自舐不及悲號欲死一代之舐且銜食遺之又一鶴老不能飛其子銜食投之嗚呼禽獸無知尚相憫相顧若此乃人漠不顧其兄若弟之疾痛曾犬鳥之不若乎不

仁者曷不以禽獸爲師乎。

或曰病者顧之宜矣。然或有膿血汚穢。見卽嘔心頗難密近者。將若何。曰未叮置也。盍以所需藥食遺之。然全德之人。視病者重。則自視輕。于人之汚穢。若已有之。畧不介意。古聖多有然者。如聖女嘉達利納以視病爲功。或爲去其汚。或爲滌其器。甚自愉快。一日遇一病者。徧體膿腐。初見而嘔。旋卽自悔。切近其身。且舌舐其瘡。天主乃重加以聖愛。蓋病者愈重。我顧之功亦愈大也。

意諾曾德同名弟九教王遇道旁一癩者實吾主化見也臭穢不堪竟携之歸共卧一榻夜半忽不見遍索弗獲意諾曾德戚然謂若人之不告而去也既而悟曰或吾主試我乎馬弟畧亦嘗遇一癩者卧草間解已衣衣之負以歸抵家呼其侶啓門甫置病者于地而容已變矣乃見耶穌像且呼其名謂之曰爾今不我拒我天國中亦不爾拒言訖不見友啓門問曰病者何在弟畧曰我早識之不令去矣然則疲癃殘疾之中或大主在焉何吝一往顧乎

古德士問曰。持齋大功。視病亦大功也。倘一時不能兼行。如之何。曰。視病者半日。雖絕食六日。功弗敵也。何者。視一病。謙德信德愛德克己之德畢具焉。匪直如富者以餘財施濟而已。故主有曰。爾輩中長者亦宜如卑者之承事人。蓋言視病之功甚大。或曰。病多有傳染者。倘以視病染病。反成兩損。一則不能救彼。一則我待救于人。不如遁以藥餌遺之。何如。曰。視病有二勢。有屬本分當視者。有不屬本分當視者。本分當視。不得不視。不屬本分當視而

我視之功德更大。葢止知救人。自忘其軀故也。

聖嘉祿主教于米蘭府時百姓罹疫死者日數千。聖人先爲求主。次散多資并鬻衣衾以濟療之。仍躬自省視病者。以良言解其慍。不分貴賤也。或諫且宜避患全身。以待大用。恐染疾爲害。曰。吾主設眞假之喻。有曰。如牧羊然。眞牧其羊者。雖死不懼。假者。一遇虎狼。輒棄羊而走。我位居民上。如羣羊之牧乃當民病苦。遽欲遠之。我豈其假者乎。又曰。使我居上。先有怖心。彼在下者。必更怖矣。凡此病者。

救護無人命不幾泯乎。又謂其童僕曰。爾環侍我。勿怖死。宜怖獲罪天主。先自悔解乃能隨我。聖人之行顯如此。故西國會士。多以視病者爲本職。且暮行之罔懈焉。

有一篤修聖人。專以視病立功。一日天主命往某府。聖人唯命往。將入城。見一病者。周身膿血。汚穢特甚。聖人就其側。以經言寬慰之。且勤事累日不倦。病者謝曰。我病乃主賜。今蒙爾顧恤。減我痛苦。主將減我功。奈何。聖人曰。非也。主引我視爾。以滿我

功。彼此爲以仁言往復。既而病者將死。謝聖人之德及死。聖人求主見病者靈魂何如。忽聞天邊有聲曰。可愛者來前。聖人仰視之。乃病者指五體而謝曰。予目謝爾。不見世間惡色。予耳謝爾。不聽世間淫聲。予鼻謝爾。不嗅世間濁香。予口謝爾。不嘗世間粗味。予舌謝爾。所談天國眞言。予已受世苦之報矣。緣此觀之。病者自當堅忍。見病者。不可不顧恤也。

聖葆祿曰。我視病者如已有病。葢病者有饑渴寒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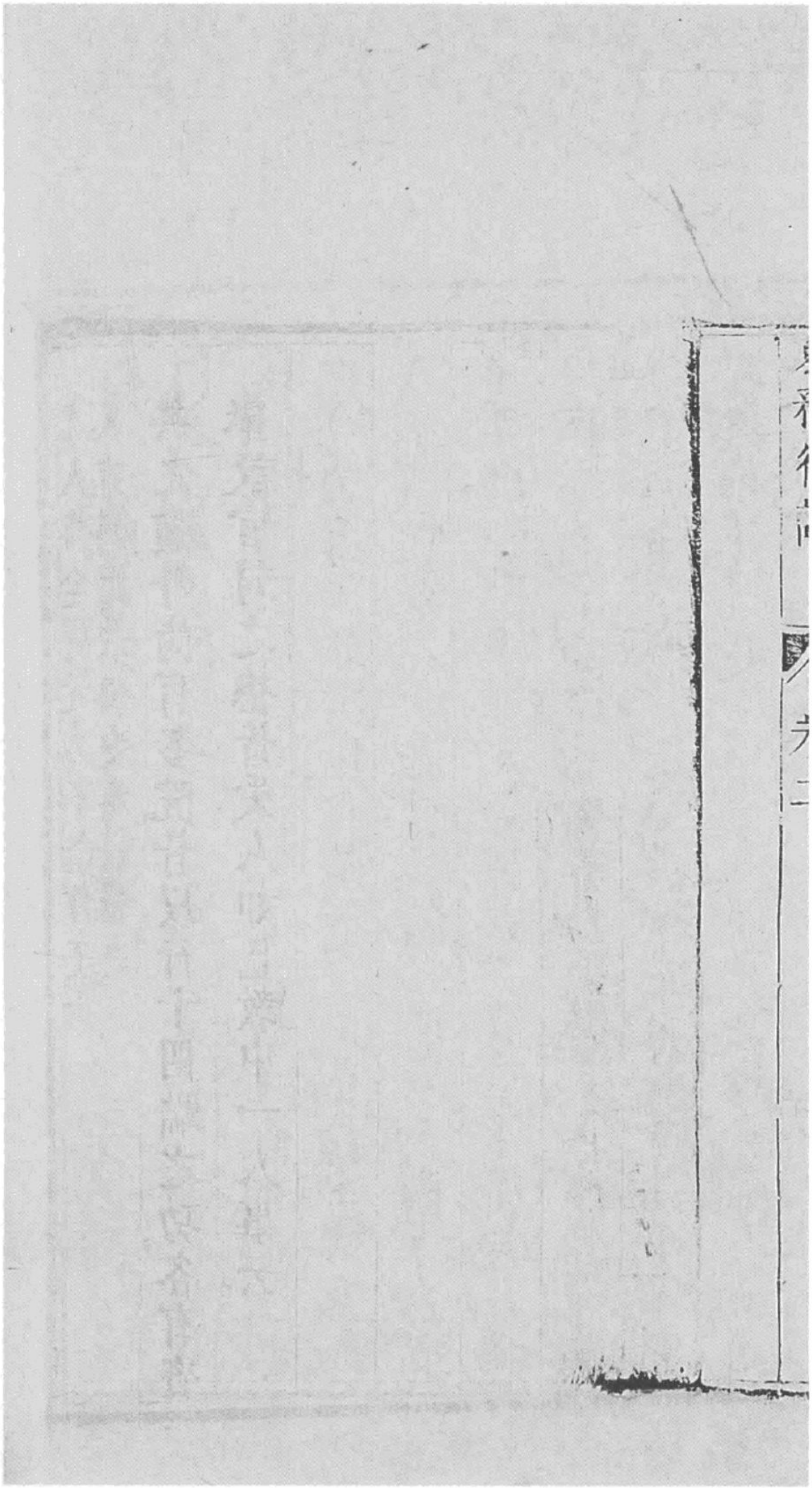
之苦悉不自解我必視爲已病乃得時其緩急而調劑之庶保其命也

歐邏巴大州府縣各設有養病院規制不一今止就一米蘭府言之其院建自本王歲捐帑金十餘萬選本府之貴而賢者迭掌其事院分爲六其一其二凡貧家幼孩父母不能養者收入院覓乳媪哺之至五六歲男女各居一院男爲延師習書習讀或習技藝及成人聽出院女亦習女工年及笄且奩資嫁之其三專養癲病人慮其傳染不與他疾

者同居其四養不治之病如痳瘋癱瘓等其五養癲狂難治之病其六養傷寒瘧痢等病已上六院俱有大屋宇分別男女各有服役人又令名醫專視藥物一切飲食衣服寢處之資無不備具又命人巡防外侮又命人司講論以開慰久病者之心病愈聽還家死則有公塋瘞之又有貴室大家病者不便至院則別設一院多集醫士病則往視仍于本院發藥所需食物之類遣人遺之此六者名爲公院此外又有養老院舍旅院及安補院

尸人非全得元力。不能作工。而又非病比。故特安養以補之。

共九種。外尚有多院。皆以行十四端之功。各有資俸。設官司之。總皆愛人如己教中一大事云。



五舍旅者

古昔人類未蕃無城郭宮室乃巢居穴處如鳥獸然。厥後生齒漸稠智巧漸發彼此合生。合生者人與人喜相合以有生他類不然與聚與處始結茅爲廬浸假而有宮室城郭又爲舟車以通往來舍旅之義自此始夫鳥之有巢也不相假借人則不然我安寢則不忍彼之露處故西國多設候館以舍旅客且時其飲食禦其仇侮愛敬不少懈蓋彼遠來以信心寄我我何忍以不信待之

旅者不一約言之有四或周流四方傳教或苦修避家贖罪或爲喪家而游食或因遭害而避仇皆旅也旅雖異等而舍者之心揔以慈愛爲本初無分別至爲教而旅者尤不得不舍葢彼爲主棄家而來指我天路有大利益我何敢拒却之

主有言曰舍我舍我又云審判之日問曰我在世爾曾舍我否此明言世間道路之人皆我也世有旅者而不舍是即不舍主也可不思與

聖祖亞巴郎一日偶竚于門見三人過其前皇皇若

奔宿者覺非土著即迎而止之宿親爲盥濯手足具酒食供帳情甚欵洽無異骨肉及其去也又不忍遽別遠送之忽不見蓋天神也惟巴郎有謙德愛德備多美好故主重報之令天神顯跡若此

聖亞吾斯丁曰爾以世間舍人而收天國上報若白古大聖人審自已行實曰我門外無旅人及行路人我門恒不掩

聖額我畧有全德衆推爲教王生平以舍旅爲事日養十二人寢食與共且躬親服役之事手汲水以

奉盟。一日持瓶汲水。將與其人。忽不見。索之弗獲至夕。主見謂曰。爾向舍我兄弟。今則舍我。又一日聖人命食旅者如恒數。入室數之。得十三。呼從人問之曰。何爲羸一。荅曰無之。蓋從者止見十二。聖人獨見十三也。食畢。十二人悉去。獨一人留。聖人請其姓名曰。我名不能言。但天主嘗受爾愛。命我試爾。主曰爾與及我之下後。即是與我

耶穌復生之本日。有二門人出城往 額馬吳斯途次互問向來耶穌事行。耶穌即變容隨其後至逆旅。

二人不知爲誰。但以愛情招之同宿。主如不安狀。欲行。兩人強之同席而食。主因其仁愛。于食時許彼識認是本師耶穌。二人大喜。方欲頂禮。忽不見或解曰。二門人非全信耶穌者。特因舍旅之功。主開其心。許一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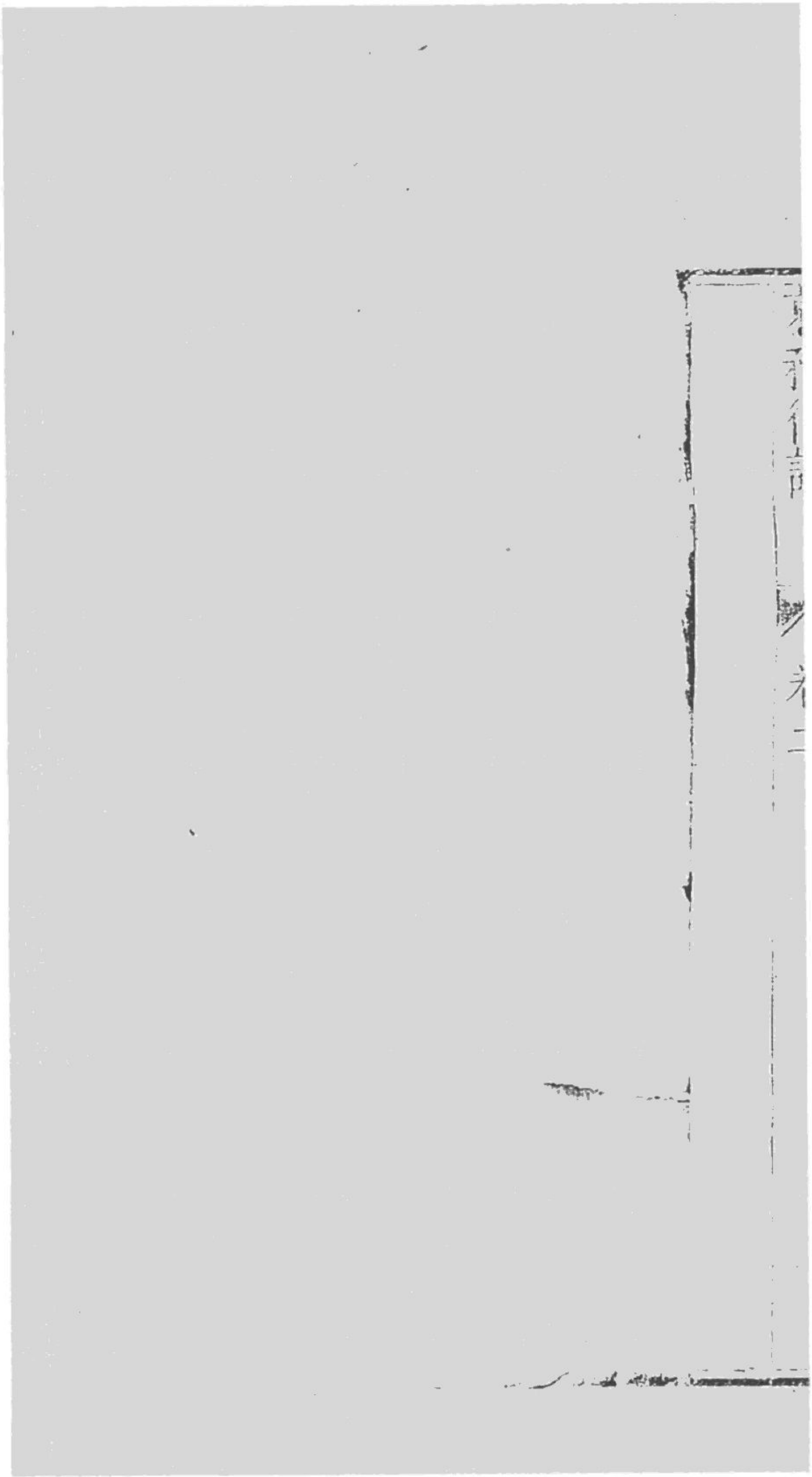
物搦濟亞府一顯者家甚富。一夕將就寢。聞空中有聲曰。爾在此安逸。乃我所愛人於彼露處爾忍乎。顯者遽呼從人。携燈往索之。見一人臥地。則意納爵聖人也。請入其家。備食飲舍之。

上古德巴省西國有阿世利谷府。其民皆認主。多修道行德。其官亦榜示曰。有貧人自外來者。居民見之宜即引至家。供飲食舍止之時。巴臘弟阿古史氏偕友六人至其地。衆人爭留宿。史因嘆美之曰。此府殆天國之影乎。相親相愛若此。非世情比也。

聖測薄弱爲教主。多德行。更以舍旅爲樂。一日我多地名人攻其地。有敗兵走入其家。測薄弱舍而藏之。我多人追及搜之不獲。訴于王。多弟臘王怒。逮測薄弱置曠院中。縱數熊食之。一熊大且猛。至測薄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弱前馴仆如小犬以舌舐其足衆見之驚曰此大德聖人也猛獸且順之豈人更猛于獸乎王見之亦易怒爲愛矣此舍旅顯報之一徵也故家有旅客宜珍護之慎勿輕視焉



六贖虜者

凡人情恒欲自爲主若此身不得自主即憂鬱憤懣萬苦齊集矣蓋人身有形有神神惟自受縛于理與欲初不授人以柄行止繇我人不得強之若形則受人制縛他人得而強之愛惡相左幷靈魂不得自繇于此可想被虜之苦蓋人爲主而我不能自主動有顧忌限制或見善而弗克爲或思親而弗克事或遘疾而不養安養或疲勞而不獲休息衣食生死惟命如鳥在樊如獸在檻可不哀歟

虜有二。一爲犯法被收。二者情雖不同。若則無異。西國語曰。虜者非生人。乃死人。蓋死者委形于地。不能自主。虜者委形于人。亦寔如是。故贖虜之恩。與再生等。

贖虜之功。耶穌爲首。蓋人類因有原罪。爲魔之奴。而墮其誘感。沉淪莫返。天主憫之。因降生而贖人罪。使復還正道焉。有論 本且其所贖者非一人。其所爲贖者。又非直金幣等物。乃卽贖以其身。非首功乎。凡今之人。宜體其情。謝其恩。循其跡。

天主降生後四百二十七年諾臘府有聖人保利諾者爲主教會海盜入寇搶掠財物人民被虜保利諾捐貲贖衆至盡傾其家西賊虜去人因其人高下爲質得金而還之後有一嫠婦幼子被虜泣訴求救利諾曰我今貧矣僅有一物即我身也汝偕我往當指我言曰此我奴以贖子嫠以爲戲笑曰求爲主救我兒曷戲乎利諾自度有口才曰我正言非戲也汝行勿疑即偕渡海抵利未亞國見彼王之婿即嫠子之主婦跽而泣曰老婦貧寡僅此幼子望憐而救我王

婿不顧婦指利諾曰願以此奴易王婿見利諾儀度甚偉乃問汝何能曰善灌園王婿喜遂釋嫠子而命利諾灌園利諾入園若素習者王婿遊觀呼與語大悅因時時顧問以資裨益一日與王婿論本國事言及王筐將促婿遽語王王遂願見婿因囑利諾曰予侍王食爾持蔬果進利諾如命王見輒勃然體顫謂利諾曰予昨夢爲罪人讞于官今園夫貌與夢中官相肖可問彼爲誰恐非常人婿問之利諾曰予爲人奴爲主毋易予耳婿又問其先

爲何如人須明言勿隱強之再三利諾不得已言曰予曾叨授本府教主王婿聞而驚畏曰今將歸汝惟汝願不汝吝也利諾曰某無他願某之來爲贖幼子耳今求盡歸本府之被虜者婿言于王王許之乃召先所虜諸臘府千餘人俱來給以餱糧令偕利諾歸歡聲動地未幾王薨如其言咸稱利諾大聖焉噫利諾真所謂愛人如己者也不惜以其身爲人奴而贖還千餘人豈非順導天主之路者乎其德其仁世罕及焉

人無有不願自爲主者。古語云。自爲主之能。萬物無以尚夫鳥之在樊也。飲喙非乏。特不能自主。故時思颺去。人之被虜亦然。西國有仁會。願以行乞積金備贖虜者。此功最大。蓋非特出一人于陷阱。且獲歸。而湔父母兄弟夫婦一家之願望。非大功歟。或曰虜于敵者。非罪也。繫于官。則其罪矣。亦須贖乎。曰。不然。是或有司讞者闇于識而誤繫之。或爲有力者所傾陷。或窮而無保主相明。不能解脫。西國刑制。月命官一省獄。詳其犯罪之故。有保主代應。

或明其事。即釋之若未可釋者。則給以食。嘗有一婦在獄。罪當饑死。其女來省。法不聽通飲食。女潛以巳乳食之。獄吏見之。告讞者。讞者義而憐之竟釋焉。

七塟死者

死乃人之終也。肉身與靈魂合。而爲人靈魂附。肉身中故能運動。能生長。能有一切世間。功名財物靈魂既去。則諸事盡歸。烏有即此軀殼。委地不能自保。惟賴他人塟之而已。聖亞吾斯丁曰。尸者無魂之身。是人非人。推之不動。呼之不聞。惟人所置。凡生而罹諸苦者。能求人救死。則不復能求救。更可哀矣。得無惻然乎。

古今惟塟禮爲重。西國名之爲後禮。人末親親之禮親禮之禮

義禮。五倫之義　墨禮。西俗以墨色爲憂爲吊　天下萬國俱以葬死。爲行慈之路。于人世爲大德。于主臺前爲大功故聖人多有廣行此願者。

古聖多比亞如德亞國人也。早年受誡行仁。會敵國來攻。俘虜多衆比亞與焉。至其國行善如初恒以所得物。分惠同虜者且以忠善相勸。彼國王聞而愛之。厚加賞賚任所之弗問。比亞因得環遊廣行化導。一日至臘厄斯府。遇其戚屬加自禄貧甚贈以多金。不收其券。國王殁。新王不喜如德亞人。比

亞每慰勉其人且賑卹之勤施不倦時新王復攻如德亞國不克益憎向所虜人橫殺無筭北亞恒取葬之王聞而怒命殺多比亞沒其家北亞挈妻子亡去及王沒王子嗣立慕多比亞召之復其家北亞不背初志行仁益力一日與知己宴會席半聞路有同鄉人未葬者即離席往負尸瘞之親友諫曰昔爲此幾不免今仍踵覆轍乎北亞曰予惟尊天主命此外無所顧惜忽一日倦寢燕矢墜其目中遂瞽絕無慍意親友謂之曰爾目若何葬死

何益乎。多比亞曰。予所望者非世福。凡主有命惟順承之。即今瞽莫非主賜耳。然已雖能忍。恐世人莫喻。乃默求主曰。爾真仁者。真義者。今盍我救。即我獲罪。望爾爲爾赦我。許我自贖。天主乃遣天神假人像療其目。多比亞欲酹之。天神曰。爾惟謝主。讚頌主世主之美宜秘。天主之美宜傳。凡積哀矜之功絕勝于積財也。爾多功行。我爲賚送天主臺前。欲煉爾成全德。爾果能忍。主命我療爾。今反天國矣。多比亞聞言。益加敬。而懋修

或問埋死之功何以大。曰死者不保其既冷之身。或委草莽或投溝壑或鳥喙或蠅嗜。俱不可知。而我收而埋之。得遠諸害。以全其軀。功豈小乎。且救死與救生大異者二。一無所望報。如食饑衣裸諸功。或望其人轉能德我。死則不知所報矣。一視人死。因自忖其身之死。曾見有尸腐不生蟲乎。則我身亦一蟲囊耳。何忍坐視其尸之暴露。不一爲之所哉。

聖薄耳目亞衣西巴泥亞國大臣也。奉王命護送國

后喪至其墓至日以后尸付司墓者而與衆開其棺西國此地尸送至彼地或開棺以看驗臭腐可憎不敢正視既殯復命乃因國后今昔殊異而生感慨旋憶聖經比人如花初晴色香可愛頃焉變易使令人惡矣乃定志求永福辭位入真修會卒成聖德其功非繇塋死而得乎故曰塋死者乃善生之學

塋死者之功非一端凡人見屍不得不想及已以壓其傲心蓋出乎土歸乎土始終一土也曷傲乎經言人如流水逝而不返暫寓世間實非其家又云

日落再出。身落不再出。月失光。再生光。人身一失。永不生。直待審判日方曉然耳。存此諸念。最益身心。故古聖人。多務行此功。雖捐財輸力。甚而致命。所不辭也

或問塟死雖有大功。但目無所遇。將何以行其志。曰。施棺施地。施衣。施財。無所不可。如不能行此數者。即以已身爲死者助力。或親送詣人瘞所。亦與有功焉。若又未能。則爲之誦經求主。救彼靈魂。其功一也。

葬死者之義因性而行自然之情也或謂不然則盍觀之蟻乎蟻微蟲耳群聚一壤如民之合生遇途死者衆攢舉而移之穴蓋以其穴爲墓不欲暴之他所也豈人而不蟻若哉

哀矜行詮卷之二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哀矜行詮卷之三

極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著

星源後學　程廷瑞潤
　　汪元泰較

神之哀矜七端

一啓誨愚蒙

愚蒙者。懵然無知之謂也。人所別于禽獸惟在明晰義理。不則蠢然與禽獸等耳。可弗哀矜啓誨歟。

凡人肉身以食長靈魂以學全。然飲食不待教而自

能若學。則未有不資啓誨者。亞利斯多曰。人初生如素簡然。初無色彩。一加繪飾。即受而守之。又言人如新陶器。不分何味。及辛苦酸鹹。一貯其中。亦受而守之。喻人生初無定品。惟經學習。遂一成不變耳。故誨蒙不可不端其始

古語曰。蒙者如金石之顆。未成形質。無所施用。必加刻鏤磨琢。斯成有用之器。又曰。人生如木裁。不刪其旁枝。不漑其本根。何能成大木哉。

蒙與智反。智者足以自衛。蒙者待牖于人。昔智人其

有鄰寇焚其府逃亡之民皆以珍寶自隨其獨罄身出人曰爾何不挾資以藩身乎應之曰予資盡攜之來矣此言以智爲寶也聖經曰智者爲諸星之王言其光明足照諸物行無疑阻愚者則如海水隨風而波又智者達權愚者膠守故曰智者如牧愚者如羊言羊羣無牧不知其所歸逆矣

凡人之學有二一涉世之事如文學技藝生計之類也一超世之事如辨斯人生之始末及兩世之分善惡報之類也不達乎此皆謂之蒙啓誨之者或

啓以世福或啓以天禍。揔之去其不知。使之知而已。經言。凡人之罪。積于不知。蒙之所以堪憐也。啓蒙者。拔其罪根。樹之嘉種。故曰父母生肉身。師友生靈性。（靈魂主之所生然必有教始全其性。亦可謂生也。而神生之益重于身生矣）

亞利斯多曰凡欲全其本性。宜務學以求知。又曰。人何以謂之生。以其有知而能行耳。若昏昧無知。則必不能行。此與死者何異。古有言曰。人之全福在周知萬物之理。蓋人性貴在能知能學。啓蒙者變化其靈魂。使遠于禽獸之賤。而邇于天神之尊。益

人甚大豈僅與施濟貧乏之者同日語哉

啓誨愚蒙亦必愚者先自知其愚以爲受教之地亞利斯多曰智者無不願人知然必能容吾教教乃可入不則如病不服藥良醫束手矣夫蒙有善有頑不識不知而願求知識者善蒙也既無知識而復不求知識者頑蒙也蒙而頑何所施吾誨哉頑蒙有十徵一玩弄世人及世物二不待召集好頑人事三堅執已意不移其說四不度義理率意躁行五心無羞耻放言欺世六荒於本業喜聞外事

七姊人行善八卑視修儒九恣欲違法十自滿而驕不問不學此十徵乃萬罪之根自謂非蒙而實蒙有識者尤當善致其啓誨焉

賢師良友欲啓廸愚蒙必先居已以謙自立儀表後取切要之務引古格言及平易之語以開廸其心使吾言得入不則身無謙德我先受傲之蔽矣何以起蒙者之信從乎

啓蒙者必以躬率經記耶穌先行後乃設教正謂此也立已于不善之地而以善求人是表不正而問

影之邪也。扇有濟乎。

古云。凡人恩主有三。大主界我靈魂父母生我肉身師友開我蒙昧。備是三者。而我之生始全。蓋大主愛人恒欲其受多福。父母愛子恒欲其備多能。苟非師友教之。又何繇令其福與能兩皆無缺哉。故古者稱師爲次父。

或問啓蒙之道。何先。古達肋得曰。認已是第一義。把臘多曰。認已爲萬知之元。教者先以此教。學者先以此學。蓋人不認已。則不知所以始。所以終。又烏

能識造物眞主所當欽崇。以伏傲行善絕私所欲。而抱公所須哉。故聖經教人多端。約之曰認己認主。蓋認主則達天地之根源。洞羣生之定分。善必有賞。惡必有罰。爲衆大父者誰。爲衆贖罪者誰。灼有定見。自無妄行。然非能認己。則必不能認主。信乎啓蒙者必以認己爲急也。

古曰。認己。大學也。學不認己。貪多務博。奚益之有。譬之徒行者。舍道路不視。或仰觀天文。旁睨卉木。冥思物情。泛後其神。因之失足。一蹶而什。衆務并失

矣何如心先自顧乎。彼不認己而務博學。未有不失足以什者也。

認己者。必知己之初根爲土至賤也。自始胎以迄老死。總爲滿萬患之度。至苦也。遇善鮮能行。行亦易蹶。蹶復難起。至弱也。且有多讐爲身與神之賊。勢難捍禦。又如日輪遞換。易于變更。至危也。已實如是。可不認乎。

認己者。必知己爲天神之類。受善惡之永報。萬世不渝。又凡于己之性情欲惡順理與否。皆洞然自知。

不容自昧。故曰認已爲行善之初末。昔聖奧吾斯丁求主七端。其一曰吾主認爾。認我故凡教人者。當教以升天之路。認主高。認已卑。則必遜心求主。初守其誡。未受其福矣。

聖弟阿尼曰。引人升天偕主攜手。蓋其功冨近主。得牧上報也。耶穌升天時。命宗徒曰。爾輩徧走天下教人。宜認我父罷德肋。并所降之子耶穌契利斯多。乃得永生。又曰。爾宜受我學。乃我爲艮心之謙。爾輩效之。神獲安福。聖達味德求主曰。吾主教我

爾義我指愚人爾路愚者必醜而順爾命。
啓蒙之故有三其一由于性如父之于子兄之于弟
夫之于婦性不容已也其二由于義如師之于徒
義不容辭也此二者以上訓下其聽受易如失啓
誨主必罪之其三由于愛情之發不必有父子兄
弟夫婦之性亦不必有師徒之義一見愚蒙輒傾
心啓廸之其功爲大如聖意納爵創立修道之會
引人升天以啓誨愚蒙爲首務蓋聖人深知蒙昧
之苦故急欲通其所蔽也

聖人愛人之心無已有爲啓蒙而其遲眞福者有爲啓蒙而舍安居者更有不辭苦難并隕其命以啓蒙者聖馬耳丁將終門人繞床而哭曰我父爾何去我輩失所倚爾所定之訓我輩猶未習居然蒙人未達肯綮我父盡憐之稍遲遲以教我聖人即惻然求主曰吾主若此衆尚須我教我何敢辭此勞遽脫然以自便乎夫聖人將離世以享眞福乃爲教人而其遲之非以啓蒙爲大功耶

聖安當獨居避俗全心事主苦修多年已獲世間眞

福一日聞某府人。惑于邪說。迷失正路。心乃惻然輙不憚跋涉。往啓導之。雖棄其寧居。不惜也。聖彭日亞名以引人升天爲務。被虜于白耳西國。王囚之囹圄。越二年。有羅馬史來見王。曾識彭日亞名。請釋之。王素奉異端。侂正教。乃曰。必毋率我國人。奉耶穌教。乃可。羅馬史代許之。王輙釋日亞名。日亞名知史之代許也。不悅曰。我所受之光。何得秘而不發于人。指知正教之妙理。吾主付我以大寶。我掩藏地下。不廣其利可乎。昔耶穌訓人行善曰。大主以性靈與人。如主人以財

分給家僕。俾各貿易。乃有媮惰閑置其財。主人必怒而罰之。人有學識。秘不教人。豈非罪乎。予不敢匿主教。不以啓人也。居其國一年。傳教甚衆。王知之。大怒。復逮之。問曰。爾何背所許。而以爾教傳我民。對曰。今有人舍已物。而盜人物。則如之何。王曰。宜死。曰。固也。然則人何可舍真主而事夫僭主者乎。予固因人之昧。而以正啓之。俾知天地真主而昭事焉。蓋惟真主。能救人患。能贖人罪。所定賞罰不爽。若王民所事。皆同類已朽之人耳。救人贖人。及賞罰人。彼無能爲力也。王聞益怒。竟殺之

嗟嗟。聖人爲教人。其致其命以行其愛。固如此凡自度不能教人。而轉屬他人教之。功亦無二。西國設有公書院。廣集師儒以司教誨。皆有公田以膳其師并貧家就教之子弟。使勿以營生輟業也。其帥位。必先擇智而賢者居之。非其人不入。恐悞衆也。

啓蒙之法有三。一端表。一著書。一講明。但身教口教功在一時。惟書教久。故古來聖人。多以著述爲啓蒙第一義。

京都行記

二以善勸人

善者人人同具之公理也但俗情汩人本性于是有意欲行善而遲疑不決者有淑慝不辨闇于趨避者其末繇自進于善固非一塗大都藉人勸誘如暗室須燈盲人須杖也彼行善不決者若得人鼓舞鮮不躍然趨避未明者一得引導亦不復迷阻矣每見人有事後之悔或自咎不聽善言或追恨無以善言進者洵乎勸誘之不容已也故曰良藥療人病良言益人行

勸吾不惟益人。抑且益已。不觀流水之槽乎。水從槽流。注于彼。亦濡于此。善言出我之口。通彼之心。而我口所言。實我心所發。是因勸人。我亦幷徹其理也。豈非彼此兩益乎。

古有靜修之士。名藉甚。偶中魔誘。不克制欲反誠而入市。暮夜登途。行及曉。身倦求憩。時人慕其素行。一見請教。修士懼損其名也。遂莊語正道。以沃衆心。且謂魔誘。須克制求勝。尋自反曰。我何誨人不自悔。責人不自責乎。我言既軌于正。我行何自戾

乎。因痛悔而返故地。以煉其罪。卒成聖德。此緣勸人而自醒悟正彼此兩益之謂也。

人之知有二一關見聞一關德行。如有人欲測海水多寡。此求知于無用。愚甚矣。即仰窺七政俯斟萬類。似或有用。然亦不過取資耳目。無補身心。我知之而彼不知。言可也不言可也。惟是邪正兩立。善惡攸分。一或昏迷。身心齊仆。此關係德行爲甚大。豈可聽人冥行而弗救乎。引而導之。在知者斷不容辭矣。亞利斯多曰。勸者非定所向。而定至所向

之路人之所向乃天上真福所謂勸者惟引人獲此而已

人生同類初無岐向而所入之途非一蓋人之性情不同勸者宜量人進言如良醫因證投劑也若執一方以療百病未有能濟者

勸善之法有五一易行一有益一真實一安穩一適時全此五者可以勸矣不則難行之言不從無益之言駭聽誕言浮危言駭過時之言莫悅皆非所以勸也勸者將求益于人也苟無益與其嘵嘵也

寧默。又勸者以信爲本。經曰。弓矢戈矛以殺人。其罪大而顯。以貳心勸人。殺雖隱。罪與同科。何者一殺身。一殺神也。又曰。以媚言僞言勸友。是網友也。魚鳥就網必斃。人聽媚言僞言必墮。

勸善之途有二。向惡者。我勸之。俾遏惡而趨善。是以阻爲勸。向善者。我勸之。使爲善而直詣其極。是以引爲勸。

勸善之途又有二。一先自習而後以勸人。一或舉格言成語以勸。然以言者不若以身者。更使人信從。

蓋自習則難易其苦皆所素堂其所言必所能行以身爲表人易取法若身先多習則能言未必能行雖屬格言亦起人疑畏而以吾言爲誕弟子且或謗其師矣

或問卑幼見長者所爲不善不敢顯勸可若何曰是有多法可暗導而使之自喻蓋人雖不善未有不厭他人之不善者如長者有謬行我既不敢顯勸則或佯踵其謬使彼見而責我我逆機而自承且明其所以致謬之故彼必反而自悟也又或不自

承而即以其謬反求指示。彼必自顧與其謬相類。亦不自安。無不幡然自新者矣。

勸人爲善。所以救人之神。故有因人質所疑。而正言剖之。使知趨避者。亦有因其人素相善。彼雖無疑問。而我窺見過端。即委曲諭之。挽其不善以歸善者。蓋愛情所發。惟知友之當救。吾實盡所以救之而已。至于言之投與否。皆非所計。要以吾言爲有益。必強之而行。即有愎諫者。寧吾勸而彼不從。毋使彼過既成。而怨吾之不諫也。

或曰人不我問我安用勸之。曰勸者言下之物有二。一爲世俗事。一爲性分事。如商賈婚嫁功名等。皆世俗事也。是宜就事論理。彼未發問。聽其自擇。問而後荅。可勿預言。至若是非一倒。永苦莫贖。此則關繫性分。彼雖未問。而我自愛愛他。寧俟問然後言乎。

古有二友。相得甚懽。日以諧謔遊閑爲事。其一。偶蒙天主默照。遽自悔悟。痛哭一生罪愆。冀以苦行補其缺。因避入山。遇一深窟。遂伏處焉。默想生死大

事盡反素習。苦身克己。求進純德。誦祈不倦如是者久之。其友未之知也。特以懽愛故。憶念不置。忽聞某山有道者。穴居年久。因訪至其地。村人不詳其姓字。第語以入穴之期。即前失友時也。遂至窟口窺之。果是款語道故。爲之暢然。道者乃言世福皆虛。善惡之報。不爽我昔反主誠。爲重罪人。今急求補過。猶恨其晚。子宜從我居此。其友曰。人世甚樂。揮金結友。相與爲娛。何事守此枯寂。爲請偕我歸。道者欲化彼。度難驟入。佯許之。即命友覓梯而

出同行數里忽沉吟嘆息友問故曰我有多金貯窟中忘携出友聞之喜同返取金至窟道者曰我久不行今舉步便乏不能勝請爲我取之友如言下道者隨掣其梯以大石塞窟口語之曰我久居此賴主大力得贖一生罪過爾宜在此痛悔前愆防備死候我在外餽爾食無虞也其友初以爲戲笑而求出繼見爲眞怒而詈道者惟善言解之日數顧既而曰我甚愛爾欲偕爾升天國沐主大恩因勸爾不聽故設策強爾入此慎勿他想當安

心求主其友初不能堪後不得已勉效友言漸覺修德之樂大喜相謝兩人皆成全德多有聖蹟垂後此強勸人行善者也

施弟亞國一道者聞測利亞地名有獨修聖人往訪之既至山中無旅寓僅一老者有別室暫假之居此老者亦以學識自負然久居此而受業者無幾道者始來數日鄉人服其教求益者日衆老者見而妬之因命其徒請客徒徒受命往知師言非義自以意謂客曰吾師恐長者旅況岑寂特遣候客感

謝復謂師曰客求緩三日當徒去至期老者又命徒促去不者將自逐徒至客所仍謂曰吾師問長者有所需否命致慇懃客益感謝徒復謂師曰客求爲主容過主日乃徒越主日仍未去老者怒甚携杖往逐之徒曰客見師怒必嗔待某先往往謂客曰吾師甚愛慕長者今來躬候客喜出迎望塵拜曰向承眷注又勞寵臨鄙人何德當此恩遇老者見其禮謙而言遜驚悔前言不勝惶悚乃長跽請罪客初不知益謙下且酬謝不置二人欵語移

時既別老者詰其徒曰前爾以我言致客否對曰未也其念師言非義不敢傳因婉其辭以進其道其詳老者聽之下拜曰爾我師也我雖長于爾顧無德爾雖始學實勝我謝主大恩我今爲爾弟子矣據此善爲辭命彌釁致和其功非小蓋不勸之勸更深于勸善者也

此徒以理度其師當如是言因借說否則屬新言偽言不能濟人德行之萬一

有吳細濟諾者爲教被難弗克忍將反教聖未達耳見之大呼曰吳細濟諾爾昔療人病今乃自傷乎

廢諸聽之益加力忍苦卒致其命。有司見之怒。逮達耳。備極諸苦。達耳大喜。爲勸其友不反教。死無憾也。亦殞命。或問勸以救人。身死何爲。曰。人之靈魂。爲天下最貴。我能救彼靈魂之永生。何愛肉軀之暫死。以鐵易金。何不樂爲哉。

人有疑。當質于人。且聽人勸。經曰。凡事先議後行。乃無悔。又曰。頻問多人。行始有準。多問者何。蓋人各一才。有知。有不知。惟徧質所疑。不解于此。必解于彼也。又曰。智者營事。必決策于他人。如醫師有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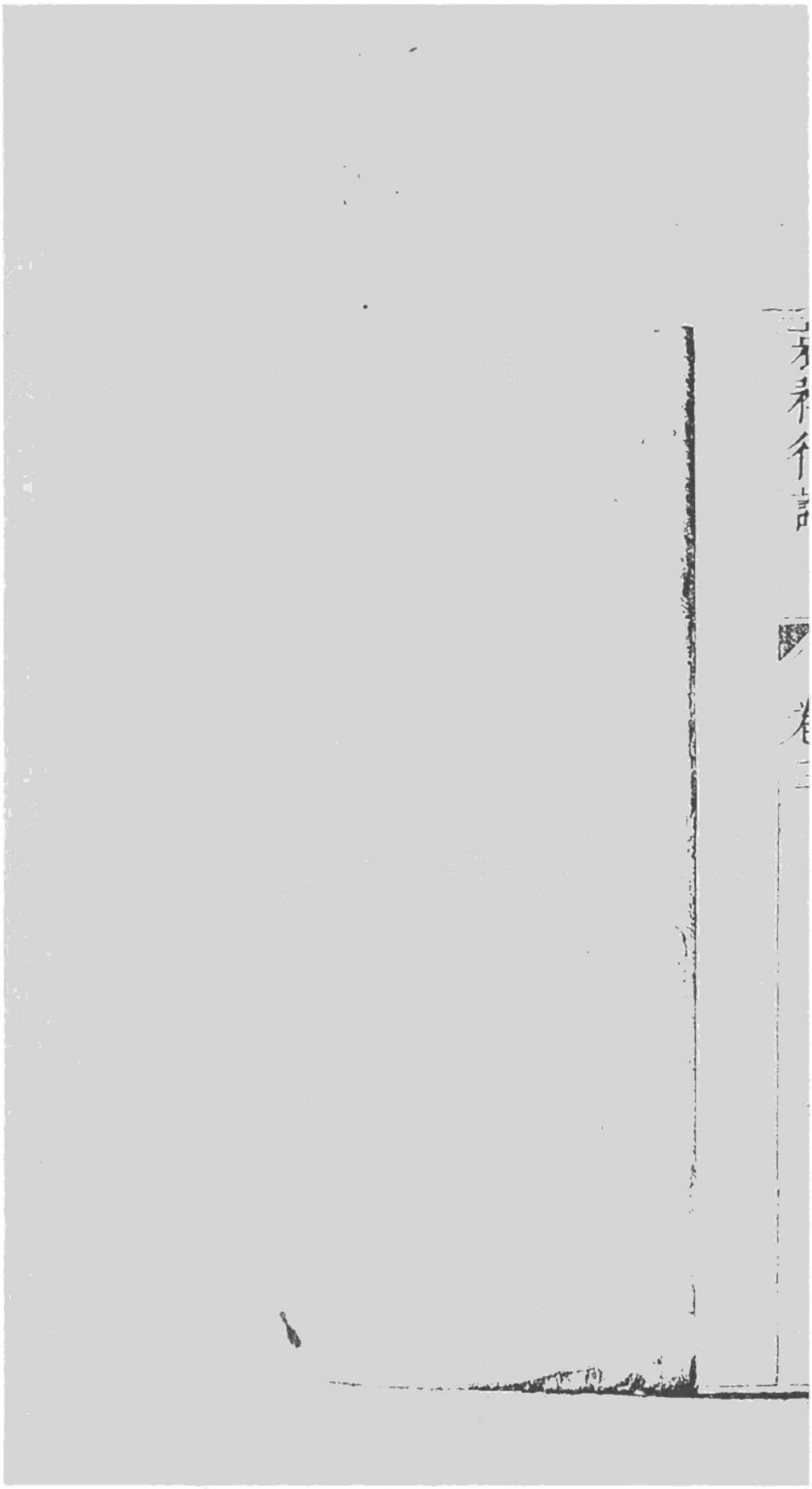
必延他醫。不自療治。又如我有目。不能自見其面。必以他人爲之鑑。經曰。爾無倚自知。言人自知有限行止之間。或從私意。而背義理。所傷實多。故宜諮求于人。樂聞勸戒也。

人有疑難。首當問主。蓋主甚愛人。且爲全知全能。必將啓我衷也。經曰。默中求主。以何所行。主必引之于所宜。次當問之聖人。智人。老人。蓋聖人自行善。必引我于善。智人識見精。必灼知我病而藥之。老人閱歷多事之宜行與否。必能以所經之路示我

也。古有言曰知論義必高年。

古撒臘芹王崩。子羅薄央嗣位。甫登極。臣庶合請曰。先王賦重。願我王稍薄之。以寬民力。新王曰。後三日有成命。就老臣問曰。將若何。老臣對曰。王若從民願。稍減其賦民必德王。王位乃定。王不悅。召幼臣問焉。幼臣對曰。王無狥民請。當應之曰。我新主。法當加嚴。父王責爾韋鞭。吾以鐵梃。父王所賦猶不足。我將倍焉。王如言命衆。衆叛。別立王。曰。我等求爾。不聽。今不爾求矣。噫。若羅薄央者。肯從老臣

言。寧至是乎。此解以善勸人。而并及之。欲聽言者。宜降心受勸焉。



三責有過失者

過失者不諧于法之謂也。有二等其一。知法而故反之。其一。不知法而冥背之法亦有三等。一出于本性自然。一出于國紀當然。一則出于天主之教誡。是三者皆人所宜遵。少有違錯。致害不淺。小則受世法之暫苦。大則墮地獄之永殃責之。正所以救之矣。

不知而背法。如人醉時所爲也。然其初亦應知飲自有法而縱飲至醉。是非明與法反爲罪之招乎。責

之者如初飲時便須進規勿俟其醉可也

聖若望曰人有言我實無過乃自誑耳人無從責焉

過日以增矣聖葆琭曰我察我躬即不記有何過

然不敢自謂無過且更不敢自謂有功于主益過

與功均非已所得自定也又曰人身中有相反之

愛欲一屬形一屬神神欲善形欲惡二欲恒相戰

欲期寡過恃有責之者存焉

意撒意亞曰衆人之心多懼聖達味

德曰雖好善行義之人毋日七什喻差失之多也又曰人

皆變其初悉歸無用眞實行善者無一人。古諸聖之言蓋盡謂人必不能無過也有知識者可不責之舍哉。

人生斯世。如卉樹在圃。遇春發生卑蘖。忽值蔓草蹂之。蠹蟲蝕之。即生意欲書不勤芟治何繇暢茂乎人之形神亦時有生發而過失叢焉。其所賴芟治之功豈小哉人之過恒苦不自覺故見過者宜責受責者宜從言即逆耳亦須勉承。乃能受益。如苦口藥服之乃能療病。

凡人欲成己德宜喜聽責我之言葢責我之言洞曉我過最爲眞實初非有恨于我也。色搦加曰。若爾喜聽責爾教爾者。撒臘萨曰。樂承人責者。必有令名。若有過而忌人責我。始雖掩覆。終必敗露。或承之羞矣。又曰。不喜受人責者。其人必不覺而死。謂靈魂既傷。與死無異。

凡人責我。不必問其人。但當受其責。虛心聽之。實心改之。隨責而隨領焉。斯行善之士已

責人之不甚難。意雖美。恒取於人。然而勿憚也。葢

仁者愛人如已彼過即我過彼罪即我罪忍無言乎至居人上以責下乃及內事更不容諉也

聖額我畧記本宗一小兒方五六歲便學鄙語及慢主之言且發虛誓父溺愛之而不之責一日兒疾在父懷中忽側身斜視變色父問其故曰黑魔來擒我乃連發妄語而死額我畧曰其父初聽兒邪語而不責乃引其兒于地獄又一人以作盜犯就刑涕泣言欲一見其母母至就其耳如密語狀竟嚙其耳曰我幼時盜人小物爾不責我而反喜我

今至此是爾縱之也觀此則知責過之恩甚于生身爲人父母者尤不可不責其子

聖葆祿教門人悌多曰凡見人過宜大言切責之又謂弟未得阿曰爾居民上宜責民善牧民過然當發其不忍之良諭以易知之言使其心與我孚又直領我意乃爲有功

責人過失以三德爲本曰義曰愛曰慈義者理所當責而責之也愛者欲得彼知爲受益而絶其疑免其怨也慈者不爲苛求但令能改而已蓋責人過

者如治毒疽欲散其毒勢必割去腐敗然必先用藥以舒其痛乃可施刀砭收效焉

古王達味德偶見一美婦以計殺其夫而奪之蓋一時迷于私慾而行兩背德之事如瞽者之無所見焉世間諸人分恃已爲有德益善可變而爲惡如達味德盛德王也尚行此不德事蓋天主加其功許其什而後起俾知人行弱遇險宜避不宜近也達味德既迷即覺以後常行善功因得主赦所著歌詩甚多皆求主赦罪之詞聖人納旦聞而憐之因入朝言于王什一富人欵客家有羣羊不用別取之貧家烹以享之彼貧者止此一羊食其乳衣其毛恃以爲

生竟奪于富者王何謂焉王曰富者應誅納曰曰然則天主命爾爲王既尊且富有王位以治內矣乃猶不自足殺人夫淫人妻罪乎否王曰爾言是也我實罪人自今伊始願痛悔而改之又達味德王次子以小嫌弑其兄王放之不容入朝一大婺婦也止二子以相毆死其一今官司縛生者議刑又將死我貧且老依誰爲命願王救我王憐之曰赦爾子死已而悟婦言爲諷已也遂召還次子

布二端。言見人之過而不能顯責。則婉諷諭之。使自悟悔。皆可爲責過者法。

耶穌在世日。我來救世。爲罪人。非爲善人。譬無病者何須用藥。又一日以責罪之法訓人曰。凡人有罪。先隱言導之。及已受教。則盡言救之。不聽。以我言質之于老成人。又不聽。則糾之官府。以明徵其罪。官又弗理。則與絕交可也。夫教有三級。隱責以免其愧。質之老者以動其信。訟之官以強其從。如是而猶無濟。則絕之。匪特我無救彼之緣。亦恐彼過薰

染于我矣。

聖葆球曰。責過之言。極宜有力西國大王德阿多削者有大罪。以怒殺人數千聖益薄西阿正教大師之一時爲彌浪府司教。知之。遽上書勸其贖罪。其稿尚存王素知益薄西阿之大德也。親詣其處。與語曰。昔達味德王有罪天主赦之。蓋藉尸前王。謂主亦應赦已耳聖人曰。爾何循彼失步。而不繇彼改步乎。及瞻禮日。上請造堂拜主。聖人不許。曰。有罪者無貴賤。不得入聖堂。細民有過且知悔。王不知悔。而強入堂。是倚

王爲虐矣。王聞言而退越日悔罪。再來求贖。聖人責之曰。怒未平。不細察其罪。而一日殺人數千。宜定何律乎。凡定人罪者。必越三十日始行刑。蓋時久怒消。服念以得其實。用法乃平耳。後此其慎之。史氏曰。蓋薄西阿責王者之失。先啓其良心。能使之躬親求教。非真心感觸。何以得此。後德阿多削常言蓋薄西阿真聖人。有以也。

古聖有以責人過。苦其身或致其命者。聖意綱爵值冬時。知其人欲往其所作過。自度徒言無益。乃裸

立寒氷中。伺其來。亟呼曰。爾此舉必加罪主前。我先爲爾受此苦。行矣。行矣。其人乃悔而輙止。聖若望保爺斯大屢以正言諫額羅德王。不聽。竟殺之。

凡家人朋友有過。若非大罪。俱當以愛情責之。聖伯耳納辭家修道年久。有妹已適人。好盛飾。衣寶衣。一日往顧其兄。闖人告耳納。且述服飾僕從之盛。耳納曰。此無德之徵。彼所行已非天上路矣。我不欲見之。人言世福。皆惡魔誘世之資。以陷人之不智者。修道者之言曰。婦人好衣美飾。如不潔之在

錦囊也。妹聞言愧悔盡改其初行焉。

責人者必先減己罪。始可爲人規。耶穌曰。爾見纖芥在人目。而己目中著一柱。弗見乎。葢喻責人。先宜自責也。古語云。責人者先刦己惡。乃能訓人善。如醫者能自療己病。乃足驗爲良藥耳。不則立意雖善。未免以人爲試矣。孰信之。

四慰憂者

慰憂之情最廣予友則聖高先生著有十慰已得其槩茲撮其要義于左

人之情約有四曰望曰喜曰畏曰痛望者未得所欲而預期其必來喜則既得所欲而不勝暢快也二者並屬吉福事不得則憂生畏者患未來而預慮其來痛則諸患已集而不勝愁苦也二者並屬凶禍事得之則憂生然望喜兩情時或過中身無所苦即有憂亦易釋惟畏與痛一著于心抑鬱不伸內外諸司俱窒胃塞血凝形神俱槁不運如尸或

泣涕呻吟。毀衣絕食。或厭棄親友。不信人言。願死輕生。種種莫可名狀。蓋以憂心蔽其聰理之心。如以帶束其目。不見光明不得不昏而什也。仁人見之心惻故慰以良言。開其迷。解其縛。功莫大焉。

憂之根有二。一者不得所願失去所有。及無端而遇災患等事。二者自生意外妄想。如恐有求不獲。或預慮患害之至。如顛如狂。此二病各有治療之法。慰之者。如良醫。對證投劑可也。

人既生世。其心恒在世內。故憂悵多端。總是世情所

結。或天災。或地患。或四行拂戾。或爲身家親友顧慮。或以名利得失嬰懷。又或墮魔誘。阻其行德之功。又或因過思。空構惶怖之想。如是種種。不出世情之外。慰之者。要在識探其根而拔去之

凡憂心多從苦難生。古有言。得勢得朋。失勢失朋。如日燕氣成雲。雲聚掩日。氣散雲消。獨日而已。惟仁人之心不然。無順無逆。遇友之憂。必以所須之物。或以寬解之言。委曲慰安之。撒臘茫曰。我富時與我友。乏即退。富時遠。此非我友也。乃我財

之友也。

慰憂在哀矜諸德中爲上等。聖額我畧曰。他哀矜之功。以物與人而成物。固在我外耳。懮憂則人涕我涕。人泣我泣。痛苦共之。是分我以與彼也。較物孰重乎。

憂心在人。竄爲昏暗。最魔鬼所願得于人也。慰者開其迷心。使如燭照。不受魔誘。撒臘注曰。人賴友之佑如銃城言足恃以禦敵耳。

憂情雖多。約言之有二。一失天福。一失世福。二者相

提則失天福。必獲罪于主。是憂所當憂。達味德曰吾主。我目淚如河。恐未能守規誡。又曰我每夜以我淚洗我床。淚溢衾席。如冷行天路又曰。我苦我苦。久不獲還家。天堂也聖保祿曰。我心有仇。恒尼我所宜行登天國其遲乎。寧弗畏。凡此皆憂所當憂也。憫者宜順其情而導之。聖保祿又曰。爲上之憂。必發悔罪之心。爲世之憂。惟即于死之事耳。眞福之一端曰。涕泣者乃眞福。爲其將受慰也。其言涕泣者。蓋憂失天福也。

憂患多端。懊之法。難以縷數。今第就古賢色擬加所設言慰憂十端。譯其元意。用爲準則。

一憂死。曰後事。曰極大。曰他患可醫。醫死無藥。他患僅苦我死乃絕我。他患爲死之引路人猶有不懼者。死則無不懼解之曰。死非受罰。乃人性也。原祖爲罰今如性。我入必宜出。我命原借。宜還我生爲旅。宜歸人言死。非異聞也。生時有限。死時漸邇。縱遲亦不免。且前爾死者無數。爾非首。後爾死者亦無數。爾非尾。天地有盡。人獨無死乎。有始必有終。萬物類

然。如假彼物時雖在我終必歸彼。能久留耶即死于家。死于客。亦等。隨處有升天之路。何擇地乎。且人諸苦有去而復來。頗難解脫者。若死止一次又何難。或曰年幼死。未若老死。曰。死之修短非所論惟德之多寡是計耳。或曰。死有后患。在無所歸曰。毋慮也。死者遺蛻必不知。若有知也。深埋之。適以重壓耳。故古云石壓土壓不如天壓。或鳥喙。或獸吻。我昧昧何分焉。蓋葬禮者。乃爲見在人惡見其臭腐。移而掩之耳。豈爲死者計哉。

一人憂病慰之曰。病人所時有。須恐之病之來也。試爾勇德耳。有行海者。遇敵而戰勝。用以顯其勇焉。爾宜視牀如海。病如敵。恐而勝之。不亦顯其勇乎。病不能常及我。或我避彼。或彼避我。以謗爲憂。慰之曰。盍審謗出何口。賢人乎。惡人乎。其人賢。則其言必本于義。我應聽而改之。其人惡。則必彼忌我進德也。我恕彼。而惟以外心聽之。如非謗我者然。譬之犬。有故亦吠。無故亦吠。吠乃犬之性也。豈必皆當乎

一以旅寄爲憂。慰之曰。旅何必憂他鄉我鄉。一也。蓋居室非鄉。惟友與物爲鄉。既兩有之。他鄉猶本鄉也。憂何爲乎。

一人憂貧。慰之曰。人惟性安爲足。若貧則宜喜不宜懼也。禽獸無蓄積。不乏食。人豈貧于禽獸乎。心無外願。貧亦足用。何事役此心以爲物之帑。帑之虛實。一而已。若有多財而吝焉。或侈焉。均歸無有耳。蓋吝者不用。如無。侈者以濫用而化爲無也。每見人隨富者如蠅聚蜜。蟻聚麦。狼虎聚卧尸。皆隨財。

豈隨人哉。則貧又何憂乎。爾如想所失之物特當想爾身尚在。雖則赤身出水。昔不曾赤身出世乎。

一憂盜。慰之曰。爾不失財。財將害爾。夫進財如進食。少易下。多則噎。財寡累亦寡。財去并貪心亦去。非眞福乎。是故遇盜去貪猶撲火而減其薪。何憂之有哉。

一。以喪明而憂。慰之曰。人而得瞽。一快也。世間種種惡情一切斷絕。目無所見。貪無繇生。則僅以意所

需爲足不以目所感爲求得免憧憧之擾豈不快哉或曰目瞽良心生葢言目乃萬罪之囮瞽則罪不我叢矣又何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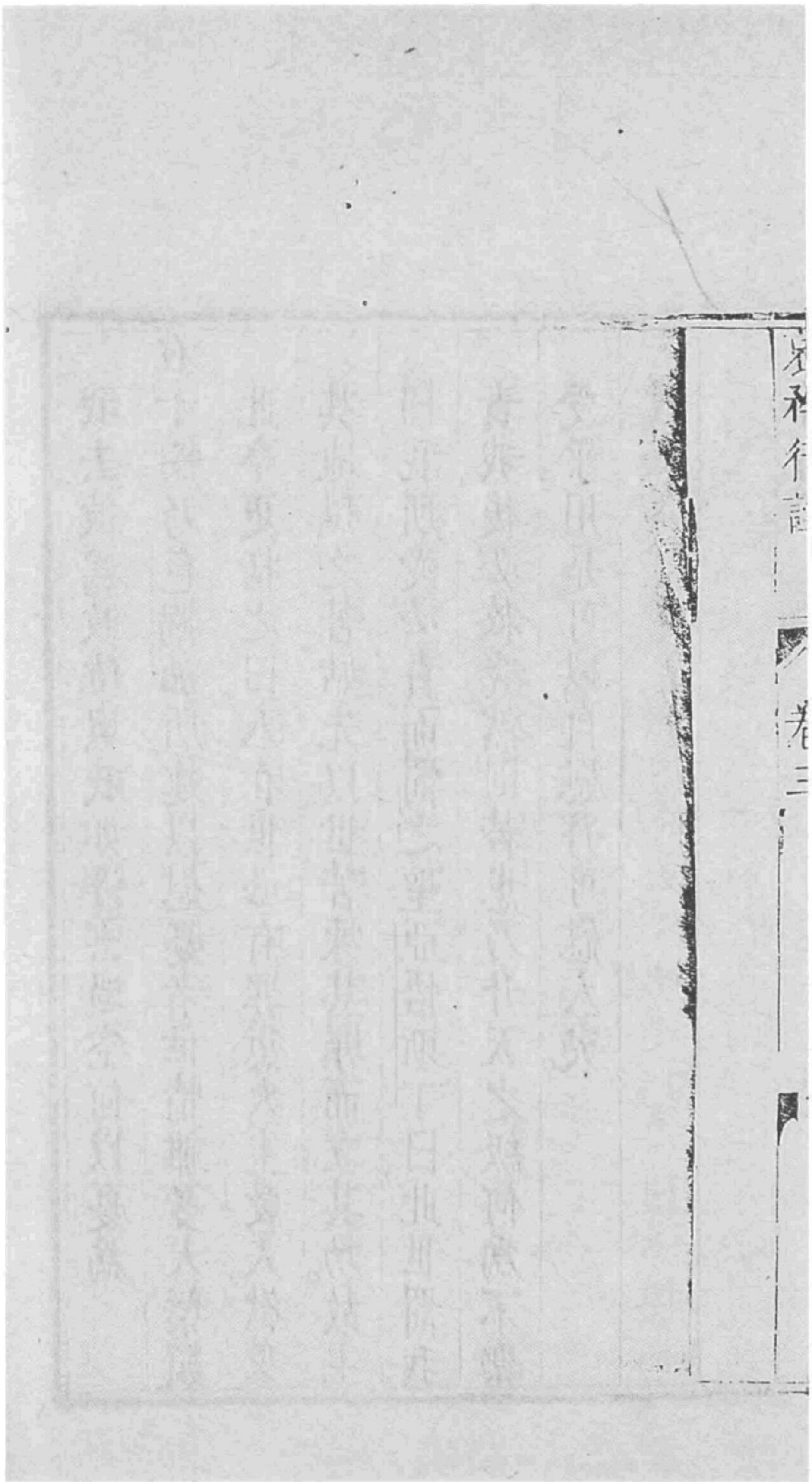
一憂喪子而哭慰之曰何哭爲子死非異事疇家無天殤果樹結實不嗔人摘熟者不摘亦落人之殀壽修短又何論焉且爾子非爾有暫寄之于爾主者索之爾能戀弗與乎矧有子必爲子計多行不義有逞者曰生一兒爲降地獄一級如鈎牽而下失一兒乃遠地獄一步斯言可味哉

一憂失友慰之曰先有友能足爾願既失不復活矣盍再求焉憂之何爲求友之法不越席同德同事皆友也患不求耳豈患無友若失一友更無二友此殊足愧葢寡德之驗也人生如舟在波心豈僅藉一楫一碇之力哉

一憂失位慰之曰爾失位爲爾罪所致憂之誠是也然徒憂何益當痛自克治而以所見勝爾者爲法若偶爾失之罪不繇已又何憂乎如謂我官高是傲也謂我家貧是貧也夫位傳舍耳我在我爲政

我去彼爲政位與我如浮雲過空何以憂爲

右十懠乃色搦加所述以慰憂者世情雖多大槩類此今更括之曰人在世必有罪愆大主愛人欲免其地獄之苦姑先以世苦煉其罪而立其功故主曰我所愛必責而罰之聖亞悟斯丁曰此世罰我責我後必救我然則苦患乃升天之級何爲不樂受乎用是可以自慰并可慰人矣


卷三

五赦侮我者

害自外來謂之侮侮有多端不出二者一曰聲一曰勢如詈罵謗言呵叱皆聲侮也如手批鞭撻刃刺皆勢侮也二者相加或爲身害或爲神害最所難堪蓋人之生也皆願延其壽命保其名稱若受此二侮以至戕乃命敗乃名惡得不與之敵敵而不勝惡得不以爲讐讐則更生別情思害彼以快巳私彼此遞報何時巳乎赦之者不但不與之較且渙然氷釋猶將用恩焉上德也

侮我者屈吾之體者也體屈則欲伸欲伸則心怦怦焉晝夜不寧惟以報復爲務不報恐人以我爲弱而薾然喪氣也久積此情于中根深難拔必報乃已丑情顯然若正教之規法則否以愛其讐爲德以恩酬敵以忍辱爲克己之功耶穌在世教人曰愛爾仇人惡爾爾以喜悅荅之人詈爾爾以讚美酧之人謗爾爾爲彼求主又人或批爾右頰爾復迎以左頰此世想所不及世談所不及正與世情相反眞天上語也凡有求于爾當即與攫去爾物勿索還凡爾所欲人待爾者

爾即宜以待人。若愛人爲彼先愛爾。施恩于人。爲彼先施爾。世情盡若此。爾何功之有。必愛爾讐。施不望報。則其功甚大。得爲最高子。天上主之子 蓋爾不定人罪。必無人定爾罪。爾赦人。亦必有赦爾者。用此授。即用此受也。

耶穌在世。口所言。身必行之。傳教時。每勸人善。而責人過。彼惡人以爲形其短也。從而謗之。詈之。至竟殺之。乃耶穌不與較一語。聖意撒意。俞言主時如羔羊剪其毛而柔伏。且又爲之求。罷德肋曰。吾父

赦此輩。蓋彼不知所作。夫吾主降世。爲人公師。其言行如此。宗徒守以爲表。

宗徒之言行無二。聖保琭曰。人害爾。爾宜爲彼求福。聖伯多祿曰。爾輩宜法吾主耶穌。受人詈語而不復。當受難時。不切齒恨之。蓋爲我輩立忍德赦德之表。所宜追隨也。聖雅谷曰。人知耐誘感。乃真福也。若能清心而全其德。必受天上大報。蓋吾主曾許之。聖若望曰。凡有人惡其兄弟。其罪與殺人等。必無長生矣。言有罪罰。必降地獄。謂之長死。

或問赦侮何以爲眞教之論曰昔聖伯多祿問耶穌曰若人獲罪十我我赦之至七次何如曰敎何論七次即七十七次何可限也若立限而赦終有不赦時昔有富主以財給羣僕樑子母及總所入一僕負數萬無以償主令鬻其身及妻孥產業以償僕叩首求寬主憐而盡赦之及出遇一人負錢百文勒取之其人亦跽而求寬不許且訟繫之獄衆人怒訴于富主責之曰爾負我多許我允爾求彼負爾幾何爾獨不彼赦乎亦怒置獄中勒令

全還不赦觀此爾輩不赦負爾者而望吾天上父赦爾必不得也

或問弟阿日搦曰如何能報我讐曰爾宜化之爲善色搦加曰量大者不憶已被害于人恒願人害已益我因忍人害赦人罪乃成大功是害我者益我者也聖日樂尼木曰害彼爲禍受害非禍蓋害人則大罪難免是爲禍受害于人而能忍之獲益不小又何禍乎

聖伯多祿達米益記有兩人相爭一被殺其死者之

子欲報父讐過其物
求解免弗得一日欲
往訴于王途中忽相遇子之
徒甚衆且執有兵刃
讐之徒既寡知力不
加成十字像求目爲
輒心動即禁從者令
釋爾殺父之罪辭而
像向義子三俛首若
仇能自克其義怒乃
輙加害意必殺乃已讐窘甚
喜曰今日必得報矣欲加刃
敵無計可免乃跪而以肘相
王十字聖號赦我命子見像
無動曰我爲此十字全爾生
去入堂求主時臺上耶穌苦
荅謝狀聖人曰此人爲主赦
戍大德天主享之故顯以聖

跡如此。

狠心之人。胷藏怒氣。如食毒物。不吐必死。故經曰。怒氣藏病者之胸。若自曰。怒氣殺愚者。

或曰。人受侮。不覺發怒。而起報復之情。聖葆祿曰。爾輩或有忿怒。勿留至日沒時。言當即消除之。古聖亞加端恒自省其功曰。我恒察我或犯于人。或人戾我。未得兩情之合。必不敢寐。須精細簡審乃可。經言求合而從之。聖伯耳納將終時。自核其一生行實曰。凡有侮我者。我不願報

耶穌訓人赦侮者。設喻曰。若爾入堂。有所獻于主前。忽憶及某獲罪于爾。即宜姑置爾物。且往求合于彼。然後來獻。蓋言主所享。必在和合其侔。不待彼求。而爾先赦之。勝以物獻者多矣。

達味德少時爲撒吳耳王大將。兼攝內外諸事。有全德。民皆愛服。王妬欲害之。懼民弗順也。密爲之謀。味德默喻其意。忽亡去。王親帥兵追之。夜安營于途次。而不設備。味德潛窺之。偕幾友驀入營。直詣王帳前。人無覺者。熟視之。見王寢。其友欲行弑。亟

止之曰吾王代天主位爾何敢弒乃潛取王之矛及飲爵以出越數武大聲呼曰爾衆皆當死何不衛守爾王有人取王矛及飲爵去矣且我何負于國王輕出追我我微蟲耳何自損威重若此王聞之隨覓矛與爵果失去因厚自悔好待之如初噫逆味德可師也能殺而不敢弒且常情知殺王已必且得國乃不萌虐傲不順怒情惟以大義自裁行赦侮之功故其祈王有曰吾王勿忘我恐耐之心蓋自知能耐人侮而赦之爲王所必賞也

或問我不受人侮。則無讐。將不能行此赦德。而顯其功。奈何。曰。或能自忍其害。或勸人和好其讐。皆功也。昔巴奴爵在山苦修日久。忽天主默照云。某府有人某某其功與爾等。巴奴爵即往訪之。其人曰。我有室家。庸常罪人耳。何德乎。及問之再三。曰。我惟願以真心事主。知主所重在和睦。故于人有不合者即善言釋之。必求和好而後已。我功止此耳。巴奴爵曰。吾主。吾今而知勸人和合。絕其忿怒報復之情者。爲大功也。敢弗勉諸。

克忿怒報復之情有十節

一。凡聽人言某詈爾。某譖害爾。一切挑激語爾毋輕信。庶可絕人妄傳。并杜我忿怒之門。古賢巴臘多大學識人也。或語曰。爾門人某謗爾。巴臘多不信其人誓以實之。終不信曰。是者我所愛。不我謗也。二。即目擊耳聞之事。亦有舛謬。不宜遽動爾心。蓋邪魔誘人。有時假借人像。眩人耳目者。古聖西耳瓦諾有盛德。魔欲損其名。忽假其像。入某婦室。婦驚呼家衆來。像遂匿床下。衆牽出詈撻之。不知其假

也一時聞傳皆謂西耳瓦諾爲汚行矣。欲害之聖人無以自解。逃之自得冷府。忍苦求救于主。多歷年所後往聖目樂尼木命邪魔明見所假之像于衆前。于是衆謝主救。而西耳瓦諾之寃辯自。由此觀之。耳目亦未可憑矣。

三。以良心發善念。祛邪念。凡遇侮。則曰。彼實不知。偶發而不及覺。非有意傷我也。色搦加曰。彼侮我。出幼者乎。則云彼蒙穉何知。若壯者。則云彼血氣方剛。易怒耳。在老者。則云彼長于我。宜讓之也。若婦

人則云彼閨中人昧于大義何足較乎其人而善也則云彼以正理責我我宜改其人而惡也則云彼原未習于善奚足介意如是有何不可赦乎

四輕其讐害如馬蹄犬噬過者莫之問也古賢所加得受人撻而不報人勸復之荅曰馬蹄我我亦當蹄馬乎

五以喜容迎屡色搦加曰惡人之謗言實爲爾之譽言聖白耳納曰眞謙者以人之輕侮爲己藥言能療我忿怒之病也

六。謝侮我者。爲我恩主如聖額我畧記有當弟緒者。形甚短見者或咲之曰此非人也當弟緒卽謝之。曰惟爾眞能識我

七。以施恩爲報仇見上文。

八。不記所受之害。經日不思報讐宜忘所受之害。古有智者名加多有人甞謀害之後復卑辭求解加多曰我未甞受爾害。

九。宜想主容人害我爲煉我罪聖額我畧爲教主有國王不喜欲害之額我畧啓王曰王欲留我我必

順主命。緣我冷心事主。假王手罰我也。十。當知天下事。皆繇主命。未得主命。雖一葉之微。亦不能動。因知我今所受苦。主命之也。主之所命。莫非愛我。我何避乎。

以上十端。皆赦侮之路。而進德之門也。細繹而常行之。其功不可勝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六恕人之弱行

凡人有意即于非義或故加人以無禮是之謂侮其有出之無意或疎不及察或情本善而行偶不逮則皆弱行也世人刻于繩人見所爲不合義輒詆之見所施不中禮輒憾之見所行不逮輒嗤笑之不恕實甚仁者處此則不然不任已意之僻惟以理克已以情諒人不期恕而自恕矣試詳論之

恕與怒反恐德中之一枝也恕弱與赦侮略相似但侮出于有心弱失于無意赦則全用恐德恕第

寬然宥之而已此爾情之判也

人性多弱故行每有缺乃苛刻者不加體恕誤以爲罪輒發忿怒且圖報復至有以小事而釀大釁如一星之火不撲頓成燎原豈非不恕之咎乎

人所缺者或在形或在神如耿如跛其缺也原非彼罪亦非有戾于爾曷咲之又爾喜時彼哭爾慍時彼謳人各有情曷怒之抑或昏愚不明暗于禮義才力有限短于修爲正宜啓廸匡孝之不暇又奈何擯棄之將以已爲全德乎未能恕人德已不全

耶穌有曰。爾勿賤此小者。指良心未斲。如童幼然。天主亦以一天神護守焉。是實重之。未嘗以爲小也。主且重之。我賤之乎。何弗恕耶。

人身以土水氣火四行結聚成形。各有本情。樊然錯雜。因有相近。有相遠。有相反。假令二人同居。情或相反。彼此俱無恕德。勢必至如水火。如氷炭。常懷猜忌。甚而相傾相軋。靡有底止。必有恕德。乃能克己以全其愛也。

聖葆祿曰。爾輩各宜負彼之重。始滿契利斯督規法。

觧曰負者耐也彼重者彼之缺也滿規法者全守其教誡也葢以恕情繇愛生愛德爲最上故也又曰人如磁瓶兩相軋必破言人心窄自驕難耐友缺因以怒觸友之心非磁瓶之相軋而破乎惟心廣則相容彼缺我耐我缺彼亦耐耳故古訓云認已而已葢認已則必覺已缺爲人所恕人既恕我我安得不恕人耶

或曰凡人失悞從本性出雖非有意然恒久如是不令人厭而難恕乎曰正惟難恕而能恕之乃愛德

之微久而不厭則德根更深是爾功之聚也奈何欲散之

人靜自省察覺過愆甚多必祈主宥乃于他人微失反苛求之我不怨人而望主怨我得乎且我獲罪于友無不望友怨者反觀焉友即我也何岐而二之

卉木之類或生果或生刺或生毒物性然也人遇果而喜遇刺與毒而怒亦本情矣若以物視物彼刺彼毒何關于我乎然則人之缺又何損于我而莫之怨乎

聖薄耳日亞先爲西國大臣偕一友投宿邸寓榻小不容命卧乃遜其友而自卧于地友患痰嗽悞唾聖人之襆聖人絶無一語爲此友高年言之恐其不安也久早友覺自慚伏首請罪聖人曰我身實天下至穢物何妨供人唾若此聖人者真能行恕者也一愛友一克己一忍耐一謙讓恕而四德備焉

古聖若白富甚薦于事主主欲入知其德非異不顯乃許魔加害一日忽發烈風折其屋子女悉被壓以死一使奔告若白言未竟又一使報言自天降

火牛羊盡燔焉。又一使報盜刼財。殺傷多人。僅我一人逕脫。若白聞言。若不驚意。惟俛首求主曰。我從赤身來。今從赤身徃。吾主與我。吾主取之。敢不唯命。此與恕人無涉。然聖人遇大患而能忍如此。其于人之弱行。當何如矜恕乎。

全能全知全善者惟主。未可求全于人也。故有我能而彼不能者。彼特不能我所能耳。亦豈無彼能而我不能者乎。知與善類如此。人未始強我。我何以強人。故聖人貴行恕。

馬有一日千里者。有日僅百里者。御者寬其力。則十日亦千里矣。如必策百里之馬。使逐千里之足。縱踰百里。終不及千里而馬已憊矣。今欲強愚者以聰明。強鈍者以敏捷。是猶鞭駑追驥。適速其憊耳。將欲益之。反以損之。此不恕之弊。仁者弗忍爲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七爲生死者祈天主

凡人生死統于天主。故人情遇險難時。必求天上主祐。此情從本性而發。即不實知有天主。而見降福于善。降禍于惡。亦冥揣以爲必有主者在也。但謬認邪神之類。認以爲主。而求之不于其所當求耳。今既實知天上有主。又知聖教中聖神實相通功。則同類之生死。與已生死等。何可不力求乎。

求主之功。分爲二用。如人所遭。或疾痛。或貧乏。或一切困苦患難。彼人亦自能求主。而我知其所需。代

爲之祈以蘇其困。又或彼認主不真。從違莫決。我爲之祈主開導。加之識力。使知一意欽崇。此皆爲生者祈也。至若人死。肉身委地。世物毫不得有。在生者。無物可以益之。惟有祈主。減其煉處之苦耳。蓋死者之靈魂。一入煉處。不能自求。如人負債囚于官。私情不能自達。必賴他人代爲償補。始得解脫。故凡在煉處之魂。望我輩通功甚亟。則求主免其苦而早得上升。此爲死者祈也。聖雅谷曰。爾輩爲彼求主。彼此關升天之門。又曰。義人之祈主有

大力主經曰。我等望爾云云。是不獨自爲求。乃兼爲人求也。

凡人在世。或善變而惡。或惡變而善。或變惡而又善。或變善而又惡。屢遷無恒。必至命終。善惡始定。天主于此時定其賞罰。永世不移。故人之死有四種。其一。乃全善人。平日篤愛天主。毫無染汚。此靈魂離肉軀。即升天堂。永受眞福。其一。最不善人。不認有主。縱情自恣。靈魂離肉軀。即墮地獄。永受萬苦。其一。乃善德之人。愛主守誡。第有纖毫欠缺。靈魂

離世不能即升天國。蓋天國非純全潔淨者不能到。故造物主預備一煉罪地獄。使之煉就精純。方予以天國之福。其一。孩童無造罪。故免永苦。有原罪。故不得升天。此言爲死者求。專指凍處者而言。蓋在天堂者無庸求。永苦與孩童求亦無益。惟煉處靈魂。必需我求。求即有益故也。

爲生死祈主之功。約有三等。一以口祈。如誦經悔罪聽彌撒發求主之言是也。一以身祈。如克己苦行持齋之類是也。一以神祈。如行哀矜十四端之功

是也。此皆往聖之訓也

信經中一端。謂我信聖神相通功。蓋言教中諸人。因奉耶穌及諸聖之功。令諸人之罪。皆可望赦。如一家一體。公用之財。不分彼此也。

西傳記昔西耳物度府。一人死。越幾日。其家一婦人忽見其像。服恒服如生時。展衣徧身火光目如熾炭。婦恐懼仆地大呼曰。某人來。某人來。死者之女。及一家聞之俱駭。乃請通儒問其故。或謂此婦偶病懵未足信爲眞也。越日死者復見像如前。且作

聲曰爲何不我救得無懼乎婦愈懼曰我將死矣本日復兩見而不言惟大發痛嘆聲後又見曰終不救我乎婦曰誰能救爾我即願救而不知何法像曰爲我赴堂祭主三次且取某物爲獻蓋我病時有所許未得獻耳家人及隣友如其言皆爲持齋行濟貧等功代爲求主忽一日天未明復見像曰我去矣即出院中復見大光謂其兄曰恒心求主佩服聖教勿生疑心蓋我先畧有疑故受多苦又諭其女曰世人若知煉處之苦宜爲求主獻功

勤行不倦。必有大益。又謝衆曰。主初定我煉罪五年。今謝諸仁人代求大主享其功。減我四年矣。語畢。忽不見。據此可見死者之望救于人甚切也。

聖多瑪斯記。一日在堂拜主。忽見其亡妹作聲曰。我今在煉罪獄中甚苦。多瑪斯即爲求主。越三日再見曰。今謝爾。天主享爾爲我所獻之功。已減我苦。煉期已滿。得升天矣。聖教中因每歲定日。以本禮爲煉處行祈主之功。

凡人父在教而死者。其子惟當修身克己。濟貧爲其

父祈主乃稱至孝盡人子父生時宜順其意養其身服其勞既歿無可自致惟當祈主佑其靈魂而已

爲生者祈主其義約有八一爲世人皆我兄弟不問善惡拜以愛心求主佑二爲本國君臣求主使各宜其位以率一國人爲善得天上福三爲父母兄弟師長凡有恩于我者祈主報之四爲晉攝我之人求主加其賜俾其行事可引我爲善五爲親友及諸相識之人曾有大罪者求主啓其心俾知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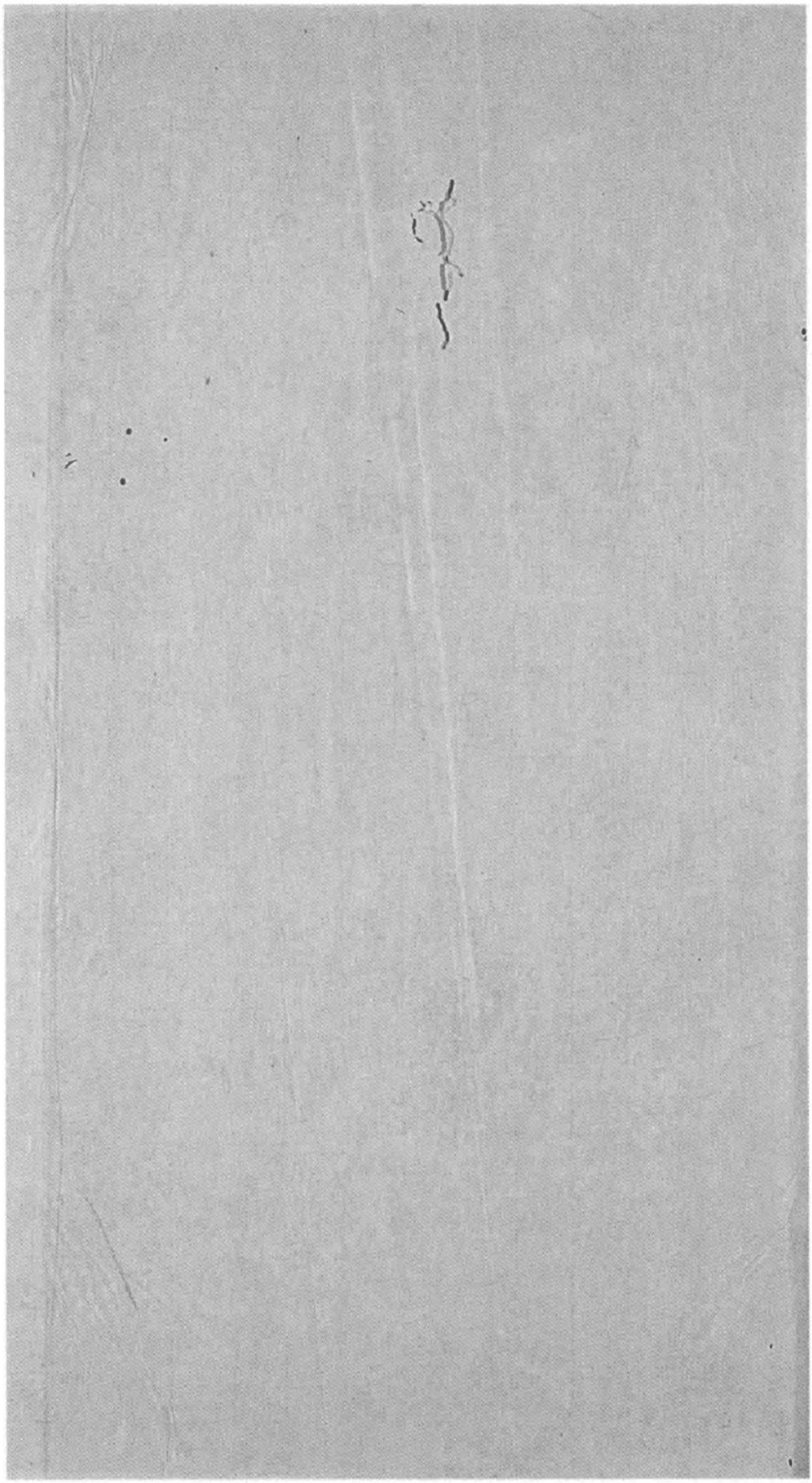
過六。爲凡受苦難人。求主賜以忍德。能耐其苦而益其功。七。爲傳教者。求主賜以明智。真學善言。引人升天。八。爲寃讐害我者。求主赦其罪。爲生者祈主。所宜求之物。約有十端。一。求主恒賜以日月五星之光。勿使亂天下萬物之序。二。求主賜五穀百物以養人及禽獸。三。求主滅除天災地患。如水旱疫癘毒蟲猛獸之類。四。求主勿縱邪魔加害人物。并誘感人爲惡。五。求主免人永死。及暴死。六。求主少罰人罪。不使遭戰伐寇盜等事。七。求主

賜疾病微小。及臧婦人產難。八。求主賜子女及時婚娶。九。求主賜旅者還家。免風波霜露之患。十。求主賜衆人認主。奉主。愛主。並受其福。

或問人日求主。乃多未遂所求。何故。曰。如病者需藥。惡欲病愈。而不思此藥之中病與否。至有妄投以死者。惟明醫知之。必對證之藥始聽服。否則不許。天主應人之求類如此。豈肯狥衆人目前之求。而罔恤其後害哉。故經曰。我思慮。非如汝思慮。我行路。非如汝行路。相距之遠。若天與地。且世人之求。

如頻子索亦。不與必怒。與之必殺人。將與之乎。抑不與之乎。然則主之不常允所求也。有深意焉。知此。則宜安其心。而加其功。勿疑主之愛我有至有不至也。

哀矜行詮卷之三終



寰宇始末

二卷

〔意〕高一志撰

提要

《寰宇始末》二卷，意大利高一志撰。明末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1.15。

本書為天主教神哲學類著作。其撰述時間與刊刻地點均不詳。但據卷末所列訂閱人姓名有羅雅谷，而羅氏卒於明崇禎十一年（1638），故此書當成於其前。據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記載，高氏自天啓四年（1624）重入中國至崇禎十三年（1640）去世，一直於絳州傳教，故此本有可能刻於絳州。在卷上開篇的引言中，高氏指出，其之所以撰述此書，是因為『天主全能，章徹於肇造寰宇。寰宇者，天主性能之鑒也』，亦即是通過論述天主始創天地萬物，來彰顯天主的全能。全書分上下二卷，上卷十八義，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自《寰宇之有有時義第一》至《天主自主造成義第九》為第一部分，主要論述天地萬物為天主所造。天地既非無始，也非自有自造，更非偶然有之，而中國傳統的太極為萬物之原之說亦不足據。總之，肇造天地之功，當歸於惟一的一位天主。天主之造萬物，無所依傍，自主造作，他物不可得而擅其權。自《造成有序義第十》至《樂土景意義第十八》為第二部分，主要論述天主以六日造天地萬物，以第七日造人之具體過程，以及亞當、夏娃作為人類始祖的相關問題。下卷十八義，除論述寰宇全美、無所不備、惟一無二、其形如穹窿、其所含萬

物不可增等諸多特性之外，還重點探討了寰宇萬物之所以然的四點要素，即『作』、『模』、『質』、『為』。據金文兵《高一志譯著考略》，本書主要是譯自阿奎那《神學大全》，與利類思《超性學要》同出一源，大致相當於其中《論萬物原始》與《論形質之造》兩個部分。但從書中的內容來看，也參酌在華傳教的具體情況而作了一些增益。如卷上《寰宇非太極所生義第四》，即針對中國儒家太極生萬物論加以批駁。本書成書之後，在海內外均引起較多關注。如俄國學者托菲爾·西格弗利德·拜爾於1734年10月致信嚴嘉樂，即請嚴氏為其郵寄此書，鄒振環《17—18世紀漢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鮮的傳播及其影響》亦載其書於清代中後期傳入朝鮮，可見其影響並不僅限於中國。

本書開本26.2釐米×16.6釐米，版框高21釐米，寬14.2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卷端題『極西耶穌會士高一志譔，東魯遺民李燁然，西晉學人衛斗樞、韓雲、段袞仝修潤』。上卷第二十六頁原重出一頁，今刪。其傳本較為罕見，除梵蒂岡之外，目前僅知法國國家圖書館與意大利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有收藏。其中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與梵蒂岡藏本行款相同，但其上卷目錄之末為『樂土景意』，而梵蒂岡藏本於其後多『義第十八』四字，似為修版補刻。由此點而言，似乎法國藏本較梵蒂岡藏本為略早。（謝輝）

寰宇始末

寰宇始末

十五

15.

20.i Volum:
Tom: 15. De principio
Cœli, et Terræ; et
opere sex dierum, p
P. Alph. Vagnonum.

121

寰宇始末卷之上目録

寰宇造始
寰宇之有有時義第一
寰宇非自造始義第二
寰宇有非偶然義第三
寰宇非太極所生義第四
萬有非天地所生義第五
寰宇之造一主義第六
天主以全無造寰宇義第七

BIBLIOTHECA VATICANA

靈字效果目錄

他物弗能造全有義第八
天主自主造成義第九
造成有序義第十
一之日義第十一
二之日義第十二
三之日義第十三
四之日義第十四
五之日義第十五
六之日義第十六

人類造始義第十七
樂土景意義第十八

寰宇始末上卷 天主實義之三

極西耶穌會士高一志 譔

東魯 遺民李燁然

衛斗樞 仝修潤

西晉 學人韓雲

段袞

測天主性情于無形無埒之微前聞僅能言其畧而已往古聖賢以天主全能章徹于肇造寰宇者天主性能之鑒也故當論肇造始末測不及測之隱

寰宇始末

焉、夫寰宇之名、以含天地間萬有、故又名統萬有、測其理者、須審造始若何。序次若何。內情之蘊若何。庶論刻之詳、覽之者識厥自焉、

寰宇造始

人性至靈、必能洞所從出、與萬有之原、第因魔誘。翳性光。迷原始。見其有、莫指所從有、妄以爲偶時有、偶時無有、妄以謂從無始而有、且又于太極之外標無極、藉藉異喙、莫可辨指、是曷可無綱究耶、

寰宇之有有時 義第一

古聖哲證寰宇之始有也有其時理固多端茲採其確且明者

人類之存不自存需多物以存育不自育需多物以育如克虛以穀禦寒以衣蔽風雨以宮室扞寇盜以城垣結助援以井里徵是數物人類熄矣何能存而久久而繁且衍也諸物所制之始國紀其年如中國之易綱罟耒耜等具始于伏羲神農是已綱罟諸物始于伏羲神農則知伏羲神農太寰宇之始未遠也倘云民生已久將存者何而育者何若云未造安在

三皇之逾于五帝也、三皇之誕、不辨自晳矣、

人類彌遠厥始、彌稱繁衆、試料今日生齒、必盛于百年前、百年前必盛于千年前也、則其始不過數人而已、數人必始于兩人而已、是兩人者、兆民之最始者也、伏羲堯舜時、生民少、閱商湯僅千載而多且衆、謂開闢至伏羲、經數萬載、豈數萬載之久、無几生而一千載之促、反衆生乎、必不其然、

末世滋僞、蓋物距本源愈遠者、愈混濁、愈近者、愈清靈、人性悉然、觀伏羲堯舜之民、醇而慧、文字始制、典

刑始昭、可定去原初之不甚遠矣、

萬國志載厥國之興、未有無其初者、泰西誌亞當天主聖經中。載詳天地初年、人類元祖。及諸代相傳世系。歷歷可據、以自始迄今、尚未滿六千年爾。或以中史載開闢至堯、云千萬載何也、曰據正典正史、可豁此疑也、孔子翼易始自庖羲。刪書斷自唐虞。左國三代以前之書也。亦以太皞爲始祖。儒者好學深思、以明其理、則載籍極博、必考信于詩書、數千萬年、祇見其誕且誣也、況觝柱補天、人首蛇身、蒸唐之尤者乎。

則夫六千之年寰宇之始有時也無始之說何從乎天王經典明傳其始安所滋后人之疑也

寰宇非自造始 義第二

寰宇有始矣厥始自造耶別有造之耶原自有耶駁之者曰皆非也

一自有者無時不有無美不備無德不全蓋既爲自有無缺無係必不係他物以定其性其能其德與時之界限蓋后有而先無此處有而彼無此性此德有而彼性彼德無俱理之難解者也是証物不能自造

其始又不能自有也。

一自有者必足自養自存者也寰宇間之萬有誰能之人物藉天地養存矣猶必賴以日月澤以風雨方獲誕育重天非靈神不運非王護不存謂天地人物而爲自有之邪。

一寰宇能自造始即當謂寰宇幷在幷不在或在前或在後何也有施造者有受造者施造者須見在以施運用受造者須先不在始受造以至於在不見在矣運用奚施先見在矣何須復受造乎。

一宇內物有二品、生成者一、人馬等類、造成者一、器具等類、生成者以類生、人生人、馬生馬焉、最初者不然。造成者至質朴至微賤莫不繇于匠作焉。微物易造然猶未能自造天地之鉅且麗人物之貴且慧謂自有自造之邪。

一萬有微論靈蠢、巨細、貴賤、古迄今、羅刻之成序者、豈能自爲位置、自爲分數、自爲趨避、久而不爽之若此耶。抱靈性者未能謂蒼然塊然蠢然者能之乎。則萬有曷能自有自造也。

寰宇有非偶然義第三

或以寰宇萬有偶始偶終、倏聚倏散、如碧際遊雲、象之莫定耳、殊不知偶然合散者無恒序成規無定候實像並無定性情定運動定施用焉今寰宇所包之萬類有一然者乎天位于上地位于下日月星辰之運旋不息四時之鎔行不忒晝夜寒暑之相繼不乖四元行之相攻相變不至相滅也且資以生物之無窮氣域水域飛潛動植類聚羣分千古莫忒是豈偶然者邪天地渾儀星辰躔次山川疆域區分界別

宮室、效天

自鳴鐘刻刻轉動。按候輒鳴。亦豈偶然者耶。宮室闔闢通出入。園圃開發蒔花果。中庭升降延賓客。左右宮室便寢處。楹柱負棟梁之不撓。茅甍蔽風雨之不漏。亦豈偶然者耶。高文大作。章法句法之不苟。神采名理之流注。豈不抽發靈心而偶然者耶。何獨至于寰宇而疑之。

或以物有本性。自然而然。何需運之使然。曰因性而然。然似矣。但性之然。從何來乎。必先有定其性之所以然者。而後能各因其性。而爲自然也。倘無之。而任物

自取其性。是固物以不能。物烏能適其自然之用也哉。請析以生人之序。人含胎數月。骸體得全。神方賦焉。始成人性。漸生漸長。以足其分。人人無異也。生後能動能言。須養祛害。人人無異也。形神一合。非大故不離。人人無異也。此可謂之偶合偶散者耶。前知者譬之爲小寰宇。以晉象天。二目象二曜。形体象大地。骨節筋脉象山岳河漢。內兼四液象四行。耳含諸類妙精。豎立象金石。知覺象禽獸。明靈象諸神。徹体之膏潤。悉從晉降。象大地滋養于天焉。就此顯序。推彼

隱秀。一身雖小。喻大無難矣。故古之名賢、恒云、天地間縱無他明驗。已信天地非偶。況以人身証之。尤其大彰明較著者歟。

寰宇偶然而成、何不偶然滅乎、凡物無定所以然以生者必無定所以然以存蓋以此始者亦以此終也。縹緲浮雲偶像、何能久存、耶。寰宇麗天之象。載地之品。四行諸類不亂其序不移其位不踰其紀者定知其非偶也乃云混沌時、偶爾而開、萬千年後、偶滅後始、其于性理之謬尤甚何也、偶合之與有定其不相

涉也久矣

寰宇偶合偶生則偶然一者亦偶然而二而三以至于無算胡閱古今僅覩一寰宇耶且萬彙之生何須原種何須牝牡也有謂太初偶然今無復偶然者此尤徵其中無所見而自相悖戾之若是矣又有以寰宇內偶然者多無益之類閃電流星熒火妖怪異物奇像之多且顧分者然矣全者亦然又偶有而無益者俱有專論駁之茲不贅

寰宇非太極所生 義第四

上古西域有士古畧者、稽寰宇之初、自立別學、云一元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不謂此論復見于中藥、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茲理須詳究之、易圖注太極先靜後動、分清分濁、輕清爲天、重濁爲地、是太極似天地之原矣、動靜清濁、胥云屬氣、此論殊有難解者、夫不指氣所從出之原、以爲從無始、即自始自有之說也、先靜後動者、又不指始動之故、夫物從靜而動者、必有其故矣、有本自意動者、人是已、有從他意動者、車是已、太極

之元氣自不靈覺則亦不能自主無他物居前動之何所據云靜而動耶云分清分濁夫清與濁之各殊其情也審矣何由並合矣何時何主分之是猶曰、茲有巨木不藉地力不假人種自爾夭喬且成器具不待匠之追琢也世有此說兮云清升濁降尤難解矣凡物升降必先備動之情動始見焉火何以炎上情輕熱故土何以垂下情重寒故太極名元氣必純合無雜情矣無他德使之升降何能爲升降耶云清爲天濁爲地夫天有數重所帶日月星辰之象各合

夫隱德者也。以之養育乎萬類。謂單出于清虛元氣。而無他作者之資。可乎。云氣之濁者、能生大地、及山海寶藏、此尤難矣。蓋萬有生成。莫不先備質模作爲之。四所以然。故物不論從性從藝。無有能易之者矣。天地開闢之前、雖有元氣以當料質。苟無作者之所以然。胡能自分自治。造成萬彙之若是也耶。

凡造物者、必在物体之外。如大匠造器之在器外也。必取他物爲質焉。斷未有取自体造他物者。太極元氣既渾然。必体諸物以成其物。而不可離也。一離壞

矣滅矣謂大匠與所制之器爲一体而不離得乎
凡造異性殊情之物須靈明者爲主造室繪圖緣至
巧者內含靈像以成所謂先得成竹于胸中是也太
極之元氣無靈覺自無內像謂能布列空際萬象宇
中萬彙也必不然矣脫云太極即經史中所稱之上
帝既上帝矣豈有以上帝分清分濁分靜分動而爲
天地萬物者乎亘古聖賢屢云昭事上帝矣未聞昭
事太極者也
或曰物具本性因性發生生生無窮如一粒之種枝

莖穎實、自然發生耳、曰、種之先亦有造種者、無前種、今種亦無是前種後種之司造也、且有公造之者、種子雖備之栽培之勞、滋溉之力、照臨之德、則亦不能發生矣、

或曰分天地布萬類始元氣中具至理焉、曰、逾非也、理者依賴他物之虛號耳、萬有分二品、自立者一、倚賴者一、自立者又分二、有形之屬如天地、無形之屬如神鬼、倚賴者亦分二、有有形而賴有形者、五色五味之屬是、有無形而賴無形者、五常六藝之屬是、

品恒相倚接自立者必先倚賴者必後理倚賴不能自立者也理在先無所賴以爲有理在後何能造所賴之物也至云元氣清爲天濁爲地則元氣分矣分必不存焉元氣分而不存隨元氣之元理安所賴而存之乎

或曰理隨物附物是矣物未生時必有物之理焉造棹椅者必先具棹椅之理工匠始據理造之謂理生物也何不可曰物前之理非理也造者之靈才也棹椅之理出自大匠之靈巧將有造作必先于意匠經

營審當然之裁度手隨心應工始起焉倘內乏是度外工莫施嘗試爲之則有攙指退焉耳

或曰理在太極中以靜動而生陰陽分五行化萬物生天地萬物者非天地萬物之私理太極之公理也曰此說上已析之矣太極爲元氣既生既分既化体必不存矣隨元体之理何在乎在虛空則依賴之理空際莫立倘元理隨元氣而分則一在天一在地必須先有天地二体然後有天地之理耳此理何能先所附之物体邪且理之爲物靈耶不靈耶靈則活能

自主其動而造物何待欲造而始動乎動矣何忍剖析其元体生此生彼及自泯沒之乎不靈又何能生靈哉夫世宇靈生靈覺生覺活生活无靈覺活而生靈覺活者。未之前聞矣。

或曰、靈覺者繇靈覺而生是矣、但理動而生陽陽自然之靈覺也、因以靈覺遞生諸靈覺耳、是殆不然、陽從何得靈覺乎。謂陽繇理生。理無体無靈無施。于何遞生。則太極者、作易者自有別義。不得爲萬有之始造。而無極之說。又屬後人之添入矣。

萬有非天地所生　義第五

或以天地洽象之大、功用之宏、倘不能造生萬有、萬民胡以父天母地耶、曰、天地弗能造生、確理有五、無能易之焉、

一曰、察宇內微物、必繇于種。雖獲土氣天光以生矣。非藉農力培溉求其發榮不得也。乃物之大且貴如人、賤如畜、豈有以天地能之者乎。亘古迄今、体如是。德如是。則太初時。天地曷能生萬有也。

二曰生與育相需。然育易而生難。人物之生。天地不

獨肯是不能其易者矣詎有反能其難者乎

三曰凡物相傳之勢能以所原有不能以所原無何者性學定物品有有体無生有有生無覺有有覺無靈靈之貴于無靈覺之貴于無覺生之貴于無生也、審矣形天無生無覺無靈矣何能造有生有覺有靈之諸品耶或以形天亦生而覺靈者是非特無據于性理更悖也凡形生覺靈者必繇五外司形天無耳目及諸他司繇何覺靈乎夫且不自權其動止又安能爲造萬有之主乎哉

四曰生者之性愈貴所須夫生之資者愈奢亦愈艱傳類而生者性既貴于不傳類生者其生也須本類中之作者非繇夫天地生之也亘古以來孰見鳥獸與人類有不繇本類生者哉或以草木昆虫無種而生又以海島羣物非携所致而謂天地能生也則將應之曰萬物之初四行備質天地資生亦但爲附作耳屬作耳豈主作者哉昆虫草木無種而生係造物者係運天之靈者生之耳形天不過天神物主所用之器具耳其何能生哉別論曰生覺之物有二

品賤而易生者蠛蠓蚍蚋等貴而難生者傳類禽獸等形天貴于無族類而生者故可指爲司作者蓋以無生覺中之最貴者過于有生覺中之最賤者若生覺之全者貴者天又不能爲之司作也說亦通據公論凡物有生命者貴于無生命者天不能超本性以生生覺之類也海島諸類之生非人所携必天神致焉天學正論以世間萬類各有守護天神奉物主命以存物類故天神置物類不遺窮島一以備偶需一以昭職守也俗情以天爲父地爲母反感謝之不恬

天地之上更有真主者真謬妄之極矣

五曰各方天氣地理同而物類異者以天地不靈獨爲固然之作者不能定異類性于異方也否則五穀禽獸不待類種牝牡而得生于各方矣

寰宇之造一主 義第六

寰宇不能自造不能造物上論析矣即是推寰宇之外另有大主造之茲詳其義而列爲六端

一曰凡物胥有造之者作所以然萬作相關相接而生尋厥原本不得謂罔所紀極也必有最初之作者

而萬作者屬焉何者相屬之作初爲中之作中爲終之作無最初者必無中無中必無終也最初之作者何是之謂寰宇之造主

二曰萬物尊貴美好不齊其所以然先有一極至者示之準焉兩熱并較因或近或遠于至熱而後別之定此多熱彼少熱亦必先有至美好至尊貴者物因所受之分或就或離于至美好至尊貴之元因謂之多美好少美好耳夫羣倫中之必有其至也斯所稱萬有之作者矣火因至熱爲萬熱之作則萬有必有

一無元之有以其有爲萬有所含之美好之尊貴之作者是之謂寰宇之造主

三曰萬物非固有之也每先無後有復歸于無物不自造係他作者以有則其有亦係他作者以存而終非所有不得謂之固有矣非固有之物非有一無元之元何所從始而有耶脫萬物能非有是有時而絕無其有也脫有時無有則今亦宜絕無所有也既無所有矣而今之所有又豈得從無有有乎今未嘗無有也則萬物之中必有一固然者爲萬非固有之物

之元是之謂寰宇之造主

四曰凡屬動者依他動是受動與施動爲兩也一物耳豈可謂之施動復謂之受動哉則受動者之他有所依焉必也有以他依他者矣終不得指相摩相盪之動爲無窮無極之動也必有最初施動者爲之而動不自動焉是之謂寰宇之造主

五曰萬物匪全匪全可加受所無受所原無則其所有皆非本有矣必有造之者能以其純全加之也是之謂寰之造主

六曰仰觀衆天轉旋、七政躔次、四時錯行、遞育人物、以生以長以終、禽獸蟲魚之族繁衍、性情殊異、各有本則、不紊不爽也、非一靈主造之、其能然乎、是之謂寰宇之造主、

天主以全無造寰宇 義第七

造之者非造也、所以造之者造也、非湊也、義極廣、舉其四焉、

凡藉質以成器、謂之造作、據土木營室、據布帛制衣、湊合已在之物耳、而非造其物也、

有畧爾移換者亦謂之造作火近水使寒漸去熱漸入是造物情非造物體使自寒變熱漸引其情而使之變也

有易原模成別類者火焚木去原模受火模成火之類焉此之謂切造作非止變其情而已

有從全無造者始謂之真造作不假料質不藉器具造物之質造物之模全能之真主能之厥證有三一曰造作者因能能因體體有所係受成必不全體不全其能有限其何能造物之全體也今萬物以質

模結成。則有所係矣。其能受多寡異類之變。第能傳所含之始。使他物受情肖類。終不能生他類之物也。從是推性作者之生。有質爲底而用始施。亦終不能以無物使有物也。若夫全能之天主。能以無有爲有。能以有爲無有。其妙于有也。莫增莫受。抱渾淪之全體。兼諸有也。無滲無漏。舉倫類之眞。該縱橫出沒無所不可者。斯之謂萬有。萬爲無元之元也已。

二曰作者彌超。致用之資彌寡。故性作者貴于藝作者、虛靈之天主。其超超又何如哉。藝作之須質固矣。

性作者亦未免質之附焉天主造質而不需質超質而不附質者也何處不彰全能也哉是之謂天主獨能以全無造成寰宇也

三曰理之不相悖者胥天主之能夫從無造有于理正未有悖也人之性靈生人而不賦靈理之悖者也全能而有不能亦理之悖者也從無造有天主所能也宜有而無非天主所能也是寰宇未造之前可以受造不必前有元氣他質爲受造之容德之根柢也必謂未造前先有質底以受其造是先已有矣非天

主從無造有之義也于理正大相悖也何者他性之變化居兩實界之間火前炙水自冷變熱冷熱皆實界也水不得不先有底以受其變因不得不俟時刻之先後也從無造有者有一向實界無一實界之隔也方造即造正如空中之氣見日受照何岐先後邪

他物弗能造全有 義第八

或以天主能以全能傳造之之權于其物以理學天學證之殆非也

造者之能與受者之兩界相距宜稱如冷愈甚距熱

愈遠、則須火力以逐冷、而傳熱者宜愈大也、有之與無、其相距也無際、而絕無與實有之相距、較兩絕異之有、其相距尤遠、渺無垠者也、以故從全無造有、惟屬一全能之天主耳、則天主何能傳全能于物耶、良工手製奇器、手自若也、夫且不傳、天主其何能傳全能于物耶、聖亞大納削曰、治已有之物、物所其能也、治無物之物、物主之獨能也、司作者依賴之類也、無所依、曷能自無化有耶、貴如天神不假質模之合矣、屬受造、不得謂之純全之爲者、亦不能以全無造有

也、天主純一不二體、即其用、無從受、亦無從分其所有。其何能傳全能于他物也。

能德不及施用、徒然者而已、性作者所生、與天主所造、未有徒然者也、物能從無造物、亘古以來、見之者誰乎、聖奧吾思定曰天神不能從無造物、與從無造已、其勢必等、誰敢謂天神能自造已乎、

天學諸儒曰、全能天主、能用所生之物、造他物、用有形之水、造無形之額辣濟亞者是也、額辣濟亞者乃天主之愛佑、所加飾于靈神者、然物亦僅供天主之器具已耳、其何能自造

物也、

令造物之全權、天主能傳、亦必不肯傳、傳則令受造之物歸恩他物而忘其本源矣、天主自云、吾之榮光決不轉付于他物者是也、

天主自主造成義第九

作有二種、作而不作者、固然也、作而未作、能不作、作矣又能自止不作者、自主也、固然者二、一因夫本性、火之必熱、水之必寒者是、一從明悟愛欲之二德發、莫能止天主第一位、照其性、生第二、因第一與

第二相愛、有第三者是自主者二、一天主悉備美好圓滿之理非必藉于外以全厥福也故愛德所發非由物誘情牽惟屬其自主者也則造成萬物悉亦屬其自主一凡物所有之美好皆繇主出夫物莫美好于靈性之能自主也豈至美好至靈明之天主無自主之德自主之周可云固然耶何者肇造萬有非益其福也布其福也故能造于後亦能不造于前先能不造後亦能不造後能造先亦能造此天主之所以爲天主也藉曰固然而已造于有始何不造于無

始耶殊不知物主無始則固然亦宜無始今既有始矣可徵造之者之自主繇是推天主明愛其性謂之固然者以其無欠缺也若諸他物有欠缺何足牽主欲德而使固然愛之也或曰天主所知者不得不知天主所欲者不得不欲何以知則固然愛則自主也曰論知與愛本性之固然也論所知所愛之外物知爲固然而愛則屬自主也何則知之所向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愛則愛夫是者耳非者能強邀之令愛乎以人事証之是非自外來理所是不得不是理所非

不得不非也愛德繇已能愛之亦能不愛之人情且爾又何疑于天主耶以是知肇造萬有從無始時自主及期造之耳物固有從無造有之變而有主之天主曾不爲之移變也

造成有序　義第十

天主造人類付明德令自審從生之原致感謝之而造成之序未悉也特以其詳默牖古聖紀録之譯在寰有詮中茲但舉其要焉聖經云天主厥初造天地與其間水氣火諸元行又發光豁殿羽爰定晝夜焉次

列分位加文飾充以相宜人物計日有六焉而造萬有之功竣矣然天主不須時日而聖經歷指造作之日數歷歷可據蓋欲人知各物各日之恩而感謝之無已也後另有一解、

一之日 義第十一

經云、首日所造者、天一、地二、水三、光四、以主金能、自絕無而獨能造夫有也、

天者最上之天至光至靜而名光靜天者也外無物爲下之界內圓容諸天外方含將升人神顯至尊無

上。並居所生之諸神者也。于是目從全無中。化九品天神。居以效靈焉。另有專論

地者、體全圓無高界。含四窖。最深者爲永獄。刑鬼魔與諸惡徒也。上之爲煉獄。姑處夫善而未純者。又上之爲嬰獄。容嬰兒之未爲善惡者。無苦無樂之所也。最上之爲暫獄。有安樂無苦楚。居往世聖賢。待天主降世贖元罪。終引之升天者也。今爲空所矣。各有專論詳之、

或以天主造至高至尊之天宜也、造至卑至下之地

者何居、曰寰宇如國然。國有賞罰。勸善懲惡也。肇造上天下地者、天主爲彰賞示罰之處也。故靜天最上。善良永福之居也。大地最下。邪慝永苦之所也。蓋善惡從原始宜有應報及受報之二所也。必首造天、次造地者。先仁慈後義刑也。且地立功暫處。宜冥而卑。靜天乃賞功永處。宜明而尊也。大地之初造也、無少貢餙。無光無別。地被水包。沉沉湯湯。無所生焉。水者、自地面至靜天、無他形。湛湛乎稀微之水爾。天主將以此備其造物之盾也。

說光者有二、一謂天主初造明體豫當太陽、以太陽至第四日始有也。所造之明體靈者運之、至第四日變明體爲太陽焉、

一謂光非有體亦非自立、依靜天與水體發之、循環不絕以祛水之昏黯耳、第四日始有太陽。畀以大用、專顯其光、于是光始爲太陽之光也、二說皆是。後尤契夫經旨焉。聖經云、化成日月、今云主命出光、可見始造之光尚屬無體之光也。有光旋運。自足分別明晦矣。不必俟太陽焉。此即可以日紀而云首日所造

之功矣。

或問晉日之日。聖賢註經義者、謂在仲春。星學家之論亦然。相傳以春分晝夜平日。爲太陽周運之始。以他時有缺。仲春無缺。稚壯相介之候。陽和調適。正可發生萬物也。聖熱珞尼末云、寰宇受造之日、正當天主取人性降世之日。又當天主受難救世之日。是皆春分時也。所以必首是日者、用以完所造人物之福也。或以天地圓體日旋、諸方遠近時序之不同、而以何方爲運始、曰有云始于如德亞國者。以遵崇正教。

寵照者也又有云造成天地之春屬人初受造之方在亞西亞區中如德亞之東方也則天地始有之春始如德亞之春焉必矣

天主簡在之國也天主降誕之區也首宜享太陽之

問天主化生天地質模並出乎先造質從元質造天地萬物乎曰聖人釋天主造物之初質不先模模不先質合下有之者也證舉其二

一曰天之質非天也地之質非地也天與地質模締結而成焉者也經論天主生物之功曰最初化成天

地、最初云者、乃最先之功、則模質並生、不分先後者也。

二曰質爲形物之一分、固不能自主、則受造之始、並合其模而受造之矣。

或曰係形之模、得生得存者、咸謂之繇質而出、如馬之体模、其生其存者、繇有馬質在也、天主似先生天地之質、後繇質賦模、蓋繇爲繫者居先、繫者居後、曰、爲繫者居先、繫者居後、固也、然有二、一謂時先後、一謂原先後、曰與所射之照、原先後、與所生之熱、時先後、論時、天

地之質與模。一賦俱賦。無先後。論原則質可稱先模。可稱後。是謂爲繫者居先。而繫者居後也。

二之目 義第十二

一之目、靜天至地皆水耳。二之目以水造列宿上下諸天。併火氣二行。名列宿天曰堅定。堅定者體不壞。星不移。包下諸體而以其全名之也。靜天以下諸體。隨水所在追琢之凝成之。取其彌漫于列宿天之所者。成列宿天。取其彌漫于列宿天之上之所者。成宗動天。水晶天。取其彌漫于火氣之所者。成火氣二行。

火氣之體較水澄、形天之體較水醇、似取火氣之餘質。補天體之不足矣。造之者不必以無造有也。取首目之物。轉以造之耳。經文曰、主命堅定受成于水、而不言火氣、火氣有體無色、世人識短、通目所見、故聖人獨名天地水之三物也。凡物之分隔兩物者、必居中而接連之、今夫天不接水而接火、火不接水而接氣、則火氣居天地水之中也。天地水、包火氣二元行。猶堅定天包下諸體、併以名下諸體也。繇是推火接天之圓。而圓氣接火之圓。水接氣之圓。則土之接水。

而圖可知矣乃其序何如古星學測靜天之下宗動天自東而西一日一週帶轉下九重天亦自東而西復自西轉東一日一週焉次水晶天精堂無繫四萬九千年一週二百年弱行一度帶下八重天次列宿天係無數星七千年一週次鎮星天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週次歲星天十一年三百二十三日七十刻一週次熒惑星天一年三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週次日輪天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週一日約一度次太白星天次辰星天週與日

同最下月輪天凡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週又二日
遂及于日與之會日行十四度弱自水晶天以下皆
右旋高卑厚薄運動速遲各不等相裹如葱頭堅不
可壞星之麗天者如節之在木體如鏡如水厚而著
受日光而退若本光然天體如玻璃水晶明淨無色
通透無蔽光不能退星之在天體者不等愈厚者愈
光明愈薄者愈朦翳因射光遠近定大小之等等
分六像分四十八以便識別有專論焉西新曆學
有別論嗣悉之月天之下有火輪厚其四十六萬

七千九百五十三里。八十二丈有奇。火下氣。氣分上域。中域。下域。厚共二百五十餘里。氣下水深淺無定。水下地。週圍九萬里。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三十六丈有奇。蓋厚爲徑。依徑一圍三。以二十二之七之法測之。得圍三。厚不及一焉。日月星有體矣。光與德尚未之受也。此造物之序也。

三之日 義第十三

造天地如築室然。既定厥址。須潤色之。三之日。主命地面之水。滙歸于一。曰海焉。露地居靈民殖庶物。次

命地不煩墾生百物焉經云草自苞種木自結實者是也復凹凸之有山谷作界限以掩避天風海水潮泛以培滋庶物江河轉運以貿易有無泉源流潤濟旱燥備飲濯焉因各方土情備所宜樹生輒長成賦傳類之德焉

一說謂他體初圓山谷高卑始于洪水之後殆非也山谷生民之大利也厥初不可無豈必俟千六百年之久耶天主于三之日分水于土非移動土體使深受水而高成山何能然乎時有變迁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水之衝決、地之震動、容有之。然實非始于洪水也。

或問地生草木、亦生荊棘乎、曰否、天主此日所生者用以飾地面、用以備人須。無益者不生也。經述天主罰初犯命之元罪、云。汝逆我命。今地亦不若汝命生。荊棘。則荊棘之不與草木同生明矣。又此日制一最美處、以居人祖、所謂樂土也、詳析于後、

第四日、天主造成日月衆星。命日司晝。月星司夜。更

四之日　義十四

使分晝夜、分長短、分四時、分寒暑、賦太陽太陰以資生形物之德蓋有形之美貴者莫日月星辰若主欲稱人特鍾之必成于第四日者、太陽初照其光始被上更有無元之尊當獨欽崇耳聖經訓人曰、爾仰觀所利于巳者之日月之星辰以爲光美以爲廣大而不復察造之者更爲光美更爲廣大者何也、

日月星辰、利益人者有三焉、一緣光以分別物類一緣日月會離時序更所需之物成焉一緣日月星施効異知雨暘寒燠之候而人事脩焉

或問置日輪于四天何也、四天七政之中也。如帝王宅中。施光敷治。得道里之平焉。太上則遠而無力。無以煖寒地而育羣生。太下則迫之。已蹙人物。有焦殺之患矣。

或問日月受造時、先置何方何宮、曰、按聖賢所論、天主造樂土、置日于正東躔仲春之首宮爲週運之首年。置月正西。令寰宇半受日光。半受月光。遍照寰宇。處處彰文采也。星辰受本性之全德。施効于下土者。亦如日月之無窮已也。

五之日 義十五

天主于五之日實氣水二行之空以備其餘命水生鱗虫羽虫之類上飛下潛生之長之傳其類焉古聖推用水生飛潛二族者用水以爲質始非用水以爲作始也葢生覺之類不能繇水氣而生歸命于大主焉已

飛潛二族取水爲質而不取土者二族之性與活潑之情近活潑者水氣也土何爲焉猶之生獸取土而不取水者其義一也

或曰、鱗屬近水分、水生是已、羽族近氣分、何不繇氣、曰、多瑪聖人分氣爲二域、上者受動于運、天亦稱爲天、下者與水行變化通、亦稱爲水、繇是知魚鳥二族不越本域、則但謂之水屬矣。

六之日 義十六

造寰宇、別四行、各得其所、四之日、始加貢飾覩完美、序有上中下者、因其分與所飾之耳。上爲日月星之文、四之日得之、中爲飛潛、五之日得之、下爲諸獸、六之日得之、天主以土質生諸獸、置相空之地、令長養、令

得類爲人利益焉後之吞噬爲害者非主初意也人祖違命恣慾致主之怒而罰焉故也

人類造始 義十七

聖經曰天主第一位示意于二三位云宜造人類爲吾儕像爲萬物之主焉蓋天主性以外事不屬三位共成之然能事屬第一位知事屬第二位愛事屬第三位故論人之造成必兼述三位之功德焉使人人知第一位者造成之第二位者揀訓之第三位者煉飾之而造之之序經述天主從大瑪則諸地以土成形自無

中化成靈神締爲全性是肉體者生人之卑猥靈神之僕役也賴靈神牖之九思百骸之有所主耳離則血肉之軀一無所能矣故靈神者一身之宗主成其人絕庶物近天神者也加靈神以三能司明悟司記含司愛欲又能自立與形體俱生不與形體俱死者也厥初生人曰亞當義取諸土欲其顧名思義卑以自牧不爲形役耳古聖有曰人身繇造之土主從四方湊之故亞當之名在西元文中含有四字指東西南北之方也示人生爲四方之宗主也亞當生主令

之熟寐、取脅骨成女體、賦以靈神、名曰厄禨、命之作偶、俾其思夫婦屬一體而分宜敬愛者也、又婦由夫出、不可自專者也、夫婦止一、亦毋得相瀆亂者也、且欲後人知我等原共一父母、式相好無相尤者也、造成二人寓之樂土、錫以大智、洞天地之義理、悉萬有之性情、凡負知覺者無不爲之聽命焉、命其篤生子姓、以傳人類、制寰宇掌物品、包享萬有之美焉、人能具體如天地、四行能生長如草木、能知覺如鳥獸、能明理如天神、故謂人爲小寰宇焉、謂爲形物之最貴

焉。謂爲萬物之宗主焉。謂爲天主之活像焉。噫嘻備之矣。

六之目之事竣矣。七之日天主定爲聖日、主日、瞻禮日。欲人念六日之恩恒存敬畏毋敢少忽焉。又示人六日治世事也。七日治己功也。其曷能一日忘之焉。或以天主全能、何須六日之久耶、聖經弗悉其故茲畧測之、人物非能倏然而成、俱由節次矣、天主造物、亦何須不由漸次、倏然而成耶、十章中另有一解、

樂土景意義十八

天主制樂土。寓人始祖。其地不可以今日之山水言也。其物不可以今日之林竹華寔言也。不可以今日之禽魚鳥獸言也。其時不可以今日之晦朔盈虛言也。其候不可以今日之雨暘寒燠言也。天主揀美區于如德亞國之東。地湧四泉。澄泓淵潤。曰費筭。曰曰完。曰弟几里斯。曰謳法辣德。天下之名江大川。胥繇此發源者也。中則二曜恒照。非此朗彼翳。長覩光天。淨域之休焉。風雨時至。非曰忽猛忽驟。長被橫吹。優渥之澤焉。鱗羽鮮好。非曰憎眼垢耳。恒供翔空泳流

之快焉。并本之佳者不具論。姑論其二。一樹解善惡。
啖之而雄妍分。淑慝判焉。一樹饒葆拜。啖之而元氣
充大年登焉。居人祖于此。養其形。試其心。實其德。成
其功。終升之天國。享永久之真福焉。

問天主至靈知亞當厄襪之必獲愆也。之必致討也。
是令其暫時寓而不欲其永久居之耶。曰永久居之。
天主之力。非人之力。非天主予人以權自主之意也。
能暫憩之。而不能永棲之。人自招之。于大主何與焉。
人自招之。人自艾之。追悔反命之傷。而自補之。憶想

樂土而不可得。因而遠想天國樂境。又不知其何如之大之　美焉。自爾奮弱力趨之。不肯如向之逆命失夫樂土者矣。此天主至公。俾人自作自受之意也否則疑違命不造樂土。亦將疑逆命魔鬼。併靜天奉命之天神。可不造矣。又將疑因逆命亦不生人類矣。甚矣臆私之不可以測大主也。

或問樂土之存與滅。曰。據聖經天主詘二人之后。命天神守之。不令得門而入之。又洪水襄陵。高出丈有五尺。則是景教又似淪沒矣。聖賢之論不一。言沒者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十三

寰宇始末卷之下目録

寰宇成全義第一
寰宇可增否義第二
寰宇有幾義第三
寰宇穹窿義第四
寰宇無所不備以存義第五
宇内萬物之所以然有四義第六
質所以然義第七
模所以然義第八

模繇何生立義第九

模質相結義第十

作所以然義第十一

作者之能德何義第十二

爲所以然義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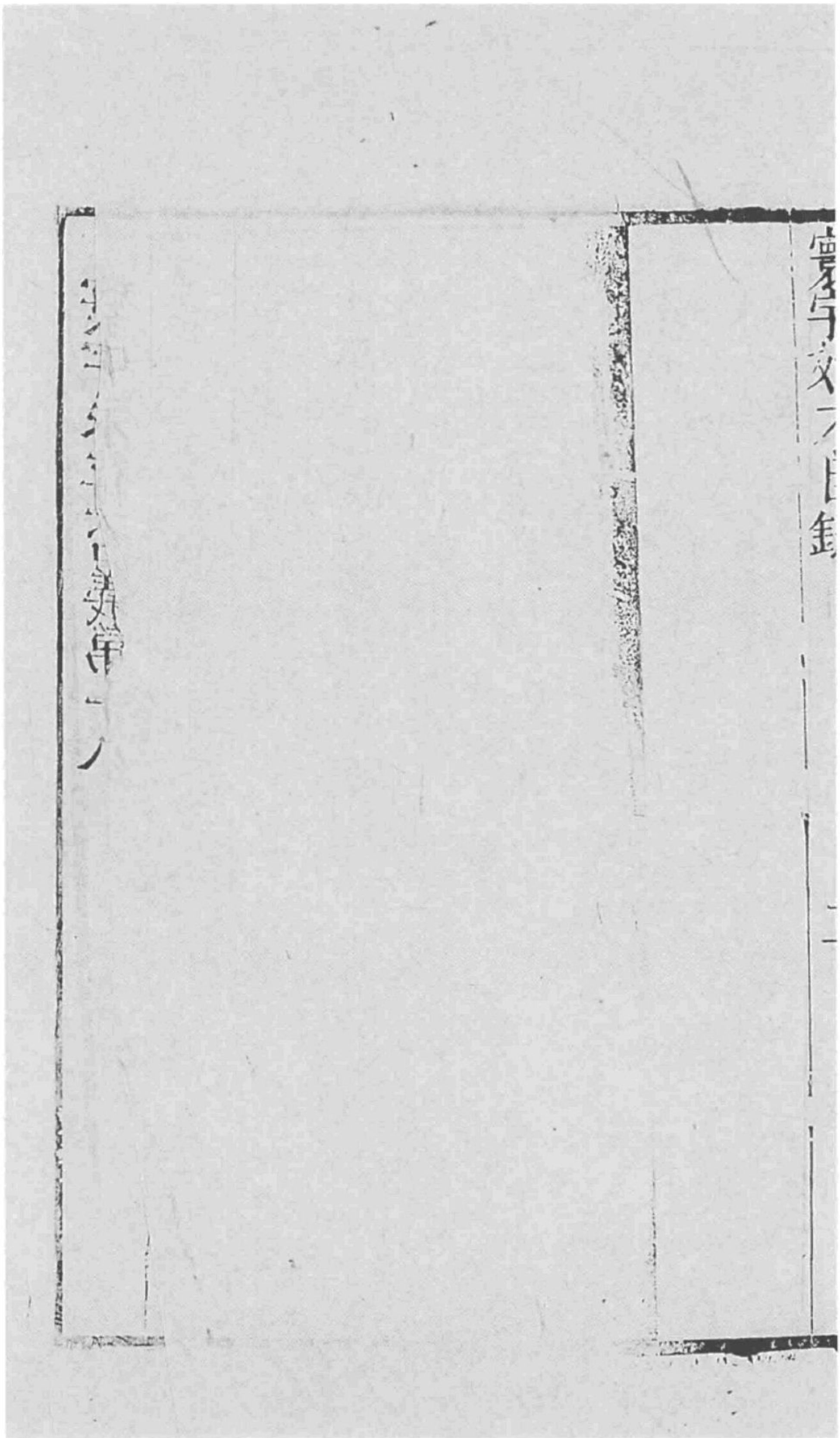
造化之功非爲者不遂義第十四

寰宇何爲而造成義第十五

四元行于所生物存否義第十六

宇內萬物宗品義第十七

寰宇永存否義第十八



寰宇始末卷之下

極西耶穌會士高一志譔

東魯遺民李燁然　衛斗樞　仝修

西晉學人韓雲　段袞

寰宇成全 義第一

寰宇之名有五義曰元曰神曰形曰總曰小總解曰天主從無始含萬有理元則因造成之是謂元寰

寰宇始末

宇、繇元寰宇生寰宇、切要之有、造九品天神、是謂神寰宇、有形之寰宇、切要之有、歸四行、與形天、謂形寰宇、合神與形、謂總寰宇、人爲萬有之要、具四行、與草木之生長、禽獸之知覺、天神之靈明、謂小寰宇、

摠寰宇者、天地及萬有之統、西言萌鐸、即文章之意、且成全之義也、或疑四元行相攻、諸有相殘、虐以致滅熄、且無益者多、則其間贅可刪、缺可補、安在其成全哉、顧性天兩學、並証成全、要理有三、弗之能易焉、

一曰寰宇之大、及其中萬類、皆繇于天主、所含無不

足之理蓋人將造于外先成靈象于內肖像造之外內無不符者又何疑于天主耶然內外相符者論受造本有元規非謂內理之全有也

二曰諸物之總類凡自立者與依賴者四所以然與所以然之效及有形者無形者純一者襍合者有竟者無竟者固然者非固然者寰宇之內胥備之非特包物之總類已也更兼總類之分類初或未備後所得之類初已涵生之作與德則亦無有不備者矣

三曰寰宇所以爲成全者蓋物各類有成全之妙衆

而相異之妙異而相統之妙寰宇備三妙則亦無有不全者矣何言乎各類之效也物物之妙得之分數因得相應之才情能力是以適于用成厥功焉何言乎衆而相異之妙也宇內物類物品繁衆莫可究詰莫可窮紀竟無有兩相等者正如數之相演本無界限各相殊異之無等也觀四行之合超于四行之純草木以有生超五金禽獸以知覺超草木人以靈性超諸不靈者天神靈不附質超人類即等次之殊彰神功之妙其于本類有不成厥美者乎譬人生

體有相異相超之分然各體各具各全不可謂之或全或缺也揔類之全等有異焉者如四行均純體其間或輕或重成上或下或熱或冷或乾或溼之不同五金均爲堅體或黃或白或光或暗之不同草木均植生或蘇土或蘇水所生或山或溼爲體或喬或夭或華或樸之不同禽獸皆屬知覺或毛或羽或鱗或介靈明者或附形質或無形質無質者復分三大等等各三品而各品曾無有不全者矣何言乎異類相統之妙也物各有美序各因本性居所而安不欲出

離離則求返本所矣物又以相序因而相濟下域之物受治于上域上域之體受運于靈者各品之靈受照于上品相須相應間不容空以隔其統乖其序者非全成之妙而何古賢譬寰宇爲金連環又譬之大詩賦大成樂多而異異而不相戾也蓋此知寰宇及其所含萬類無有不成全者已

其云諸有相殘虐及無益者一隅之見耳智者知宇內非特無餘物且俱屬有益聖與吾思定曰設有不解藝事者驟入工肆覩所羅列多器不審用法必詫

爲無用矣或偶被火灼刀割遂以刀與火爲傷人之物良工嗤之夫寰宇萬物何者非具妙用不察造者之意謬謂爲某物或贅或無益豈知我不須而六合之廣民生之衆自有須者則夫不備此而得謂之全成耶

殊生妖怪諸類有本性之成益以徵寰宇之全焉繪事于像中微綴暗影以映厥光或于美容外置劣像以顯其美蓋正邪妍媸以相形而更著也久矣奥吾思定曰人之醜惡固爲世玷然亦能全寰宇之飾蓋

以有惡者而善者顯人競寶之焉又曰天主所以容惡人者一俟其改一藉以礪善人煉其過增其德耳又曰毒虫等物利益于人者有三罰惡試忍德引廸人之不知不能焉蓋一欲免人身後之刑二欲增人見脩之德三使人知識力劣弱不敢傲然自足也因知天主雖以全能能造多寰宇又于所已造之寰宇仍能復增多餙然不可因謂此寰宇有不全者也蓋物各有本性安所適用萬物之統定全界而無少缺也即尊卑巨微强劣之不同要于寰宇非特不累

益增美非然者一人百體取其貴者但宜皆爲目爲耳爲首朝廷百官取其尊者但宜皆爲黜政而已夫且不可乃于寰宇之全美責以萬類皆齊也可乎

寰宇可增否 義第二

寰宇全矣疑者以寰宇及所含萬類不可增據性學天學寰宇雖全無不可增者何也天主無所不能者也能增造形天幾重純與雜形與無形活與非活之多類各所有依賴之情能增所原有增所原未有能爲可增則亦能無所不增矣但兩相增加則不謂之

原寰宇矣蓋物之所以成其本性繇其各分分者變易全者亦當變易至各物所施用之能德可更增其作用亦可更增者以能德與施用皆依賴情故也情固可加可減而物之原性自若也是知宇內萬物相稱之序在本性不在依賴物類本性不受損變即情或加或減亦不失相稱之序也人類藉篤修克補者何緣初祖獲罪致虧依賴之成美藉上篤佑而懋修克補之于寰宇美序仍無改受造之初焉而序之相稱不在賴成也明矣

或以能增何不竟增之、曰、俟上論天主造成寰宇、無不自主、造者雖可增不增亦不害其爲全也、豈可謂其能增而反疑所造之不全耶、往世名賢曰、天主者、論其有則無始、論其在則無限、論其知則無不徹、論其能則無不暨、則天主造物、欲其增多增全、至于無窮無已、可也、于今能尚未盡萬一也、則亦何必疑其不增也、

或曰、寰宇初時、未得後之物類、則亦未得後之全美也、曰、寰宇初時、已備諸類及所以然之德、于寰宇之

全美未缺也太陽初造時止太陽耳未生金穀草蟲諸物也而太陽自若也亦謂之不全可乎

寰宇有幾　義第三

說者以宇宙未必定于一加多加寡或至無數據正理一而已矣証之有三

一曰寰宇必全一而無二使二矣同乎異乎同則無用二之異則各不全矣

二曰寰宇爲人物而造也古來人物止知已而已止知一寰宇而已見焉安焉自爲滿足矣不復知有他

寰宇可徙之可寓之焉。

三曰各國載籍記天地之原萬物之造止言其一今無書可考無理可據無耳目可驗而輒多寰宇之說者何哉寰宇含萬類之異止謂之一者何一主所造必結成一統趨向一人各類復恒守一規焉故也

次曰寰宇一矣可任多造者造物者之能無垠無際也未始需材質假器具耗時日費筋力惟所命之耳寰宇已成而造者之能力自若也造其一非主力不足或亦物理有所不可也惟當時之命如是耳則欲

復造亦復命之耳繇是知天主非特能造多即于已造之後並能造所未造之物于無窮也併能于已造者加彩加力更美更盛無窮也然終不安以此論之者已成之寰宇不可謂之或闕也要之全固能多多不礙全多固現全一亦現全此造物之妙未易以名言思議之也

寰宇穹窿　義第四

寰宇之形穹窿穹窿者何圓也何取乎圓包天地火氣水之五大體也五大體圓則包之者不得不圓矣

一解曰七政及諸宿象旋運明示天體以圓也觀北辰居所日月諸星旋繞早出午中晚入地平復從地平下行半圈如地平上星宿係天體故以此驗形之圓也不爾星宿時時處處近遠必不等矧星近北極者旋行之圈小而窄遠北極近赤道者旋行之圈大而寬天體非圓不能如是也

二曰星辰皆圓形從天之下四面覩之用器測之無時無處無人不以爲圓形者諸星天體之一分也分如是全亦如是矣

寰宇如未

三日諸測天器具必圓而準四方之士用之不謀而合天非圓何能若是耶天體圓四元行亦圓蓋火輪切月天氣切火水切氣地切水共成一球四行非圓相接不切中間必有空缺矣空缺物性所忌也何能相濟相連相成相存乎四行之上面既圓即其下之深亦圓矣倘下有他形則地心週圍必不成圓矣今地面無不圓則其相接之水與氣亦無不圓矣證地之圓有數端

一曰測量日月星辰四方近遠俱相等則證地體必

圓二曰從天上度數作垂線至地中心皆爲三角形而中心爲等角地不圓角不等矣又隔數百里各竪百丈高表各于地面作直角其表址必相近杪必相遠何也地形如輪轂故也三曰月蝕之形證地圓月爲地掩乃蝕蝕形圓必掩之者體圓也四曰人物之環居證地圓居東者先見日月星辰之出居西者後以故彼此有晝夜遲速之異也見日月之蝕者東西有先後之次使地方則東西之人必同時見矣五曰人向北行逾近北則視北極之星愈高南極諸星愈

低至北極之頂而南極漸對足心從北向南亦然則豈不明地圓而非方耶六曰至言圓之所以然地本甚重力趨天中心而爲甚下之處者也各分同一性情亦必同一趨向亦必各欲得其本所是以四面爭相會合遂疑結而成圓形矣先儒曰地方者論其德非論其形或曰地有山谷何能爲圓曰地初生最圓于三之日始有山谷山谷勢微于地球廣大無足置筭也諸空缺處水又盈之愈致其圓矣或曰地既圓則日輪始出時與地平相切之線宜曲見直者何曰

線無不曲也見直者遠視之故耳人目距日甚遠但見日小豈知其寔大于地一百六十餘倍耶大者見小則相切處之曲有不見直者乎試從高山望海無不見平而寔不平葢周線愈大其中間各分之曲線愈匿不見也

或曰水既隨地高卑補填其缺自必不圓矣曰水初受造時無不圓上論析之后雖循地勢姑變其形然本性愛圓焉試觀滴水洒塵體成圓降爲雨雪亦復圓酌水滿甌拱成穹形則全水之圓昭矣葢以全與

寰宇、女元

分同一性情也航海者在東先見日出在西者必後與居地者無異也北行二百五十里見北極高一度南極低一度望遠山先見山頂漸見山腰近始見山麓與居地者亦無異也海水并圓何以若是也月蝕時地水合成一體一影其影圓則其體亦圓從此知地有山谷之崇卑較水不甚圓又因地體乾堅不能如水體之柔流轉運動得歸向地心成絕圓形耳土雖不甚圓得水之盈科補空共成其圓也由是知水之本所地面而已得之遂安不復欲下矣復下者趋

補萬物所忌之空隨就地勢與之合成一球焉斯已矣使從地面至于地心有窟爲氣所充水必下至心以得氣之下位就地體以成球也

復詳圓形之所以然所備之妙有六一曰一界之妙他形之體無不以三界成之者點界其長線界其廣面界其厚獨球圓形其長無點之界其廣無線之界圓轉無始無終但厚有面界不可謂其大無外耳二曰內容之妙萬形之中周線相等者其內容積莫大于圓又莫大于球也三曰純而不雜之妙他形無不

雜者如平者必多線厚者必多面三邊形平者有三線厚者有三面三邊上下不能成純形矣獨圓形之周止有一線球止一面不論大小純而無雜矣四曰中心之妙他形之線自心至外面界有等不等之別則其心必不在中三四邊之形任定一點爲心自心各至其角線不論多寡心愈遠愈不等何也其徑線幾何之度不一故也惟圓形成平成球自其心至外界直線千萬皆相等蓋其心在本形之中度其內地長廣厚之容及其周線之用隨處俱可得心求之極

爲易矣五曰易動易靜之妙他形不能動于本所之內動必須出此所入彼所也圓形不出本所而能運旋易靜者天球周旋于外地球靜居其中地球之靜者地心在中萬方之重下向地心相壓相逼愈重愈鎮也不然周氣之中何以不恒搖不恒震乎視二半圈之相厭知之矣六曰相運之妙他形雖平至相動時必不容相反之動方形多體相包使其幷動則可雜動則碍獨圓形任其動之或順或反總無隔滯圓形之妙如此故寰宇及其內要體皆愛圓形一則以

寰宇始末

易相存。一則以易施德于萬物也。

寰宇無所不備以存義第五

造成寰宇、寓人物也。萬類供人用也。萬類不無變壞。造物主預防其缺。令各傳類。嗣續不絕焉。蓋先備一。公質。受諸物之變化。次備所以。然以施乎變化也。質有二。一曰原質。能受容萬變于萬變所生之模而自虛無模者。一曰次質。已有切模。如四元行。相攻相變以致生成萬有之形之類者。其所以然。如天日月星辰。及宇內司作者。各賦相宜之性情。各加相稱之能

力令施萬效于四方深淺遠近之俱至不憊不勞無私無限也觀諸太陽萬生萬變之司作也置第四重天居七政之中者一以便施光于諸政諸宿一以便照育萬物又令斜旋致生四時因以養育之德補各方各類之缺也餘政各備德能或以治人物之百體或以主五金五穀之類或以資四行及四時之變化皆有利益爲人所必須也觀海江川泉或明或暗俱爾流通或所不到或到而不足必令日月星辰攝江海之水結爲雲雨徧暨下方焉察四元行互古相攻

相破而不致相滅者有二情一悖者相攻相破以致生他類一和者相資相存而不至相滅也察四時之序或寒或暑或寒暑勻寒所虧者暑補之寒非徒寒也寔先以陰育根本來春之物藉此茂遂焉且寒嚴之極非徑至于暑也漸爲消伏漸爲變換皆以免人物之損害耳太陽所未及照南北極之下也加能力于主二極之本星使能自治且資育所爲之物也赤道之下太陽在頂炎氣惑甚幾致焦灼矣乃多凉風緬雨使彼中人物較他方快樂茂美更奢也以故從

古來物類恒存且昌未見或失傳或損壞者矣

宇內萬物之所以然有四　義第六

所以然者事物之性係以生成也有四焉曰作曰模曰質曰爲作者造其物而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于本類別之于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也爲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以車論人爲作軫軾爲模木料爲質所以乘載爲爲以人論生人之原人作也靈神模也形體質也修德而終享福爲也四者無物不具者也質模在物內爲物本分作爲在物之外趨物

之先非物之本分也四者增之不得減之不得也細察物生之序非先全無后全有也先備物質然後模立狀質成物類焉火未生時已有薪質從彼薪質火之模立成火類別之于木類者是也物無能自爲生成也外作者造主之耳薪料雖備未獲太陽或燃以他火新火之模何由以生也人未有妄造乎物者也必有所主之定向定用焉爲是也火之煮烹有所用之也豈有用火無其意者乎

又曰即具奇効究所以然亦不過四者而已初見自

鳴鐘、必詫爲奇製、問誰造之、據何料質、作何意用、依然在四者範圍之中矣。

質所以然 義第七

質者、諸性之本。造化之基也。論不一、有云從無始有公質、受萬變而終于不壞者、是即無極太極太虛之說也、據性天二學正論、萬物公質、必有造始之者。造成于造物之公主、受萬象之變而容德綦大、故謂性之本化之基焉、受萬變矣而性不受變、水之或熱或冷也、二模相去之際、水體不損焉、金之或方或圓也、成

器應作者之巧、金體無壞焉。木之變于火也、火之變于氣也、氣之變于水、水之變于土也、四行相變之際有公質爲諸變之底也。否則四行變耳。曷能爲變、何也、一敗而無有。一從前無有。二模之一往一來。何藉以續而得相變乎。蓋新來者始于無物。化去者歸于無物。相生相變之序。據無定理。從無定規。不其紊亂乎造化之統紀哉。以日用之理証之、吾日啖殺饌、非特裨吾力、且大吾體也、使殺饌之模去質壞。則力無繇補。體無繇大矣。是知模去者。質必存也。加于吾體

之元質屬于靈魂因而體幹漸覩魁梧耳乾薪燃火失本模受火模薪之元質仍存也故火見熾耳薪之元質不存則火熾之理從何証之是元質者不賴他物而爲自立之體也賴他物則質之外有質之變可勝窮哉然尤獨成于造物之主者以他作者之力未及也他作者之力內模所傳本模也其德有限非借質不能奏効也而元質于物不受造不受損驗之萬物萬變不受變亦不受壞也然則元質能自存乎然止物之分非物之全也得模配合始存耳

手足絶于本體、有能自立自存者乎、則變化之際。一模出必由他模入。後模不入先模不出矣、否則二模之公質或空而自立、或並容二模矣、夫以一物置二異類此豈性之理也耶、總約上論曰、質爲形物之分。自立不賴他體者也。向模者不能獨立不能並容兩模者也。受萬象變化容造作之力。聽其用。不自施其力。又不能定其所宜受之模者也。大地包含萬卉、非自生發也、大陽溫氣通透其脉、始生之、木金容萬形萬像、作者之工巧爲之、未有能自制自成者也。

質分二品、一總質遠質、一切質近質、凡質未受依賴之模及幾何之定分亦未定所受自立之模合成一物之類能容受各模及幾何之各分者是之謂總質遠質也質已受幾何之定分及他依賴之定模受自立之定模合成一物之定類是之謂切質近質也蓋受幾何之定分及依賴之定模元容之廣不無約焉而僅受乎自立之定模此質之所以然也

模所以然 義第八

模者何狀美其質而置物于定類者也其一自然之

作者所生其一人工之巧者所制自然有自立者金石等類有依賴者熱冷等類自立之類有離于本質而存者人之靈覺是有不離于本質而存者水火等類是乃有疑自立之模爲無者意以物有質得依賴之模能別于他類能行于本類何俟自立之模耶火之質得乾熱依賴之模別于水土諸物又能行焚燃等情何必自立之模耶說謬甚下有實理駁之

一曰模者定各物之類也物以質相適而同以模相異而別物有自立者當有自立之模以使之無自立

之模則物模皆依賴將物無自立者矣

二曰人與人較相近謂之同類人與馬較相遠謂之異類所以相近相遠者非依賴之類也蓋依賴之模彼此均有因謂相同惟自立之模彼此各殊故謂相異也

三曰物各有本性本情人之智犬之吠雞之鳴獅之吼大黃清血人參補氣非繇夫質也非繇夫依賴也生于自立之模者也人將生時身質受依賴之模未承靈魂之模是以未能論理未具嘻咲等情則亦未

足稱人矣。因知自立之模獨定各物之情勢力量因定各物之品而別之于他品也故自立之模于物也就之成去之敗以故性學之師論自立之模者以爲諸物之切理諸性之尊分諸情之本原也若依賴之模從物性不足成性可來可往而物之理猶存在彼在此相同而物類猶不同矣能定各物之品而擇辨于諸他物之品乎、

模繇何生立第九

義

模之從來古有三說一曰諸模非生胎乎質內後顯、

之耳、此說大非、何也、據上論物之質、不能受造于物、據此說物之模、不受造于作、惟先藏後顯則物生非生、止顯之也、敗非寔敗、止藏之也、相生相敗之理、何在乎。譬如巧者、刻木治骨而成器也、所制工巧、非工之功、惟藏于骨木內、工但引使顯著耳、豈其然哉、一曰、模非繇質生、從外至合諸質而成其物也、此說亦非、何也、據其說質于模之始生、悉無與矣、物之生敗往來、無定規矣、是生時從無物而生、敗時則歸于無物、豈性理哉。正論曰、性模繇于造作者、新生而顯形

57

模雖係自立之品但始造時未免有質者爲之資蓋造作者非得其質無所施力而生模模非得其質亦無所容立以成物造生矣一失其質弗能存矣惟人之靈魂無形不必質生不必質存離形體能存不壞者也第靈魂未賦須私作者預修其質致全軀體始受靈魂則靈魂蒙造于物之公主也他模既有形而私作者之造生必須其質一受作之施用一質模以生存火爲私作者欲傳其性而生他火必須乾薪爲之質一以受熱乾之德力一以受私火之模與之合

而成火性使無新料則先火之力繇何施行新火之模繇何生立也乎

模質相結 義第十

宇內凡有形全物無非合質模而結之者質爲物底空而向于模模爲物理實而向于質得作者之力相附合致成其物也質之容德廣無模不向模有定限取其質之一分以狀充之未能足諸質之容而滿其願也質未分時無定數無定向能受各類之模受之則其容約向定模不能受各類之模也微塵之質未

能受熊羆之模熊羆之質未能含巨象之模矣明此理之所以然知各物之模定幾何之分數定力量之情勢以故作者凡欲生同類之模必先取質相稱之分而脩治之然後生其模彼質與之合結以全成一物之類也夫質之一分既納相稱之模必安而足非不獲已不捨矣但或作者後施力生新模于是舊模敗而質捨之復合結于新模焉是知凡形物之類切係于模各模必有分數因之定取其質之一分以狀充之然後與之合結致成類也即形物之內有質有

模有結質模之所以締結又有幾何及諸隨性之情要之物理獨係乎質模相結者而已餘皆爲依類之情不入物理物須以生須以全存耳如形體已備靈魂已造締結之則人性立矣形之巨微妍媸神之賢愚聰魯隨性依賴非人夫性之理也

作所以然 義第十一

作之義廣凡能造始皆謂之作有自造者如火生火有附他造而不自造者如指引如勸訓如命使自造有繇本能者工運器制物者是有依他能以造作鋸

錡等是自造又有踈親公私之殊焉造物主謂之宗作大無對公無私親無踈能無窮力無限諸作無不藉其力從其命者是本論詳之七政天謂之公作諸有形之物合其公力而生他物所云日與人生人與馬生馬者是也能傳類而生他物者謂之私作親作作之正義也物所切以始生者耳何者宇內自立之物從最初受性于造物主欲自存無能存其體但欲存其類是以物初受造時并受傳本類之能力物各生物則亦可謂之作者矣而志于傳性存類者私作

也生同類之物焉志萬物之生志萬物之存者公作也萬類不生同類焉天不生天日不生日其體恒存焉故也

作者之能德何 義第十二

作之義明茲析能德之所自生所自止也凡屬性理之作者未足造全物蓋各物之質受造于宗主不復受造于私作也私作者德有限不能以無物造物火將生火無料生火合理否耶私作者之能力止造同類之模而已則火止生火而不生水者以作者之能

德從本模而出各模既有定類必有定能定力之數則其造作惟至于同類之模而已令各物能造別類之物則造化之序與性理之論無確據無定規矣乾坤日月諸公作之能力固超私作者之能力與之合能造各類之模矣于已相類之模則萬不能造也繇是知作者之能力皆繇于作者之本模施于外焉已耳而模非得依賴之情勢爲其物具必亦不能造生同類之物也火將生火必先以熱乾之情勢薰象薪料令漸漸寒溼然後造生其模于薪料中矣使薪料

未受熱乾去冷溼其何能受新火之模耶其所以然則作者之德有限有數非用本性之情具不能親傳其類也如木工非鋸鏑不能制器作者將傳其模于外負先必除諸礙及諸異情斯能受其新模也屬性之作者誰不其然而疑之耶至作者各性各德之不同各用之物具情勢亦不同者後有本論詳之

爲所以然 義第十三

上古論性之所以然于爲之義多闕爲者其驗至微殊爲難測也中古明哲始析之以宇內之物有造作

而出無意者妄造作者也人將有造必先于未動時明其所造意定始動焉奚有欲造而不先立乎意者耶禽獸不靈凡動非趨利則避害耳下品之物一上一下求其所傳其類全其性盡其職即不明不覺不能自立乎意者要亦依宗作者之公意以爲之動也以故性理實學于爲之之義首冠之于先三所以然始施其力以得之也所云爲者之意先諸所以然爲者之得后諸所以然者也射者欲中先立的焉豈有未設的而求中者故不洞晰夫爲之義者亂物定序

舉諸造之緒淪入于偶然妄動之鄉矣爲于人物有二功焉其一先懷可愛之美好動人物之向與從心之德身之康備可愛之美好者也人一識之無不向無不欲得之者于是乎濟凝德之功蓄延年之藥以遂其初意使德與康無美之可愛孰肯向而從哉其二器具之精工適用者亦莫不欲之求之焉究觀物之造動無有不然者如高位者火之所下位者土之所火與土莫不向而就之乃火備輕土備重以爲器具而以火與土用之或上焉或下焉獲其所而享夫

安定之美矣此爲之之義之妙歟。

造化之功非爲者不遂 義第十四

或云物性無定意無規乃造化偶然流通值運物乃或生或滅也有定意定規何至地震山崩江海溢泛風雨狂暴四行錯亂四序乖和七政違度猛獸殘害蠹民憂患草木之種益者有數毒者無益者之無算耶殆非也覆載之內百千倫類皆爲異性異情之動而猶相應相賁相符和正如脉絡之貫洽有流通無舛盭也異物之和是豈偶然所致耶使偶然又胡

能永存也相和永存定有公美爲萬性之所共願而共向之者矣是公美乃萬物之統紀也萬物之統紀全而宇宙之倫序皆可保存無乖廢矣又曰物生有所繇之種因各得其所蓋人繇人非繇魚魚繇魚非繇鳥鳥繇鳥非繇獸獸自成獸而已人寢地魚愛淵鳥愛空獸愛野相安以生豈魚翔于空獸潛于淵而得安也耶因知物定有所從之規定有所向之爲者萬萬不亂也仰觀上天運旋躔次俯察下地產業經營無不各急所圖之美焉考百工曉夕攻苦豈有一

無所爲而爲造者耶。豈造物宗主、于其大造、反無意、反無定規乎。哲者燭明其全、愚者昧其幾、而不及察耳、設令無爲、繇何有先明而預言之也耶、物之動、閒有出于本所以然之外。本分之外。必不出衆所以然之意外也。水之性、就下者耳、遇空則上、以充之、人之手、欲自存耳、遇首與身危、必忘已、以救之也、故曰物性所向之美好有二。曰公。曰私。二者不可兼、則先公後私。凡物質本性之意、必不負衆公性之意也。不至存已性、亦必存一類之性耳。此理極確極深、靜會者

得之、若云人之苦、不若獸之適、則聖篇切究其旨、謂蠢者一生之逸樂。不如靈者片晷之實樂。靈較蠢、間有所短、但其所長于蠢。何啻星壤已耶。夫物之不利者有之、然其微有所損。而不害其大有所裨也。如毒物無益者耳。備良藥。治多病。釋他毒。必需之。則宇內何物無益。何物無爲邪。約而言之、物有三品、一預明其當然之美好、立意趍向之人、及神是也、二知覺其當然之美好而歸就之、不能自立、不能慎動、動又不能自止、禽獸是也、一不明覺當然之美好、公主俾之

動、遂其性、得其所、天地、四、行、及、諸、他、類、是也、然則造化之功。非爲者其何能遂之也耶。

寰宇何爲而造成 義第十五

爲之所以然固有二、一屬爲、一宗爲、繇前諸論、屬爲爲人、已知之矣、茲則言夫宗爲者、依聖賢定論、宗爲者、造物之主也。何則、凡作于所作者有定向、是爲也、而況靈作者乎、天主萬物之造始也。則弁爲萬物之終也。理必然矣。物之生者、欲成就而生。則亦欲成就得終返所出之源焉。如作圓形、規運已徧、返所出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始此諸像中全成一像、故周動之、動返而歸其所出之處、爲諸動中全成之動也、萬物既受造于主、無不欲歸向之以受成全、觀天主所賦靈性中明愛二德、用能以之虔事造已之主、復無源之源、其他諸物咸各事人、利人、贍佐人、得終返原、各復所出之始、又何不如規之周運成圓者乎、萬物各具天主迹像、雖不盡無限之妙、然亦時肖似之、蓋物類各備性禀、美具資用之三者焉、其一物各有質、有模、與其中所締結三者合而成一性、以擬天主三位一體之妙、其二物

各禀本類所當有之全美以影造物者無窮之智其三物各有所適之用俱能益人以宣造人者無量之善繇斯以觀宇內萬物之來皆從無原之始受造仍各因本性之美形容元始之妙則畫一環始于一而終于一蓋以云物之始莫能兩大兩宗則物所終歸亦莫能兩宗兩大矣而正所以然以作者于所行無不于所志之美好天主既以全能從絶無造物其所志美好非有限之外美好乃其內所含無際之至全者也凡物所有并所可有及靈心所能思念之美好

慶福物主盡包含之于已者也故凡造時必弗能他適無所待弁無所異于外則惟志于已無窮之美好而已聖經云物主所造者爲已而造也造天地萬物非益其福也布其福也宣其善其智其能之全妙使神與人思憶之感激之事奉之竟歸之而同享天國無窮之福也斯所貴夫天主矣

何以謂宣著其善之妙察宇內萬類或予以體質或加以生命或賦以知覺或加以靈性各類品之性情能力種種不同各呈其奇各備其取各適其用而推

其所繇原非至善至美能若是乎大主造諸物咸施之以其美好者益人物非以益已也然已之至善且益著矣

何以謂宣神智之妙察宇內萬物節次置之高置之卑置之中各具所以就本位之動焉各動之內或近或遠或剛或柔或熱或寒或乾或溼或疾或遲若予以相悖之情致相攻破然生種種他物而雜以相和之德致相存焉且布列于相宜之地不使亂焉故古之大賢謂造物主靈智之至者也縱無他証即其所

造寰宇之妙序及人身之巧功已足証之矣蓋春蟲者無序故所行多悖則夫亭次愈巧愈徵造者之知大而妙矣

何以謂宣其能之妙天斗鄒造寰宇萬物非待時刻非藉材質非資器具命有即有造萬物如造一物焉力不勞有不虧一照全知一顧全成者也太陽全光普照各物曾以物之多寡爲盈歉安勞也乎則造成萬物而置之相應之地位俾獲存留養育不使損壞焉存留養育之際一蟲之微天神之尊不分難易不

岐遲速也。

或以天主欲造寰宇何必遲遲而不于無窮之世數萬年之前造之乎傳其性內無際之美矣顯其全能之神妙或先傳焉不于人更有益耶曰上論已定造成之功非爲固然出于自主則豈更可以淺識推測而以先後早遲之宜疑之哉蓋至靈至公之主于其造作自然有適當之期人之思憶不及也帝王爲綸爲綍臣子莫由測識況全能至智之天主耶今天主于億萬年之前造成寰宇先受造之人亦將疑之曰

何不早造而必待此時乎則此非窮理者所宜究也而所宜究者寰宇何爲而造也爲人類而造也爲人而造則應人人昭事也人人昭事則庶幾仰荅其萬一也報荅不遑又何敢疑其先傳也后傳也而以人力與造化爭耶夫先傳妙也未當傳而不傳亦妙也當傳而傳亦妙也妙一也何所滋先後之疑也施惠于人有速之可遲之亦可者安所疑天主傳物之妙理耶則天主造寰宇萬物之于有始時而不造于無窮之始者正欲人識所從出爲無元之源心存葆認不

敢負所有。忽之忽之已。

或云天主未造寰宇前、何所造耶、無所造而逸耶、無天地以昭以明、何所顯其福耶、曰、天主至靈能明性無際之妙性爲至善至美、亦何能不愛之也、從無始恒明其有之妙、恒愛其美之全、而可謂之閒逸乎、則天主滿足全福、不因造萬物而謂之滿足全福也、造萬物、明愛其性之美焉耳

云寰宇未造前、何在、須知天主造前造後、不論實有物之所、空無物之所、畢竟無所不在也、藉令天主從

無始不在于斯。是人之所空虛無物之所也。何能造成天地萬物也乎。天主性體無際。必不以寰宇之隘限之。使其不伸出于天外無窮之所也。寰宇之外。尚能造無數寰宇矣。全體非先在彼。安能于此造之哉。因知天主先在彼所。造之之後。物變而天主之性體不變矣。

四元行于所生物存否 義第十六

天主造寰宇。計恒存之造四元行以爲造化之種。萬物之資焉。元行者純。而不雜之謂也。乃目所見與理

所驗、四元行時相攻以致生物、則火未有不襍者也、然謂之情勢之襍可矣。謂爲性體之襍未也。蓋四行爲元行。元行而襍則不謂之元行矣。火之質止懷火之橫以成火行。未能容他行之橫也。情勢之襍四行相攻相破之際、未免以情損之、土氣二行爭矣、土之冷乾二情、遂被氣之熱濕二情攻損、于是土不得其情之純。然而性之不壞不雜者依然全純也。說者以元行相攻破之勢、生諸形物、疑元行之存與不存、談性理者見形物于壞散時、必歸于四元行、以木焚時、

歸于烟氣歸于流水歸于灰土而終變乎火故以驗四元行必存于其所生之形物而不壞也非存物壞時元行胡能復出而顯著耶而性理之實論則曰四元行于所生形物止存其質與模之德而不存模之體也証之有五一曰形物各有定質之分數與定限之能德以施夫本類之効用則物各有定模者自不能多矣蓋元質依上論何于萬模而不能自定其所當受幾何之分數與模與能德惟聽作者之制定之已則質受定模定情定德之分數必不能并受他模

他情他德矣。宇內形物。各備相稱之模及情及德。于四元行之模情德殊異。則四元行之模。必不存于其所生之形物明矣。二曰觀木變化于火。非先失木之情與模者。必不能受火之情與模者也。正如實器。非先傾所貯之液。必不能受容他液。二模不相容于一物中也明矣。況四模乎。則四元行凡生他物。非先失棄本模。定未能生成他物之模。又甚明矣。三曰藉令形物全存四行之模者。則一物內必懷五模。及五模之切德切用矣。是人可謂爲人者。并可爲火爲氣爲

水。爲土。蓋因火之模能熱、因氣之模能溼、因水之模能冷、因土之模能乾也、夫物模非得相宜之情、不能久存。四元行旣謂全存于所生之形物。必亦存其元情。于是各、物懷四、行之異情、異模者。自亦不能有、定性、定類、定用、矣。皆性、學、理、學、所不敢、出者、已。四曰世物各得一模。則足充其類。又足自施其本類之効。何須多模。蓋物性、不、願、繁。不、愛、贅、故、也。五曰宇內形物。多有奇効美用。四元行所不能及人之論理。禽獸之知覺、樹木之生長。花草之馥郁。磁石之懸鐵。琥珀之

拾芥葵花之朝日。蛇木之解毒。水銀之歸黃金。無慮之異劾美用。非生自元行。另必有他模以生。而四元行之諸模。既無切劾所施。必無存矣。所存者。相破之情耳。蓋凡物已成。內必懷熱冷乾濕四情。一以驗其所從出。一以資其作用。一以存其體而已。亞里多性學之宗也。嘗曰。所謂形物皆從土水火氣四元行生成者。不寧謂從四元之情德而生成乎。故云四元行于所生之形物。止存其質與其模之德而不存其模之體是也。然所存之德非全德也。模之德全模之

體亦全矣則所存之德破之餘耳蓋四元行之情相攻破致其本模滅而他模互生乃知元行之破情爲其正情以致能施本性之効而自存矣

云形物壞散時必歸于四元行木焚時有煙歸氣有水流出有灰歸土以至成火者皆非也何以故煙非氣也灰非土也所見火非先藏于木而惟新生之火也所見流水木滋生之液非真水也即爲真水外漬之水非本質所懷之水也繇此知宇内萬有從四元行而成然不存元行之模體而止存元行相破之德

情者也。

宇內萬物宗品　義第十七

繇上諸論推造成之物宗品有二、一曰自立者、一曰依賴者、物之不恃他物以爲物。謂之自立焉。物之不能自立、而托他物以爲物。謂之依賴焉。自立之物有形如天地、無形如神、有形之物、不朽如天星、朽之純者火氣水土、襍者四元行結成之諸物、未全者如雨風雪、全者如金石玉、或非特成全而又生長、如草木、生而知覺、如禽獸、知覺而論理、如人類、或不假推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洞徹物理、如神、此皆屬自立之宗品焉。依賴物之宗品、分爲九府、一曰幾何、二三寸尺等、二曰相須相因、君臣父子等、三曰何如、白黑熱冷等、四曰作爲、化傷走言等、五曰抵受、被化着傷等、六曰何時、晝夜年世等、七曰何所、鄉房廷位等、八曰體勢、立坐伏倒等、九曰穿得、衣裳等、此皆屬依賴之宗品焉。依賴之物、或有形而賴有形自立者、五色五音之類、或無形而賴無形自立者、五常七情之類、要而言之、宇內萬物之極清靈者、無不含自立依賴、二品而襍無全純者、

全純無襍自立者獨一造寰宇萬物之公主而已故超絕諸性當獨爲尊崇云

寰宇永存否 義第十八

說有三一云寰宇無始無終一云有始有終一云有始無終而有始無終者爲是請証之曰寰宇有始已晰首篇矣約論云民所須以生之之萬物皆有始可考人物之類亦有原可考則天地亦不能不有其始也脫人物有始而天地無始則最先人物何據而驗天地常在而無始乎曰天一有遂動既動必如今日

之自東而西、一日一週、明日復還本處、如此則必可言一日之前無天可動、無地可成、無物可生、即此爲天地之始矣。倘天原有而無動、是迷于物性之理也。使有天不動、則草木禽獸及靈民生養之意、安從出乎。

次曰寰宇有始無終、依上諸論、天本不爲損壞、其動亦係天神主運、天神之力不衰、即天之運動亦不復止。四元行雖恒相攻相破、然以繼造化之業、而終不能相滅也。試察數千年之前、四元行無時不相攻破、

而今皆仍存則萬年之後亦未能自臧可知天地及諸元行既未能自臧則造化之業永可保存而終不斷矣蓋宇內凡屬造作之物有質有模而其質者依上論必不能損壞但未有新模繼入其舊模必不能出離以致其質獨立而物體不全也因知造化之序自不終熄以衍于無窮矣

次曰寰宇雖無絕端而終可存但其後來之勢于今必異何也稽聖經目後人類生意窮盡衆天必永靜不復運矣蓋天運之爲者人類之生有而已人類之

生育既息。則天不須運動。而主動之神。必輟其功焉。又因寰宇萬生之造化。祇爲輔資人類而行。故與人類并息空也。自是上天不運。下地不生。禽獸不育。草木不長。凡爲行之物。盡爛燼而無餘。又按聖經謂衆天當是時。將蒙造物者加光。其輝七倍于常。至四元行者更將煉精而消絕。其相襍之渣滓。又永相協和。不復攻損。其他負形之物。皆將盡化而歸于元行。終不復結而生他物焉。但此日後之勢。非自然而然。造物者命之主之耳。無理可據。惟依經典及古今聖賢

宮寧女者

之所傳而推論如此此意詳于審判日論中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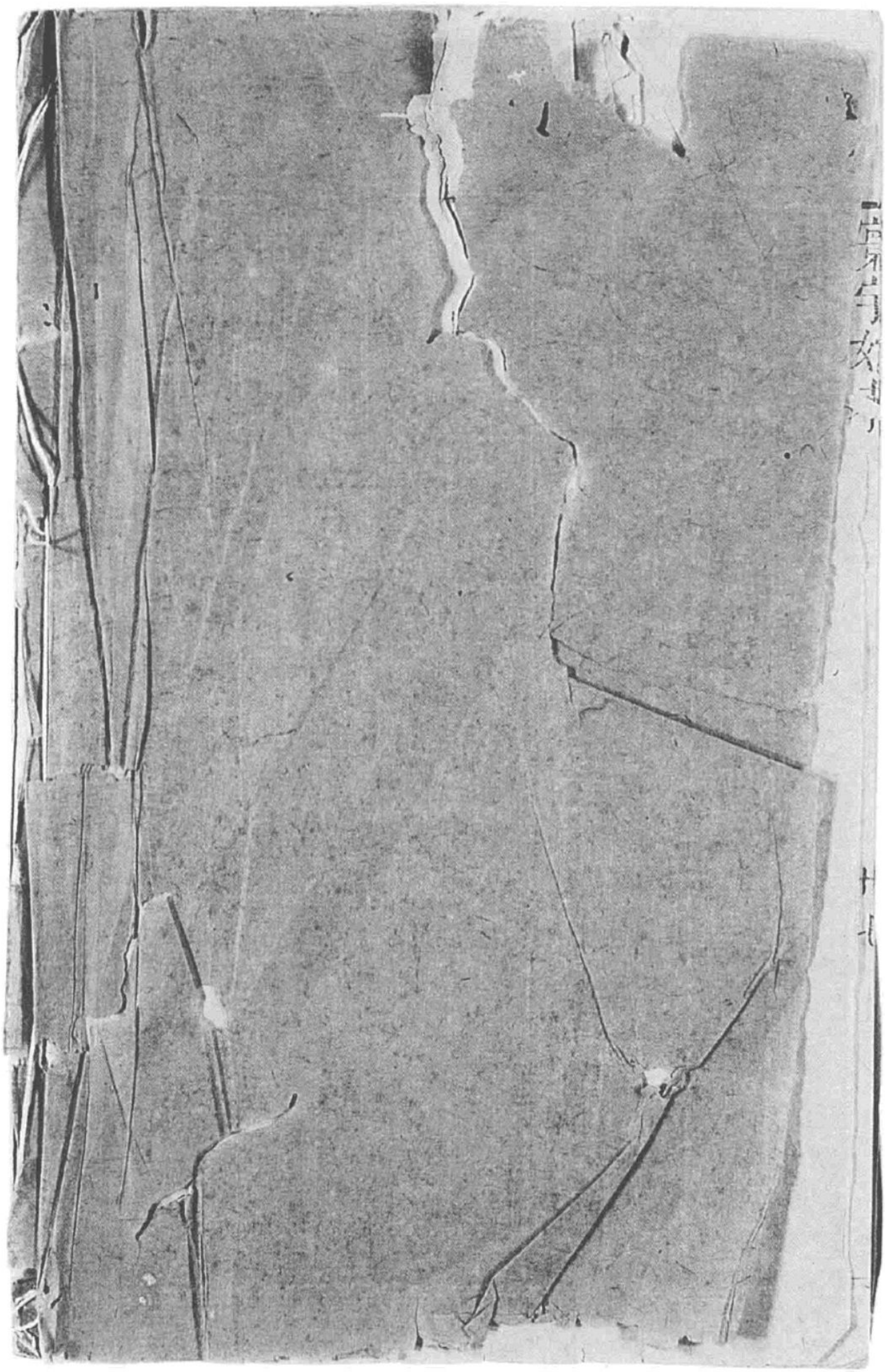
鐫訂閱姓名于後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陽瑪諾

耶穌會中同學傅汎際共訂

羅雅谷



口鐸日抄

八卷（卷一至卷四）

〔意〕艾儒略等口鐸，
〔明〕李九標等筆記

提要

《口鐸日抄》八卷，意大利艾儒略等口鐸，明李九標等筆記。明末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2.1-4。

本書為天主教聖書類著作。書名『口鐸』，取《論語》『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之典故，即是指艾儒略等傳教士『傳播天學，覺世之洪音』（林一儁《口鐸日抄序》）。主要內容為艾儒略等傳教士與追隨其之教徒有關教理的問答，經教徒筆錄刪潤而成。其所載的問答，自明崇禎三年（1630）起，至崇禎十三年（1640）止，共四百九十五則。時間跨度較大，參與問答記錄者亦多。其中卷一所記之問答為崇禎三年正月至崇禎四年（1631）二月，卷二所記者為崇禎四年四月至十一月。此兩卷中，與教徒酬答者為艾儒略、盧安德，而記錄者為李九標。卷三所記者為崇禎四年閏十一月至崇禎五年（1632）七月，酬答者為艾儒略，記錄者為嚴贊化、顏維聖。卷四所記者為崇禎六年（1633）二月至九月，酬答者為艾儒略、林本篤，記錄者為嚴贊化。卷五所記者為崇禎六年十月至崇禎七年（1634）六月，酬答者為艾儒略，記錄者為楊葵、陳景明。卷六所記者為崇禎七年七月至崇禎九年（1636）八月，酬答者為艾儒略、林本篤、瞿西滿，記錄者為陳景明、陳景耀。卷七所記者為崇禎十年（1637）正月至九月，酬答者為艾儒略，記錄者為張賡、顏維聖。卷八所記者為崇禎十一年（1638）

八月至崇禎十三年五月，酬答者為艾儒略，記錄者為李九標，另有分錄者朱禺中。以上諸篇凡非李九標記錄者，最終都由李氏『彙記』，可見李氏應是本書的主要纂集者。其編纂的方式大約是隨得隨編。如卷一前李九標《口鐸日抄小引》署『崇禎四年重光協洽之歲日在角』，所謂『日在角』即八月，可見此時《口鐸日抄》即已纂成最初的一部分。又卷三前李氏《口鐸日抄第三卷紀事》署『崇禎五年玄默涒灘之歲日在翼』，卷四前李氏《口鐸日抄第四卷小言》署『崇禎六年昭陽作噩之歲長至日』，均可見此書是在崇禎三年至十三年的十年間陸續纂成。全書所涉及的內容較為寬泛，今人羅群將其分為『教義教理類』、『宗教實踐類』、『中國禮俗類』與『西學類』四類。其中教義教理類主要為與教義相關的問答，包括三位一體、降生救贖、道成肉身、天堂地獄、原罪始祖等多個方面，既有教徒提問而傳教士回答者，也有傳教士提問要求教徒回答者。此外尚有一部分傳教士的佈道活動，也可歸於此類。宗教實踐類包括天主教的靈修之法、世俗生活與宗教生活的關係，以及勸化世人、使其堅定信仰等內容。中國禮俗類包括堪輿、占筮等傳統的民間習俗，以及與佛、道二教相關的問題。西學類則以西方自然科學中的內容為主，也部分涉及哲學、語言學等人文科學。總的來看，雖然書中所論述的問題較為廣博，但卻『要言不煩，能裨益身靈實多』（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二）。同時，由於採用了易於接受的問答體，且多用寓言故事，故在明清時期流傳甚廣，影響深遠。許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甚至將其視為晚明基督教中最具吸引力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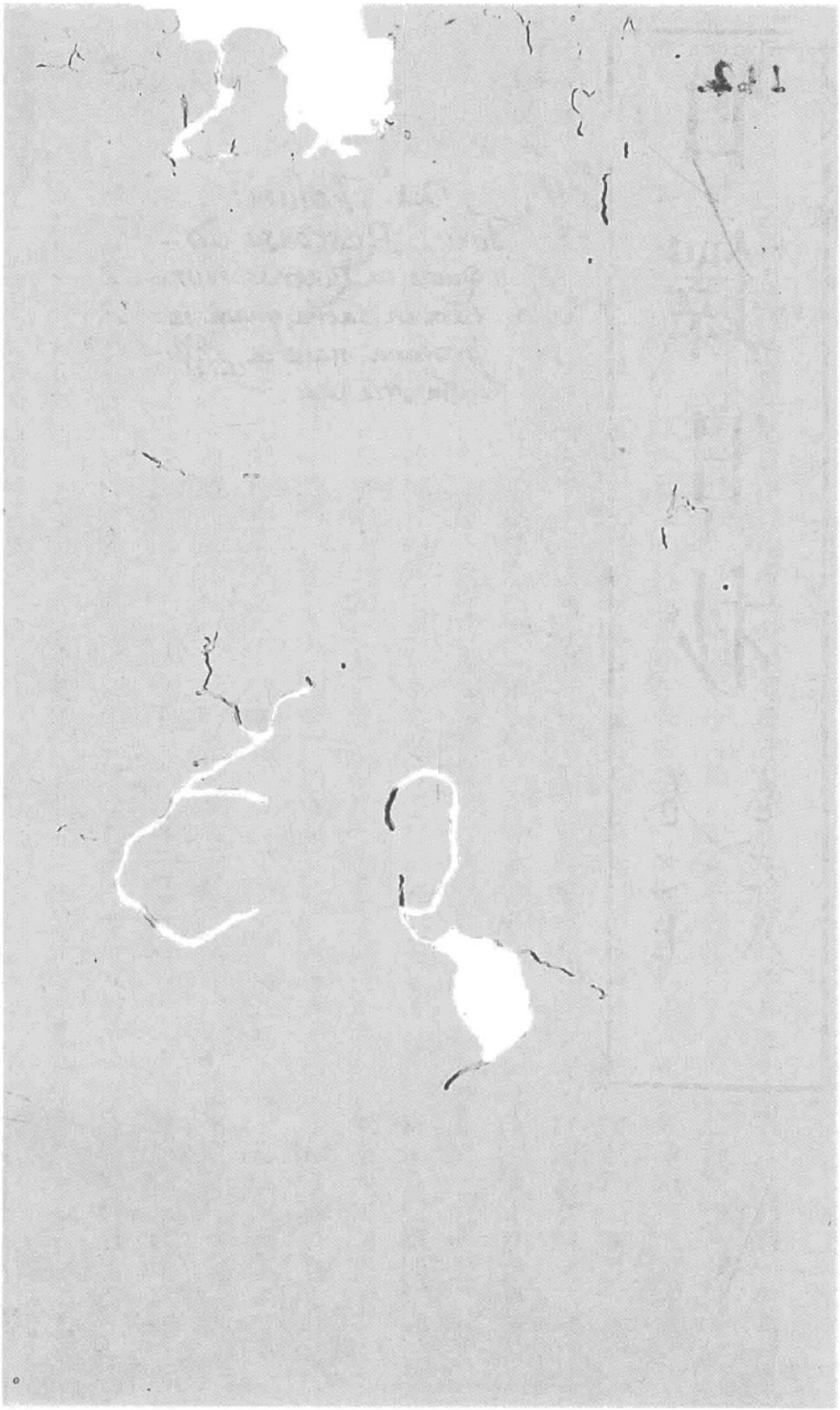
本書開本26.3釐米×16.6釐米，版框高21釐米，寬14.4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全書四冊，每冊外簽均題『口鐸日抄卷之七卷之八』。卷一前有張賡、林一儁《口鐸日抄序》，崇禎四年李九標《口鐸日抄小引》，及《口鐸日抄凡例》。卷三前有崇禎五年李九標《口鐸日抄第三卷紀事》。卷四前有崇禎六年李九標《口鐸日抄第四卷小言》。卷七第三十二頁與卷八目錄第一頁原倒置，今調整。由於本書為陸續編纂，隨編隨刻，故在流傳過程中產生多個版本。今所見梵蒂岡藏本卷首有兩種《口鐸日抄總目》，一種為四卷，其中卷三、卷四注明為『嗣刻』，可見此書初刻本當為兩卷本，其後在此基礎上續刻兩卷而成四卷本。另一種總目為六卷，其中卷五、卷六注明為『嗣刻』，且卷三、卷四所載問答之時間與數量，亦與上述四卷之總目不符。如四卷之總目卷三為『自崇禎四年閏十一月至五年五月，共載二十五日，錄四十二則』，六卷之總目則為『自崇禎四年閏十一月至五年七月，共載三十三日，錄六十三則』。由此可見，在四卷本之後又有六卷本，且六卷本不止續刻兩卷，還對原四卷本第三、四卷的內容作了調整。而八卷本則最為晚出。其在世界各地圖書館亦多有收藏。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八卷本、四卷本（無林一儁《口鐸日抄序》）、六卷本，以及僅有三、四卷之殘本。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亦藏八卷本一種。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州立圖書館藏有僅存卷七、卷八之殘本，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明刻六卷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清至民國間八卷抄本。（謝輝）

□

鐸日抄

卷之七
卷之八

21. Volum:
Tom: 1. Responsa ad-
Quæsita Litteratorum
tam in Sacra, quam in
profana materia, p. P. Ju:
lium Alenum.



□鐸日抄序

聽喉詩不知倦。吟正言則惟恐所。十九然乎。○乍聞正言而動。退輙忘爲。十七然乎。○有聞必繹。又而得蘄與人同。是十可二三矣。心得之。口未發言

之。口言之。未必能録之。問何以一人一人耳。人一舊雅孀必強也。人一想、雖拙必爲、又孀故、爲悭故、爲拙故、夫人一恬、雅怯必閒也。人一想、雖拙必不通也。悠、又忽、又而曰孀曰悭曰拙。雅授授爾四三嫔耶。人原矣

疾。而亦自生疾。又或託疾。況
爲世俗事、孃六乃。怪亦逐。拙
亦營。而曾不得片刻之強之閒
之通徹。以淺事豕生之大根原。
而夫豕生之大究竟。嗚呼、是可
謂終身不靈者矣。子思子勅人

戒恐直彙須史曾氏日省戰兢
亟免而後知免是豈區區為世緣
作計哉千百年來胥世襍其妄
如西方先生提鐸而振為人始
發見大根原大究竟焉但於所
云三疾者未見其是療也即予

侍諸先生、視閩中諸君子不後、亦且自謂敢信不始、曾何所得詮述一二焉、乃今而始得吾勝爻李其香、聞艾雪二先生口鐸、而日抄之也、其香一日聞道、遂靜脩三山堂、思翁一年、等功名于

浮雲視舉子業如弁髦而且理數新舍忙

目益明才日益邁歸而誘化

百人交相磨厲其德与日俱

又期追隨二先生周旋不暫

其抄未有已也予惟亦孀亦

亦拙敢其香亦稍岁勉矣

溫陵張廣識

口鐸日抄序

口鐸者何、艾盧二先生、傳播天學、覺世之洪音也。日抄者何、亞友李其睿氏、嘗侍二先生側、錄之以惠同好者也。

二先生遠自絶徼、浮海九萬、三易寒暑、而函中華、懷以愛慕天主、愛人如己爲首務。斯其淵源之正顧

力〻宏心思〻芸有未易明言者世人拘於舊聞溺于機樂曾不能開拓心胷馳域外超睹〻觀思此生〻所自往甚且認他作〻歧適軫素〻與所自往甚且認他作〻歧適軫趨〻貿〻以死而弃不惜是固先生所大痛也閒有彼都人士興猶衣〻好殷殷遊諸古〻繁有言於未繹思

學莊板。失責。皆安目前。不於萬有之
正。認玉尊至靈之主宰。萬物於牙慧
之後。襲太極理氣之膚詮。不以生死
大事。早覓究竟之根宗。徒以異人異
書。取悅一時之耳目。是何異買櫝而
還其珠。自負此一見之緣也哉。大
抵三代而後。學者多以詞章為務。

科名為業。又有一切下學之法。設為方便梯航。積久認真。錮人甲力。教子人情。正生前所後之大關。存焉不論。人論焉不詳者矣。又有一二超勝之士。以易窺究。於生之外。而有所未出。乃二氏之流。以翔其虛誕不經之說。搗其虛而中之。以饑人思慮肉而不可

得黠者授以甘餌而投其鴆毒反世之而不覺也悲夫〻〻若諸先生之教研理必究其原察物必精其本偽治必要其實詩文言頭假恢棒喝偽機與夫云〻訪門〻幻境皆鄙絶以爲不足談且其學問淵涵深廣云爲即極穎慧者未易窺其底

庶。裒。間或隨人叩觸。偶寫靈詮。而當機
只。但。莫不動啓扃鑰。微人心髓。正
如。暢人目樾。沿驥逢泉。真快之神。
以。未曾有。獨愧吾衆。未能廣發彩
義。迺標特解。爲起予勵我之資。所冀
發。先生之响。更抽繹於無者。不無
望於高明諸君子。試思吾也。諸君子

黨中、治鉛槧、古劇科、一旦雲蒸龍變、或標旆、常、銘鼎、呂、或廣第宅、
餘輿馬、赫、、焉、、涛矜其樺、紫綬
其宗祊者、是爲生一大寃意乎。抑
靈神本鄉、更勾有左、而期世偽禁閑
福直轉瞬、落空無堪久戀者乎。此
闌勘破、則凡稼、、悲愉、乃喪、賸賈

庚辰長肇無足較而胷中冰炭世境戈矛一齋放下而後動義滿前即有引伸不禁者矣酌淵水而想象源燈火而傳照炬此之性光日月先生口鐸日宣其香川且第不停毫叫暇嚣將來之秘發玉函其未有此也竊冰炭一大快事乎嘻金玉洪

者。請自今日始矣。鐸拔、先生之鐸者
曰也。其所以鐸者非口也。其香之可用
而述者。先生之口鐸也。其心而述
者。先生之身鐸也。口鐸存乎
其香之日抄。身心之鐸、存乎儕
之日宿。以吾儕之身心。仰叅先生之
型範。是已。勒珉章本。兩相
印合於

序

無畫者也。此際之通功。其香更有以墓我乎。予羨其香。艾心慕其香之慧力。竊不勝莫敢而深愧余之不逮也。故序其鄙拙而借爲之序。

林天馮

一儁用顧甫鄙

口鐸日抄小引

泰西諸先生之航海而東也涉程九萬歷歲三秋比入東土而尺絲半粟毫無所求于人獨鐸音遠播其所醒覺而提命之者不一而足嗟夫是豈炫學問而博聲稱者哉蓋亦以造物主之眞傳晦蝕已久而二氏之曲說浸淫方深馮生總總都在洪波浩淼之中覓一片板隻筏而不可得故

熱腸不禁。欲爲人世作津梁耳。標不敏、戊辰秋杪、始得就艾盧二先生、執經問道、顧質性魯鈍、未能頓了、即間有所得、亦如稷稷松風。滌煩襟於半晌。不踰時而過耳。即空者矣。夫田父之得燕石也。尚什襲藏之。欽爲至寶。剏崑山之璧。種種見前。乃入寶山而空手回。何能不爲田父所笑。庚午以返、其親炙二先生者、多無曠時、或在同堂、

或在燕處或爲師言之詔我或爲朋儕之起予爰筆所紀不覺成帙總之余輩如駘駑策之始前先生若洪鐘叩之郎響茲鐸音具在眞足令愚者醒頑者馴智者見智而仁者見仁小子何心其敢私爲帳中之秘也乎謹揭而傳之以昭同好若夫搦管摘詞亦僅取通明曉暢固不問其文之工拙也

崇禎四年重光協洽之歲日在角福唐後
學其香氏李九標薰沐拜手題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一

論人藉友以明過見一張
論書宜熟玩見一張
論大信而毋少疑見一張
論子之予奪恭聽王命見二張
論聖本篤克慾之功見二張
喻從教毋待見三張
答碁刻隨方不同而星家無據見三張
論述張子異蹟見四張

論晝夜長短隨地不同 見五張
述張子幼聰 見六張
誌天地儀諸圈名 見六張
論日有二行 見七張
論地如員球 見七張
論輿圖度數定南北易東西難 見八張
論堪輿之妄 見八張凡四則
答書宜廣譯 見十張
論功之首莫大爲 天主而負已之十字架 見十張

答善終之義 見十一張
戒世途 見十一張
答人性皆可爲善而有爲不善之繇 見十一張
勉立功 見十二張
喻治家如止渴 見十二張
答天王爲萬物主不以目不見謂無 見十二張
述聖像靈蹟 見十三張
論處橫逆各有其道 見十三張
論釋道功果之妄 見十三張

論凡事未能憑心而行 見十四張

答降生救贖 見十四張 凡三則

答堪輿陽居亦不足信 見十六張

論地獄天堂圖像併善惡岐分之圖 見十六張 凡五則

答地獄靈魂有時出見 見十八張 凡二則

論天主不棄惡人人當仰體 見十九張

論爲善不圖人知須防傲念 見二十張 凡二則

論天主生人應有富貴貧賤之殊 見二十張

戒愼言 見二十一張

論熱心 見二十二張
論吾 主受難期近當痛自刻責 見二十二張
論字音多寡之殊 見二十三張
論惡人悔悟倍受憐 見二十三張
論心圖一十八幅 見二十四張 凡一十九則
答求名 見二十八張

口鐸日抄凡例

一是集始于庚午之春、歷年所紀、中更係以月日者、竊效編年紀事之例、

一集中隨問開明、因機誘誨、咸足裨益性靈。充拓學問。雖無連章累牘之詳。悉皆玉屑金霏之妙。

一集中或談道、或析理、或旁參度數、爲逐月劄記。故不使別類分編、

一是集所記、年不數月、月不數日、日不數時、大抵先生逢人敷宣。而所記之候則寡、先生發論明

畫。而所記之語未詳。則錄親炙有疎密之殊。與筆性有敏鈍之異。

一凡大瞻禮日、先生論道中堂、妙義廣博、爲難于憶錄、故茲不盡載、

一辛未以後、諸友多有分錄、郵筒所寄、彙載成書、雖有芟釐。非同勦說。

一集中大旨所在、畧加圈點、俾讀者易識指歸。至中間論議剖析、則各隨賞鑒、未敢標炫。

一集中答述、凡顯載姓字者、悉皆同道諸友、其有

未奉教者、則不借書、

一各卷目錄、一目只該一則、亦有一目而該數則者、茲凡二則以上、并分註目下、以便詳覽。

口鐸日抄總目

第一卷
自崇禎三年正月　至四年二月
共載二十九日　錄七十一則
第二卷
自崇禎四年四月　至十一月
共載二十七日　錄六十八則
第三卷
自崇禎四年閏十一月　至五年七月

共載三十三日　錄六十三則

第四卷

自崇禎六年二月　至九月

共載二十七日　錄五十四則

第五卷 嗣刻

自崇禎六年十月　至七年六月

共載二十日　錄六十二則

第六卷 嗣刻

自崇禎七年十一月　至八年　月

日鐸日抄目錄

第一卷

自崇禎三年正月　至四年二月

共載二十九日　錄七十一則

第二卷

自崇禎四年四月　至十一月

共載二十七日　錄六十八則

第三卷　嗣刻

自崇禎四年閏十一月　至五年五月

日本目錄 卷之一

共載二十五日

錄四十二則

第四卷 嗣刻

自崇禎五年六月

至六年[redacted]月

共載[redacted]十[redacted]日

錄[redacted]十[redacted]則

日鐸日抄卷之一

泰西　思及艾先生
　　日鐸
　　磐石盧先生

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

溫陵張　賡明皐　訂正

清漳嚴蕡化思叅

晉安陳克寛孔熙　較閱

同邑林一儁用顓

弟　李九功其敘叅定

崇禎三年庚午、余違艾盧二先生、斗柄一周矣、春正月晦日、以試事抵郡、入晉謁、時滌罪甫畢、適與劉良弼對語、艾先生謂余曰、子何言乎、人有過不自知、須藉友以發明之、如子有眼、具見人面也、而不能自見其面、若人則能見子面矣。

先生謂良弼曰、向所請書、亦時熟玩否、對曰、方珍其書而不忍讀也、先生曰何爲、曰恐汚書耳、先生曰、書汚而人潔矣、譬之帨巾焉、巾汚而身潔矣。

有頃、余述客歲致病之繇、與籲祈　大王、始蒙祐

而終不然之故、先生曰、昔　耶穌講道山中、宗徒航海先歸、忽颶風大作、船將沉　耶穌涉海往救之、宗徒伯鐸祿者、望見曰、吾主乎、吾將往從焉、耶穌曰、來、伯鐸祿遂躍入水中、其足不沉、徐見波濤噴湧、心忽生疑、遂溺　耶穌挈其手掖之曰、子何信之淺哉、是之謂大信、不沉少疑即溺、吾子得無類是乎

先生問曰、子見林用籲乎、對曰、用籲近有子喪、憂鬱殊甚、先生曰、昔聖若白有數子、不踰時俱喪、諸

不聞道之人、遂有以此而訾聖教者、若白不爲動、曰、子原　大王所賜、一憑　大王所收、吾惟恭聽　王命而已、後若白連舉七子、貴富倍于前、近閱用籲解惑一書、具見識力、用籲既著書以解人之惑、尚其以若白之言自愆乎、

二月六日、瞻禮甫畢、艾先生謂衆曰、今日聖本篤升天日也、本篤年方壯時、潛脩山中、一日懲念忽熾、苦不能禁、遂赤身入叢棘中、展轉受刺、至遍體流血、懲念乃止、夫身猶驢馬也、靈魂其主人也、主人

之御驢馬。委其轡焉。一任其所之。勢必有顛躓之患矣。惟控扼之。鞭策之。而驢馬始雖千康莊之途。曾何顛躓之與有。

十有二日、文學薛某者、久慕聖教。特因循而未勇決也。日正中入謁、艾先生諄諄誘勸者、不一而足、文學遽問曰、某某亦已從教否、先生曰、有人於此、飢而待餔。必俟衆來始食。斯亦一道也。然俟久不至。則必先食。如必强待不至者而後食。恐終有不得食者矣。其飢寧有已時乎。

十八日、將午、二先生步于庭、視壁間所畫羅瑪地圖、艾先生謂余曰、羅瑪斯時、尚未行彌撒、（柰名詳見本論）余愕然曰、時有不同乎、先生曰有、余問故、先生曰、日輪所照、各有先後故耳、蓋地如員球、四面皆人所居、日輪照之、每東西三十度、而隔一時、今四方之人、各以所居之子午線爲午時、則離此東三十度者、已爲未、離此而西三十度者、尚爲巳也、羅瑪去中邦百餘度、而遥、筭此時尚爲寅、故知其彌撒未行耳、余曰、信如師言、推之敝邦諸省、即緬甸之去

吾閩。已二十度。今此方午初。而緬甸不尚爲巳乎、先生曰然、余曰、夫星家之擇日推命也。以爲普天之下。同此時耳。今卽王會之內。便巳不同若此。彼星家安所憑以定吉凶乎。先生曰、吾固謂其不足信也。而世顧惑之何哉。

三月十一日、余復至堂、得一帙曰彌克兒遺斑、讀之、知爲温陵張見伯作也、見伯名識、聖名彌克爾、乃張令公賓之子、自述其在杭時、病困。籲祈 大王。忽于床帷有光一道。遞現二十一字。曰憤勘。曰解

虛日德鄰日白鄉日聽簡日健盟日百繫亦脫日三年當受予且自釋其義具載篇中余讀而異之因請其詳艾先生曰是張子十七歲時事也張子雖妙齡乎而脩道之心忻勤眞摯皆高人一等故其收功倍速而靈蹟倍奇余曰張子在乎先生曰去世矣庚乎升天矣曰升天何期乎先生曰卽現字之後三年也昔張子現字時吾方在杭張子至堂備述前事其所云三年將受予者意大主將增其慧力吾已默定爲去世升天之期矣果于三

年後、是月是日是時、親見天主耶穌、覺初尚呵責、有聖瑪竇、及利瑪竇者、旁爲轉祈、方許登化光、天焉、斯蓋絕而暫蘇時、備告其父若舅者、且臨終作書、別教會諸友、道此行望得安息之所、不必以去人世爲憂戚云、余聞而悚然者久之、夫張子以如許功行、尚微干　王怒、獲祈乃免、而況其下者乎、日監在茲、可畏哉、

十有三日、將夕、余偕王子薦侍先生、偶談勤學惜時、與晝夜長短之說、艾先生日、盧先生在歐邏巴之

北有時晝極短而夜極長余訝而未得其解先生曰子毋異也尚有極北之地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者余益訝之先生笑曰昔者徐子嘗聞斯說深求而不得吾取簡平儀示之始了然而去余請其畧先生曰斯地正居北極之下自春分至秋分日地上環繞皆照見北極下之地故此半年常晝而不夜自秋分至春分日地下環繞皆不及北極下之地故此半年常夜而不晝若在南極之下則反是今子中那所載有日初出蒸羊胛未熟而日已

入者、大都皆極北之地也、余聞而嗒然若喪、退思輿圖所畫、徵識其解、夫拘儒以目所不見謂無也、孰知以理測之、罔罄罄可按若斯者乎、

居有間、衆談張彌克之事、子薦問曰、張令公尚有幾兒乎、安先生曰、令公共有六男、彌克其三也、今其四者亦升天矣、四男名就、聖名悌尼削、其在杭進教時、纔五歲也、幼而穎異、不讓厥兄、至若虔恭恪守、有老成人所不如者、楊京兆漢園、極憐愛之、一日于聖堂前、京兆問曰、天王誰生乎曰、聖

母聖母誰生乎曰天主衆咸服其警敏今偕其兄可得天上國張令公方謂亡兒而得兒也

十四日陳孔熙至堂余述昨晝夜長短之說適艾先生出余復按地圖以質先生曰未足也遂出天地儀示余且縷縷言之余質性魯鈍倉卒未能了了先生曰是烏可一蹴至乎姑先誌儀圈諸名可漸而學矣按天地儀架上一周者爲地平圈以分上下與南北極直者爲子午圈以分東西中半截爲赤道晝夜平圈以分南北赤道上爲晝長圈赤道

下、爲晝短圈、晝長圈上、爲北極圈、晝短圈下、爲南極圈、與赤道斜交、半向北、而上接晝長圈、半向南、而下接晝短圈者、爲黃道圈、是卽日所經行處也。其與赤道圈相交、過二分者、一爲二分圈、一爲二至圈、此其大畧也、若夫推驗運行之法、尚藉師資耳、

有頃、盧先生出、見余手執天地儀、盧先生笑曰、天地在手矣、余復就教、先生曰、日有二行、有本天、自行者、有宗動天帶而行者、其自行者、自西徂東行

常遲一日一度一歲一周天者是也其爲宗動天帶而行者自東徂西行當速周天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周天者是也夫人知日自東出耳不知日之自行則從西出先儒所謂蟻行磨上者近之

十五日盧先生徐步外堂熟視地圖余問先生曰夫地圖諸體不一意必有平面者有半球者有半面者而圖球之象始備先生曰是未若製就員形者更爲易覩耳于時出木地球一枚大僅盈握其所畫與圖無異但具員形則所云四面皆人所居足

底相向者、一視而瞭然矣。先生又取天地儀叅對、顧謂余曰、天道常動、而地道常靜。今試取地球以象地、天儀以象天、考北極之高下、稽太陽之子午。而東西相距度數之遥、時辰之早晚因之矣。回思艾先生所云、斯邦爲午、而大西尚爲寅者、觀斯球而益信。

盧先生復取員球、與輿圖較、覺東西度數、微有未合、先生曰、大地之上、諸邦相錯、定南北易、而東西難。余問故、先生曰、定南北者、惟測南北極出地幾

何度、則地勢之高下、纖毫不爽也、而定東西者、必俟之月蝕之日、某邦某時蝕、某邦則某時蝕、或日蝕之日、某邦蝕幾分、某邦則蝕幾分、某邦蝕、某邦則不蝕、會而推之、而地勢相距之遠近、始可定耳。

余思大地廣矣、非測天文以列地勢、則高下遠邇之數、孰從而辨之乎。

十六日、余侍先生、偶及堪輿之說、艾先生曰、人之生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手足能持行、而不能庇其子孫、或富且貴、豈既死之後、目不能視、耳不能

聽口不能言手足不能持行而能庇子孫以富貴豈不惑哉且既朽之骨并其耳目口鼻手足而無之而謂于數十里之遙數百年之遠呼吸可通禍福不爽則又惑之甚者也

又曰今堪輿家談風水必言山從何來從何去于何卓越于何結聚沙水如何滙合如何環抱然在江南多山之處猶得謬張其說吾嘗過齊魯汴洛之地平坦一望曠埜千里而人之葬其先者有何來龍沙水可辨吉凶而衰旺興替種種不同則何

以說也。

又曰、人之擇吉地、不過爲獲福計耳。乃有過信風水之說。至忿爭鬬訟。連年不解。有骨肉未入土、而家已零落衰替者、是求福而反得禍也。人顧惑之不已、何哉。

又曰、聞中邦昔有達官、惑堪輿之術、求吉地、累年不得、一日于山中、遇一老農、問曰、官人在此胡爲乎、達者具告以故、老農曰、余今年八十餘矣、多見戴紗帽來尋墳、未見其後、即有戴紗帽來拜墳者、

達者聞言、廢然而返。又紹興一孝廉、擇地葬其親、自負必得狀頭、即堪輿家觀者、無不以狀頭期之、孝廉益自負、比入省試、首場以誤字貼出、大失所望、竟抑鬱而死。夫過惑于風水之說。究以性命殉之。夫人之愚。一至此哉。

十有九日、諸友請于艾先生曰、願天學諸書、多譯廣刻、庶闢邪崇正、易爲力耳、先生曰然、是猶藥肆焉。諸品咸備、始可隨其病而療之。

廿一日、尋到十字聖架日也。艾先生詰余曰、報効吾

主以何者爲首功、余對曰、熟觀諸書、孜孜接人耳、

先生曰、是非功之首也、余曰、首功云何、先生曰、未有大于爲天主而負己之十字架者、昔耶穌之語宗徒、亦惟曰、爾其日日負己之十字架以從我、未及于接人也、夫十字架、有有形者、有無形者、子自入道以來、紫也尋得十字架矣、子宜負焉、如不願負而拖之、則更重矣、蓋指克己忍耐絕慾諸德也、余唯唯承教、徐又曰、即負十字架、亦有兩等、有强負者、有欣負者、而欣負之功更大矣、

二十二日、諸友欲立善終會、請諸艾先生、先生曰、是不可不知其義也、夫善終者、豈其獲享壽考、老死牖下之謂哉、必也靈魂求息止安所焉、今人之生命、脩短遲速、惟主所操、吾不知終之何期也、然不可不求其善、須有備焉、而後可以無患矣、故善其死者、必先求善其生、善其生者、斯可以善其死者也、吾于識之、

二十三日、艾先生設席、招林志伊劉良弼及余、有頃篝燈、而群蠓集焉、先生曰、夫蠓見火光而悅之、不

知適以喪其軀。夫世路之爲光也多矣。吾懼其喪子軀也。子勿悅而避之可耳。

時海寇就撫、聞復掠海上、良弼曰、彼惡性素成、不可移也、先生曰、不然、人之爲惡也。如以歸之性則惡人爲無罪矣。譬之火焉、火有燎原之勢、而火無罪者、以火之性然也。天主至善、豈有賦人惡性之理、縱原罪未除、詳見本論皆可以爲善特氣禀微有剛柔純駁之殊耳。至于善惡之大分者、習使然也、雖然、惡人之良心、原自不滅、如肯猛醒回頭、其爲

功也、更倍于善人、譬之二馬並驅、其一調良閑習、御之者不用鞭策而自適康莊之途、其一蹄嚙不可制、不善騎者、必有顛躓之患、如能控御之、鄉勒之、則亦可馳驟而追及乎良馬、斯其力倍而功多矣、西方有黑人國者、素無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近有會士敷教其地、遂稍稍知義理而別人倫、是亦性可爲善之一証已、

先生問志伊曰、近亦勉厲立功乎、志伊遜謝、若不敢任、先生曰、人之處世也、如水中舟、遡流難、從下

易須勉爲其難者如不猛力爭上勢必趨于下流矣

秋九月廿有二日艾先生賁余鄉謝文學邀欵偶述其總理家計勞瘁不足之狀先生曰昔有道行而渴者迎流飲之非必盡障江流以充已腹也不過數勺已耳留其餘以俟來者今君之治家也庶幾聊以止渴耳安能盡後人而謀之乎

晦日韓文學問道于先生曰天主之爲萬物主也孰從而見之先生曰心之爲百骸主也又孰從而

見之而百骸莫不聽其使令不以目之所不見謂無也矧爲天地萬物之大主者乎

冬十月三日劉總戎過訪時瞻拜聖像因問曰似乎先生日此似矣然更有眞者昔耶穌在世時有國王仰其聖德欲見無繇密遣畫工圖其像畫工一見耶穌神光逼射不能注目耶穌知之因取帕蒙其面而聖容已宛在帕中矣此帕至今尚存吾未航海時曾親見之鬚眉畢具恍恍如生也

亭午、先生出訪客、余偕翁允鑑陪行、先生曰、昔有三人同行者、道遇橫逆、一人笑、一人喜、一人哭、其笑者、笑其無禮于我也、喜者、喜增吾之功德也、哭者、則不見有我哭、其自陷于罪也、之三人者、俱得處橫逆之法、然而哭者摯矣。

比歸途、見有揚幡于道者、先生問曰、之何爲乎、允鑑曰、爲亡者建功耳、先生笑曰、生前無功、而待後人建之、譬之夜行者、前途無燭、有人持燭而遠在後、其何能濟哉。

初五日、先生復訪客、過謝文學齋頭、先生敷宣天教、不一而足、文學唯唯、曰余于諸事、總憑心而行耳、先生詰曰、君聞聖教、亦心服否、文學曰然、先生曰、君既心服聖教、而未肯勇決以從、烏在其憑心而行也、文學瞿然曰、先生教我矣、

月朔日、艾先生回三山、兩閱旬矣、余復自家抵詔、問于先生曰、教中事理、廣大淵深、有愈析而愈無窮者、即如降生救贖、此莫大事理也、向承師訓、若無可疑矣、近與其敘質疑送難、復覺有未安焉、

非師其誰啓之、先生曰云何、余曰、天主降生、爲萬民贖罪是已、敢問所贖之罪爲何罪耶、如世人所造罪惡、吾主盡贖之、則諸惡人、皆可免地獄之苦、吾主至公、豈不如是也、先生曰、吾主之爲萬民贖罪也、乃捐一身、爲萬民贖罪之價也、價在茲、必有取是價者、始得沾救贖之恩、今之七撒格勒孟多（詳見教要）正所以取之之路也、若無是七之一、吾主縱欲加恩而已不取、其負吾主也多矣、地獄之永苦、且加甚焉、譬如有良醫于此、憫世

之沉痾多方苦勞積至貴至神之藥以廣施萬民
效可立見然必人哀籲求之始可回生起死如彼
惰者疑者勢將立斃是非良醫之用情不摯也吾
不思所以取之也

余曰吾師之教誠不易之論然此可爲降生後之
人言若未降生前之人當若何先生曰吾主降
生雖在一千六百三十年之前然當原祖獲罪之
始（詳見麗子遺詮）其降生之意早已明示于人如救贖之
價雖未散布人間而已早備之矣故自亞黨厄娃

而下、代代傳吾　主降贖之意。凡發愛望之心者。俱可沾吾　主大恩。此靈薄諸信者所以得偕吾主同升也。詳見本論

余曰、古今萬民、必有信望愛三德、始沾吾　主救贖之恩、若彼孩童無知而死者、將何處蒙恩耶、先生曰、吾　主未降生之前、凡孩童八日必奉獻天主、行禮而命名焉。即吾　主降生第八日、亦遵依古禮、奉獻于　天主罷德肋、斯即蒙恩之路也。若已降生後、定爲領洗之禮、洗滌原罪、其蒙恩又

不待言矣。總之古今萬民、其升天有路者、不專靠自己功德、全賴吾主救贖之恩、古聖有云、吾主降生之恩更大于化成天地者。正謂此也。

初五日、林子震出自內堂、余迎問曰、先生何爲、答曰、著關堪輿一書耳、余曰、堪輿之不足信也、亦既聞命矣、然特論陰穴、未至于陽居也、今有一二名區、科第輩出、外此則寥寥若晨星、意風水所鍾、亦或有然者、子曷爲我質之、子震曰、諾、有頃謂余曰、向以子言問艾先生、先生曰、聞閩省科名、宋末明初、

延建邵汀爲盛、今則漸歸泉漳矣、夫延建諸山川、非有變于昔也、而泉漳亦非有增于今也、顧彼盛而此衰、此興而彼替、推之天下、莫不皆然、則所云風水、又安在耶、

越四年辛未、春正月、二十九日、余試于郡、時艾先生有樵川之行、獨盧先生在、余問先生曰、聞吾師有審判圖、可得請而繪乎、先生曰、無有也、別有圖數幅、爲子陳之、

則見有一像、坐烈焰中、蓬頭裸袒、口張如箕、兩麾

挾之旁有二小像亦倒烈焰中似有展轉不能堪之狀先生曰此地獄之靈魂也張口者其叫呼之狀耳

次見一像合掌當胸兩淚下垂有火環繞之而不受魔苦先生曰此煉獄之靈魂也合掌者順受主命耳

次見一像冠服咸具兩目上視兩手當胸而和悅之色可掬先生曰此天堂之靈魂也目上視而合掌者愛慕天主耳

余曰、觀止乎、先生曰、未也、復出一圖、見有少年人、一天神介其側。一人貌美好、手持酒巵迎其前、前有總路、階級可登、至中而兩岐焉、右一路、甚濶而多花木。及路盡、則有人躓而顛。而魔鬼之在下者。伸手接之。俾偕烈焰中。左一路、則甚窄而多荆榛。及路盡、而雲霞環繞。衆天神在焉。余未解其義、先生一一示之曰、少年者、童性未定之人也。介其側者、護守天神也。迎其前者、魔鬼幻爲美悅之色、置鴆毒于酒巵中、以誘之者也。總路者、人幼時善惡

未分之路也。右路則濶而易行。多花木而可喜。以譬世人見夫僞樂穢樂而躭之。溺之。不勝暢快。究且與魔鬼爲徒也。左路則窄而難行。多荆榛而可畏。以譬脩士丰夫世苦世患而不怨不尤。不敢退轉。究且與天神爲伍也。余聞而悚然怖畏、嘖然嘆想、退而自思曰、地獄如彼其永苦也。煉獄如彼其暫苦也。天堂之樂、非純脩之士、其誰登之。況夫一人之身。天神護之。魔鬼誘焉。善惡岐分之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二月二日、余問盧先生曰、人之靈魂、其死入地獄是已、然亦有現相、人問者何、先生曰、是有兩說、具載書中、予未之考耳、一則魔鬼計較甚多、諸如建功設醮之類、其有幻現諸相者、皆魔鬼所變弄以誘世人者也。一則地獄中靈魂、天主亦有時暫容其出現以示靈魂不滅意耳。

余曰、地獄靈魂、業已備嘗、天主諸罰、既能出現、何不明告世人、力行正道、乃致淪胥及溺耶、先生曰、昔有富人、列鼎具食、乞人辣雜瑣者、行善而貧、

呼乞竟日、而富人不顧也、後辣雜瑑死、而富人繼死、辣雜瑑之魂、得依古聖所居、有大聖人主之、彼富人則已墮地獄矣、仰見辣雜瑑、遂呼大聖人曰、我爲獄火燔灼、病渴已甚、幸命辣雜瑑以一指點水、庶其救我渴乎、聖人曰、向者辣雜瑑呼爾而爾不應、是爾樂而辣雜瑑苦、今辣雜瑑樂而爾苦、固其宜耳、富人曰、吾不知有今日、故至此、何不命死者復生、告我之兄弟子孫乎、聖人曰、經典所載、昭如日星、彼輩多見而不信、縱命人復生告彼、彼仍

不信也何以告爲今　天主聖教其入中邦也雖僅數十年而中邦孔子之訓則已二千餘載矣夫能力行孔子之訓者進而天學當必易易然誦讀孔子者朝斯夕斯未聞身體而力行之也又何須獄中之魂出而爲彼告也

初五日瞻禮甫畢盧先生詔于衆曰今日經中有云爾等祈求毋徒爲愛我及加恩我者亦當爲薄我及仇我之人求也爾不觀　天主罷德肋乎夫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照臨也初不以善

人惡人而有異也而且譬之田焉有善人之田有惡人之田雨露滋之善惡何擇焉蓋　天主愛善人亦倂愛惡人其不即加罰者夫亦徐徐焉冀有去惡返善之日耳故子等祈求亦當爲諸罪惡之人庶幾返善有路或不受　天主之永罰也是即以　天主之心爲心矣

又曰我等學道之人凡諸善事須闇然行之若爲名心所動昭昭章示于人則人或賛揚之推重之是已獲善報矣身後何報焉必也力行善事不求

人知夫人不知者、天主已知之人世所未報者、天主必終報之、故今日經言有云、諸凡施捨者、左手施之亦不使右手知之也此之謂也。

又曰、傲爲百罪總名、心太勝、皆傲念也、此邪之人、大都犯此、姑無論他事、即如持誦之時、亦有傲念、鼠入者、蓋罪宗有七、皆爲明盜、獨傲爲暗盜、明盜易禦、暗盜難防、予其慎之、

初八日、姚秉俊聽講、邀余陪坐、盧先生曰、哀矜之行、最爲要德、彼貧人者富人立功之地也、若世無貧

人。則富人欲立功而無從矣。余聞而有觸、因請于先生曰、昔有友嘗問余曰、天主生人、胡爲有富貴貧賤之殊乎、余應曰、大主之生萬物也、有高必有下。有平必有陂。如天地山澤之異位是也。故其生人也亦然。如必盡富而無貧。何名爲富。盡貴而無賤。何名爲貴。余當時謬應若此、未知有當否、先生首肯曰、子言良是、譬之人身焉、莫尊于目、而目司視。莫卑于手足、而手足司持行。如手足必欲如目之視。不願有持行之勞。則誰與司持行者。吾

知其勢不可也。如人必盡富貴而無貧賤、則誰與通功易事者、誰與服役代耕者、此在一家且不可、而況國與天下乎。且人之貧者、又未可怨尤 天主也。 天主生人、自有日用之外糧、爲人之罪宗、不肯自克、乃有淫者、貪者、饕者、惰者、馴至于貧而不能自立。至不能自立、而乃咎 造物主之有偏也。豈不悖哉。

一日、姚秉俊告歸、盧先生語之曰、昔有初學道人、欲入隱脩會、附舟而行、與舟中人語、出言輕脫、殊

無簡默愼重之意、適有會士同在舟中、亦不知其爲學道人也、比登岸偕行、始知之、旣入門、會長問斯人于道若何、會士答曰不知、但見如旅舍耳、余請其解、先生曰、夫旅舍者、洞開門戶、初不擇人、而恣其出入、以故多有盜竊之虞、若人家則必簡點關防之矣、今子之返也、尚其愼爾言焉、毋爲旅舍斯可已、

十二日、瞻禮畢、適天寒甚、盧先生謂衆曰、今日寒乎、衆曰然、先生曰、以內心之熱、禦外身之寒可矣、然

此非虛語也、人有諸內者必形諸外、如忿懥者氣必盈、愧怍者面必赤、子如有眞切之熱心、未有不形現于外者也。

又曰、吾　主受難之期將至矣、子等當深思其理、痛自刻責、未可悠悠泛泛如平時也、譬諸人有愛子、多行不義、有司者治之、其父慮子罹厥刑也、以身代焉、雖備極鞭笞囹圄之苦、亦所不辭、何也、其愛子者摯也、然爲其子者、當父此景、必過自貶損、刻責有加、如衍鮮衣而美食焉、其爲不孝也滋大

矣。

居有頃、陳孔㤭與衆友、參較西音、先生曰、中邦字多而音少、其音多同、大西字少而音多、其音多異、故大西雖奥衍之文、一人誦之、衆未有不解者、若中邦則必取而讀之、始盡其義、以字多混音故也、雖然、子等如知音少而字多、尚其多讀書而少出話、即孔子不云乎、君子欲訥于言。

一十日、瞻禮甫畢、盧先生語余輩曰、子等知　天王之尊嚴、亦知　天王之慈悲乎、今日萬日畧經、載

吾主教嘗有云、昔有富人、生二子、長者安其生業、時順父命、少者求析產以自異、父勉從之、因挾所有、蕩遊遠方、不數年耗盡矣、不勝凍餒、乃入爲人奴、供豢豕之役、卽欲求豕食餘物、以充飢餒、而不得也、于是痛悔逃歸跪父前哀訴曰、不肖子蕩父財、實無顏見父、今爲飢餒逃歸、不敢求爲父子、得爲父之厮養足矣、父憐且喜、因命入宰牲宴客、以爲樂事、其長者自外歸、聞之不懌、恚曰、吾日順父命、求一物會客而不可得、今不肖弟蕩歸、乃宰

牲爲樂乎、父出慰之曰、爾目在吾側。吾物卽爾物也。何分焉。爾弟蕩費于外。吾甚憐之。今日悔而知歸。吾安得不樂哉。吾主之意、以譬善惡之人。天主視之皆子也。其惡者、受天主所賜諸恩。乃多行不義。奴于魔鬼。而靈魂無德。不勝餒焉。一旦痛悔來歸。謙卑求宥。尤吾主所憐而倍愛之者也。予自入中邦、見夫初入教者、如自敘其生平無大過不大獲罪于天主者。斯其用功也必不力。而蒙恩也亦不深。如有一向沉迷。翻然悔悟。自求赦宥

之不暇者則必猛力用工以補從前之失宜吾主之倍憐愛之也

廿一日余將辭歸盧先生曰今日其行乎吾欲以心相贈耳余不解謂是寒暄語也林子震曰非也先生有心圖盍請觀焉余喜而請之圖共一十八幅各繪一心像而寓言則別

其一畫一心居中衆人在下各以兩手捧之如奉獻狀先生曰凡人之入教也須一心奉獻天主無論爲賢爲聖都不外是斯圖也其群聖賢共獻

一心之像乎

其二、則畫一心、强半墮網中、有二天神居上、復有三人者在下、一裸形、一持刀兵、有猙獰狀、一盛飾、有張大狀、先生曰、人只有一心、天神護之、而三仇誘之、之裸形者、肉軀也、持刀兵而猙獰者、邪魔也、盛飾而張大者、世俗也、墮網中者、人日羅三仇之網、畢世而不得脫也、嗟夫、人心若此、吾　主之啓祐、又安能已乎

其三、心有重門、如緊閉狀、吾　主持門環叩之、且

側耳以聽。先生曰、人心鋼閉深矣、非吾主其誰。啓之、其側耳以聽者、觀吾之應與否也。若叩而不應。將奈何。

其四、則心之門已啓。但昏黑甚。吾主入其中、持炬照之。諸虫蛇蝦蟆之屬、種種畢見。先生曰、昏黑者、象心之穢而蒙也。虫蛇蝦蟆者、狀諸邪念也。既心知有吾主。則吾主必賜以寵光、照見諸邪、自今而後、有不安其所者矣。

其五、畫吾主持帚、將心中虫蛇蝦蟆諸物、一切

掃之先生曰、斯正罪之赦也人既知入教、則從前種種諸罪吾　主必赦免之令其自新、

其六、吾　主于心中、作洒水狀、先生曰、是之謂領聖水洗之滌之勿使汚之斯吾　主意乎。

其七、吾　主在心中、五傷流血有二天神、扶一嬰孩、以血濯之先生曰、此受難救贖之義也嬰孩者、人之靈魂耳夫人雖入教、必藉吾　主救贖之恩、濯靈魂而使之潔、升天庭有路乎。

其八、心漸有光明狀吾　主于中端坐帷幔具設。

先生曰、夫人心既啓、又得吾　主照之、掃之、洒之、濯之、自此心日淨瑩而　大主臨格之矣。

其九、作吾　主垂經示訓狀、先生曰、欲人明理耳、理道無窮、須講解經書以通之。

其十、盡心作四域、一死候、一審判、一地獄、一天堂、先生曰、此四末也、人心而常念四末、則必倍恐懼修省、善日以增、而過日以寡。

其十一、作吾　主負十字架、像諸受難之具、種種咸在、先生曰、吾　主之受難、原爲吾人、人當思

大主莫大之恩、亦負已之十字架以從。勿狃安樂。勿避窘難。其可耳。

其十二、則環心皆花、吾　主於心中、復加種焉、先生曰、此花名玫瑰、美德之喻也、人既明理、又常念四末、常負已之十字架、則諸德咸備、故吾　主亦賦以聖寵德且日盛。

其十三、天神于四傍作樂、吾　主心中、爲之按節。先生曰、工夫至此、漸臻樂境矣。

其十四、吾　主于心中作樂、天神四傍、長歌和之。

先生曰、至此又加暢矣。

其十五、有狂風怒濤之象、而吾　主在心中、晏然酣睡、先生曰、世途盡風波也、人心既有樂境、將舉世群震撼之、固不能攖吾寧也。

其十六、盡吾　主彎弓、射火箭于心狀、先生曰、人當德行純全、則愈愛慕天上之事、樂與吾　主相從、而頓發熱心焉。

其十七、則心中有火、蓬勃上炎、先生曰、至此則心念熱矣。

其十八、則心中及四傍、遍畫掌樹而吾　主儼然居上、先生曰、大西有掌樹、壓之則愈伸、故戰勝者必執以表功、取克敵之象也、人心而至此、業已戰勝三俺、得吾　主爲依歸、非天上國何以有此、然此其大畧耳、若欲細繹之、雖更僕未易竟也、

廿二日、謝仲升就試于郡、晉謁盧先生、偶談功名之事、仲升曰、諸以功名祈　大主者、吾　主多未之許也、先生曰、子求功耳、不必求名、功成而名至矣、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二

論欲與要之異 見一張
答聖架異蹟 見二張
論人有所繫未能領受 主恩 見二張 凡二則
論 天主愛人人宜相愛 見三張
答大西有萬年不易之曆且不置閏 見三張
述不娶妾 見四張
論譯經異蹟 見五張
論 天主之教有三 見五張

論調心如調琴 見六張
論逺鏡寓義 見六張
論時機不可失其圖有十 見六張凡一十一則
論功從勞積 見九張
答性體非故須克其偏 見十張
答克己工夫須克之又克 見十張
答人犯主命故雨暘不時 見十張凡二則
論天主初生地獄之意 見十一張
論五大洲之人皆天主所主 見十二張

答諸天本動各有遲速 見十二張
論星圖 見十三張
答事神失眞 見十三張
答元行只有四 見十四張
答風所從來 見十五張
答地震 見十五張
論 天王示罰宜加脩省 見十六張
答奉教之人終有依歸 見十六張
答星不能墜地并解流星之疑 見十六張

答吉凶皆人自致無關星度見十七張凡三則

論 天主生物南北不同見十八張

論鬼火似是而非見十九張凡二則

答人壽脩短不繇前生功罪見二十張

論聖號祛魔而魔廼先識見二十一張

答 天主降世未嘗離天弁及救贖慈旨見二十一張凡二則

答靈魂之賦男女有遲速之殊見二十三張

答靈魂爲神體且百歲不衰見二十三張凡三則

答月行月一周天而有諸月大小之異見二十四張
答　天主慈憫聽人自新見二十五張九二則
答富貴貧賤之殊大要有三見二十六張
答釋氏悖本罪重餘無足觀見二十七張
論宅第美好而非久居見二十七張
答娶妾在道毋得藉口孝名見二十八張
答世福甚微善惡可共見二十九張
論守身如守城見二十九張
論過貴自知尤貴自認見三十張

答始孩能言皆繇魔鬼而無輪廻之事見三十張凡二則

答釋玄二家總非正路見三十一張

答金星廻環向日中有小球見三十二張

答月天亦有小球驗之月蝕見三十二張

論守貞之方在念死候見三十三張

口鐸日抄卷之二

泰西　思及艾先生　口鐸

盤石盧先生

福唐李九標共香筆記

温陵張　賡明皐　訂正

清漳嚴賛化思叅

同邑　翁鶴齡允鑑　較閱

林雲卿鳴見

弟　李九功其敘叅補

豆、文四月朔日、艾先生回自樵川、已閱月矣、余至三山入謁、而二先生具在、盧先生徐問曰、翁允鑑求領聖水、亦心切否、對曰然、艾先生曰、未也、斯只可言欲。而未可言要。余曰、欲與要有異乎、先生曰、欲奉教者、徒興慕道之心。間有顧慮、而未肯勇決耳。若要、則必猛力奮斷。雖有他慮、不遑顧也。今彼地獄之人、豈無欲奉教爲善之一念。惟其因循不斷。致墮永罰。吾方懼允鑑之止于欲也。尚其有進焉斯可已、

初三日、尋到十字聖架日也、陳汝謙問盧先生曰、聞十字聖架、大西諸國、各取而分之、珍爲至寶、未知然否、先生曰然、夫十字架者、初直刑具耳、一經吾主受難、救贖我衆、遂無不尊之崇之、愛之慕之、且有加之冕旒之上者、以故大西諸國、將尋到之聖架、各各分之、珍爲至寶、至今羅瑪一分、屢爲人剖分、而並不加小、所以然者、蓋 大主不辜人意、欲使人人盡滿願也、設漸削而漸小、後之人將何望焉、

初四日、其敘隨至三山、携翁允鑑候二先生書、艾先生展視未竟、似有咨嗟嘆惜之聲、因謂余曰、讀允鑑諸書、具見苦情、惜有所繫、未能即脫也、譬之大鳥焉、欲展翅高飛、適有線繫其足、線不去、則飛不高矣。

又曰、敝國有一言、甚有可味、曰祈求不如領受、余曰、求之切、即可受矣、曷云不如乎、先生曰、大主之愛人無已也、尚有不求而予者、豈有求而不予。由人之誠求雖切、自有隔碍、而未能領受耳、譬之

溺者焉、哀呼求救、人憐而手援之、然必其人伸手相接。始可遂拯拔之力。否則呼救雖殷。承受無自。竟至淪胥及溺耳。故曰、祈求不如領受也。

初六日、瞻禮甫畢、盧先生謂衆曰、今日經中、載宗徒聖若望者、年九十餘時、諸弟子每遇瞻禮日、必扶至中堂談道、若望無多言、但曰相愛耳、數次皆然。群弟子請益、若望曰、子易斯言乎、斯固終身行之而不盡者也。人若能盡斯言。則功成而天國近矣。夫聖若望之意、以人之愛天主也。尤宜盡心于

愛人如不愛人必其非愛　天主者也何也吾主之降生受難也原爲愛人如我遇人而不加愛焉是不以　天主之心爲心尚得爲愛　天主者乎

日蔣午余侍艾先生閱曆法一書余曰敝邦之治曆也以四時成歲其有推筭不盡者則積而爲閏閏大西有萬年不易之曆且不置閏其說可得而聞乎先生曰治曆有二一從太陽筭一從太陰筭太陽筭者以日之躔度爲準自冬至至明年冬至

一歲一周天者是也。太陰筭者、則以月之晦朔爲準、月之晦朔不無先後遲速之差。故雖十二月、合太陽周天之數、尚不滿十有二日、不得不積其餘者、更爲置閏。此中邦之曆、一年一換、未免有推筭之煩耳。若太西則從太陽筭、太陽之躔度、歲歲無差、故總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定爲一年。但日之周天、尚有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之一、其四分之一、約有三時、則積四年而閏一日。大都遇申子辰之年、則有一日之閏、他年則無之。此所以有一定之

曆得以萬年不換者也、

徐及不娶妾一欵、余告先生曰、敝邦只此一事、疑議滋多、近林用籲歲校得首、諸友之稱賀者、多以娶妾爲言、而用籲弗顧也、先生曰、非直用籲也、昔僉憲王公、登壬戌第時、尚未有子、諸賀客以公既貴、宜置媵侍、多方從吏之、公不聽、且貽書其家人曰、今日登第、皆天王之賜、敢以天王所賜者、而反獲罪于天王乎、觀公斯言、具見欽崇之摯、是皆足以爲法者也、

無何、陳孔熙至、偶問譯經之事、先生曰、昔阨入多國、有賢王、嘗建一大殿、藏天下名書、且延名士討論、聞如德亞國、有　天主經典、特遣使求經、國王選七十二名士、能通兩國語言者、賚經而往、賢王賓禮之、命譯爲本國文字、然慮有和同附會、或失經旨也、乃分諸譯士、作七十二處、不令相通、逾年而告竣、王沐浴升朝、大臣咸在、命諸譯士宣讀之、一一符合、不差隻字、王大驚悅、夫以七十二譯士、居處既分、心手各別、乃一一符合、片言不爽、斯豈

人力所能爲者乎。神功默啓。恢乎大矣。

初八日、艾先生詔余曰、天主之教有三、子知之乎、對曰未也、先生曰、天主之愛人無已也、有性教、有書教、有寵教、何也、人類之始生也、天主賦之靈性、俾通明義理、斯時十誡之理、已刻于人心之中、普萬國皆然、是謂性教、迨物欲漸染、錮蔽日深、于是或明示、或默啓、諸聖賢著爲經典、以醒人心之迷、是爲書教、及至三代迭攻、人性大壞、雖有經典、亦有難挽回者、天主始降生爲人、以身立表、

教化始大明于四方。是謂龍教之三教者、雖皆天王之恩乎。然而以躬爲教者摯矣。

日將晡、有數友至堂、盧先生出肅客、徐觀西琴、謙然嘆賞、先生曰、人心亦有琴焉。善調者其音和。不善調者其音乖矣。雖然、人自有心而人自調之、又非假借外物者比也。

諸友復請遠鏡、盧先生出示之、其一面視物、雖遠而大、一面視物、雖近而小。觀畢、先生謂余曰、斯遠鏡者、一面用以觀人、一面用以觀已。余曰云何、先

生曰、視人宜大而視己宜小、

初九日、余昇雨造堂、盧先生勉余曰、人生斯世、電光石火耳、須及時進脩、時機一失、後不可圖也、有畫數幅、爲予陳之、何如、余欣然請教、先生出書一帙、皆西文之未譯者、問有圖畫而多寓言、圖約有十幅、先生一一指示之、

其一、中畫兩人、一人頭戴渾天儀、左持刻漏、而右農器、先生曰、時不可象、畫人以象之、首戴渾天儀者、天運不息、日月云邁也、左持刻漏者、流光漸去、

一往而不可留也。右持農器者、宜及時而有爲也。故以之象。時一人首之所戴。手之所持。身之所佩。足之所履。種種咸具。先生曰、機不可象、亦畫人以象之、諸物咸備一身者、天下惟乘機之人能使諸事畢集也。故以之象機。

其二、畫有十人、時機立其前、一天神以手上指。二魔介馬。大者以網閉其目。小者持鈎以釣之。先生曰、畫人十者、約人生之大凡也。天神手上指者、示以在天之福樂也。時機在前。宜勉圖焉。兩魔妬人

之爲善也以網閉之使不得見以鉤釣之必其以世情俗味爲餌者也嗟夫人生處此亦危矣哉

共三、畫數人爲玩戲狀有戲弄刻漏者有戲騎農器者大魔鼓掌小魔助之天神則袖手立其前先生曰時機有用若玩戲視之枉墮魔計耳天神袖手奈之何哉

共四、畫有五人向時機而執其手吾主儼然在上諸天神欲持花冠以賜之先生曰之五人者知時機之不可留也而黽勉以乘之大主之寵祐

又焉能已乎。

其五、彼五人者、各執時機一物、若乘而有爲之狀、天神欣悅、小魔伏地、大魔望而逃、先生曰、人能乘時機以有爲、斯固天神之所喜者也、天神樂而魔鬼恚矣。

其六、作時機爲將去狀、有五人者、或扯之挽之、天神亦手招之、先生曰、時機奄忽、不爲人留、若追其將去而思挽回之、未敢必其有濟也。

其七、則時機已去、五人者、或袖手、或遙望、旁有小

魔、持網罩雲。大魔鼓掌而笑。先生曰、時機去矣、不可留矣。彼五人者、嗟何及矣。夫持網罩雲者、示雲非網之可留也。時機一失。徒供魔鬼之揶揄耳。

其八、畫一獅頭、以狀地獄。張口獠牙。目出火而鼻生煙。二魔用鐵絲、繫彼五人。俾入其中。五人相顧、若不欲行。先生曰、時機當前、既玩于昔、地獄之火、旋逼其躬、彼魔鬼者驅之。縱欲不與之偕。將何而脫此難乎。

其九、五人將及火中。俱回首跪向天神。天神以手

上指而吾　主在上、二魔則抱頭伏地獄前鐵鎖俱解、先生曰、地獄火逼矣、痛悔求赦、庶其有瘳乎、二魔抱頭者、蓋悼前功之不克也、使非向　大主爲保歸、其得脫鬼魔之手者幾希、

其十、盡地獄吐火、有三人在火中、二魔虐之、三人相顧、若無可奈何狀、上則有五人、欣然携手、天神作樂以樂之、先生曰、三人者、地獄之靈魂也、魔鬼悼前功不克、故虐之以洩其忿、而彼五人者、已陶陶然得天上國矣、余受而反覆其義、思天國地牢

若是判也其初只爭勤怠一念耳乃或升九天或墮九地人可不警厥初乎雖然即臨死一刻猶可挽回彼鐘鳴漏盡而尚諱改圖者獨何心哉

是歲之春余鄉新建聖堂越夏而告竣秋七月諸友啓請二先生迄晦日而艾先生至先生曰今日之舉子等亦幾費心力矣雖然爲俗務而鞅掌徒勞罔功也惟爲道則功與勞而俱崇矣余唯唯謝不敢先生曰昔西國聖堂中有脩道者供汲水之役井離堂頗遠初不辭肄一日忽自念曰安得移井

稍近、吾勞庶稍舒乎、有頃、忽見有人從後、數其行、踪回首問故、其人答曰、我天上之神也、天主命我數爾步步多者其功多矣言畢不見、汲水者方慚謝天主若惟恐其井之不遠也夫汲水微役也、天主必欲章示于人者亦示人以功從勞積意乎。

頃之、衆歸、翁允鑑設饌、余乘間請曰、某人之在會堂也、亦嘗立微蹟、所未能克者、獨饕罪耳、先生曰、子思子有云、率性之謂道、吾將曰、克性之謂道、夫

性體之未壞也。率之即已是道。乃今人之性、亦盡非其故矣、不克之、又何以成道哉。

八月朔日、林鳴見問曰、七克工夫、用之甚難、固有強制一時、而一發遂不可禦者、先生曰、人性已壞、其發之不能全無偏。然克之又克、終漸至于寡也、譬之土焉、蔓草叢生、吾拔而去之、雖不踰時而復生、然拔之又拔、其有存焉者寡矣。

初二日、俞體高晉謁、用籲陪坐談及風雲雨露之說、體高曰、大地之產五穀也、必藉雨露滋之、非天則

不成其爲地矣、先生曰、非　天主并不成其爲天矣。體高則前請曰、風雨露雷、既皆　天主所主、然亦有雨暘不時、致五穀不昌者何故、先生曰、天主之愛人也、原欲使雨暘時若、五穀咸熙、然必人悉順　天主之命、而後百物悉順人之意、今人之犯　主命也多矣、而欲物之盡順人意也、其可得乎。

用籲曰、雨暘不時、于以罰惡人之罪、斯爲至當、乃亦有善人在其中者何、先生曰、萬善未備、不爲純

善。矧今之所謂善人者。其過僅正復不少耳。雖然、人而眞實爲善者、必知 上主降罰之意。而倍加恐懼脩省。則雨暘不時。未始非仁愛善人之一道也。

日向午、先生談經于堂、揭信經首款。先生詰余曰、天主之化生天地也、固宜生天堂以待善人矣。乃人類未生。尚未有犯 主命者。即并生地獄也何意。余對曰、標 嘗談經至此、亦起疑思問、但未得其便耳、夫 大主之生人也、原賦以可爲善之性。況

人類未生、竟即逆料其後之爲惡、而豫生地獄以處之、大主至仁、諒不如是也、先生復問用籲、用籲遜謝、先生曰、大主之化生天堂也、原使人欣而知趨、其即并生地獄也、實使人懼而知避、警之開國之君、闢殿廷以處百官、即各設囹圄以待有罪、是豈君人者之不仁哉、欲人明于趨避之路也、乃人甘犯命而自墮焉、奈之哉、

有頃、用籲慨曰、今世之人、謬迷大本、皆謂奉教之人、悉天主所主、其不奉教者、天主不得而主

之也、先生曰、人有屬于家主者、逃而之他家、家主不得而主之也、其屬國主者、逃而之他國、國主亦不得而主之也、今五大洲之廣、何地非天主之土、則何人非天主之人、縱欲逃之、其將焉所也、悲夫、

漏下初刻、先生露坐于庭、余問曰、日有二行、向聞其義于盧先生矣、近語林君及、君及以七政諸天、悉爲宗動天所帶、乃復有遲速之殊者何故、先生曰、諸天之本動、原各有遲速、其爲宗動天所帶者、

必俱能一日一周也、即如日天爲宗動天所帶自東徂西一日一周而日天必逆行一度月天爲宗動天所帶自東徂西亦一日一周而月天必逆行十三度是日行常遲月行常速其爲一日一周者均耳宋儒蟻行磨上之說并可細參也余曰、磨之一動一周也其即宗動天之帶行者乎而蟻之逆行則各自有遲速意日月天之本行似之先生曰然、

先生取星圖見惠余復問曰、五星之躔度次舍、亦

各有留遲遲速之殊、今觀圖中所畫、則似一定而無參錯也何居、先生曰、斯圖所載只列宿之同天者、若日月五星諸天、則尚須推筭、非圖之所能定畫者、不具載也、即如金星一星、借日爲光、隨離日輪遠近、亦有弦望消長之殊、如月輪焉、乃星家之占候者、必執明暗小大爲休咎之祥、亦大迂誕而失眞者矣。

初八日、鄭懋興問道于先生、石魯可林鳴見陪坐、懋興曰、諸邪神之不可祀也、則既聞命矣、敢問各省

直府州縣諸城隍、似亦　天主所令者、乃一槩不祀之何也、先生曰、　天主化成天地之初、即生九品天神、有司天日月之運行者、有管轄城池、而護守人類者、故古來之祀城隍、似亦祀護城之神意也、今人不察、妄以人類當之、遂有云某人死而爲城隍者、某人官某地而爲某城隍者、殆失厥初之眞意矣、又其甚者、復有謬造玉皇之說、而謂城隍諸神、俱聽其命令、此尤虛誕之至者、是皆所宜深戒者也、

魯可徐問曰、敝邦從古俱說五行、謂萬物非五行則不成、而貴邦獨說火氣水土四行、乃加氣而遺金木何也、先生曰、天地間純體不藉他物而成者、謂之元行、火氣水土是也、若金木則必藉火氣水土而後成、乃落下一層、而非可與元行並論者、即以木証之、今試取一指大之木、以火燒之、先兩頭出水、是水後即成煙、是氣燒着、是火成灰、是土、夫木化亦歸四行、則其藉四行而成、尤可知也、再以觀之人身、其煖者爲火、呼吸爲氣、精血爲水、骨肉

爲土是合火氣水土而成人並不言金木二行者是知元行只有四也

是日颶風大作鳴見請日敢問風從何來先生日氣動則成風微動爲凉風大動則爲暴風矣頃之衆歸獨余及從綽侍余復請日向云氣動爲風其動也奚從乎先生日格物窮理之學談風所由動雖更僕未易竟也約言之大都水氣騰則爲雨土氣騰則爲風蓋土氣之上騰也有所欝而不得升旋返而下降而後之復騰者適與降者相觸遂震

蕩而成風耳。

從緯問曰、地之震也如之何、先生曰、地中多空、謂之地複地複有風不得出、排擊蕩衝、而地爲之震、如遇地薄之所、則衝突而出、而地裂矣、余曰、聞地之裂也、有城郭人民、俱遭淪沒者、如以歸之風、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乃以爲災異何哉、先生曰、百物皆天主所命、地之震裂也、固勢之必然、其有城郭人民俱淪沒者、斯正上主降罰之意、殆恐懼脩省之一助云。

初九日、颶風愈猛、毀瓦拔木、適翁允鑑至堂、偶談寇陷始興、并地能震裂、淪沒人民之說、先生嘆曰、天主之于斯人也、無日不保存安養之、而人弗知德也、至偶有降罰、便致憾　造物主之有偏、不思人日日受　天主之賜、竟以無功恬然享之、及示罰之日、又不加恐懼脩省、而怙惡日深、則　天主之降災、又安能免乎。

初十日、林文學過謁、徐問先生日、諸友之從天教也、其兢兢確守者固多、然亦有一二不率者、豈其盡

無遺行與、先生曰、大凡奉教之人、其大過恒少、即聞有德行未純者、尚亦懲改有方、蒙教有路、若不聞道、則有過而未必知、知而未必改、改而未可得教也、譬之二人同欲北往、其一由正道、一反而南向、其由正道者、豈盡無顛躓之時、然更起而力行、終有依歸之所、其反向者、且不必論安步與否、然終爲迷途、曷能至善地乎。

十一日、先生與林君及坐論于堂、適余後至、先生謂余曰、聞中邦有星墜之說、於理然否、余曰、向聞

說、終覺未安也、先生曰、如星能墜地、則從來談星墜者多矣、宜天之星數、必加少焉、乃自古及今、並未有減也、夫何疑、余曰、師論誠是、然每見夏秋之交、有物員明如星、飛空而燦爛者、俗云流星過度、未知然否、先生曰、此非星也、氣也、時至夏秋之交、有油膩之氣、其浮散空中者、受烈日所晒、遂着火而明、惟一着則俱着、故似有飛度之象耳。

君及問曰、諸星之度數、亦主吉凶否、先生曰、否、人之吉凶、皆人自致之、無關星度也、中邦經書有云、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可見人有吉凶、各隨人之善惡、于星宿何與焉。若諸星之宿離畱、逆、則俱有一定之準、可推步而知者、謂人之吉凶係焉。此必無之理也。但星度所主、或有冷熱寒煖之殊、旱潦歉豐之別、則理亦有之耳。

余曰、人類吉凶、固不係乎星度、然敝邦史書所載、如帝王將相之屬、皆上應列宿、故占候家必以定吉凶耳、先生曰、帝星將星、皆隨人各立名色、原非

通論也。卽如貫宿一星、中邦以王牢獄。而西邦則稱爲晃旒。一極凶。一極吉。可見吉凶之名、亦隨人自立、非有定準也。且中邦占候、謂貫宿中有小星。必王大臣繫獄、夫大臣之遭譴呵者衆矣。而貫宿之星。並未有增減也。吉凶將奚憑焉。

余曰、倣邦史書所載、亦多有奇中者、此理云何、先生曰、此偶耳、其不中者尚多也。卽如星相占卜諸術。終日爲人推測。什百之中。豈無一二奇中者。然特偶爾湊合。非有一定之論也。今人乃于虛誕不

合者。通不置頰。堅執一二偶中者。遂相詫爲奇。吾不知其何解也。余曰、丁卯之歲、標嘗見熒惑入南斗中、前後閱月、占者妄泥古史、以爲凶兆、標始亦疑忌之、今日者、聖明在御。皇圖鞏固。且日升而月恒也。可見熒惑入斗、原天行一定之數。固無關家國吉凶耳。先生曰然、

十三日、有友來自邑治、適余草設、談及百物所產、南北不同之說、先生詰余曰、天主之生萬物也、即使一方之內、諸品咸備、原無不可、乃此無而彼有、

此多而彼寡也、其意何居、余莫知所對、先生曰、斯天主欲人相親意也、夫一方之內、諸品咸備、以造物主之全能、初無不能者、然人足于所需、遂有彼此不相通者矣、惟其生物不齊、斯有以此之有、通彼之無、以彼之多、通此之寡、而梯航所至、往來相親者、職此之由也、

十八日、夜幾向丙、余問先生曰、向解流星、云是空中油膩之氣、細繹油膩兩字、地上物也、空中何有焉、先生曰、閒中邦有鬼火之說、未知然否、對曰、鬼火

爲燐、墟墓間多有之、先生曰、鬼火之說、近是而非也、蓋人死、骨肉歸土、其屍中油膩之氣、受烈日所晒、則結而爲燐、故墟墓間多有之、但日間太陽光大、則小光不見、必入夜而始顯耳、若油膩之氣、上騰而浮空、則似有流星之象、其實一類也、

余曰、每見燐火倏忽聚散、或隨人而行、人多畏之、夫既爲氣矣、何能隨人而行乎、先生曰、人行、則氣環而前向、故燐火亦隨氣偕前、如人一反向、則氣與俱反、燐火亦隨氣而却走矣、故燐火之隨人、皆

氣之爲也、世人不察、以爲鬼物而疑畏之、亦未明斯理故耳。

二十日、先生駕適邑治、問道者踵相接也、時有數友、向惑輪迴之說、謂人壽脩短、皆前生功罪所定者、先生曰、是大不然、夫人壽之脩短、其大約有三、一由父母、一由己、一則由天主也、其由父母者、稟氣有厚薄、由己者、攝生有善否、由天主者、則吾生死之大主、能操其權衡、以增減人之年數者也、譬之燈焉、其油多者光必長、油少者光必促、此稟

氣厚薄之殊也然油雖多以之當風則易滅油雖少苟藏之靜處又不虞其易盡此攝生有善否之異也至若燈本難滅而或厭其光燈本易滅而或益之油則視主人之意耳故人有宜壽而忽夭宜夭而得壽者亦惟天主所愛惡而施之予奪者也大抵至尊上主多順人之自然其若此者亦間用以賞罰善惡顯全能不測之權耳今人不明此理乃溺於浮屠之說謂現世脩短悉由前生之功罪也豈不悖哉

邑人陳某者、其妻黃氏爲魔所據已二十年矣、是月晦日、陳友躬詣聖堂、痛悔求祐、先生賜以聖號、而魔且遂徙也、陳友喜聖教之正、并以聖號經授其妻、次夜其妻復見一小魔、承大魔命來迎、其妻急作聖號、小魔遂遁、自後絕無影響矣、余聞以告、先生曰、吾嘗遍歷諸國、諸凡未聞道者、驟語以聖號經、而人未遽識也、顧人所未識者、而魔鬼盡先識之、可見聖架者、實　天主降生救世之具、爲鬼魔所極畏者乎、且又見鬼魔智識、復超出人類之上、

人若不向　大主爲依歸其不得脫鬼魔之手也明矣

九月初八日、戴文學入謁、請于先生曰、向讀天學諸書、如七克十誡論學諸篇、可謂種種妙義矣、然此衷終有未解者、獨降生一節、夫天主爲天地萬物主是已、當降生爲人、則天上無主、化工不久輟乎、如謂天主仍在天、而降生者另一天主、是二天主矣、先生曰、之階前者、非日色乎、請問日離天而照地耶、抑天上一日而照臨復一日耶、必

將曰、日光下地、而日固依然在天也、若是又何疑天主之降生乎、如云降生、而萬物遂無主、則再譬之一國之主、固常臨蒞京師、以統臣民矣、設或一方有變、國主親降其地而安撫之、豈其一離京師、而一國之臣民、遂無有統馭者乎、夫以人世之主、尚不以降離他方而失統馭之權、何況全能天主、原無所不在者哉、余嘗著論學一書、其答葉文忠公有云、當其降世、亦在于天、迨及升天、亦不離世者、正謂此也、

文學曰、天王至尊矣、既云降生、又云受難、豈有堂堂天王而爲受難被釘之事、余心滋不解也、先生曰、受難被釘乃天王莫大之恩、非細論經典、未易卒明也、雖然、畧爲君譬之、予讀中邦史書、見成湯之禱于桑林也、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夫以皇皇天子而匍匐以代犧牲、旁觀者誠作何狀、而湯竟忘其九五之尊者、其憫念斯民者摯也、今天王尊矣、監觀下民、非不甚赫、乃盡歛其有赫之威、而受難救贖者、爲古今萬民也、爲予

也、亦正爲君也、君乃忘其慈憫莫大之恩、而不加頌謝痛悔、誠恐疑城不破、獲戾愈深、尚熟思而細繹焉斯可已。

初十日、王子觀林承孔聽講于堂、承孔問曰、天主之賦人靈魂也何時乎、先生曰、推經典所載、男身賦于結胎四十日內、女身賦于八十日之內也、承孔問故、先生曰、凡人之靈魂、必俟其體具而後賦之、男體易成、大約在四十日之內、女體難成、則在八十日之內、故靈魂之賦、亦有遲速之殊耳、

承孔曰、靈魂之妙、可得而聞乎、先生曰、靈魂之妙、不落形相、蓋純是神體、全在一身也、如全在目以司視、亦全在耳以司聽、全在鼻口以嗅且嘗、亦全在手足以持行也、即至五官並用之時、斯魂亦全無不在、所以別生覺二魂而稱靈耳、

子觀請曰、靈魂亦有衰憊否、先生曰、肉身有憊、靈魂雖百歲不衰也、試觀人少壯之時、見解主張反不如老成、更覺練達、可見血氣旺、則靈魂覺弱、血氣衰、則靈魂倍旺、是亦靈魂不衰老之一証已、

子觀曰、靈魂不老、其領妙論矣、乃人自中年以上、漸昏耄而好忘者、此奚以故、先生曰、此非靈魂之故也、效用之官不利也、人當壯時、血氣充盛而五官之効用者無不稱職、及老而氣衰、于是耳聾目瞶、記含漸昏、雖靈魂之司令如故、而効用者已漸遜其初矣、譬之善書者焉、筆穎新發則揮洒從心、久而穎禿、字畫且頓改也、斯豈善書者有異哉、則筆之日久而穎禿也、

廿二日、余問先生曰、向承明訓、云月天一日遊行十

三度、林君及以月一月一周天、今云一日十三度、總而計之、周天尚不止也、其義何居、先生曰、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論月之本行、只二十七日便足周天之數、爲日一日、亦逆行一度、總計二十七度、故月復多行兩日、方得與日會而成晦朔也、其未盡之數、又積累之而成一日、則月又須行三日方得與日會而成晦朔、此諸月大小之異所由分耳、

余聞而爽然自失、思學問之道無窮、其未可一得自足者、大抵如斯乎、

二十三日、夏萬程龔雲甫問道于先生、萬程曰、天主之愛人無已也、亦既聞命矣、但人生爲不善、死即受地獄之永苦、既無輪迴、則人欲自新而無路矣、所云慈憫者謂何、先生曰、人生在世、多行不義、若天主不慈憫、而輒加重罰、吾恐人無噍類矣、乃至慈上主必寬以俟之、少不知改、俟其壯壯不知改、俟其老其不即加罰者、蓋徐徐焉、冀有悔過遷善之日耳、夫天主之慈悲若此、人竟至死而不改、圖是爲惡之心無盡、而永苦之期亦無盡

也、將奚辭焉。

萬程曰、承明訓、具知上主至仁、然必人皆有壽而後可。若彼爲惡之人、方少壯而輒夭折。若天主曾不寬俟之也。先生曰、大凡人之年壽。與夫人之立志。惟天主具知之。如其人終期已迫。微有悛改之念。即臨死一刻、天主亦必聽其自新、如其不然、則年數逾增、罪戾逾重、誠不若夭札而死。地獄之永苦。尚差輕也。總人生斯世、無論爲壽爲夭。其及時遷改之功。總不容一日緩者。嗟夫、尚其

勉圖哉。

雲甫問曰、人之生也、有富貴貧賤之殊、斯豈人之自致者乎、抑　天主之所默定者乎、先生曰、斯其說多端、其大要有三、一則父母之所貽、一則己之所取、一則　天主所用以行其賞罰者也、其由父母者、如帝王之子必爲帝、農人之子多爲農、富者生而富、貧者生而貧、斯皆父母之所貽者也、其由己者、如聰穎而能文、多得科第、不能者否、長材而善賈、多致素封、不善者否、斯則己之所取者也、斯

二者、天王多順其自然、而默爲張主其間、或用富貴以報人之善、用貧賤以煉人之過、此至尊上王、示賞善罰惡之一端耳、雖然、富貴以賞善矣、富貴乃立功之地、如爵祿愈崇、縱恣愈甚、富貴未始非禍胎也、貧賤以煉過矣、貧賤正砥礪之資、如困鬻日甚、脩省有加、貧賤未嘗非福始也、總之富貴貧賤、不必過視低昂、隨人所遇焉、皆當無違天王之訓者也、譬如俳優場上、生旦丑淨、隨人所扮、豈必喋喋焉、尊視生旦、而低視丑淨哉、總祈愜

主人之意而已。

二十六日、王子觀問曰、人疑釋氏既爲　天主所生、且又以慈悲爲教、意亦　天主所取、而可備在天之一聖否、先生曰、釋氏既爲　天主所生。則當一心敬事　天主。以仰答　大父之恩。且章明十誡。令人人識認　眞主。則　天主亦必垂憫而俾之　天堂者也。乃釋氏之爲教也、迷其本原。另立門戶。不導人祇事　天主。惟以已性爲宗。乃云上天下地。惟我獨尊也。豈不悖逆之甚哉。縱間有微言渺

論、而本原既失、餘無足觀、譬之應制文字、華藻滿篇、于題旨都不相合、其爲主司所黜無疑矣。況其言又多訛謬者乎。

冬十月、廿有七日、余將東粵省覲、偕先生同至莆陽、時謁卓岡卿老師、因留寓西湖、亭榭臺沼、備諸工好。先生謂岡卿曰、昔西國有寵臣、新構宅第、壯麗宏敞、延一賢士者往觀、深居曲房、靡所不屆矣。觀畢將歸、賢士問曰、今日承召、以觀君之居也。君之居安在乎。寵臣愕然曰、向所觀者非是耶。賢士曰、

是非君之居也、向所觀者、寢廟以妥宗祊耳。廳事以延賓客耳。居室以貽子孫。廊廡以俾僮僕耳。而君安得長處此乎。夫以電光石火之身。而不思久安長享之所。顧以目前之居謂君居也。豈不惑哉。寵臣始恍然自失、今明公之華構、業種種宏麗矣。其亦謀公所謂久居者乎。問卿嘆曰、此有道之言也、

十一月二日、先生出訪客、造黃文學齋中、文學曰、承教十誡、大道炳如矣、然第六誡禁人娶妾、人當中

年無子、不娶妾則恐蹈不孝之名、將奈何、先生詰曰、若娶妾而復無子、將奈何、文學曰、至此則亦聽其自然耳、先生曰、若娶妾而無子、亦聽其自然、何如不娶妾而聽其自然之爲愈也、夫娶妻正道也、娶妾枉道也、無論娶妾而未必有子、即偶得子、所損實多矣、大都人之艱厥嗣者、雖多病在婦、亦有病在夫者、如病在婦、而夫必借孝名、另娶一婦、設若病在夫、而婦亦借孝名、以另嫁一夫、可乎不可乎、夫婦一也、既不可在彼、則亦不可在此、何不平

心而反觀之也。且人之孝不孝、正不係子之有無耳、譬有二人於此、其一多方悖逆、而子孫衆盛。其一朝夕色養、而並未得子。則將曰、孝在彼而不在此也。豈理也哉。

初三日、余問先生曰、人生世福、悉皆　上主所操、則子之有無、皆　主命也。今娶妻而得子、宜已、若彼娶妾而亦得子。若　天主曾不禁之也。此意謂何、先生曰、天主散世福于人間、如富貴子壽之類、其得之也、原欲人人悉由正道、如人求福以正。無論

得與不得。必有永賞隨之。如其求不以正。亦無問得與不得。必以永罰隨之。此至公至正之權衡也。設人求子不以道。天主卽禁其不得。初亦無難。然天主明示人趨正。而人反行邪。則亦何必屑屑然。强人于一寻一奪之微哉。總世福甚輕而暫。善惡皆可得共者。天主特默爲定筭其間。若眞福則非大善者不能矣。

初四日、宋學美至堂、請于先生曰、人之能寡過者鮮矣、乃日處過中、反恬若無過者爲何、先生曰、省身

如守城焉城門洞開初不加嚴詰則奸宄竊乘而不覺矣設若慎啓閉稽出入而後奸人可一一數也今人之五官非猶城之五門乎惟不謹守五官之司宜乎處過而若無耳如刻刻隄防時時簡察則一念一疵一言一尤一行一悔未有不燎若指掌者也

先生又曰過貴自知尤貴自認今有罪人于此有司者治之其自認者罰必重不自認者罰必輕也若告解則反是蓋人有隱慝天主具知之如人

明識已愆而匿不自吐。是以天主爲可欺也。降罰必加重焉。若肯痛自刻責。告解靡遺。則天主必憐赦之。而聽其自新矣。

日正中、彭文學過訪、問先生曰、聞天學闡輪迴之說、未悉其詳也、近傳信王府中、一孩始生、即自言曰、吾乃王某也、嘗爲某官、居某地、胡爲而至此、及訪所謂王某者、果于是日告殂。斯非王某之靈魂輪迴于再世者乎、先生曰、敢問信府之子、其在母腹時、活耶死耶、曰活耳、先生曰、此子在母腹

中、既云生活、則前此九月內、靈魂已自有矣、奚待誕時而始有耶。夫靈魂既自有、而王某則依然未死也。靈魂胡爲乎來哉。

文學曰、若是則始孩之子、何能自言乎、先生曰、斯皆魔鬼之爲也、魔鬼欲迷惑人心、多乘其意所偏向而誘弄之。夫人之惑輪迴者多矣、故魔鬼借始生之子、弄其舌頭、以妄言前世、欲人背正而趨邪者也。今彼長成之人、往往有妄發狂言者、人咸知爲魔所附、顧獨疑于始生之子也、豈不惑哉。如信

人之靈魂、必有轉世、則孩時知之。長大宜備知之。一孩言之。人人宜俱言之。夫何以孩時能知、至長則否、一孩能言、至衆則否、此又何以說耶、大抵此等傳訛、多在三代以下、佛教入中國之後、三代以上、並未前聞也、則輪迴之誕、亦大章明較著矣。

頃之林季緒隨至、因問曰、釋玄二氏、業心知其非矣、然就兩者較之、亦有彼善于此否、先生曰、道猶大路焉。吾惟率彼正路足耳。總左岐右亦岐也。安用罔較乎。

初六日、余問先生日、敢問金星天行度、距日遲速幾何、先生日、金星天行度、幾與日同、余曰、金星既幾同于日、則或在日先、或在日後、當有一定之位、乃考毛詩傳証、曰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乃先日而出、復後日而入者云何、先生日、曆法古論、云五星諸天中各有小球、另運動于諸天之內、金星天小球、約有七十度、而金星繫焉、若論金星天本行、其去日先後、宜有一定之位、爲小球運動、復迴環向日、故先日而出、亦後日而入耳、總金星之向日、無論

在先在後。並不出三十三四度之遠。此則其一定不易者也。

余曰、日月二天、亦有小球否、先生曰、月天有之。余曰云何、曰斯另有推筭、然即月蝕亦可知也。蓋凡月之蝕、必由地影遮之、而地之影、去地近者影必濶。漸遠則漸狹矣。試考兩次月蝕、一所經之影濶。蝕多而復遲者。可見去地稍近。一所經之影狹。蝕少而復速者。可見去地漸遠。夫兩次之蝕、其度同也。乃或與地近。或與地遠。是必有小球、另運行月

天之內耳。

漏近初刻、先生燕坐、余曰、昨所晤翁友、雅有向道之心、然以少年負儁才、恐于第六誡未易守也、標時借告之曰、斯亦無所敬畏而然耳。夫懸彀向心者、路有隹冶、雖經如京陽弗敢顧也、可見有所惕于前、必不敢肆于後君思　天王尊矣。嚴威之下。蓋無時不監臨也、則邪僻之心、自無從入矣。先生曰、然昔泰西　國王、聞　耶穌會中、多少年守童貞者、心慕何脩而得此、時有謬告王曰、是必有妙

劑、可以窒慾、王不察爲信然也。延會長訪之、對曰有、王請其方、會長曰、惟有常念死候耳。王惕然受教、夫人亟常念死候也。其守貞坊淫之一劑云。

日鐸日抄

卷之七
卷之八

21. Volum:
Tom: 2. CC. Responsa
ad Quæsita Litterator

R. S. ORIENTE
III. 222 int. 2

口鐸日抄第三卷紀事

辛未冬初、余爲省覲東粵、偕艾先生同至莆陽、越旬告別、先生謂余曰、吾子過清漳、爲言嚴子思叅、訂晤溫陵、余應曰諾、維時驅車就道、日馳歐荒山斷澗之區、與夫勞人牧豎之側、向來提耳鐸音、杳如天際、雅欲一劄述而無從也、比入桃源、一謁張令公、過溫陵、再謁諸葛民部、明師在遠、良友

可親蓋深幸此行之匪虛已至若清漳接壤已在復月之杪余思思叅以庚午秋闈、一再晤對今歲逾一周矣夫以數百里不相謀之地十數月不再訂之期萬一主賓相左悵惋何極于時仰祈主祐以今晚得晤嚴子爲禱比抵清漳而思叅則遠讀海澄去家二百里而遙也怏望之情未能已詎意甫入夜忽有維舟江滸者而思

叅至矣兩人握手諄諄道故因述頃來默禱之由思叅則瞿然曰侵晨細雨霏霏居亭力阻予行予峻謝之及放棹中流忽憶艾先生及子今在何所且手書其香兩字于册俄而風順倏忽抵家若非大王默啓詰朝則無及矣相與默謝　王恩出日抄舊蒙辱承叅訂信宿而言別嗣後余至東粵覲二親遡上游歸里與艾先生及諸

友、杳不相覿、然聞嚴子思叅、果有溫陵之行、而先生則再入桃源、今且龍潯而僊谿、矣秋風正朔、每動懷人之想、乃有緘一篇示余者、亦題曰、口鐸日抄、讀之知爲思叅爾宣二子、所續而紀者、屬小子彙而成書、余作而嘆曰、艾先生之入吾邦也、甘餘載于茲矣、諸凡燕秦齊楚吳越閩廣之鄉、足跡幾遍天下、其間玄言渺論、一往不留者、

不知凡幾庚午之春、　主啓余秉謬興劉記之役然特標所聞且見耳其爲見聞所未經者掛一漏萬寧有窮乎憶客歲晤思叅時思叅卽雅存是想乃懿好不孤勝友朋起復有爾宣顏子其人者讀思叅之述宛覿舊識讀爾宣之紀恍對新知竊謬加詮釐弁拙述數帙彙成一卷庶無負二友一片苦衷且遍告同道諸友之均有是心

者。俾先生言言誘誨。並作津梁。語語箴規。悉備藥石。則吾黨幸甚。小子尤幸甚。

崇禎五年玄黓涒灘之歲日在翼景教後學其香氏李九標謹識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三

答天神靈明與人不同故悖　主之罰特重　見一張
答地獄之悔非眞悔　見二張
答天堂之樂不以私意變遷　見三張
答永苦之罰適與罪稱　見三張
答　天主全智　見四張凡二則
論有過宜省　見五張
論候　聖神降臨　見五張凡二則
答擇地塋親母感堪輿　見七張

答擇日之謬 見七張

答天下萬民共出一祖 見八張

論人宜求止所而世爲僑寓 見九張 凡二則

答事神之失眞 見十張

論滌罪救人人宜悚切 見十一張

論求道乘時而貧賤反易 見十二張 凡二則

論世禍不足驚 見十三張

論童子可教 見十三張

喻脩道之功宜早圖 見十四張

答堯舜有可學不得爲娶妾藉口 見十四張 凡二則
喻善惡係人自擇 見十五張
論星無靈明而諸星度數不主吉凶 見十六張 凡六則
論聖教始難終盛 見十七張
論神不可太用 見十八張
論人子宜貽親以安 見十八張
論存心之法 見十八張 凡二則
論道難遽信 見十九張
論俗染深則入道靡易 見十九張

論守貞 見二十張 凡三則
答事 天主非僧亦非藝 見二十一張
喻入道貴勇 見二十二張
論負悔必繇 天主起念且有畏愛之殊 見二十二張凡二則
論靈魂兼生覺之能 見二十三張
答 天主雖在人心而愛惡各異 見二十四張
論人立功愈崇受債愈重 見二十四張
論 耶穌肉軀靈魂不離 天主性并釋

位之義 見二十五張凡二則
答原罪爲罰之餘 見二十六張凡二則
答人非善卽惡 見二十七張凡三則
答用愛有三種 見二十八張
答 天主生神之意與神鬼之分 見二十九張凡二則
論 罷德肋之生 費畧爲無父無子 見三十張
答地獄之罰有重輕 見三十一張
答天堂之賞視額辣濟亞而不徒繇善功 見三十一張凡二則

答神之三司愛欲爲功府 見三十二張

答 天主十誡刻在人心 見三十二張

口鐸日抄卷之三

泰西思及艾先生口鐸

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清漳嚴賛化思叅　分錄

温陵顔維聖爾宣

温陵張　賡明皐訂正

清溪林爾元爾會　點定

桃源顔之復孔至

晉安羅天與太玄較輯

閏十一月、艾先生時在桃源、嚴子思叅、自清漳祗謁、十六日、問于先生曰、天主之愛人、甚于愛天神乎、先生曰、何謂也、曰、吾人犯罪、尚容悔改、天神片念遽受永殃、故竊疑耳、先生曰、此有故也、九品之天神、天主賜與極高之級、超絕萬彙、乃自恃忘本、輒謀僭逆、此其受主之恩、比人更重、其悖主之罪、比人亦更重、故天主就其初念、遽定重罰、而人則別耳、若論人之靈魂、雖其靈明畧與神同、而神之明、爲照明者、人之明、爲推明者、推明者、

一時不能盡徹而能漸漸推之故有初念誤執一是轉念推悟而能悔爲非者矣今日悞爲一事明日推悟而能斷不爲者矣夫人之本性既能悔能改故　天主亦寬俟之以聽其悔改焉若照明者一時所照一徹盡徹則斷無轉念既無轉念又安有所悔改也彼天神者照明者也既明知　天主而背之故一萌傲念輒握固不復置而　天主之永罰亦即加之而不復赦此至公必然之理又何疑焉

思叅曰、推明照明之說、既聞命矣、敢問地獄之鬼、萬苦難堪、豈無痛悔、若其有悔、可証能改、未知是否、先生曰、此可謂痛悔其苦矣、不可謂痛悔其罪也、痛悔其罪者、出於愛天主之念、念真罪即改、痛悔其苦者、出於畏苦、苦脫惡如故矣、思叅曰、化以魔鬼之定於惡、其猶水之定于冷乎、水沸于鼎、非悔其冷、難堪熱故、鬼痛于獄、非悔其惡、難堪苦故、故觀去薪息焰、水冷如故、則知一脫魔鬼于地獄、其不悔不改亦猶故也、先生曰然、

念二日、先生燕坐、思叅請曰、天堂之靈魂、其樂有未足乎。先生曰否。曰孝敬父母、非靈魂之德乎。先生曰然。思叅曰、孝既靈魂之德矣、靈魂在天、父母之永苦者或有焉、能無痛戚乎。痛戚又不可謂天堂之樂。其義云何、先生曰、此其理、其情、其勢、俱不容疑也。天主賞罰至公。決不待言而在天之聖人、則又極知天主至公之處置、而純合其旨者也。若有不安于天主之公義、斯悖理之甚。而悖主之甚者矣。天堂至德之人。豈容有之。且子亦知

天主之愛人甚于子之愛其父母乎。天主垂憫下人當在世時、既寬恕之又切誘焉至死不變而後處以不得不然之地獄斯時也、至慈大父、業已安之、爲人子者寧有不順大父之旨乎況天堂靈魂、非若在世日尚容他感遷變當時一見天主醉心于中滿受無限福樂、更無轉向憂愀之感、又何從入也、譬如海底之魚四面皆水而欲取微火燃之其可得耶。

少頃、思黎復問曰、百歲之人、其惡有盡、萬萬世之

永苦、其罰無窮、以無窮報有盡、毋乃已甚乎、先生曰不然、　天主至慈、其罰常不及罪、　天主至公、其罰又皆與罪稱、何也、　天主無窮至尊也、吾人至卑也、以至卑敢犯無窮之至尊、則一念悖逆、便應受無窮之罰、其需之年月、容其遷變者、此分外之仁耳、若論人行惡之事、雖似有盡、而行惡之心、實爲無窮、蓋人一息未絕、苟能悔改、吾　主未嘗不宥之、如終不肯改、即令久視萬載、亦將猶是、且將不止是也、夫人既有永不改過之心、則　天主

自有永不可赦之條、此如衣裳長短、適稱其躬、何
已甚之有。

念八日、思叅復請曰、先生向釋　天主全知也、曰已
往未來皆如現在、敢問何以證之、先生曰、子嘗登
高臺而下瞰乎、有已過臺左者、有方至臺右者、右
之視左非已往、左之視右非未來乎。乃自登臺者
視之、何已往何未來、而不同時俱見乎。故無論人
言動之善惡。　天主日監、斷不容欺、即我未言未
動時。　天主知已久矣。可不戒哉。

思叅曰、信斯言也、化又有疑焉、夫吾人不有自專之能乎、自專之能、雖　天主不强、則未爲之善惡、當亦　天主所不知、何也、自專故也、今云　天主全知若此、則似未爲之善惡、皆有前定、前定自專、不兩悖耶、先生曰、不然、余固言全知、曷嘗言前定也、前定與自專有相悖、全知與自專、則無相悖、何言之譬、兩人于此、翌日將與言一事、我深知其一之善、意其必聽也、與之言果聽矣、又深知其一之不善、意其必不聽也、與之言果不聽矣、不可謂

我不知其聽不聽也亦不可謂彼不專其聽不聽也又何相悖之有乎。

越五年壬申夏四月艾先生再入桃源顏爾宣從初九日晚宿邸舍先生問曰今日攬轡之際亦有默想工夫乎爾宣對曰古人寡過未能竊有志焉先生曰過之難寡也如幽崖陰藪莫搜其伏若不猛力芟除其藏疾也多矣故省察之功甚不可闕

十一日抵桃源諸友畢會先生問曰明日是何瞻禮對曰聖神降臨日也先生曰聖神者仁愛之

火也、吾主　耶穌升天時、遺命宗徒、候　聖神降臨、至第十日、果有舌形如火、光輝射目、各現衆徒之首、頃刻間、頓發熱心、願布聖教于四方、且萬國語言、俱不學而曉、今子等聞道以來、亦望聖神降臨我心者乎、雖然、非易易也、欲邀聖神之臨、必須齋戒爾心、滌雪爾慮、而後得荷　主祐焉、譬如一官長欲臨某家、其人不勝瞻仰也、數日前、潔淨門宇、洒埽庭階、未也、更整治其堂奥焉、猶未也、必設幔張燈、奉香除道、以爲不若是、不惟失官長之歡、

且恐干官長之怒也。夫一官長之臨我室、且如是也。況聖神之降臨我心者乎。吾人能無妄行。妄動門宇之潔淨也。無妄想妄言。庭階堂奥之洒埽整治也。且復多立善功、增修好德、此其燈幔馨美。又何如耶。必被　聖神歡欣臨格無疑矣。

十二日、　聖神瞻禮畢、先生詔于衆曰、予等曾整飾內宇、以望神火之臨乎。列品禱文有云、懇祈吾主、以爾聖神之火、炙熱我等心腸、斯言也、所當朝夕撫膺而求者也。蓋聖神仁愛之火、上天之神火、

也。即以世火論之、火性上達、且炎熱光明。即强壓之、未嘗不上升。而光熱未嘗少變也。吾人有此神火。忻勸向上。直達九玄。且內有其光明。而熱心頓發。其效寧可量乎。但神火之不我降臨者。以吾有邪火在也。邪火有三、一曰慾火、一曰忿火、一曰貪火。人有三火、薰灼其中。方且如燎于原。不可撲滅。而望聖神之嚮邇難矣。故必克除邪火。始可望神火之臨也。吾子勗哉、

十六日、黃貢宇問曰、聞先生素闢堪輿之說、則父母

之葬也、亦不必擇地、遂漫然輕置之乎、先生曰否、人子果爲父母擇葬地也、擇一淨燥之區、毋使水土親膚足矣、漫然輕置于心寧無歉乎、但今之擇地者、非盡爲親也、直爲獲福計耳、過惑堪輿之說、必求山之從何發龍從何結脉、謂數年數世之後、子孫昌旺、公卿輩出、皆由于此、甚且累年不得而親體暴露不葬也、豈不悖哉、

十八日、責宇復問曰、風水之謬、既聞命矣、尅擇之說有諸、先生曰、天主之成歲時月日也、三百六十

有五而成一期焉何日見爲凶何日偏爲吉惟行吉事日日皆吉行凶事日日無非凶也有人于此終身修善迄無間歇亦謂日時有吉凶而吾行善必有作輟乎有人于此擇一日焉至吉無虞而欲謀爲不軌之事無良之行能保其不獲殃乎當其獲殃之時方且訝然曰吾向擇日亦綦精矣曷爲而至此是亦大可笑矣雖然此猶論凶事耳今有擇婚娶者彼家曰是日宜婚此家曰是日宜嫁夫一人擇之未必詳兩家擇之不既審乎乃無子者

有之不相得者有之。未幾而即鰥寡者有之。此曷以故。茲邑鄭思階者、初奉聖教、適爲尊人營葬、不擇日瘞焉、親舊怪其周作、代爲之懼、思階不爲動、于今年餘、晏然無恙、且荷　主庇舉一子焉、是非無用尅擇之一徵歟。

十九日、貢宁復問曰、天主之生吾人類也、始生亞黨厄娃二人、以爲原祖、然此二人生近如德亞國、或可爲如德亞國之始祖耳、縱相傳亦傳大西一州耳、吾中邦離此數萬里、即諸先生渡海、三年而

始至、當初中邦羲農未生、未有舟楫、又誰生羲農諸人乎、抑或五大州、各生二人以爲祖乎、敢請、先生曰、按　造物主聖經、天下萬民、共出一祖、蓋造物主肇成天地、化生亞黨厄娃時、天下一空虛世界耳、迨嗣續相傳、人類繁興、始分住他國、考中邦至羲農御世、則已歷二千餘載、于時人類分析、始及中土、故中邦之有人類、大約自羲皇時始也、若以渡海而來、無舟楫爲疑、亦知如德亞國、于中邦同爲一州、陸路相通、不視敝邦更邇乎、故唐時

亦有德士、至中邦傳　主教、是其一徵已、即使必用舟而後渡、安知二千餘年之前、造舟不在神農先乎、又安知神農舟楫之利、非西邦祖製乎、中邦人未得　造物主經傳、只知有羲農而已、未考羲農從何而生、故有此問也。

二十日、先生談經甫畢、適有友言世福肉軀之事、先生曰、吾人肉身、喻之驢馬、靈魂喻之主人、主人御驢馬、必鞭策之、馳驟之、及早趕程、是晚可獲安所也、若委轡而任其所之、則見井泉美草而就食焉。

又何知前途之還奢也。彼時失所憑依、不幾主人驢馬、俱兩誤乎。吾人不及時策勵、徒爲肉身計者。未知其後有何止所也。

又曰、生前世福、譬諸旅寓耳。今晚居停之所、棟宇美麗、雖堪娛目而快志、然吾能久居此乎。即或墻頹壁陋、一時動屨似若不適、而我亦不久在是也。今日暫處、詰朝行矣。嗟乎、人生寄也、死歸也。一世猶旦暮耳。富貴貧賤、亦僑寓之美惡耳。吾人永望。寧屑屑於此者乎。

念一日、黃賁宇復問曰、天主之爲萬物主也、必共尊事之無疑矣、佛祖魔仙、則必共棄毀之、亦無疑矣、然人家有火土之神、郡邑有城隍之神、天下國家有山川岳瀆之神、此非主命以分衛萬國者乎。故舜望於山川、徧於群神、武王所過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無作神羞、此非無見也、乃亦誠人奉祀也何故。先生曰、天主之生天地人物也、各有神以護守之。故有護守人類之神。有護守物類之神。有護守天地山海之神。不可謂無。但

人類則各有一神守之。非若他物、則僅有總守之神耳。乃謂之神、初不謂其有形也、舜武或識此意、故望之徧之、亦望其相予而護守之耳、未有所爲像而望之徧之也、未有求吉求凶、而卽以爲主而事之也、今人不察、乃有以人爲神而事以魔爲神而事、脩其廟宇、塑其像貌、朝夕焚香頂禮、謂禍福其所攸司也、是耶否耶、且勿論其爲人爲魔、不應以神祀之、卽眞是神也、亦承 主命而各受其職者耳、非其能自主張人物也、余不敏、嘗閱中邦史

書、知前代舊弊、各處城隍岳瀆、皆有封號、獨熙朝詔削之、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造木主、毀塑像、其山川岳瀆、亦去前代所崇美名、只以山水本名稱之、蓋以諸神受命上王、原非國家名號所可加、皇哉聖意、可正千古之謬矣、豈若今之衣冠而人鬼者哉、知此、則人家火土之神、可無問矣、

念五日、先生由桃源抵龍潭、張令公顏爾宣偕行、中途稍憩、時先生倦甚、令公曰、昨爲滌罪救人、殊費神乎、先生曰、救人吾欣爲之、但人不肯自救耳、蓋

人非聖賢安能每事盡善有不善不可不知知之不可不悔且解今人多謂無大過即有過求解殊無痛悔真切徒循虛禮耳此其深負主恩安冀主宥乎余當是時代主權也不敢隕越以干主怒故費心提醒欲牖其衷庶令求解者動念悚切況有一二語言未通敘事失次若非傾心諦審亦難酌其罪狀何異醫者按脉治病以手印手冀得其症而療之稍有浮心貽害匪細諸人不識此意又烏知余之費神哉

念六日、到龍潯、問道者踵接、王暉宇獨後、先生問曰、君春秋幾何、曰、已踰一甲子矣、曰、君知今歲後、還有幾乎、曰、未知也、先生曰、前既往、後未來、所可知者、只此瞬息耳、日已過午、後路還賒、不早奮力以求啓處、恐作荒郊無聯客也、光陰迅駛、不啻川流之逝、人不及時聞道、虛度韶光、可不惕與、

念七日、暉宇復入謁、張令公勸勉之、暉宇唯唯、曰、天教之當從也、余稔知之、但以貧屢累心、不免爲俗絆耳、令公曰、子以貧賤難從教乎、如子言、古來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賢俱屬富貴家矣不知天教正甚宜于貧賤不甚宜于富貴何也富貴人沉溺已深一時拯拔之未易起也若貧賤則勞心苦形磨練有素其入道正不甚難譬之溺水者身挾重貲一溺即難拯救反不如赤身無係更便浮沒耳請以斯言質先生先生曰然

念八日聯宇又偕二友謁先生論及世福先生曰夫人終生營逐不尋歸宿之所皆爲世福馳騖耳不知馳騖仍未必得即得也亦多不全繇來帝王以

迄士庶、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憂不能永年、種種此類、抱愁終身、人顧營之而不能割、獨天堂一路、萬福駢臻、乃不思到彼、妄行取困、可不悲哉。

念九日、先生出訪客、令公陪行、適有二童子至堂、瞻拜主像、爾宣見其恬篤、贈聖教一書、先生歸、具告以故、令公曰、孺子更可教耳、人生少時、童蒙未猶如新衣未經染垢、保護愛惜、可令永久常新、迨

有垢汚。又煩洗滌。不如新時。尤爲可愛也。先生曰、昔　吾主耶穌在世時、與宗徒論道、適有數童子、入堂而前、宗徒呼使去、吾　主曰、毋阻也。吾所最鍾愛者。他日升天、此輩獨多、政以此耳、

晦日、先生謂客曰、吾人在世、譬如士子在場、司文衡者、寛假終日、聽其潛心注思造作改竄、亦望群才之畢湊耳、迨納卷後、即憑優劣、定去取、若文有不佳、爾時更改無及、求欲再延晷刻、以便注思、必無是理。我輩寄形宇宙、荷　主恩假以歲月、聽我改

過遷善焉、設若機會錯過、日月不留。王命一召、彼時亦似納卷時矣、善惡至此、關頭各分、偷一日之偽樂、失無窮之永安、洵可懼哉。

五月之朔、林太學邀請、張令公顏爾宣陪坐、偶談娶妾一事、太學曰、主教毋行邪淫者、不可有外遇也、娶妾爲傳後計、亦在是例乎、堯以二女妻舜、舜亦不告而娶、爲無後也、然則堯舜非與、先生微哂曰、昨與令公亦詳及此、請轉質之令公、令公曰、不然、夫千古之大堯者、以成功、以文章、未聞以此大

之也。大舜者、以其德、其智、其孝。未聞以此大之也。帝妻二女、傳誠有之。然余未敢信其眞也。誠眞也。余又未敢許其是也。然則法古聖人者、亦法其盡美而盡善者耳。今有人于此、謂之曰、爾可爲堯。爾可爲舜。則兢兢謝不敏。乃此一事、獨往往藉口焉、夫學堯舜、不學其成功文章、大智大孝、顧獨此之學何哉。

爾宣曰、余有臆說焉、二女之稱、烏知非所稱第二女乎。後世不察、誤傳爲二人。未可知也。且娥皇女

英、烏知非一人名、誤分爲二者乎、世世傳訛、遂爲娶妾者作話柄耳、先生曰、噫、簒弒藉口夫湯武、邪淫藉口夫堯舜、貿貿生民、大抵如是、嗟夫、

初七日、林太學復邀先生于城南之樓、太學曰、去城西二十里、有九仙山者、巖岫峻聳、木石玲瓏、間有大石、宛似人形、稍加琱琢、則成一尊菩薩矣、先生曰、然則琱琢爲大聖人、不亦可乎、太學曰、何不可之有、先生曰、總此石也、爲魔爲聖、未有定形、琱魔則成魔、琱聖則成聖、惟在匠人、不可錯下工夫耳、

夫人亦猶石也。孰爲罪人。孰爲賢人。有意爲舜。卽舜。有意爲蹠。卽蹠。亦隨人自爲琱琢矣。

有問、太學奉香于文昌君、先生哂而問曰、奉香將以求名乎、太學曰、老矣、無是心也、先生曰、然則何爲、曰、是神係上界之星、爲文章司命者、吾儒共傳事之耳、先生曰、夫文昌能爲文章司命也。則善于文章者。宜多成名矣。何以不然、而曰有命存焉。不可倖而致也。命者何、非主命而誹命乎。

太學曰、文昌不能司命固然、然是上界之星、亦當

敬事、先生曰、夫上界之星、亦猶人間之燈燭耳。初無靈覺也、既將事星、亦將燈燭而事之乎。

太學曰、自來名臣將相、俱言上應列宿、故見星墜落、則曰某方某將相死、此又何以說焉、先生曰、信如斯言、從古名將大臣、凋謝者不知幾千萬人。將天上星、亦墜落殆盡矣。何以古今星數、並不少減也。

衆友默然良久曰、師論誠是、但天學書中所云景宿告祥、三君覩耀、又謂何、先生曰、星猶火也。向既

言之矣。所云景宿告祥者、蓋　天主降生時、特以星光示人、有天神導之、非星自有靈也、譬如國君蒞朝、必先有燈燎前導、豈得以燈燎爲有靈乎。

太學曰、如是、星辰亦一物耳、太史觀象占星也何爲、先生曰、占天象者、占歲之豐凶、時之寒暑、或風雨、或晴陰、亦理之所有耳、故毛詩有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即孔子亦觀星而備雨具也。

太學曰、敝邦前年、有金星見于南斗、識者謂刀兵之兆、厥後果遼東有變、則占星而知吉凶、寧盡誣

耶、先生曰、夫有刀兵之災、謂必金星見斗、余入中邦廿餘年矣、何年無兵、何處無變、不是滇南江右、便是山東薊北、豈俱占星而預知乎。

少頃、衆議建堂之事、因曰、聖教之正也、人人知之、聖教之行也、人人難之、甚矣邪之中人深乎、先生曰、譬諸草木、邪教易誘人、如賤根蔓草、其興也勃然、正教之行也、如喬木巨樹、必歲月久而後長殖、然其庇覆也、則已多矣。

初八日、先生同令公訪客、偶至駕雲亭、俯視溪中競

渡、令公問曰、精脩君子、亦寓目此乎、先生曰、無傷也、昔聖若望、名聞四達、人慕而往觀之、時若望方食後、偶執一禽以舒懷、其人竊誦、若望知而欲醒之也、因其負一弩、借張焉、久而不脫、其人懼弦之斷、曰、物不可久張、久張則絕、若望曰、子知之乎、神不可太用、太用則憊、其人方悟而就教、令公曰、然則游藝之功、夫亦有道乎哉、

初十日、柯楨符入謁、求爲其子領洗、其尊人尚未入教也、先生語之曰、子自聞道後、孝敬父母一誠、亦

有加乎、對曰有、問其如何也、則不知所對、先生曰、人子之於親也、奉養定省而外、誰不欲貽父母以安、忍置父母以危、夫安孰安於升天常生者乎、危孰危於沉淪永苦者乎、今子已知生死大事、忍不以告而親、即告之而不苦勸其依　主、以免永殃、區區縟貌、亦無問矣、

十八日、郭郡丞問道于先生、時林太學在座、郡丞曰、貴教存養工夫、誠爲嚴密、余竊慕焉、但如心之易馳何、先生曰、心非易馳也、我放之而令其馳耳、倘

瞬存不放。時操勿逐。又安能遽逸哉。

太學曰、操心勿放固矣、但不能却絕塵紛、時應酬俗務、不免爲其所用、可奈何、先生曰、所謂常存此心者、非謂漠然不動也、夫心自有專主。時時運用。時時提省可矣。卽爲世情所用、亦一時借之耳、非贈之也、故事畢依然復存。若任其紛逐。營營無已。是心反贈世情去矣、安望其能存乎。

二十日、先生過林太學家、偶談西國奇器、太學曰、昔祇謁於桃源、見示貴邦遠鏡、視遠若近、視近若遠、

歸述之、未有信者、先生曰、貴邑離桃源幾何、太學曰、纔一舍耳、先生曰、夫以一舍而遙之隔、以君鄭重之人、親見之事、述之親友、尚有疑心、何況余輩自泰西航海東來、涉程九萬、歷歲三秋、傳千古來未經見聞之事、而人有能遽信遽從者乎、太學嘆曰、先生言是也、

念五日、駕適仙谿、獨顏爾宣從、居三日、問道者不乏、着意奉教、未有也、爾宣請曰、可以行矣、先生曰、世俗陷人、有如陷井、墜其中者、奮拔未易易也、西有

寓言曰、昔群蛙聚於壑中、相煦相沫、壑竭而蛙出、復徙他壑、水竭又出、後至一井、俯視其水、芒如也、欣然欲下、一老蛙止之曰、緩圖之、夫我向在壑中也、水盈則住、水涸則移、猶能無繫、今若落在井中、一下無復出矣、且奈何、今人染俗未深、轉移入道猶易、此亦在壑之蛙耳、如已墜世俗之井、欲其望道而躍、是豈旦夕之功哉。

念九日、陳廣文造訪、爾宣陪坐、適有一婦人、覿服突至、爾宣俯首、有頃、廣文問曰、向者婦人突至、君觀

之乎、爾宣曰、不敢、曰毋乃以先生及余在乎、爾宣曰非也、以二先生在而不敢者、恐人見而議我也。若獨處而敢者、獨不畏　主知而譴我乎。抑畏人甚於畏　主。或　主譴不若人非乎。

廣文曰、斯言有理、但不妄想而徒觀之、無傷也、爾宣曰、磨不磷、涅不淄者、聖人也、不善不入者、賢人也、況余非賢人、保不亂吾意乎、昔聞之先生曰、人之五官、譬如城之五門、啓閉以時、盤詰加謹、盜賊無自而發、若稍寬縱、一旦奸宄竊乘、制伏未易易

也。余承師訓、敢不脈膺、

廣文問先生曰、此顏君嚴守法也、若老先生則不用如是、先生曰、昔敝邦一賢士、同衆人在席、偶有美婦過前、衆不敢視、賢士熟觀之、凝然也、衆人訝且駭、賢士觀久而哭、衆更大駭、賢士曰、吾觀此婦、櫛沐齊整、根髮無遺、且艷粧淡抹、費幾許工夫、所以然者、亦欲取憐於人耳、今吾此日、未曾用工以取憐於吾、主不反出此婦人下乎、是以有感而哭也、嗟乎、色慾迷人、有情不免、如賢士者、雖偶相

值而觀不惟不以動心且因而感勵其志矣

廣文復問曰天主當敬予稔知之但竊有疑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今貴教家家供奉　天主不亦僭乎況士庶之家螭居蓬戶亦必供奉　主像毋乃太褻耶先生曰祭祀與奉事不同夫郊社之禮在中邦非天子不舉重其事也彌撒之禮在聖教非鐸德不行重其職也若所云奉事者爲　天主生天覆我生地載我生神守我生萬物以安養我種種大恩何人

不日受何人不思圖報然則朝夕瞻依奉事亦聊盡感酬萬一耳豈曰祭之云乎豈曰借而褻之云乎

六月廿有七日艾先生賁余鄉鄭文學晉謁余曰鄭子雅志向道顧謀之家人反爲所阻先生曰人生猶泛海也卒逢舟漏有岸可登其毅然先登於岸乎抑徐徐然商之舟人而始決乎吾知必奮勇先登不惟自脫於難反可拯舟中之溺若必遷延而徐商之其不群胥淪墜也幾希

念八日、瞻禮甫畢、先生詔衆於堂曰、滌罪工夫全由痛悔。然所云痛悔者、必自 天主發念、始爲痛悔之真、何也、凡人稍自好者、一遇過愆、鮮不知悔、乃或爲蒙惡名、或爲失財帛、或爲損身命、斯其悔也、徒俗情之所致、于 上主無與、是未可得赦也、惟自 天主而發者、思已所犯罪過、種種皆得罪天主、痛悔求宥、乃爲可貴已。

又曰、即自 天主而發、亦有兩念、一曰畏、一曰愛、畏者、懼已得罪 天主、必爲 主所罰、故兢兢求

赦不暇譬如僮僕有過懼其主之撻之也因懇切求宥是亦僮僕之畏耳愛則一片真摯之心不忍稍犯主命萬一有過縱主不我責而我且無地可自容者譬之子事父母一有違怡即父母憐不加責而子且痛悔求赦必得親心而後即安夫自天主一也由畏而發者僮僕之懷也由愛而發者孝子之心也子等其奚擇焉

日巳晡先生詰余曰人身之魂有幾對曰有三先生曰云何余曰靈魂其固然矣且復生長能知覺

是復兼生覺二魂也。先生曰、否否、人之魂只有一、靈魂是也、其復長大能知覺者、乃兼生覺二魂之能、非與生覺二魂並列人身而爲三也、譬之錢焉、有銅錢、有銀錢、有金錢、銀錢能兼銅錢之價、非銀錢之中、有銅錢也、金錢能兼銀銅錢之價、非金錢之中、有銀錢銅錢也、明乎此、則知靈魂之能、特兼生覺二魂之能、豈靈魂之中、復有生覺二魂哉、所以然者、凡物貴能兼賤、而賤不能兼貴、譬府能兼縣之事、未有縣能兼府之事者、夫靈魂貴也、生覺

二魂賤也。則靈魂兼生覺之能。尤大較著矣。

漏下初刻、劉允銘問曰、天主無往不在。亦可云在吾心否。先生曰、天主雖無往不在。然在善人之心。與在惡人之心。大不侔也。何則、善人之心、時敬畏天主。愛慕天主。終日乾乾。求所以翕合主心。故天主亦常在其心。如慈父之撫肖子、時親愛而啓掖之。若惡人之心、則不認有主。多方悖逆。縱吾主亦在其心、方且如嚴君之憲判、雖在而咫尺千里。又安得云在哉。

晦日、諸友侍于堂、偶及立會之舉、僉體高曰、比來立會、悉某某之功、先生曰、不然、人之善勞、皆由天主、非其自已有也、若天主稍不之眷、自恃已力、何功克濟乎。惟上主以恩賜人、人善用之、則至慈上主、遂紀爲功耳。但我等立功、愈崇、受債、則愈重、何也、譬有寠人于此、富者畀以一金、令其營運、其人果不負所托、富者復畀十金、而責重矣、若更能蕃息、直畀至百金千金、而責愈重矣、蓋彼資彌厚、實受債彌多、萬一不戒、驕奢淫佚、以虧耗厥

資斯其負債。豈若一金之輕哉。

有頃、林用籲以祭義請、先生曰、耶穌之生也、以天主性、接合人性矣、試問人性爲肉軀、而天主性爲靈魂否、用籲曰然、先生曰、否否、人有靈魂肉軀、始成其爲人、故靈魂肉軀二者、只完一人性、若天主性、則純美至善之體、豈靈魂所可言哉。今吾主耶穌之生也、靈魂合肉身則生、而耶穌救贖而死也、亦靈魂離肉身則死、若天主性、則生亦在、死亦在、亦在靈魂、亦在肉身者也、譬之劒焉、有

鋒有鞘、鋒鞘合而成劒、彼帶劒者、左手握鞘、右手抽鋒。似乎鋒與鞘離矣。然不可謂離于其人之手也。夫鞘猶肉軀也。鋒猶靈魂也。帶劒之人、則譬之天主性也。鋒鞘雖離。總不出一人之手。則知　耶蘇救贖。魂與身雖離。總不離　天主之性矣。

又曰、且子亦知　耶蘇之身。固包有三體者乎。用籲曰、未也。先生曰、　耶蘇一身。有肉軀。有靈魂。有天主性。夫肉軀靈魂與　天主性、三者不同體也。顧合而成　耶蘇之一位。試讀祭義所載、三體一

位之妙。正謂此也。

秋七月、二日、林用顓延請、余與其廸從、用顓即席問曰、客有難予者、謂　天主賞罰、既云于其身、不于其子孫、乃一原祖犯命、而罪遂流萬世而無窮、斯二說似乎相悖、儁未知所對也、先生曰、賞罰于其身者、此賞罰之正也、間有及其子孫者、此賞罰之餘也、故夫原祖一犯命、　天主即奪其格外之恩、逐出安樂之境矣、若萬世傳染原罪、此特罰之餘耳、譬如開國元勲、必身受封爵、而子孫亦可世世

爲王也。一大逆不道。必身服上刑。而子孫亦且纍纍就死也。所謂于其身、不于其子孫者。爲中邦有。不于其身、而于其子孫之說。故云然耳、然從古有開國元勳。不封其身。而只封其子孫者乎。有大逆不道。不戮其身。而只戮其子孫者乎。國法持平。端不如此。而況 大主賞罰之至公哉。

又曰、即所云原罪者、亦未可云 天主之重罰也何也、 天主重罰人。必置之永苦之域。斯謂之罰。若傳染原罪。只不得升天國、非有地獄之永苦也、

試觀孩童未傾聖水只不得升天至長成爲惡始墜幸冥獄耳若肯翻然遵誡則風愆頓洗天堂之樂吾王曷蘄焉譬世祿之家固宜世受封爵自厥祖獲罪一削其籍其子孫特未免爲庶人也何至幽囚爲伍哉倘自能建功立業則公侯將相亦可當身立致未有復以厥祖之罪罪之矣

其廸問曰天王之賞罰人也善者升天惡者墜地矣若彼無善無惡之人天王將奚處焉先生曰人之無善無惡獨孩童爲然及稍有知覺非善

即惡未有中立于不善不惡之間者也。其廸曰、今有人于此、不偷盜、不邪淫、亦不妄證、可稱無惡矣。但不欽崇 天主、是亦無善、先生曰、子亦知子道乎、今有人子于此、不狎邪、不賭蕩、不嬉遊廢業、斯亦可稱人子矣。但于父母壽不慶、疾不問晨昏、問相聞、其子方侈然自多曰、吾不孝也、與哉、彼爲其父母者、亦樂有是子否、吾恐不事父母、次難逃不孝之辜、不事大父母、次難逭爲惡之罰、蓋根本既失、餘無足觀、人安得借無善無惡以自

文也。

其廸曰、知　王不事、罪固不赦、然有未聞聖教、而力行善者、則如之何、先生曰、雖然、若有于己所知之善、能盡力行之、即于聖教或有未聞也、　大王亦必憐而救之、斷不負斯人之善念耳。

初七日、先生駕發邑治、林用顧從、晚宿方園、用顧請曰、聖教之愛人如己也、儁己知之矣、敢問愛有不同乎、先生曰有、有利愛、有情愛、有仁愛、用顧曰、何謂利愛、先生曰、愛有因己而發者、謂之利愛、是因

彼人有利益於我。而後愛之者也。此愛即惡者亦有之。愛有因。人而發者謂之情愛。是因彼人爲我之親戚故舊。而後愛之者也。此愛即愚者亦有之。惟愛因　天主而發者謂之仁愛。蓋已與天下之人皆　天主所生。既愛　天主。安有不愛　主所生之人。故仁愛者。必合天下極疎極遠之人。而皆愛之者也。此愛惟聖賢能之。之三者。雖均謂之愛乎。而公私大小之懸。判若天壤矣。聖教所謂愛人如己。則惟取仁愛行之。而情愛未嘗不包。若利愛

則直夷然不屑者也。

十六日、余問先生曰、　天主之生神也、云司天護宗各有職掌、夫以全能　天主、業無所不能、必生神以供使令也何爲先生曰、　天主之生神、非以代已勞也、尊卑之勢然耳、何也、人世之主、智能有限必置公卿百執事以補其不及若　造物主全能豈固待諸神之助哉、亦以尊卑之體、必合衆卑而成一尊、故生無數天神、分爲九品、羣崇奉而翼戴焉、譬世主居臣民之上、必置而公孤卿貳、以及庶

僚而爲君者始尊否則一人孤立于上無有崇奉翼戴又何以明天子之尊哉

余曰聞天神初生時天王賦以性體皆極精美又云或善或惡聽其自擇而率循豈有精美之性而善惡正邪尚有未定者乎先生曰天神之性原皆精美然必置之善惡岐分之際令其發念自擇始可以賞罰隨之如性皆精美即令定于善而無惡則爲善皆天王之功彼天神何功而得享天上之永福哉惟既賦以精美之性又必聽其自擇

故發念善者、適完其美性、而得永賞、發念惡者、頓失其性之美、而得永罰、此天神魔鬼之攸分也

念七日、余偕用籲侍先生、析三位一體之義、先生問用籲曰、經言罷德肋爲父、費畧爲子、然則父子之名、其借言者乎、抑爲眞父眞子者乎、用籲對曰、生者爲父、受生者爲子、斯殆眞父眞子、而非借言者也、先生更問余、對曰、用籲言是、但天主罷德肋之生費畧也、原一時俱有、非若人世父子、有尊卑先後之殊耳、故謂之一體、先生曰然、抑又有說焉、夫

所云父子者、必生其同類而始得名者也。若身有蟣虱、非不受生于人、然不可謂之父子、故必人生人類而父子之名始立。雖然、彼人世之父子、尚不如天主父天主子之爲眞也。何則、父之生子也必全通于子、斯爲眞父、而子之受生也必全肖其父、斯爲眞子、今人世父子、求其音容彷彿、情態略同、如是止耳、若必通體酷肖、無幾微毫髮之殊、千古以來、亦有前聞者乎。乃天主則異是、故夫罷德勋之生費畧也、內自照其本性全能大智

至善無窮之妙。而內體自生一全能大智至善無窮妙之像。而爲費畧。是其全能大智、悉通體于費畧、而費畧均肖焉、渾然無二。斯其父爲眞父、子爲眞子。而共爲一體。豈人世父子所可同耶、

少問、用籲問曰、惟彼世人、不領聖水入教、且有所犯而不悔者、固皆不免永苦之獄矣、然有長厚自守、與禦人者同罰可乎、先生曰、同一囹圄、而罪罰各殊、則同一地獄、而罪罰亦異、未有混而無別者也、

用額曰、然則天堂之樂、亦有分乎。先生曰、然。曰、生前善功之大小、足爲天堂受賞之券乎。先生曰、未足也。天堂之賞、各因其生前所受額辣濟亞、譯言天主聖寵也、之多少、若徒有微功、而無額辣濟亞、不得受天堂之賞也。曰、額辣濟亞何由而得、先生曰、初賜時不由善功而得。既賜之後、觀人仰應之何如。賜而能應、則吾主將加賜焉。故以此定額辣濟亞之多少。以爲天堂受賞之券者也。

曰、仰應天主、必在善功、乃謂徒有善功、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無額辣濟亞何也、先生曰、人雖爲善、又要觀其爲善之意意果眞乎。抑別有所爲乎。若別有所爲而爲善則爲善之念不眞。縱有善亦不得謂之眞善也。卽不可以得額辣濟亞也。故　天主之賞人善也不賞其所爲、而賞其所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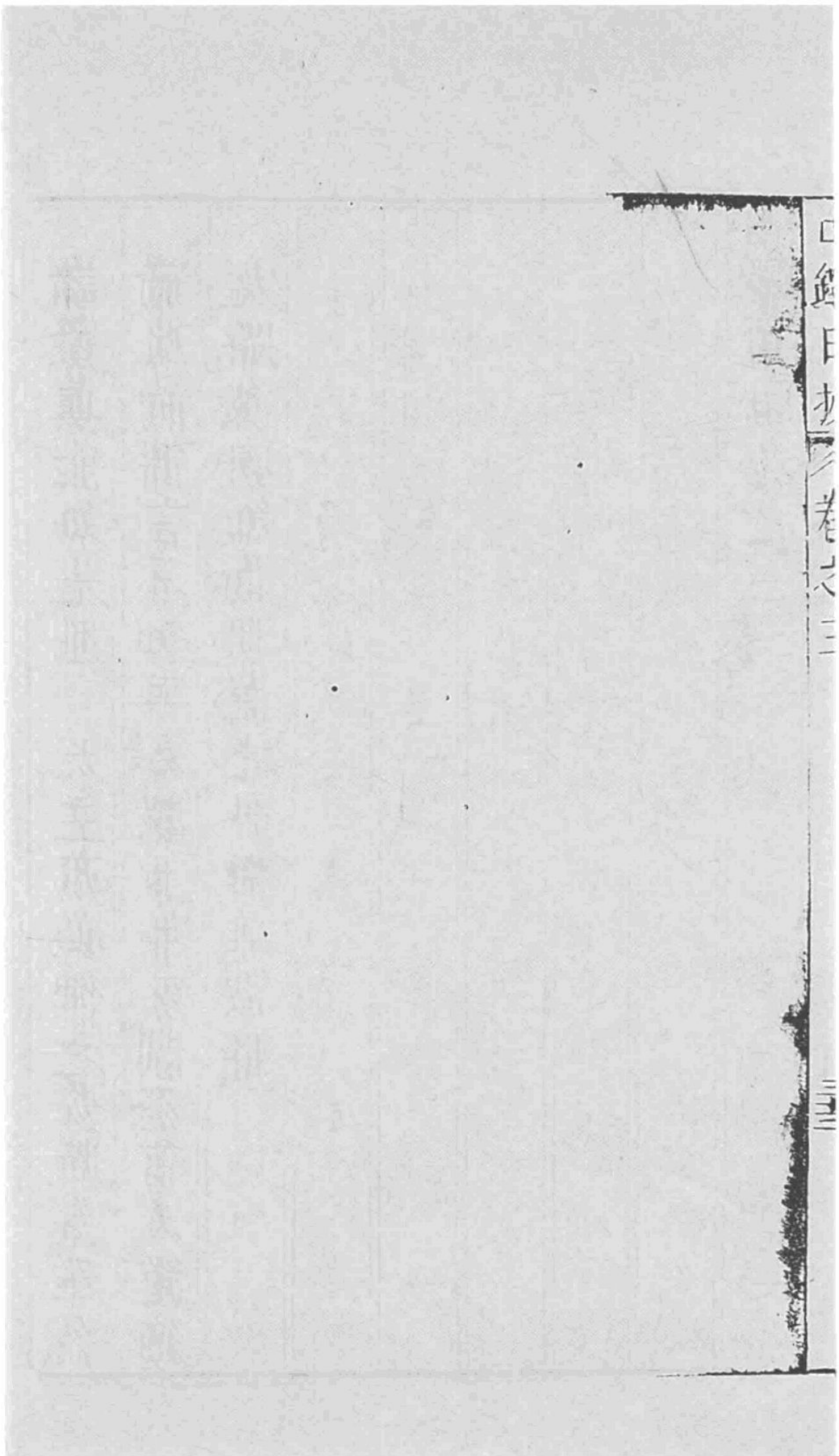
用籲復問曰、靈魂有三司、曰記含、曰明悟、曰愛欲、敢問何者可以爲功、先生曰、其惟愛欲乎、曰云何、先生曰、人豈無明知　天主而竟不發愛慕者是記含明悟、尚未足爲功也。乃有拙于記含明悟而

獨篤于愛慕　天主者。是愛欲之情。超出記含明悟之上。而爲功之府者也。

廿八日、其敎問曰、天學之入敝邦也、僅五十餘年耳、前此罪惡之人、固宜受地獄之苦、至若飭躬脩行、如敝邦所稱賢聖者、乃於十誡尚未盡符、天主何處焉、先生曰、天主十誡、刻在人心、天下皆已。知其槩、果以其所知而恪然遵守者。縱經典未傳。情亦可諒。天主必憫而祐之。或默啓其衷。或令人傳授、以全其德、斷不負其恪守之誠也。如中邦

諸賢、真能如是、則　天主亦必俾之安所矣。雖然、前此尚得言不知耳。今數十年來、闢發有人。道猶大路。彼明知而明背之。咎將誰諉耶。

口鐸日抄卷之三終



口鐸日抄第四卷小言

隙駒如駛。歲月不留。迨顧年來。茫無寸得。雖渝糜不律、謬吻劄記之司。然而塵思撩人。如着敗絮。行荆棘道中。左支右拄。苦莫可脫。安得時聞德音。可以破空而走也。壬申之七月、盧先生忽棄人間世、捧訃遺言、邈不可復。攀戀之私、何能已已而艾先生則又自莆、而泉漳、而江右、且重有富沙之

行、向日鐸音、幾成曠響矣、何幸林先生不鄙夷、時辱函丈而誨之、其所以嘉惠小子者、三先生如一身也。今秋闈事正迫、重晤思叅、復承數簡見示、余愧且謝曰、夫照乘之珠、藉以赤玉之盤、則輝光倍映、識者咸欽其寶也。若余則瓦缶耳、雖愛珠之深、不敢不出以相藉、而其不韵也、不既多乎、因受而踵成之、彙爲四卷、而思叅則勉余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艾先生有云、讀百言。不如記一言。記百言。不如行一言。余記且不文。行于何有。拜錫良規。其負明師益友數矣。無何、陳子孔昭、顧子邸中曰、聞泰西諸國、常置一鐘于山之岑、人有怠厥功者、則擊而使醒、然而鐘則無功、故先生之視有言無行者、譬諸鐘、余思是役也、蜚播洪聲。行將聒耳。乃返躬實課。曾百不得一焉。李氏之子。其猶鐘乎。

雖然、鐘頑質耳。既不任功。于何任責。獨怪吾黨身負靈才。深荷　上主之畀。顧有口無心。崇空言而鮮實行。皇皇臨汝。雖欲爲鐘也。其可得乎。此則余之所滋懼者也。故因四卷之成、而併志之、

崇禎六年昭陽作噩之歲長至日景教後學其香氏李九標謹識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口鐸日抄日錄卷之四

答禽獸之聲別于人因論聲有三種 見一張凡二則

答太極爲元質而非天主故古人不祭太極 見二張凡二則

答富貴貧賤之殊天主原無厚薄 見三張凡三則

答人生而殘疾不可憾主而有殘疾者之用 見五張凡五則

答人之夭折皆可無憾而當感恩 見七張凡三則

論讀書之法 見九張

論逺鏡有義 見九張

答肉身之復生 見十張

答元質有變化無增減 見十張

答銀錠之僞非所以事親 見十一張 凡二則

答事呂純陽之非 見十二張 凡二則

答謝 主恩之頻 見十二張

答怒之道歸于無怒 見十三張

論奉 主之心 見十三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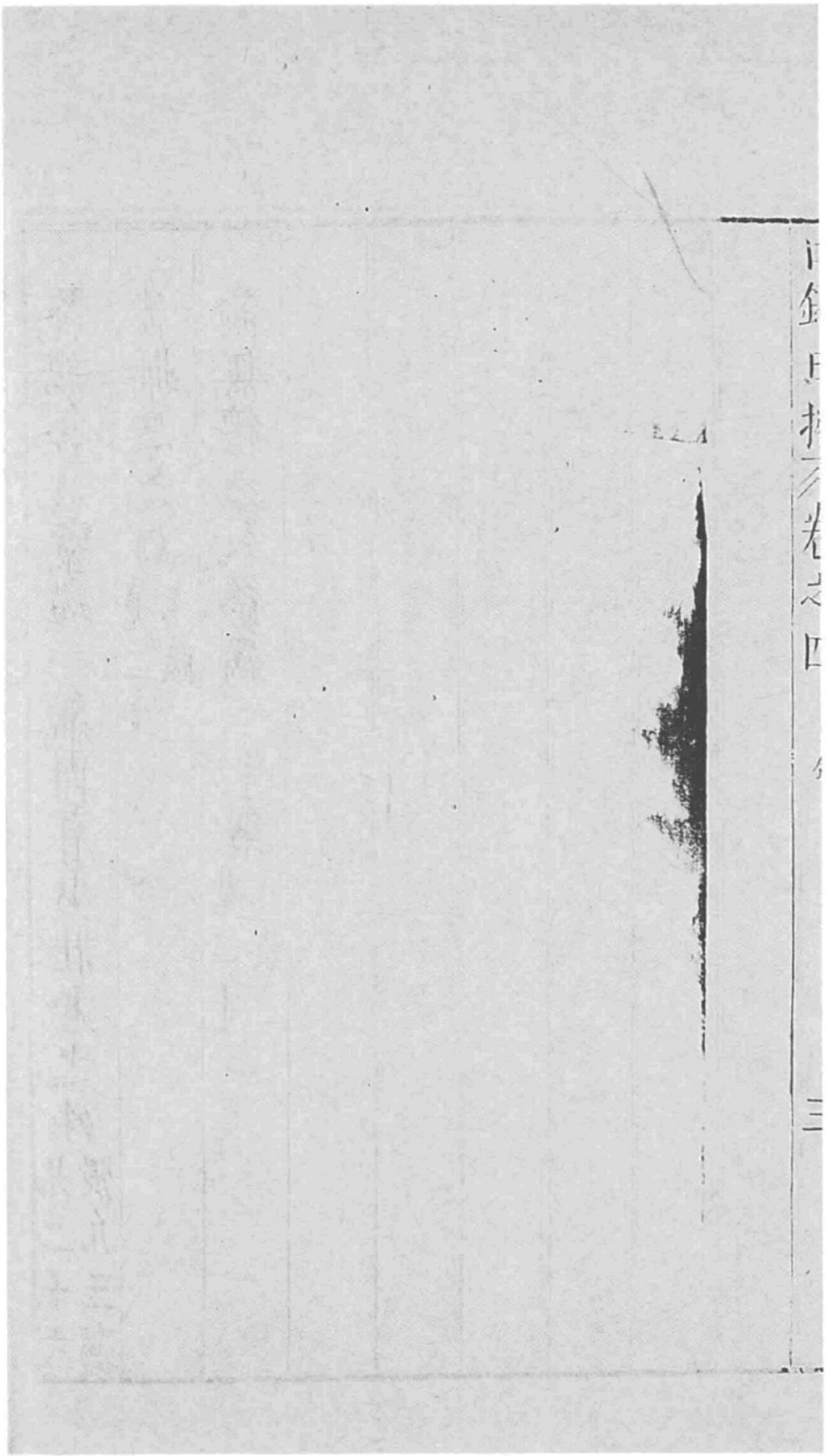
論領 聖體之益及領 聖體之功 見十四張 凡三則

論負荷　主命不苦難而反其易見十五張
答神之三司亦有克兼見十六張
論記含如庫藏見十六張
答邪念多人自萌非盡繇魔鬼見十七張
答天札皆　主恩弁論赦罪之理見十八張
答人易犯罪乃原罪餘跡見十八張
論人之善勞悉繇　天主見十九張
論人之五官借之　天主見十九張
論　天主在天之義見二十張

論　斯彼利多三多不可謂　耶穌之父幷答其與降孕之功見二十張凡二則
答　天主三位不可缺一見二十一張
論聖多默異蹟見二十一張
答靈魂無男女之殊見二十二張
答出言有道見二十三張
論病悔與于動悔幷析痛悔二字之義見二十三張凡二則
論　天主三位一體有生發二義見二十四張
論人蒙　主赦宜體以赦人見二十五張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答記舍只靈魂一職而有少壯老之殊見二十六張凡三則
答聽夢之幻見二十七張
論無德之人終爲王棄見二十八張



口鐸日抄卷之四

泰西　思及艾先生　口鐸

存元林先生

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清漳嚴賛化思叅分錄

清溪林爾元爾會　點定

晉安陳克生孔昭

同邑林一儁用籲叅訂

弟　李九功其敘較輯

越六年癸酉、春王二月、艾先生有清漳之行、從嚴子思參請也、朔後五日、思參問曰、聞貴邦精格物窮理之學、故鳥獸之聲、皆有其字、不知亦能洞其語言之意否、先生曰、子欲通禽獸之意、亦知人禽之聲之所以別乎、敝邦格物家、以鳥獸之聲、爲自然性然之聲、凡有知覺者皆然、如驚恐則啼叫、悲痛則哀號、沓聚懽樂則呼群而唱和、凡此者、普天下各隨本類、不須教習、生而固然、皆發于覺性之本情、不能有二者也、若人則爲擬議之聲、人有自專

之能。故均一人聲而安排分配。隨方不同。此非能推論理者不能也。今欲知鳥獸之意、當先別其聲爲自然性然之聲、則知百千變態不出喜怒哀樂等情。如赤子之啼嘻、聞聲可喻。以意逆之。鮮有不中矣。

又曰、大凡聲有三種、有有聲而無意者、風雨笙簧之聲是也。有有意而無安排擬議、同類之所必同者、鳥獸之聲是也。至于有意而復有安排擬議、雖同類而彼此各異者、則人之語言是也。識此三種、

愈知人禽之聲之所以別已。

初八日、鄭孝廉邀欵、即席問曰、敝邦六經中、具言事上帝、祭上帝、不聞有事祭太極者、則太極殊非天地之主矣。今按易經、有太極生兩儀一語、又似天地受成于太極者。先生曰、天地間凡可舉之物。必藉四所以然而後成。一曰質、一曰模、一曰爲、一曰造者。如彼几凳焉、材木爲質、高下廣狹爲模、所以用以倚、用以坐爲爲、工匠爲造者、四者缺一。必不能成一几一凳矣。天地亦然、元質爲質、大小厚薄

爲模、所以覆載于人爲爲、造物主爲造者、今觀儒者之解太極、不出理氣兩字、則貴邦所謂太極、似倣邦所謂元質也、元質不過造物主化成天地之材料、不過天地四所以然之一端、安得爲主、又安得而祭之事之也哉。

孝廉曰、請問其詳、先生曰、元質之非造物主、其理有四端、一曰有始、天下惟天主無始、凡物皆有始、元質也者、天主欲造萬彙之形、故先造一元質、以爲之底、則不得謂之無始、一曰非自有、天

下惟無始者爲自有。元質既有始。則必受有于天主。而非自有、一日有邊際、無邊際者、天主之體也。元質之體。窮于形天以上。屬于幾何。則不得謂之無邊際、一日非萬有之本、凡物之有形者。以元質爲本。惟形天以下則然。若天神與人之靈魂。則天主自無中化成之。不關元質也。則元質安得爲萬有之本、噫嘻、人苟知太極之即元質、又察此四者、而知元質之異于天主。則可通太極生兩儀之解。而古人不祭太極。其故弁可見矣。

十有二日、思叅請曰、天主吾人公父母也、父母之于子、無偏厚薄、今人有生而富貴者、有生而貧賤者、種種不齊、天主何不比而同之、以免人之怨憾乎、先生曰、如子所言、將同富貴乎、抑同貧賤乎、曰富貴、曰舉世皆貴。誰爲輿臺僕隸以養其尊。舉世皆富。誰爲耕織制器以濟其用。即如一人之身有司視聽者、亦必有司持行者、交相爲用。固缺一不可者也。今使通身同生耳目。將不成一人。使舉世皆生富貴。將不成世界矣。豈天主全能之妙

用乎。

思叅曰、富貴貧賤、交資互益、于理誠然、但均之天主所生、誰不願居富貴、誰肯甘處貧賤、彼此相企而憾生焉、亦人情也、故謂　天主生人雖各有其用、寧盡無厚薄其間者乎、先生曰、請問子所謂厚者、厚富貴耶、抑厚貧賤耶、所謂薄者、薄富貴耶、抑薄貧賤耶、思叅曰、厚者必富貴、薄者必貧賤矣、先生曰、異乎予所聞、世所稱福非真福、乃罪之媒也、傲忿淫惰諸惡、最易犯也、世所稱禍非真禍、乃

善之梯也、謙忍貞勤諸德最易守也。故世有先富貴卒奢侈而致貧賤者矣。亦有先貧賤卒勤儉而致富貴者矣。有終其身錦衣豢食。而行同狗彘者矣。有終其身粗衣淡食。而德貴金玉者矣。試取兩人之表裏之始終。而合計之。天主曾何厚薄之有乎。

思叅曰、窘窮益德、安樂滋尤、誠哉是言也、但思窘窮亦可爲惡、安樂亦可爲善、人故願爲其安樂者耳、先生曰、是何言哉、人既知貧賤之中、可以益德。

則宜安承　主命矣。今乃曰、吾願爲富貴。吾願富貴而爲善。是其心毋乃不富貴、遂將不爲善乎、試問人人欲富貴。將使誰者爲貧賤乎。不願吾體天。主之意、只願。天主體吾之意、不願吾遵天。主之命、只願。天主遵吾之命、罪莫大焉。嗚呼、人生斯世、如俳優在場。所扮俗業。一時事耳。俳優不以分位高下爲榮辱。人乃不然。是其達識、友不俳優若也。亦獨何哉。

有頃、思叅復請曰、貧賤不可憾、既聞命矣、敢問人

有生而殘疾者、則如之何、先生曰、吾人之生也、有肉軀、有靈性、靈性賦于天主、人人完全無缺、肉軀授于父母之精血、精血有損、肉軀亦因有損、又何憾乎

思叅曰、肉軀有損、天主何不于胎中變易之、以全其美、先生曰、人損傷之、天主必變易之、亦非當然之作用矣、惟其不變易之、以陰備厭用、正可顯天主之全能也、譬如繪者方繪次、拙工攙筆壞之、良工取彼拙筆湊繪焉、更加妙巧矣、

思叅曰、人之安全者、天王或生以備用、若彼疲癃殘疾之人、化未見其有用也、先生曰、昔聖亞悟斯丁有云、人入工匠者之家、見其造作之器、或直或屈、或利或鈍、或完成、或剝缺、種種不同、初雖不諳其用、然莫不私自想曰、彼必有以用之、豈其無用而置此、今者入寰宇之中、見造物主生人、或安全、或殘缺、一不明其用、遂疑造物主將無所用、是何信主、反出信匠人下哉、

思叅曰、敢問殘疾者之用、先生曰、子疑其無用、亦

知其用固甚顯者乎、夫斯世者、吾人立功脩德之世也。有疾苦、然後有恐疾苦之功、又因而有賑恤疾。苦之德、是利已利人之資。莫切于疾苦者也。聖亞悟斯丁有曰、除疾苦于世者。是除哀矜之行于世矣。吉哉斯言、良可繹思已、

思黎曰、師言誠是、然人之五官、亦爲善之具也、今或缺而不全、毋乃其具亦缺乎、先生詰曰、何爲三讐、曰、肉身、世俗、魔鬼、先生曰、子既知肉身爲讐之一、則知靈神與肉軀、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

喜欲恒爲讐敵。今缺一官。靈神未嘗有缺。而已先免一讐矣。烏知非大幸也者。昔有德士病失一目、曰、故有兩讐。今去其一。　天主之恩也。夫德士以失目爲　造物主之恩。人乃以胎生之疾憾　主非惟不知恩。其獲罪亦甚矣。

有頃、思叅復問曰、貧賤殘疾、人之所甚苦也、如先生言、非惟不當憾。反宜感恩焉。竊思夭折之人、受慰之、先生曰、人之夭折有三故。皆可無憾。夭折之

人有三等。皆當感　天主恩。思叅曰、何謂三故、曰、父母之稟氣一也、調攝之善否二也、造物主相人之善惡、增之減之、三也、斯三者將誰憾乎。

曰、何謂三等、曰、一爲善人、善人　天主之孝子也。豈有孝子喜于久淹逆旅、不願速回本家。而見其父母乎。其使之早離苦世、而享天福是、　天主之恩也。一爲惡人、惡人在世、爲日愈多、罪過愈重、少一日。是少一日之罪也。即入地獄。亦可少減其苦。是非　天主之恩乎。一爲無善無惡之孩童、孩童

命終領聖水者。即升天國。縱未獲領。亦得冷博之所。詳見本論視彼久視斯世。卒墜永古之域者。其受恩不亦多乎。故曰皆當感恩也、

又曰、凡物一受生于天主。即屬莫大之恩。故雖無生長如天地四行。無知覺如草木花菓。無靈明如麟介羽毛。一旦受有。其荷主恩。比于虛無。已不可倍數。況人受造物主之賜。得以爲人。且片刻受有。永世不滅。是雖一胎天之魂。其荷恩之重、比之天地不靈之物、又萬萬矣、感當何如哉。思叅

謝曰、至哉先生之教我也、質言罕譬、雖至愚者、醒矣、自今而後、敢不素位而行、以承　王命、

廿有五日、瞻禮甫畢、先生謂嚴剛克曰、祭義一書、亦諦閱否、對曰然、先生命述一二、則多所不全、先生曰、天學之書、義理深長、非如他書可以涉獵得也、日取數帙焉、反覆玩味、必使胸中恍然有會、確然能記、而後已焉、故時遇同道諸友、述其所得、不遺不紊、是可益已而兼益人也、若徒誇多鬬捷、不深理會、雖日盡數卷、掩卷茫然矣、即對人言之、安能

井井無漏者乎。此如以一桶之水。亟傾石上。了無所入。濕然而已。嗟夫、我有斗米。需徐盡之。乃得其養。若徒以飽一餐。不獨胃不能受。反得傷焉。天學之書、靈性之糧也、其食飲也、亦正如是。

三月二日、林有杞入謁、求觀遠鏡、先生曰、子何鏡之觀也、有視至九重天而止者矣。有透九重天以上、而視 天主無窮之妙理者矣。孰遠孰近。二者奚擇。有杞曰、視 天主之妙理者、其人之心鏡乎。數日來、幸從先生講解經旨、頗窺天外理矣。今願假

視形天者一寓目焉。先生出示之、正觀則極遠之物背近而大、倒觀則極近之物皆遠而小。有杞異之、先生曰、無異也、身後之事世人以爲極遠。不知其至近。而所係之大也。眼前之事世人以爲極近。不知其至遠。而所係之小也。有杞正容曰、先生教我矣、

初八日、艾先生談經、及肉身復生一款、客有疑而問曰、天主全能、既能于無中生有、其復生諸人、固亦無難、但思久死者、肉身消盡、業已無遺矣。謂

天主另造一身則可謂其本身復生則所未解先生日人死雖久肉身雖消盡其肉身之元質變變化化總不出天地之間也天主以其全能聚而合之使之復生亦何煩另造之有且另造一身非所謂賞罰之公者也何也初立功犯罪者一身今受賞受罰者又一身也虧有功而賞無功遺有罪而罰無罪豈大主至公之旨哉

先生退思叅請曰元質有增減否先生曰有變化無增減也思叅曰余觀木質變而爲炭炭質變而

爲灰、漸變漸滅、幾鄰于無、相彼蠟燭、舉火燃之、移時而盡、其質安在、先生曰、木變爲炭、所存之灰、其土分耳、且或變爲火、或變爲氣、或變爲水者矣、蠟燭之變、不盡屬土質、其質安在、在火氣也、蓋凡天地間物、以四元行結而成體者、其變化復歸于四元行焉、故曰有變化無增滅也、

十四日、客有問先生曰、聞天主十誡、有孝敬父母之條、又聞禁人燒銀錠、曾一紙之是惜也、何云孝敬、先生曰、敢問子誣其親、謂之孝敬可乎、曰不可、

曰父母在日、嘗用牲醴之養。死不忍忘故中邦薦之所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以表其孝敬之心也。乃至所獻金銀、非紙造之者乎。若爲人子者、當父母在日、獻以紙造之金銀、父母必怒而責之。以爲誑我也。今者親沒而遂獻之以此。則是恐于死其親、而敢于誑之也、其不孝敬亦甚矣

客疑未釋、先生又語之曰、今人之孝敬父母、此于三代以上之賢哲孰愈乎、容曰、不能幾及耳、何敢見少、先生曰、泰以上、未嘗有紙、三代之祭典、並未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聞用紙吾子苟不存乎見少又何用喋喋爲客唯而退、

漳有立脩眞會者、以呂純陽爲宗、十六日、有彼會士來謁、問先生日、做會教規、分有功過格、每朔望向呂祖師焚之、亦教人爲善意也、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日、省察功過、固屬善事、但思人之有過、果獲罪于誰、則有過而求赦、亦將求赦于誰也、孔子日、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其意云何、必以吾人苟得罪于天地之大主則自天地大主之外、更無處可求

赦耳、今者省已之過、而告于純陽、何從得赦、反增不識主之罪矣、烏乎可、

客曰、敝會亦嘗拜上帝、是非不識主者、先生曰、認主不真、敬畏不篤、祈望不殷、偶爾一拜、亦良知所動耳、且彼佛亦拜、仙亦拜、三教亦拜、何處不拜也、志向不定、于一真主、功行到底無成、譬如泛海而無指南、隨風漂泊、茫無定向、何能到岸、坐見沉沒而已、

先生之燕居也、恒自言曰、謝　大主之恩、是日思

參請曰、化侍先生以來、聞斯言也、不知凡幾矣、敢問何謝恩之頻也、先生正容斂手曰、人時時受大主之恩、可不時時思所以謝之乎、況能時時謝主恩者、則時時更受大主之恩矣、思參曰、謹受教、

是月之末、艾先生返駕溫陵、而林先生之入三山也、則匝一載于茲矣、廿有二日、余至堂祗謁、問林先生曰、怒之當克也、人知之、然有不得已而用怒、怒亦有道乎、先生曰、可怒而怒、怒亦無傷、然所謂無

傷者、怒其過、非怒其人也、故外雖有怒之形、而心體漠然不動、譬如雲霧半空、而日光不損、雷電交作、而天體自如、斯有怒而總歸無怒者已、

廿四日、林先生詔于衆曰、吾　主升天期近矣、子等亦思所以奉獻吾　主者乎、夫吾　主所甚愛于人者、豈其財物之謂哉、必奉以眞摯之心、乃爲可貴、今有一種不痛不癢之心、此直須如石耳、否則而爲悠悠忽忽之心、此又冷如水耳、即如贈人以物、必思所以當其歡心、若徒奉石與水焉、其人鮮

不艴然怒者也。矧以頑如石冷如水之心。而奉獻至尊之　上主者乎。

廿五日、諸友求領　聖體、林先生曰、阨格勒西亞譯會言教也中、命吾領　聖體者何意乎、斯其益有三、不可不知也、一曰愛、愛者、天主加愛于吾身者也。蓋凡人相愛、必有物相遺以章其愛。今　天主之愛吾人也、不惟日保存安養之且弁其至尊至貴之身、亦畀以予我、愛孰大焉、一曰表、表者、吾　主之加愛乎我、亦以立愛慕之表、欲吾倣傚之而愛

慕　天主與夫愛人如己者也。一曰養、養者、五穀以養肉軀、耶穌聖體、以養吾之靈魂、但五穀之養人也、必化爲人之精血、始稱爲養、而　聖體之降臨也、必與吾之靈魂渾合而爲一、何養如之。

廿六日、林先生坐論于堂、曰、子等將領　聖體、宜默想三端、其一、思來者何人、此吾之師也、吾之主也、師者、時啓迪之教誨之、非吾師則人心晦蒙矣。主者、則又人所倚賴其安養者也。此如一家人之靠其家主。凡飲食衣服、咸仰需焉。即吾　主之告宗

徒、亦曰爾稱我爲師、稱我爲主、我眞是也、夫曰師曰主、是尚可輕乎、其二、思來者何家、　天主以至尊至貴之體、乃降于至卑至賤者之身、此如家主極其尊貴、一蒞僕隸之家、若不潔除脩飾、獲戾必重、則又何敢以穢濁未浣之身、而漫邀吾　主之臨也、其三、思來者何故、　天主尊矣、何爲降此卑賤者之身、可見　天主者、原至仁至慈之上主、其惠然降臨者、所以救人之罪、增人之德、而加以額辣濟亞者也、夫　天主之恩若此、子等宜何如愛

慕圖報以無負　主恩者乎。

又曰、圖報之功。莫如仰體。然即主字之義、而可推也。譬如人世之主、君臨一國、則凡一國之上自公卿、下迨士庶、其遵憲法而罔敢違者、無論貴與賤也。今吾　主既降臨吾身。而爲一身之主。則凡一身之上自頭目、下迨手足。有敢不遵循規誡。而違背　主命者乎。故必目毋妄視。耳毋妄聽。手足毋妄持行。悉翕合　上主之必乃可已。

七日、林先生又謂衆曰、夫所謂主者、亦猶加規誡

之輒轅。于服役者之肩背。此其負荷甚重。人未有不爲苦且難者而孰知其甘且易何謂甘一思吾主爲我等受難。被諸痛苦。則凡諸窘難苦勞。直欣然甘受之。更思吾苦勞日甚。德行日增。而天上國無疆之樂。直可梯以登也。愈勃勃其欣快矣。何謂易。今有物于此、我諉而不舉。深覺其難。如肯毅然舉之。則必有人左之右之。而難者易矣。今此負荷雖重。如我苛猛自擔任。則吾主必付以神力。如左右手然。何易如之。

夏四月二日、林用顧問曰、向聞之艾先生、謂人有善記含者、未必善明悟、有善明悟者、未必善愛欲、是神之三司、亦有不克兼者也、林先生曰、雖然、若夫明睿過人之士、亦有能兼之者、何則、蓋人之記含既精、從此義理純熟、則靈光頓發、而明悟生焉、既明悟此理、自欣欣勃而行之、是又從明悟生愛欲者也、然此必大過人之士、始能兼之、故神之三司、有能兼不能兼之異耳、

又曰記含如庫藏焉、爲義理藏納之府者也、故記

合之司。必純而不雜。凡耳之所聞。目之所接。必其皆合于理道者。而合記于心。自此心之所悟。皆諸美好之物。而愛欲亦無有乖于道者矣。否則邪正雜陳。好醜並儲。無論兩者不相容也。即當真正用功之時。亦有別念窠入者。大抵皆記含之不清也。假如庫藏所貯。悉皆金玉。絕不令醜且賤之物。雜共內焉。則凡心之所識。取而用之。莫非純金美玉者矣。

初四日、余問先生曰、人有邪念、聞悉由魔誘、果爾、則

罪在魔鬼、不將爲人釋咎耶。林先生曰、非也、人有百千萬念、悉人自萌、魔鬼特從旁煽之耳、煽之而不動。則爲人之功。煽而輒動。則爲人之罪矣。雖然、吾主之升天也、紫繫服諸魔。不令爲人害。人之被其誘感者。由近之而不知遠耳。即如不義之財。非禮之色。皆魔鬼所伏藏。我一見之而即遠。魔能肆其毒乎。惟夫見利而生貪。見色而留念。斯爲魔所誘而莫之覺。故曰、魔鬼如繫狗焉。近之者必爲其所噬矣。

五月之中、林先生賁余里、十有九日、翁允鑑問曰、人之生死、悉由天主、夫人知之矣、今有孩童始生、未幾而輒夭札、則大主之生是人也、不亦徒然乎、先生曰、此天主莫大之恩、曷云徒然乎、允鑑曰云何、先生曰、大主之生人也、隨賦之靈性、斯即賦以升天之質者也、故孩童一滌原罪、縱夭札而死、而其升天也、更易於成人、此孰非天主莫大之恩、曾何虛生之與有、

又曰、孩童之領聖水也、無俟痛悔、蓋一經洗滌、而

原罪已悉赦矣。若成人、則必須痛悔、以原罪之餘、復造有諸罪故也、雖然、人而痛悔已罪者、一滌原罪。并諸罪俱可得赦。何也、原罪者、罪之根也、自造諸罪者、罪之枝葉柯榦也、故原罪一赦。而諸罪并可悉宥。譬之樹焉、一拔其根。而枝葉柯榦。有頹然畢起者矣。

余問曰、根株拔、則枝榦宜不復生。乃有原罪既除、而罪宗復踵至者爲何。先生曰、今有病人于此、傷入五內、其發之顏色者。必黃而瘦。縱其病根既拔。

非惡滋補之。其色能頓復哉。今人原罪雖除、然一自受染之後。其性不能無偏。此亦原罪之餘跡也。故必猛力克治。始可無愆。顧克之正未易易耳。書不云乎、克明俊德、可見德必克而始明。克之而其明始俊。俊者美好之謂也。

廿一日、余謂先生曰、人之善勞悉由天主、乃今之聰穎能文者、多岸然自命、未有歸功于天主也。

烏乎可、林先生曰、子不觀之筆乎。責筆以書。而筆不能也。求其善書者。必出于握管之人。至于揮毫

之際、字畫整楷、而筆乃倣然自多日。此吾之能。而非握筆者之能也。可乎不可乎。

秋七月、林先生回三山、五閱旬矣、十有八日、先生詔于衆曰、人之五官借之。天主者也、天主借我之意。但許我爲善。豈許我爲惡哉。且夫借財于人者、屆期必償以息。則借物于天主、其加息又當何如。故行德立功、所謂償天主之息者也。設屆期而無可償。天主尚責以永罰。況挾所借之物。而反背其主者乎。

八月朔日、劉伯秀受經于堂、適余陪側、林先生謂伯秀曰、經云　天主在天、其義云何、伯秀曰、天主天、無往不在、所云在天者、尊之耳、先生曰、既尊之在天、則高高在上、不視爲與人渺不相屬耶、伯秀未有對、先生曰、夫天者、吾人之本處所也、所云　天主在天者、在吾之本處所也、何也、人生斯世、直僑寓耳、必刻刻豫還鄉之計焉、一旦有急、亦可備以無患、故經首揭　天主在天欲人知　天主在吾本處、時醒切而思慕之也、譬如有人于此、客于他

鄉、茫不知返、旁有醒之者曰、爾之父母在爾家。爾胡不思、吾知其人必惕然猛省、所以豫爲還家之計者。惟恐後矣。

徐及信經三欵、先生詰余曰、費畧之降生也、云因斯彼利多三多之功、則斯彼利多三多、可謂耶穌之父否、余曰不可、曰何爲不可、曰特因之耳、故爲不可、先生曰、今人之生也、亦因其父母而生、則因之一字、寧定論乎、余謝不敏、先生曰、凡人之稱父子者、必分其父之血脉、通之于子、斯爲

真父乃　聖母之孕　耶穌也、只　聖母自有之、淨血、聚而成胎、特藉　斯彼利多三多之神功耳。是豈分　斯彼利多三多之有哉。故不可以謂之父。

余曰、　天主三位、既俱有全能、則　費畧之降生也、奚不可自爲而顧藉　斯彼利多三多之助耶。

先生曰、斯彼利多三多、亦是一位　天主、豈有費畧降生爲救世大故、而　斯彼利多三多、獨漫無所事事哉、故亦必用其神功、俾　聖母成孕、始

爲斯彼利多三多莫大之恩已。

伯秀因問曰、天主至尊、只成一位、奚不可、而必待三耶、先生曰、一尊之中、自然包有三位、缺一即不成天主矣、譬之人性焉、有記含有明悟有愛欲、斯三者固人性所應有者也。缺一即不成性矣。

又奚疑于天主。

初三日、余謂林先生曰、頃讀宗徒行實、見諸聖之致命者、多種種靈奇、吾師身歷諸國、夫亦有異聞乎、先生曰、彌撒大禮、必以蒲萄酒行之、此定規也、然

蒲萄爲酒、必積數月而後成。今有聖多默殿中、其酒則咄嗟可辦、斯一奇已。余曰云何、先生曰、瑪里布耳、國名、今改爲聖多默國、在西南印度。昔聖多默致命地也、其國聖殿中、聞有蒲萄一抹、視之枯樹耳、然至聖多默瞻禮日、彌撒方行、必舒葉開花、俄而結實、及鐸德將舉聖爵、而實已熟矣。取而注之于爵、則宛然酒也。及彌撒禮畢、而樹枯如故、至明年瞻禮又復然、余作而嘆曰、致命之爲絕德也。故天主特愛之、而章示其靈奇耳。今吾輩重視此身、無論未可

試窘難。即克己寡慾之功。尚未能稍加萬一。有不取 上主之大懟者耶。

是月之末、林先生復責余里、廿有七日、從緯問曰、人之靈魂、有男女之殊乎。先生曰、無殊也。從緯曰、每見女人、記含明悟、多鈍于男子。既無殊矣、胡敏鈍若是判乎。先生曰、天主化成人靈魂、原無男女之異、其中有敏鈍不同、亦由受者氣禀有清濁之別耳。故論靈魂本體、原各有記含明悟之能。惟氣禀濁者。其記含明悟必鈍。此實効用之官不利于

靈性無關也、子不觀之火乎、火之光明其本性也。然油清者光必亮。油濁者光必減矣。斯豈火有明晴之殊哉。則油之清濁有攸分者也。

廿九日、林鳴見問曰、人之尚口者必招尤、然則出言亦有道乎、先生曰、敝邦有成言殊可玩、曰君子之口在心、小人之心在口、鳴見曰云何、先生曰、君子之出言也、必于中心停思審處、求合理道而後發。故其爲言、自無乖謬之失。小人則不然、浮躁爲言。惟口是尚。曾不返而問諸心也。于以寡尤。難哉。

九月初五日、漏下數刻、余及鳴見侍、先生曰、告解之誠、全由痛悔、今彼奉教諸人、謂之動悔、則可矣、謂之痛悔、殆十不得一焉、鳴見曰、悔一也、胡動與痛之殊乎、先生曰、所謂動悔者、一當告解之時、省察已罪、不過得其心之微動耳、若痛則必哀怨迫切、懲艾而不敢少安、以是而仰祈主祐、庶乎其可已、

又曰、且予亦知痛悔字之義乎、痛則從疒、從甬、悔則從忄、從每、疒者、病也、甬者、通也、忄者、心也、每者、

每也、余曰如何、先生曰、人之愛肉軀也、甚于愛靈魂、今有肉軀病、而不哀傷迫切、投救于明醫之前者乎、若病在靈魂、則恬不爲意焉、眞能痛者、其視靈魂之病、更甚于肉軀、而一往哀籲迫切之情、必其與肉軀之病通者也、斯之謂痛、且靈魂之病、又種種不一、使非中心自訟、每事靡遺、鮮不以粗畧塞責者矣、故眞能悔者、必先之時省、次日省、又加之月省、而歲省、將從前種種過端、搜剔靡漏、若燭照而數計焉、然後以中心之悔出之、斯爲眞悔、痛

悔之義若此、是豈動悔所可幾哉、動與痛異、并其悔亦非悔矣、

初六日、余侍林先生、釋三位一體之義、先生詰余曰、罷德肋之于　費畧也、既言生矣、其于　斯彼利多三多、即言生亦奚不可、余對曰、向受之艾先生、云　罷德肋之于　費畧、可以言生而于　斯彼利多三多、不可以言生、祇可言發、先生曰、其義云何、對曰、所云生者、必分其父之有、斯謂之生、今費畧之受生也、悉　罷德肋通體焉、非若　斯彼

利多三多、爲愛情之發也。故不可以言生。先生曰雖然、尚未盡生發之義也。天主三位一體、其義難明、解者多以神之三司爲譬。罷德肋譬之記合。費畧譬之明悟。斯彼利多三多、則譬之愛欲。記合即生明悟、非若愛欲之有待于發也、試觀之字焉、我記有斯字之形。即生有斯字之悟。是記合之生明悟者也。而不能必此心之盡愛。故必記合明悟、欣悅之情發焉。始成愛欲。此愛欲秖可言發。而不可言生之義也。知此、則可通三位一體所

云生發二義矣。

初七日、瞻禮甫畢、林先生詔于衆曰、今日萬日畧經、載吾主設警有云、昔有一臣、負其王之債、雖數萬不啻也。王按籍而責所償。即鬻產縢以及妻子。弗盈矣。王將逮繫之。斯臣惶懼無計。因涕泣求宥。王憐而悉蠲免焉。斯臣出、道遇一人、乃昔曾負厥債者。顧其債甚微而若臣殊不少緩。詈之辱之。繼之以毆。王聞而震怒。召而責之曰、爾負我債。如此其多也。我則憐而赦之。彼人之負爾債。曾幾何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爾必詈且毆之。是我方赦爾而爾曾不赦彼也。今而後必責爾償。遂置之獄。永久弗脫矣。今夫人之五官。皆借之天主者也。天主必責德行以償斯其負債也。不既多乎。如人肯痛悔求宥。庶亦可以得赦。然一遇夫譏我侮我。或窘難我者。遂不勝其忿而與之較。則是天主赦我之多。而我曾不赦人之寡也。萬一赫然震怒。必責償而無少貸。永苦之獄。其能免乎。故人受吾主赦罪之恩。必體吾主之意而恕赦乎人。則上主之義怒。亦庶

幾可息已。

初八日、林先生燕坐、余及用籲侍、用籲曰、聞靈魂之體、無所不包、未知一指之微、亦畢貫否。先生曰然。用籲曰、聞靈魂有記含之德、今云全貫乎一指、夫指亦何記含之有乎、先生曰非也、人之靈魂爲一身之主。故身之五官。皆其効用之庶職也。如用目以司視。用耳以司聽。用手足則以司持行。而司記含者。必于腦。故泛論靈魂之體、雖云貫乎一指、然必責指以記含。則亦將責目責耳以記含。非通論

矣。

余曰、記含既由于腦、乃人自幼而壯、壯而老、多有能記不能記之殊、豈腦亦將有異與、先生曰有、余請其詳、先生曰、凡人有所聞見、其像必印于腦、第當幼時、其腦濕、印之似易入、不旋踵而輒忘矣、及其老也、其腦乾、印之不能入、故亦莫能記憶、惟方壯盛之時、其腦則乾濕半、故印之而輒成像、亦可永久而不忘者也。

余曰、均是人也、胡腦之乾濕、乃隨時異乎、先生曰、

人當幼時、其火氣正盛、上蒸于腦、而其腦恒濕如水、故印之似易入、而其像則與俱化矣、老則火氣已衰、不能上蒸于腦、而其腦恒乾、如石、印之亦不成像、此老與幼所不能含記之由也、若稍壯以至中年、則火氣漸已得中、雖亦上蒸于腦、而腦則不乾不濕、若爛泥焉、故印之而輒成像、可以永久不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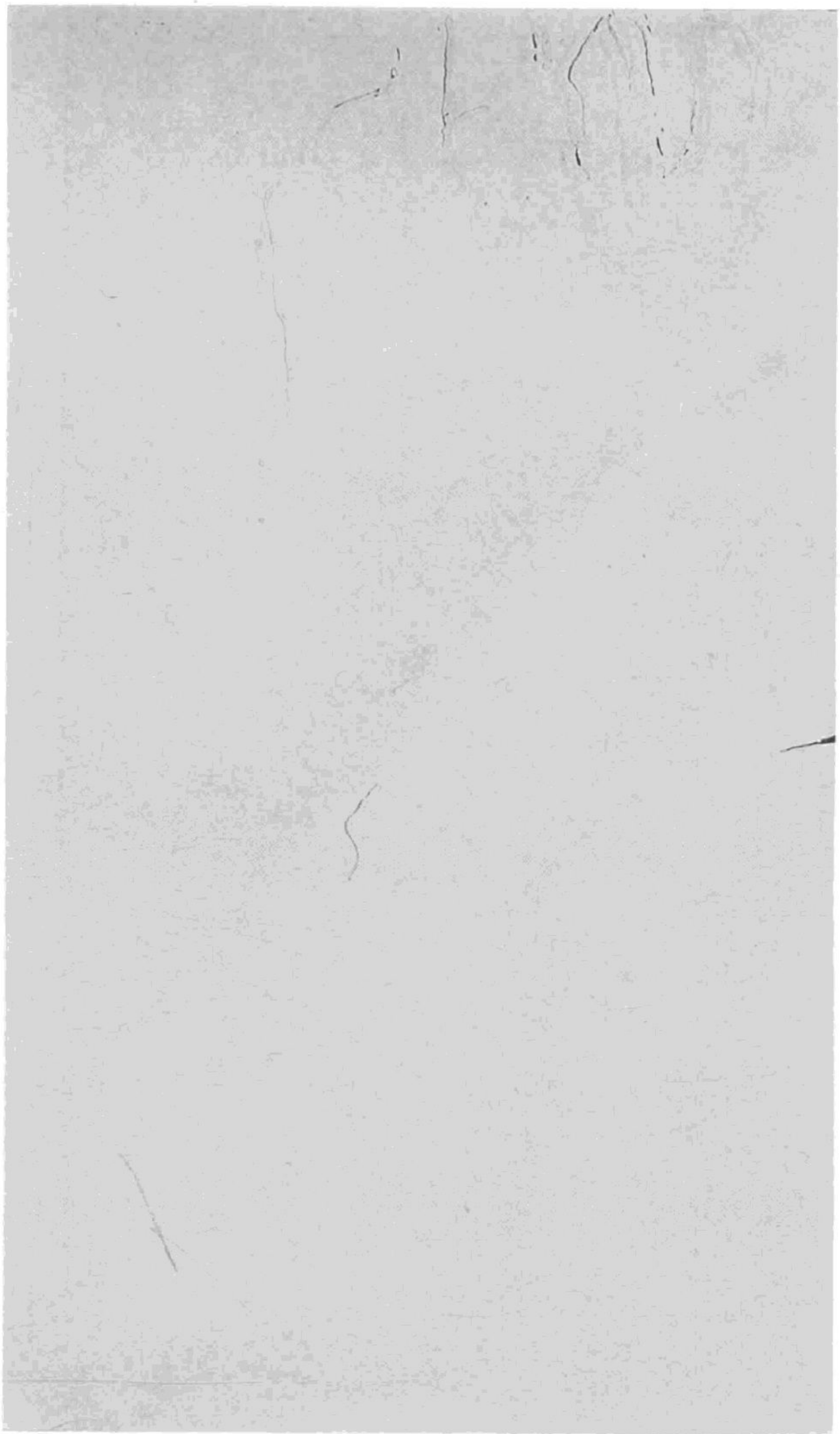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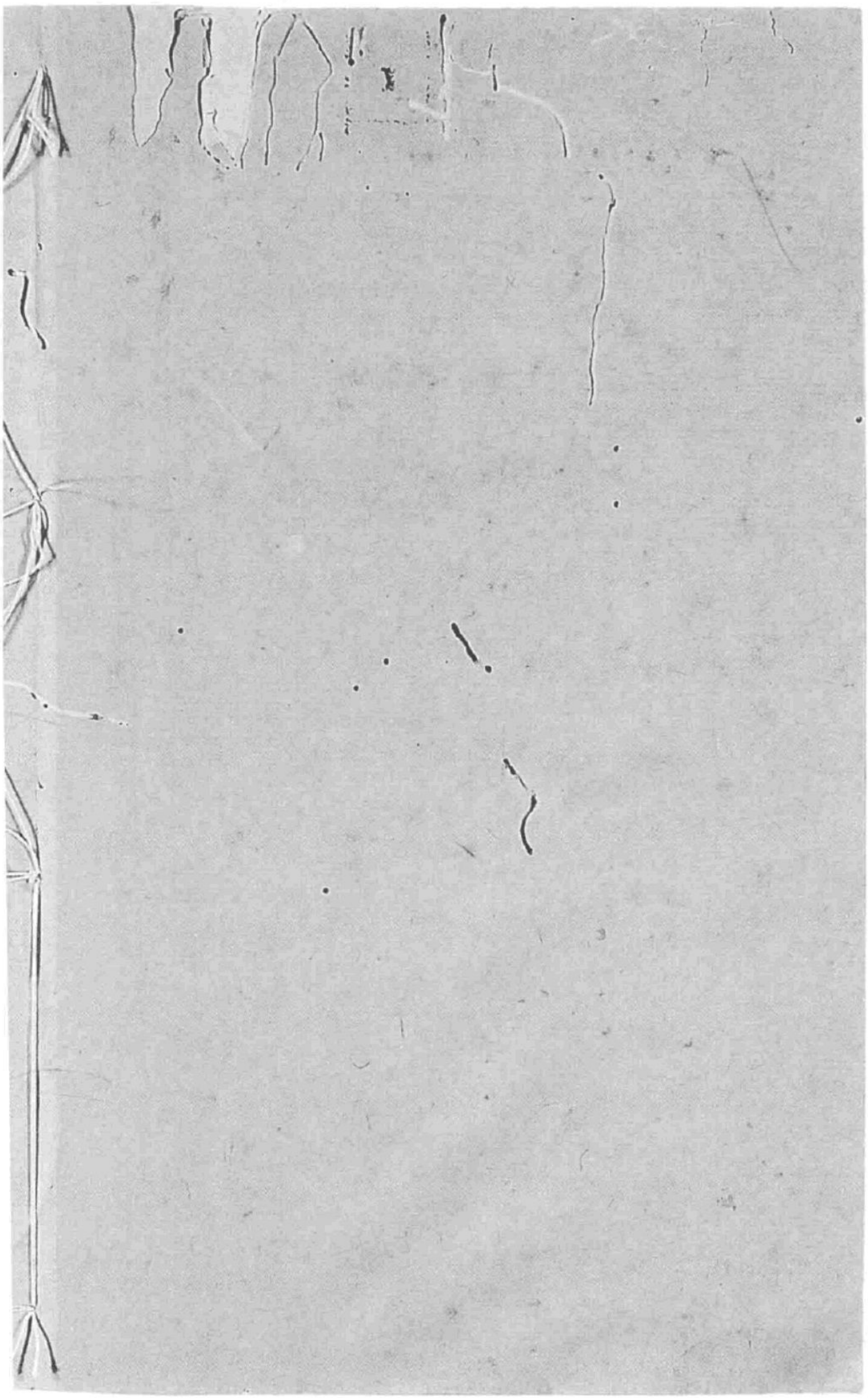
用顴曰、睡之有夢也如之何、先生曰、人之睡也、五官已無所効其用、獨是火氣之上騰者、偕飲食之

氣蒸而至于腦于是濕蒸浮動將向來所記含諸像顛倒錯亂幻而成夢譬諸一礶之藥參苓畢備也及火候一至遂蓬勃沸騰忽而參在上苓在下又忽而在左在右幻變而莫有定者矣故人之夜飲過多者必氣昏而夢濁食飲有節則氣平而夢清壯者氣盛則夢多老者氣衰則夢少是皆可以類推者已

十四日瞻禮甫畢林先生又謂衆曰今日萬日畧經載吾主寓訓者曰有貴人闢一苑圃藝百菓之

樹、以時而採其實、一日入園、見菓樹之成實者、遍園中也、命園人採之、俄行至一樹、其柯榦巍然也、枝葉菀然也、諦視之、則全無實、問園人、園人對曰、某之蒔此也、三年于茲矣、土膏同、雨露同、其栽培灌溉則又同、乃三年之內、曾不得一花與實焉、貴人恚曰、如此則亦安用彼樹爲、不如伐而薪之、易以他樹、園人請曰、薪之固當、然請假一年之期、再加工焉、若再無花與實、薪之未晚也、貴人許而釋之、夫吾　主寓訓之意、以貴人者、天地之大主也、

苑圃之樹者凡在阨格勒西亞中、或今之同聚一堂者是也。菓實者德行也、人而德行純全則大主必時收採而登之天國。設三年來無一善可錄。斯亦無實之樹耳、是登司教者培植有異哉。一堂之啓迪不殊。乃徒飾外貌而無實德、此傲人也、大主將伐而薪之、以供地獄之火、反不如未奉教者。一經開導其振拔更易易耳。雖然、一年之期、吾主非不暫假之聽其新圃萬一無花與實、猶之昔也。吾方懼其終爲薪也、則將如彼何哉。

日鈔日抄卷之四終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